大漠孤烟

国内唯一可以代表中国古典风格的长篇小说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这是个江湖时代，每人都会遇到它

《深巷春花》CCTV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1节：大玩家(1)
- 第2节：大玩家(2)
- 第3节：大玩家(3)
- 第4节：大玩家(4)
- 第5节：大玩家(5)
- 第6节：大玩家(6)
- 第7节：大玩家(7)
- 第8节：大玩家(8)
- 第9节：大玩家(9)
- 第10节：大玩家(10)
- 第11节：大玩家(11)
- 第12节：大玩家(12)
- 第13节：大玩家(13)
- 第14节：大玩家(14)
- 第15节：大玩家(15)
- 第16节：大玩家(16)
- 第17节：大玩家(17)
- 第18节：大玩家(18)
- 第19节：大玩家(19)
- 第20节：大玩家(20)
- 第21节：大玩家(21)
- 第22节：大玩家(22)
- 第23节：大玩家(23)
- 第24节：大玩家(24)
- 第25节：大玩家(25)
- 第26节：大玩家(26)
- 第27节：大玩家(27)
- 第28节：大玩家(28)
- 第29节：大玩家(29)
- 第30节：大玩家(30)

- 第31节： 大玩家(31)
- 第32节： 大玩家(32)
- 第33节： 大玩家(33)
- 第34节： 大玩家(34)
- 第35节： 大玩家(35)
- 第36节： 大玩家(36)
- 第37节： 大玩家(37)
- 第38节： 大玩家(38)
- 第39节： 大玩家(39)
- 第40节： 大玩家(40)
- 第41节： 大玩家(41)
- 第42节： 大玩家(42)
- 第43节： 大玩家(43)
- 第44节： 大玩家(44)
- 第45节： 大玩家(45)
- 第46节： 大玩家(46)
- 第47节： 大玩家(47)
- 第48节： 大玩家(48)
- 第49节： 大玩家(49)
- 第50节： 大玩家(50)
- 第51节： 大玩家(51)
- 第52节： 大玩家(52)
- 第53节： 大玩家(53)
- 第54节： 大玩家(54)
- 第55节： 大玩家(55)
- 第56节： 大玩家(56)
- 第57节： 大玩家(57)
- 第58节： 大玩家(58)
- 第59节： 大玩家(59)
- 第60节： 大玩家(60)
- 第61节： 大玩家(61)
- 第62节： 大玩家(62)
- 第63节： 大玩家(63)
- 第64节： 大玩家(64)
- 第65节： 大玩家(65)
- 第66节： 大玩家(66)

- 第67节：大玩家(67)
- 第68节：大玩家(68)
- 第69节：大玩家(69)
- 第70节：大玩家(70)
- 第71节：大玩家(71)
- 第72节：大玩家(72)
- 第73节：大玩家(73)
- 第74节：大玩家(74)
- 第75节：大玩家(75)
- 第76节：大玩家(76)
- 第77节：大玩家(77)
- 第78节：大玩家(78)
- 第79节：大玩家(79)
- 第80节：大玩家(80)
- 第81节：大玩家(81)
- 第82节：大玩家(82)
- 第83节：大玩家(83)
- 第84节：大玩家(84)
- 第85节：大玩家(85)
- 第86节：大玩家(86)
- 第87节：大玩家(87)
- 第88节：大玩家(88)
- 第89节：大玩家(89)
- 第90节：大玩家(90)
- 第91节：大玩家(91)
- 第92节：大玩家(92)
- 第93节：大玩家(93)
- 第94节：大玩家(94)
- 第95节：大玩家(95)
- 第96节：大玩家(96)
- 第97节：大玩家(97)
- 第98节：大玩家(98)
- 第99节：大玩家(99)
- 第100节：大玩家(100)
- 第101节：大玩家(101)
- 第102节：大玩家(102)

- 第103节：大玩家(103)
- 第104节：大玩家(104)
- 第105节：大玩家(105)
- 第106节：大玩家(106)
- 第107节：大玩家(107)
- 第108节：大玩家(108)
- 第109节：大玩家(109)
- 第110节：大玩家(110)
- 第111节：大玩家(111)
- 第112节：大玩家(112)
- 第113节：大玩家(113)
- 第114节：大玩家(114)
- 第115节：大玩家(115)
- 第116节：大玩家(116)
- 第117节：大玩家(117)
- 第118节：大玩家(118)
- 第119节：大玩家(119)
- 第120节：大玩家(120)
- 第121节：大玩家(121)
- 第122节：大玩家(122)
- 第123节：大玩家(123)
- 第124节：大玩家(124)
- 第125节：大玩家(125)
- 第126节：大玩家(126)
- 第127节：大玩家(127)
- 第128节：大玩家(128)
- 第129节：大玩家(129)
- 第130节：大玩家(130)
- 第131节：大玩家(131)
- 第132节：大玩家(132)
- 第133节：大玩家(133)
- 第134节：大玩家(134)
- 第135节：大玩家(135)
- 第136节：大玩家(136)
- 第137节：大玩家(137)
- 第138节：大玩家(138)

- 第139节：大玩家(139)
- 第140节：大玩家(140)
- 第141节：大玩家(141)
- 第142节：大玩家(142)
- 第143节：大玩家(143)
- 第144节：大玩家(144)
- 第145节：大玩家(145)
- 第146节：大玩家(146)
- 第147节：大玩家(147)
- 第148节：大玩家(148)
- 第149节：大玩家(149)
- 第150节：大玩家(150)
- 第151节：大玩家(151)
- 第152节：大玩家(152)
- 第153节：大玩家(153)
- 第154节：大玩家(154)
- 第155节：大玩家(155)
- 第156节：大玩家(156)
- 第157节：大玩家(157)
- 第158节：大玩家(158)
- 第159节：大玩家(159)
- 第160节：大玩家(160)

第1节：大玩家(1)

一

“80万一次，80万两次，80万三次！”

秋日的一个下午，坐落在京城某商业街一座豪华五星级酒店的大厅内，宾客如云，座无虚席。鼎泰秋季拍卖会正在这里举行。当前的拍品是一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玉壶春瓶，拍卖师正最后一次报价。

“啪——”拍卖师手起槌落，“80万成交，这件清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玉壶春瓶是您的了，恭喜你。”

拍卖师稍事休息，小心翼翼地将一幅画展开。

“这是清代郑燮的《竹石图》，起价50万，每次加价10万。”拍卖师环顾四周，静待来宾的反应。

现场虽然人多但秩序井然，真正的买家只是少数几个人，他们也是拍卖师重点关注的对象；几个竞争对手也彼此心知肚明，他们表面轻松，但精神却高度集中，时刻都在关注着竞争对手的一举一动。

此时，坐在前排的一名年轻买家开始率先举牌。

“60万……”拍卖师报价。

中间位置的另一名老者不动声色，以静制动，他在等待后排的一位中年贵妇出手，果然，中年贵妇稍加犹豫后跟着举牌，将价格抬升到70万……

老者马上举牌跟进。

“68号这位先生出价80万……”

年轻买家无动于衷，懒洋洋地往椅背上一靠，像是退出了竞争。

中年贵妇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再次举牌。

“90万！118号这位女士愿意出价90万，还有没有更高的价格？”

现场一片寂静。年轻买家和老者都陷入了短暂的沉默。

“90万一次——90万两次……”

拍卖师两次报价后，目光在场内逡巡，分别打量了一下二人，他并不急于作出第三次报价，而是把时间刻意延长。

“还有哪位贵宾愿意出更高的价格？清代郑板桥的真迹《竹石图》，现在是90万……”

年轻买家坐起身子，再次举起手中牌子。

“100万！1号这位先生，愿意出价100万……”拍卖师神情一振。

现场发出一阵轻微的惊叹。

老者和中年贵妇面色凝重，他们在权衡还要不要继续跟进……

“100万一次，100万两次……”拍卖师缓缓报着价，目光向下扫视着，现场的气氛顿时凝滞起来……

与此同时，在京城某古玩街的早市上，摊主老憋正竖着食指，扯着公鸭嗓子大叫：“100块！”

对面的买家手里拿着一个木制金刚杵，眼睛紧盯着着老憋的手指，旁边还有几个看热闹的。

“三十块！”买家发话了。

“真想要，六十块，你拿走，说实话，我已经倒贴了……”老憋的回答干净利落。

“谁信啊？！四十，成就成，不成我放下了……”

老憋犹豫着，正想成交之际，突然看到郑岩站在买家身后冲他直摇头。老憋心领神会，扫了一眼买家突然伸出四个指头。

“四百！”

买家愣了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四百块，少一分也不卖！”

买家回头看到郑岩，以怀疑的目光打量着他，郑岩故作懵懂状。买家气咻咻地把金刚杵扔到摊位上，买家骂了一句：“有病吧你！”，抬脚走了，几个看热闹的也随之散去。

老憋说：“郑岩，一百块是不是要少了？”

郑岩拣起金刚杵掂量着，问道：“这东西本钱多少？”

“这我能告诉你吗？”老憋撇撇嘴。

郑岩笑了笑，“这是个啥物件，你知道吗？”

老憋狡黠地打着哈哈，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现编都编不出来吧？你都不知道这是啥东西，能舍得花钱收？我要没猜错，这应该是你上货时白搭的吧？”

老憋叹服说：“你小子真是个地里鬼，什么都瞒不了你！你快说说，那这到底是个啥东西？”

“这是个金刚杵，藏传佛教的礼器，活佛讲经时用的，咱们这里少见，也算是个稀罕物。“郑岩正色道。

“年头怎么样？”

郑岩拿起金刚杵又端详了一下，肯定地说：“应该是明中期的东西。”

老憋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这么老？！”突然喜笑颜开，说：“还是你见多识广啊，要不是你提醒我，差点叫人捡了个漏儿。没的说，你要喜欢你拿走？”

第2节：大玩家(2)

“行，你开个价儿。”

老憋翻翻眼珠子，说：“六百？”

“嘿！老憋！你这是翻脸不认人呐？！”郑岩笑骂道：“刚才我要不给你长眼，四十你就卖了？！”

“老弟，明中期的东西，年头够老吧？活佛讲经用的礼器，肯定是个吉祥物件，我真没跟你多要，是不是？”

郑岩无奈地点点头：“对对，你说得没错，成交！”

老憋乐得眉开眼笑。郑岩掏出钱包数了三百块钱递给老憋，拿起金刚杵放进白布兜子里。

“怎么就三百呀？”老憋嚷起来。

“没错，我不能白给你长眼，还有三百就当鉴定费吧……”

先前的大酒店中，拍卖会仍在继续。

“各位来宾，下面我为大家隆重介绍一件拍品——乾隆官窑粉彩花鸟纹大瓶。”拍卖师点头示意，礼仪小姐捧出乾隆官窑粉彩大瓶，小心安放在拍台边的展示台上。

“这件乾隆官窑粉彩大瓶，器型端庄，色彩艳丽，做工精致。经多位专家鉴定，一致认定是乾隆年间的官窑精品，极有可能是制瓷圣手唐瑛的手笔。这件国宝级文物在解放前流失海外，经过我公司的不懈努力，终于从一位海外藏家手中征集回来，决定以三百五十万元的价格，定向拍给市博物馆收藏。”拍卖师介绍道。

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，拍卖师落槌成交。

人群中，市博物馆的左馆长和佟自清教授激动地起身跟周围的宾朋握手致谢。

翌日，市博馆藏珍品内部观摩研讨会开幕。展厅内已经陆陆续续来了不少专家学者，正在观赏琳琅满目的馆藏珍品。

唐景明来到展厅。佟自清迎上前，叫了声：“师哥，你来了。”

唐景明说：“来的人不少呀。”

“多亏了大家百忙之中来捧场啊。”佟自清陪唐景明走进展厅。

展厅内，众人正在鉴赏昨日刚刚拍得的乾隆粉彩花鸟大瓶，溢美之词不绝于耳。

唐景明说：“自清呀，像这样的重器，这几年真是不多见呀。”

一位专家眯着眼说：“是呀，不愧是唐瑛的力作呀，弥足珍贵，堪称稀世之宝，不同凡响啊。”

另一名专家说：“三百五十万，太值了！要不是定向拍给你们，起码还能翻两三个跟头！佟兄，你们这是捡了个大漏啊！”

佟自清连连摆手：“惭愧惭愧，就凭我们这点财力，没法跟那些大买家竞争！能拿出这笔钱，已经是砸锅卖铁了，再多一分都没可能了！总之这次总算给咱们博物馆多收了一件镇馆之宝啊。”

众专家纷纷点头附和，发出啧啧赞叹。

“对了，老陈呢？”佟自清讶然回顾。

“应该快到了，他会跟黄立德一起过来。”唐景明说。

先前的专家惊讶道：“黄立德也会来？佟兄的面子真是不小啊，哈哈。”

“不是我面子大，是陈总面子大，只有他才能搬得动黄立德……”佟自清微笑道。

在通往市博物馆的马路上，一两超豪华宾利轿车正缓缓行驶着。

车内，刘闯把着方向盘，黄立德坐在后座，拿着陈汉书给他的图册看着。他身穿一件中式立领上装，显得十分整齐利索，手上拿着一个常年不离手的沉香雕件。

陈汉书说：“乾隆官窑粉彩花鸟纹大瓶，鼎泰定向拍给了市博，三百五十万成交，还不错吧？”

黄立德仔细端详着图册，沉吟片刻说：“中国瓷器跨越千年，历代都有巅峰之作！唯有乾窑才能称之为集大成者！原料、工艺、技法、烧造，无不精益求精，空前绝后！再看这个大瓶，体态丰盈稳健，瓷

坯洁白细腻，采用唐英首创的高岭土高配比的瓷土配方，器物虽庞大但并无变形塌陷。通体施透明白釉，丰润娇嫩，明亮透澈。纹饰彩绘栩栩如生，气韵生动，晕染匀称，相得益彰，正是咱们国画中“墨分五色”的最高境界。只有看了乾窑的东西，才能真正领教什么叫不惜工本，倾举国之力啊……

陈汉书连连点头：“够专业，够精辟……”

“不过，器型纹饰，釉质色彩，固然重要，但终究还是末节。技术分析得头头是道，结果还是免不了打眼，有什么用？古玩是个形神兼备的东西，后代的高仿只能仿其形，却无论如何仿不了它内在的神韵！”

第3节：大玩家(3)

“哦？那你说这内在的神韵又是怎么回事儿呢？”陈汉书神情关注。

“一件真正的古董，都历经了百年千年的岁月变迁，代代流传，被无数人收藏珍爱，如果有一天，你有幸把它拿在手里鉴赏把玩，会油然而生一种‘往事越千年’的独特感受。古玩虽然只是一件器物，却又包容万象，蕴藏着数不清的历史信息。它会让你追古抚今，发千古之幽思，追人生之须臾，深深的感悟到沧海桑田，世事无常的变化……这也是为什么古玩会叫人陶醉痴迷，越陷越深，最后难以自拔的魅力所在呀！”

“立德，你说得太好了，我不得不承认，我达不到你这种境界。”陈汉书叹服道。

“古玩真伪之辨，直觉最关键，可这种本事，不是每个人都能掌握的，不

光靠努力更要靠悟性！“黄立德不再言语，把玩着沉香雕件开始闭目养神。

半小时后，黄陈二人乘坐的宾利轿车在市博物馆正门口停了下来，刘闯帮黄立德打开车门，陈汉书从另外一边下车，来到黄立德身边，说：“我们进去吧。”

两人走进博物馆，唐景明、左馆长等一群人闻讯匆匆迎上来，呈扇面型向黄立德聚拢纷纷跟他握手寒暄。

左馆长说：“黄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抽时间来捧场，我们荣幸之至呀。”

“左馆长太客气了，贵馆又添了一件镇馆之宝，我是一定要赶来道喜的嘛。”黄立德赶紧逊谢。

唐景明说：“立德，我还怕你赶不回来，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多可惜呀。”

“是呀，所以我特意提前了一天回来。唐总，你们安蒂克的秋拍也快上了吧？”

“下周末，到时候你可要赏脸来捧场呀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

佟自清说：“黄先生，走，过去看看东西吧。”

“好好。”

佟自清等人簇拥着黄立德来到粉彩大瓶前，请黄立德近距离鉴别。

黄立德一看到大瓶，脸色立刻凝重起来，他围着大瓶来回转了几圈，不时点点头，像是在琢磨什么想法。突然，他停住脚步，目光凝注在大瓶纹饰中的那只鸟儿的眼睛上。他从兜里取出一个高倍放大镜，对着鸟儿的眼睛仔细观察起来……

左馆长关切地问道：“黄先生有何评价？”

黄立德似乎没听到，一言不发。放大镜中的鸟眼里清晰地显示出一个方形的印记。看到这个印记，他的内心顿时激烈翻腾起来，思绪已经变得恍惚。他突然想到了10多年前的好友朱伯勤，同时当年发生的惨烈一幕也开始在他的眼前摇曳起来……

10年前的一个黄昏，在窑厂作坊里，黄立德和朱伯勤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争吵过后，二人无力地坐在窑厂作坊一张简陋的木桌旁。

屋内推满了杂物，桌上点着一盏油灯，摆着些酒菜。黄立德拿起酒瓶倒了两杯酒，端起一杯递给朱伯勤。

原本静默的朱伯勤一瞪血红的眼睛，突然跳起来一掌打掉黄立德端过来的酒杯，接着把桌上的酒、菜全都打翻，转身开始疯狂地砸东西。工作台上他自己制作的瓷胎被他一一抱起摔碎！。

黄立德心疼坏了，马上跑过去拦住他，将他推开，大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别砸！这些都是你的心血啊。”

朱伯勤毫不理会，往黄立德脸上就是一拳，黄立德被打倒在地上。朱伯勤拿起最后一个瓷胎，高高举起，摔个粉碎！黄立德心疼不

已，爬起来冲过去，几乎贴到朱伯勤的脸，大吼大叫道：“你他妈疯了你，瓶子招谁惹谁了，有气你冲我撒啊。”

朱伯勤一把推开黄立德，黄立德又冲上去，两人扭打在一起，桌子工作台无一幸免被两人撞翻在地，油灯被碰倒，灯油撒了一地，火苗燃成一片，开始四下蔓延，颜料，画笔，再到桌椅，两人心里的火气似乎比屋里的火更大，打到两人都气喘吁吁，不过黄立德显然不如朱伯勤体力强壮，两人扭打到门边，朱伯勤把黄立德揪起来推到门外。

“你给我滚！”朱伯勤用力把门关上反锁。

黄立德怒火中烧，在门外疯狂地砸着门板。

第4节：大玩家(4)

“朱伯勤，你个神经病！有钱不赚啊！摔瓶子？有本事你别做啊！”

屋内无声无息，黄立德又气又累，喘着粗气。突然间，他被门缝里冒出缕缕烟气呛得直咳嗽，猛然想起刚才就看到屋里已经着了火，黄立德大惊，又开始疯狂砸门，叫道：“伯勤，你听我说！开门！你快出来，着火了，你快出来！”

“伯勤，你他妈的快给我出来，快点，你听见没有？你误会我了，我们可以让官窑继续流传，发扬光大，你做的东西也可以成为后人模仿的范本啊！伯勤，你千万不能出事呀！除了你再也没人能做这么好的瓷器了！几百年也不会有！你快出来！我求你了，你快出来！”

“伯勤，伯勤。”

屋内的朱伯勤仿佛睡着了一般，毫无声息。

黄立德见朱伯勤还是不肯出来，眼看火光已经越来越亮，烟也越来越浓，不由奋不顾身地一脚踹开作坊的木板门，顿时熊熊烈焰扑面而来。

黄立德试了几次都没冲进去，面对凶猛的火势，干着急没办法！

“伯勤！伯勤！你听到没有？！快出来！快出来呀！”

火越烧越大，黄立德被逼得不断后退，只急得直打转，眼看着作坊渐渐被冲天大火无情的吞没！黄立德不由顿足捶胸，痛心疾首。

“伯勤！你不能死呀！你不能死呀！”

突然间他想起屋后还有一个窗户，赶紧没命向屋后跑去。

等黄立德赶到屋后，看到窗户也已经往外冒着滚滚浓烟。

黄立德趴在窗口大喊着：“伯勤！伯勤！”可是作坊内依然没有朱伯勤的回音。

黄立德情急之下爬上了窗台，他正要跳进去，突然一根房梁被烧断砸下来，火星四溅，挡住窗口，想进也进不去了。

黄立德绝望无力地颓然倒下，失声痛哭起来……

……

“立德、立德……你怎么回事啊？”

“啊？……”黄立德回过神来，正看到陈汉书关切的眼神。众人的目光也齐聚在他的身上，左馆长更是满脸狐疑神色。

“黄先生有什么想说的，直言无妨。”左馆长淡淡地说。

唐景明道：“难道你看出有什么问题？”

黄立德支支吾吾地说：“啊……没有，没有。”

“你明明是有吗……”陈汉书说了半句，收住了话头。

“我还有点事儿，先走一步，不好意思。”黄立德摇摇头，起身告辞。

黄此举加重了左馆长的疑虑，急忙阻止道：“黄先生，您要真是看出有什么问题，可不能藏着掖着。”

黄立德不置可否，只顾低头沉思，显然还是顾虑重重。

佟自清也走上前问道：“黄先生，您真的看出有问题吗？”

“不不，我……我岂敢班门弄斧……”黄立德神态谦和。

“这从何说起，黄先生，这是国家花重金收购的文物，开不得玩笑，有话您就直说，不要有那么多顾虑。”佟自清稍稍不悦道。

黄立德叹了口气：“按说，我真不该多话，可我平生最恨以高仿造假牟取暴利，不知道害得多少人倾家荡产。更何况，这件东西又非同一般，我实在是如鲠在喉，不吐不快呀！”

左馆长一惊，说：“你说这是件……赝品？！不会吧？！”

“可这的确是件赝品！”

黄立德讲话落地有声，展厅里的人都惊呆了。霎时十分安静，安静得连呼吸都清晰可闻。

佟自清神色激动：“你可不能口说无凭，得拿出证据！”

黄立德亢声道：“我黄某人再不知天高地厚，也不敢当着佟先生和各位专家的面信口开河呀！”

左馆长急道：“黄先生你就快说吧，到底有什么问题？！”

黄立德说：“朱仿大家应该不会陌生吧？！”

“朱仿？！”佟自清叫道：“你是说朱伯勤？！”

“除了他，还有谁能有这等偷天之巧？！”

“你是说，这个粉彩大瓶是朱仿？！出自朱伯勤之手？”

“对！”黄立德表情显得既无奈但又很自信，其他专家也都惊得目瞪口呆，互相交头接耳，窃窃私语。

第5节：大玩家(5)

佟自清呐呐道："请黄先生接着说下去！"

黄立德说："刚才大家说的都没错，这件大瓶无论器型款识、釉面纹饰都对，做工之精美无可挑剔，但它不是出自唐瑛之手，而是朱伯勤！这个大瓶有朱伯勤作的记号！

佟自清将信将疑："记号在什么地方？！"

黄立德上前一步，手指纹饰中枝头鸟的眼睛："在这儿！用高倍放大镜能看到！"

佟自清取出一个高倍放大镜，手微微有些颤抖，对着枝头鸟的眼珠子仔细查验。他的脸色突然变得惨白，眼镜滑落，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汗出如浆。

众人大惊失色，一片哗然。唐景明赶紧去搀扶佟自清。

陈汉书急忙也用高倍放大镜对准枝头鸟仔细察看，鸟的黑蓝色眼珠被渐渐放大到几十倍，两个梅花小篆"朱仿"忽隐忽现——

"真的是有朱仿的记号！"陈汉书忍不住叫起来。

左馆长气得暴跳如雷。大叫道："啊！太过分了！你们说这拍卖公司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了？！明目张胆地拍假售假，坑人坑到我们市博头上了！我要去找他们总经理算账！"

离开展厅后，黄立德和刘闯回到家里。保姆王姐迎上来，黄立德脱下大衣交给她，心情十分沉重，默然走进书房。

书房居中摆放着一张黄花梨大书案，上面摆着文房四宝。墙上挂着几张古画，书架里摆满了线装书。

黄立德坐书案后面思忖，刘闯端着一杯茶送进书房。

"那么多专家都打了眼，您怎么就能认出那是朱仿呢？"刘闯小心翼翼地问。

黄立德沉吟片刻，叹口气说："因为当年我跟朱伯勤是莫逆之交！他做的东西我都认识！

“哦……朱伯勤到底是个什么人呀？这么厉害？”刘闯不禁有些好奇。

黄立德喝了一口茶，抬头看着刘闯，慢悠悠地说：“按理说，他应该是个死人……”

“死人？”刘闯大惑不解。

“十几年前，他被一场大火烧死了！”

“人死了，东西还在害人？”

“事情不是这么简单，古玩吃的就是眼力饭，捡漏是它，打眼也是它，眼力就是一把刀！在这个江湖里滚，宰人防身都靠它！”黄立德冷冷地道。

“他既然已经死了，您为什么还要‘按理说’，是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这些年以来，我一直认定他死了，可今天我看到那个大瓶，我又开始怀疑，他到底死没死？”黄立德深深思索着。

陈汉书抱着一套安蒂克春季拍卖会拍品图册清样走进总经理办公室，唐景明正在来回踱步，心情颇显沉重。

“景明，印刷厂把秋拍的图册清样送过来了，你过一下目，要是没问题，

就开印了。”陈汉书把图册清样放到桌上。

唐景明翻了翻图册，有些忧心忡忡地说：“唉，鼎泰刚出了这么大漏子，咱们可得多加小心呀。”

“碰上朱仿，只能说命不好呀。”

“这个人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怎么又会出现他的东西？”

“说不定是以前的做的。”

“朱仿真是贻害深远啊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还在兴风作浪，不得不防呀！”唐景明摇头叹息不已。

陈汉书望了一眼唐景明，说：“你不必太过多虑，这些年不就出了这么一件朱仿吗？不可能再有了。”

唐景明点点头：“但愿如此。对了，郑岩刚才打电话，说他刚刚收了一件大货——康熙官窑五彩大罐。明天就回来，还是等他一下吧。”

“好啊，康熙五彩，郑岩又收了一件重器啊。”陈汉书一喜。

“他先发了一组照片过来，正好你看一下。”唐景明取出照片。

“嗯……不错不错，这可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呀。”陈汉书仔细观看康熙官窑五彩大罐，连连点头。

唐景明说：“我要召集一个最强的专家团，必须严格把关，决不能有任何纰漏！”

第二天，陈汉书提着资料包来到盛嘉艺术品经纪公司大门口，这是一座样式古朴的四合院。

黄立德正在天井里悠闲地修剪盆栽。旁边一个五十岁出头的黑瘦小老头陪着笑脸，围着他转来转去。此人在古玩行当里人称祁三爷。

第6节：大玩家(6)

“黄爷，您好歹给个面子，劳您大驾，屈尊降贵，到寒舍走一趟吧？”祁三爷谦恭地说。

黄立德淡淡地说：“老祁，我真的很忙，实在抽不时间呐。”

“您如能大驾光临，这车马费，鉴定费，我一定给足了，绝对不能亏待了您。”祁三爷满脸堆笑。

黄立德不屑地说：“我出门自己有车，不用拿什么车马费；至于看东西嘛，我有个原则，只给朋友看，不给外人看，给朋友看那是交情，怎么能要鉴定费呢？”

“黄爷，您别生气，是我说错了话。我当然很想跟您交朋友啦，可您瞧不上我嘛。”

“朋友之道，不在于高低贵贱，我有好多朋友就是平头百姓。交朋友要情趣相投，以诚相待，也需要时间慢慢培养感情的。”

祁三爷打躬作揖：“可我现在急呀！黄爷，你看这样行不，咱们先交朋友，再慢慢培养感情成吗？”

黄立德无奈地摇摇头，懒得再搭理祁三爷，专心剪枝。

陈汉书走进院子，看到黄立德有客人，便站在回廊下等待。

祁三爷受到怠慢，脸上有些挂不住，说话的语气也变得有些强硬：“黄先生，看来你是一点面子都不给呀？

黄立德扫了他一眼：”老祁，这不是什么面子问题，我确实没空嘛，你先回，等我有空了再说。”

祁三爷声调高了起来：“你这是在打发叫花子吗？！姓黄的，我告诉你！这些年，我祁三也多少混出了一点名堂，你要不信，可以去打听打听！”

黄立德笑了笑：“祁三，你们家祁老大的脑瓜上是不是有块疤？你先回去问问他，想当年是谁给他开的瓢？！”

祁三爷一愣。

“你是说，我大哥头上那块疤是你……”

“不能怪你不知道，那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！”黄立德转过头去，不再理会哑口无言的祁三爷。

陈汉书观察着祁三爷的举动，若有所思。黄立德突然看到陈汉书站在回廊下，问：“汉书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”

陈汉书说：“我刚进来，你有客人？”

黄立德不得不作一下介绍，“哦，这位是祁三爷，古玩收藏大家，专攻瓷器。这位是陈总，一家拍卖公司的艺术总监。”

祁三爷忙跟陈汉书热情握手，“陈总你好，幸会幸会……陈总在那家拍卖公司高就？”

“安蒂克……”

“安蒂克可是大名鼎鼎呀！圈里人没有不知道的啊。您是安蒂克的艺术总

监，水平可不是一般的高。”祁三爷夸张地道。

“过奖，过奖。”陈汉书摆摆手。

黄立德拍拍祁三爷的肩膀，说：“老祁，我还有点事儿，你先回去，我要有空闲了，一定到府上拜访。”

“唉哟，我的黄爷，您可得真的去，别忽悠我？！”黄立德转怒为喜。

“有时间我一定去。”

“好好，那我就不打搅了，告辞告辞！”祁三爷弯腰后退，连连作揖，临走前又给陈汉书送上一张名片。

等祁三爷走后，陈汉书叫道：“立德！这次我是真服你了！以前我只是觉得你水平高，但没想到会这么高！大家都是同行，你却叫我们集体当了一回棒槌！我们跟你差的还真不是一星半点啊……”

黄立德心情沉重，摆手打断陈汉书：“出了这么大事儿，你还有心情说这个？”

陈汉书问：“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你怎么就能认出那是朱仿呢？”

“还能有什么诀窍？平时多下功夫呗。你们去吃喝玩乐，声色犬马的时候，我在家里看书，就这么简单。”黄立德平静地说。

“就凭你这次的表现，以后真没人再敢小瞧你了！”陈汉书赞叹道。

黄立德瞥了他一眼，“照你的意思——这之前别人都在小瞧我了？”

“不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你别误会。”陈汉书连忙摆手。

黄昏时分，佟自清独自坐在公园湖边的长椅上，眺望着水面，神情凝重，若有所思。

郑岩出现在湖边的林荫道上，四处张望着，他看到佟自清的身影，加快脚步走了过来。

“老师。”郑岩叫了一声。

第7节：大玩家(7)

佟自清扭头看到郑岩，露出淡淡的微笑。

“是你呀郑岩，出差回来了？”

“刚下火车。我去家里没找到您，一想，准是到公园散步来了。”

“这么着急见我有事吗？”

郑岩兴奋地说：“我刚收了一件好东西，准备上秋拍的，你给过一眼。”

佟自清愣了一下，有点走神。

郑岩有些奇怪：“怎么了？你好像有点不开心？”

“没什么，来，让我看看你收了什么好东西？”佟自清勉强一笑。

郑岩从挎包里拿出一组照片递给佟自清，照片是从不同角度拍的同一件瓷器——五彩大罐。

佟自清接过照片，掏出眼镜戴上，仔细观看。

“呵，康熙五彩！好一件官窑精品啊！”佟自清赞叹了一句。“器型，纹饰都没问题，不过光看照片没用，还得看实物。”

郑岩说:“明天您要是有空，到我们公司看一下？唐总会组织一批专家作鉴定。”

佟自清犹豫着：“明天……”

“你明天有事？”

“哦，没有，没有……”佟自清有些心不在焉，不过郑岩却并未注意。

“那明天下午我来接你？”郑岩把照片收起来。

“丽音知道你回来吗？”佟自清静默片刻，突然转过话题。

“知道，昨天打电话跟她说了。”郑岩回答。

“前几天我又把她给得罪了，到现在都不理我。她没跟你说？”

“说了，没什么要紧的，她那是跟你使小性子呢。”

佟自清叹口气说："想想都是我不好，这么多年来，我把精力都花费在古玩上了，对她的照顾实在是太少了以后就靠你多照顾她，迁就她了……"

"您放心，丽音已经是个大人了，她能照顾好自己。"

"她对古玩真是反感到了极点。"

"也许以后她会理解您的。"郑岩宽慰道。

"但愿如此。回头你有空，去找她说说，替我向她认个错……在她那儿，你说的比我说的更管用！"佟自清认真地望了郑岩一眼。

郑岩略显局促，忙说："没有的事儿……老师，湖边风大，我送你回去吧。"

佟自清环顾四周，向不远处指了指，"好……哦，我的手杖忘在那边了，你去帮我拿过来。"

"好。"郑岩起身去取手杖。

佟自清走到河边，看着郑岩的背影，欣慰地笑了一下，然后望着平静的湖面，跳了下去。

郑岩拿了手杖回来，却不见了佟自清的身影，长椅是空的，只有自己的挎包。他不禁有点纳闷，四下望了望，没看到师傅。

他背起挎包四处寻找，刚走出没多远，突然听到有人呼叫。

"有人落水了，快救人呀！"

郑岩跑到湖堤一座石桥上察看，已经有不少人聚集过来。湖面上，公园水上管理员已经开船赶来，一名救生员跳入水中搜救。不一会儿，救生员从水中救起一名老者，送到岸上，紧急抢救。

郑岩挤入人群，一看之下不禁大惊失色。落水者正是佟自清！

"老师，老师！"郑岩不由得焦急地大叫起来。

很快，救护车呼啸着疾驰而至。众人将佟自清抬上车，救护车又立刻呼啸着向医院疾驰而去。

到了医院，担架车被快速推入急诊室。郑岩被挡在急诊室外，心下万分焦急。手里拿着佟自清的手杖，焦躁不安地来回走动，喃喃自

语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样？？”

转了几圈，郑岩掏出手机，给唐景明打了电话。

“唐总，我师傅出了点意外……他，他不小心掉湖里了，就刚才，在公园里，现在已经送到医院，正急救呢……”

郑岩挂了电话，依旧坐立不安。这时，手机响了。郑岩看了一下号码，竟是佟丽音的电话，他迟迟不敢接电话，直到铃声停止。不一会儿，手机再次响起，他只好接通电话。

话筒里传来佟丽音的声音：“郑岩，你刚才怎么不接电话呀？你在哪儿呢？”

“我在……”

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。”

“我也还没吃呢，我去找你一起吃饭。”

第8节：大玩家(8)

郑岩忙道："我正好有点别的事儿，一时走不开，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好吗？"

"那好吧……"佟丽音迟疑了一下。

郑岩挂断电话，焦急地抬头去看急救室的红灯。

红灯终于熄了，郑岩赶紧跑到急救室门前，医生开门出来。

"大夫，我老师他怎么样？！"郑岩急切问道。

"没有抢救过来，其实送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……"医生歉然道。

郑岩脑中"嗡"的一声顿时呆住。

"郑岩，郑岩。"

郑岩猛然惊醒，转过身来，突然看到佟丽音出现在自己面前。

"丽音？你怎么？"郑岩吓了一跳。

"我加了个班，刚完事儿。我从那边看着就像你，没想到真是你。你怎么在这儿？"佟丽音微笑道。

郑岩支支吾吾着："我……"

"你是送急诊病人？"

"是的……"郑岩慌张答道。

"是同事，朋友？"

"……哦，不是，不是。"郑岩感觉头上快要冒出汗来。

佟丽音奇怪道："你怎么回事？干吗这么紧张？"

郑岩手足无措，不知如何开口。手里下意识的使劲攥着那根手杖。佟丽音看到手杖。"这不是我爸的手杖吗？！"突然一惊，叫起来："我爸？！"一指急诊室，"……里面是我爸？！"

郑岩默默点头，佟丽音神色转为惊恐，不敢相信的看着郑岩。

"我爸他怎么了？"

郑岩只是痛苦地摇摇头。

佟丽音转头看到急救室的灯是灭的，转身就要往里闯，郑岩一把拉住她。

“丽音，你别激动！”

急救室的大门打开，佟自清的尸身蒙着白布单被推出来。

佟丽音挣脱了郑岩，挣扎着伸手揭开盖布，看到父亲的面庞，佟丽音的手开始剧烈颤抖，泪水夺眶而出。

“爸！”佟丽音身形摇摇欲坠。

“佟医生，佟医生……”一旁的护士叫道。

郑岩抱住佟丽音，说：“丽音，你别害怕，有我呢！”

佟丽音的身体在郑岩怀里慢慢变软，晕了过去。

“丽音！护士，快去叫医生！她心脏不好……”

护士说：”好好，你先把她抱到急诊室！”

医生开始抢救佟丽音，郑岩坐在椅子上焦急等待。

此时唐景明已经匆匆赶来，郑岩急忙起身。

“郑岩，你师傅怎么样了？还在抢救吗？”

“不是，里面在抢救丽音。”

“怎么是丽音，你不是说是你师傅吗？”

郑岩沉痛地说：“师傅，师傅他已经走了……”

唐景明大惊失色，“你说什么，你师傅？”

“是，我师傅他没抢救过来……丽音一下子受不了，昏了过去……”

唐景明痛心疾首，喃喃自语道：“自清啊，你怎么就想不开，偏偏要走这条路呢？！你可真是太糊涂了！”

郑岩闻言非常震惊，急忙问：“唐总，你说什么呀？我师傅他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”

唐景明摆摆手颓然坐在椅子上，老泪纵横。郑岩也忍不住伤心落泪，不知如何劝解。

这时抢救丽音的医生走出来。

郑岩赶紧过去询问道：“大夫，丽音怎么样了？

“佟医生没事儿。“

“真的没事儿吗？她的心脏不太好。”郑岩有些不放心。

“这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真的没事儿。”

“我能进去看看她吗？”

“药效还没过去，她还没醒呢。等会儿转到病房，你再去看吧。”

“好好，谢谢。”郑岩目送医生离去，回到唐景明身边。

唐景明的情绪稍稍平复了些，说：“丽音的情况怎么样？”

“她没事儿了。”

“你师傅在什么地方，带我去看看。”

两人来到太平间，佟自清的遗体蒙着白布单。

唐景明默默地掀起盖布，看着佟自清，他面容宁静，宛若生时。

郑岩不由得再次流泪。

“自清啊，你怎么非要走这条路呢？！人非圣贤，谁能无过，你怎么就偏偏想不开呢？你的人品操守，谁不知道呀，你又何必？你真是太糊涂，太糊涂了……”唐景明老泪纵横，唏嘘不已。

第9节：大玩家(9)

郑岩越听越糊涂，迷惑不解，忍不住问道："唐总，我师傅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"

唐景明轻轻地把白布放下，说："你师傅是让一件假货害死的！"

"什么假货？"郑岩不由得目瞪口呆！

"市博定向收购的那件乾隆粉彩大瓶——是一件朱仿！我们大家都打了眼！"

"朱伯勤做的高仿？是谁看出来的？"郑岩问。

"黄立德……"

黄立德家中，陈汉书突然到访。刘闯将他带到书房，陈汉书径直进去，二话不说，直接道："佟自清自杀了！"

黄立德一怔，"啊？！什么时候？"

"昨天下午，他在一个公园里跳了湖。"

"这，这不都成我的罪过了吗？"黄立德心烦意乱道。

"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？要怪也得朱伯勤嘛！唉，没想到老佟这么好面子了，一点承受力都没有，吃古玩这碗饭，打个眼算什么呀？犯得着走绝路吗？"陈汉书喋喋不休。

"人都没了，你还说这个……"黄立德止住陈汉书，懊恼道："……也许我真的不该多嘴，我怎么总也记不住这个教训呀！"

"要不是你当场拆穿，市博的损失就大了，货款要是打过去了，再想要回来门儿都没有！你一句话，就值三百五十万呢，他们感谢你还来不及呢！"

"我也没想到佟先生他会……唉……"黄立德忍不住叹息一声。

"是呀，老佟一世英名，毁于一旦，叫谁也难过这道坎儿！"

"货主是谁，查到了吗？"

"行里这点儿猫腻你还不知道，货主本来就是个假的嘛，早跑没影了，上哪儿查去？"

“倒也是……”黄立德邀请陈汉书坐下喝茶。

“我来找你还有正事儿呢。”陈汉书说。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“我们刚收了一个康熙官窑，准备上秋拍，老唐想组织一批专家进行鉴定，别再出什么漏子，你赏个脸跑一趟？”

“不去！”黄立德果断地说。

“是老唐叫我专门来请你这尊佛的，别不给面子嘛。”

“不去就是不去，八抬大轿来抬我也不去！”

陈汉书还要再说，黄立德摆手阻止。

“再说吧，我已经够烦的了。”

陈汉书见他态度坚决，只好作罢。

这时，刘闯走进书房，把手机拿给黄立德。

“黄先生，忆江的电话……”

黄立德脸色一沉，说：“她回来了吗？”

“还没有呢……”

黄立德严厉地说：“你问他什么时候回来，跟她说，三天之内回不来，就别回来了！”

刘闯犹豫了一下，一边回着电话走出书房。

“忆江，黄先生在会客，要不你待会儿再打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二人听到刘闯在电话里说着。

陈汉书问：“忆江又跟你闹扭了？”

黄立德摇摇头说：“没法弄，她又把老板给炒了鱿鱼，事情都过去一个多月了才让我知道。我说了她几句，她就跑云南去了，到现在还没回来。一点约束都不行，一个字都不让说，这哪成呀？“

“都一样，现在的年轻人想法多，脾气大，哪像咱们当年。我看他们还是吃的苦太少，受的罪不够多，都是条件太好了！“

黄立德心怀忐忑地站起身，说：“算了，我还是去给她回个电话吧，你先坐一会儿。“

“不坐了，我也走吧。”陈汉书从手包里取出一个信封放到书案上。“这是那件东西的照片，你有空看看吧。”

两人一起走出书房，刘闯在客厅刚打完电话。陈汉书自行离去。

黄立德问：“忆江怎么说的？”

“她有点不高兴，没再说什么……”

“我还是给她回个电话吧，别再出点什么事儿……”

刘闯说：“您现在回过去，那不是火上浇油吗？您放心吧，她挺好的……”

“她人在哪儿？”

“好像还在云南……”

黄立德想想，说：“算了，晚上再说吧。”他回到书房，收拾书案，目光无意中落在陈汉书留下的那个信封上。他在椅子上坐下，打开信封取出几张照片，立刻看到了从不同角度拍摄的那个康熙官窑五彩大罐。

第10节：大玩家(10)

黄立德戴上眼镜看照片，当他把几张照片都看完一遍，神色渐渐凝固！

和唐景明分手后，郑岩连夜开车来到黄立德家门前，他上前按响了院门的门铃。不一会儿，大门打开，刘闯出现在门前。

“我叫郑岩，想拜访一下黄立德先生。”郑岩开口说。

刘闯并不认识郑岩，打量了一下他，打算挡驾。

“我有件要紧事想请教黄先生，麻烦你你转告一下。你就说我是安蒂克拍卖公司的，市博物馆的佟先生是我师傅……”

“哦……原来是佟，佟先生的徒弟？你先进来吧。”刘闯感到很意外，让郑岩进来，并把他带到客厅。

“您先请坐，我去请黄先生。”刘闯去书房叫黄立德，郑岩随意打量着客厅的多宝格中陈列的古玩。

“黄先生，外面有位客人。”刘闯走进书房时，黄立德正拿着放大镜全神贯注地研究照片上的康熙五彩大罐。

“什么客人？”黄立德抬起头，脸色有些阴沉。

“他说是佟自清的徒弟，安蒂克拍卖公司的，叫郑岩。”

“哦，是他？”黄立德微微有些惊诧，随即道：“好，我马上出去。”

黄立德来到客厅，郑岩忙迎上去：“黄先生您好。”

“你是佟老的学生？”黄立德问。

“是的。”郑岩答到。

“快请坐。”

“我冒昧地来打搅您，是想请教一些问题……”郑岩刚刚启齿，黄立德便说：“我知道，你是为了佟老的事情来的。”

郑岩微感诧异：“您已经知道了？”

“我也是刚听说的，唉……”黄立德表情痛苦，连连摇头，愧悔难当，“唉，这都是我的过错，害了你师傅呀。”

“这件事跟您没有关系，我今天来，也没有冲着您的意思，要说害我师傅的人，也该是那个朱伯勤！”

黄立德摇摇头：“话虽如此，我也难辞其咎。”

“您对朱伯勤和他的朱仿有多少了解？”

“要说起这个朱伯勤，还真是一言难尽，在我们这一行里，他的故事很多，可见过他本人的，却寥寥无几。他肯定是个天才，同时也是个魔鬼。最近这十几年，因为朱仿上当受骗，身败名裂，倾家荡产的人不在少数。如今，又多了一个佟老！”黄立德神色黯然。

“我以前听师傅提到过朱伯勤，他当年因为走私文物判了刑，现在应该早就出狱了，有谁会知道他的下落吗？”

“据我所知，他应该已经不在了。”

“不在了？”郑岩吃了一惊。

“十几年前，他被一场大火烧死了！”

“原来他已经死了！”郑岩紧盯着黄立德，目光闪动，“有一点我还想请教，您对朱仿怎么会有那么深的研究呢？”

“因为我也吃过亏，上过当。七八年前，我也买过一件朱仿，害得我差点倾家荡产！从那以后，我就开始关注研究朱仿。我希望能把所有的朱仿都找出来，彻底清除这个毒瘤，叫它别再害人！去伪存真，净化古玩界的环境，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！”郑岩的专注，让黄立德感到了一丝不快。

“哦……是不是所有的朱仿都有记号？”郑岩沉思片刻又问。

“应该是！这也是朱伯勤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，他对自己的水平似乎很自信，每做一件仿品都会留下记号，有明记也有暗记，像是故意在挑衅，叫鉴定专家难堪！那件粉彩大瓶做的是明记，要是暗记，想看出来就更难了！”

“做暗记的朱仿，您能看得出来吗？”郑岩继续追问。

黄立德沉默，目光中略带几分愠怒，半晌才说：“至少现在还不能！”

郑岩歉然道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还想冒昧的问一句，您当年收的那件朱仿还在吗？”

黄立德不快地说：“我早就砸了！明知那是件朱仿，难道还留着添堵不成？！”

郑岩默默点头：“哦……”

黄立德盯着郑岩打量，越看越觉得诧异，郑岩有所察觉。

“黄先生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按理说咱们没见过面，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以前就认识你，真是有点奇怪……你年纪不大，眼力却很不错，除了师傅的教导，是不是还有家传的熏陶？”

第11节：大玩家(11)

“没有……”

“那你父母从事什么职业？”

郑岩沉默片刻，“……我母亲很早就去世了，我父亲……也早就不在了……”

黄立德忙说：“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是这样……”

“没关系。耽误您这么多时间，我该走了，谢谢。”郑岩起身告辞。

“对于你师傅的事，我真的非常内疚，以后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会尽力帮忙。”黄立德和郑岩握手道别，两人目光相接，都莫名地感受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压力。

刘闯送郑岩出来，还没有门口，就听到门口两车相撞，发出一声巨响。

一个女子脆亮的声音透墙而来：“谁这么不长眼睛，把车停在这？！”

刘闯一听，神色有点紧张，忙问郑岩：“你是不是开车来的。”

郑岩莫名其妙，说：“是啊。”

“坏了，你肯定停错地方了。”刘闯快步跑出去

刘闯一出门就看到黄忆江的车头正好顶在郑岩的车尾上。黄忆江开的是一辆牧马人越野吉普，此时她正站在自己的车头前，一副刁蛮任性的模样。

黄忆江看到刘闯出来，立即冲他嚷嚷起来：“这是谁的车呀，谁让他停在这儿的，不知道这是我的车位吗？”

“是你爸的客人，我忘了跟他说了。”刘闯小心地说。

“我爸的客人？我爸的客人也不能占我的车位！”

“是，是，是。我的大小姐，要是没什么大事，就算了吧，好吗？”刘闯连连点头。

“哼！”黄忆江上了自己的车，倒车，重新停在郑岩的车旁。

郑岩上前查看追尾后的车况，刘闯跟在旁边赔不是。

“这是我们家小姐，黄先生的宝贝女儿，有点霸道，你别怪她，回头我去帮你修车。”

“没什么大问题，回头我自己收拾一下就行了。”郑岩走到车门前，准备上车。黄忆江停好车走过来，两人一打照面，都愣了一下。

郑岩好像想起来什么，对黄忆江点了一下头，上车发动马达，车缓缓开动。

黄忆江反映过来，大叫道：“你别走……”

郑岩的车已经倒出，开始加速，根本不搭理黄忆江。

黄忆江叫道：“刘闯，你快去把他给我追回来。”

刘闯以为黄忆江还在耍小姐脾气。

“快呀，刘闯，他欠我东西，快把他追回来。”黄亿江着急道。

刘闯不禁有些意外，问：“他欠你东西，什么东西？”

“先把他追回来再说。”

“他已经走了。欠东西不怕，回头再找他要也来得及。”

黄忆江想想也有道理，便不再追究。

黄忆江走进客厅，把背包一扔，先倒了一大杯冰水，狂饮一通。

黄立德从书房出来，看到女儿又惊又喜，但马上把脸一沉。

“忆江！”

黄忆江回头，“哟，吓我一跳！我还以为您老睡了呢。”

黄立德哼了声：“我睡的着吗？到了也不打个电话？！”

“你不是不接吗？我又何必自讨没趣。”

“我不接，还不是催让你快点儿回来！”

“叫我回来干吗？惹您生气，给您添乱，我不在，您多省心呀。”

“你一个人开车跑那么老远，我能省心吗？明明是你错了嘛，我说你几句还说不着吗？”

“我可不是为你那几句话跑的，是你自己想多了，你说你的，我玩儿我的，扯不到一块儿。”

黄立德无奈道：“你，你就是没良心，才能说出这种话来！”

黄忆江疲惫地倒在沙发上。“我就知道回来没好事儿，都到家门口了，还能追尾！”

黄立德吓了一跳。赶紧走到黄忆江的身边，紧张道：“你又跟人撞车了？有没有伤到哪儿？”

“哎呀爸，您别老是神经过敏行不行？有没有受伤你看不出来嘛！”黄亿江不耐烦道。

“那怎么会撞车呢？”

“还不是你那个客人占了我的车位！”

“噢，是这样啊……那你也太冒失了，干吗不多看一眼？”黄立德释然。

“你怎么不怪他占我的车位呢？对了，那家伙姓什么叫什么？在哪儿混事儿？”

第12节：大玩家(12)

“你问这个干吗？”黄立德奇怪道。

“你就直接告诉我，别问那么多。”

‘他叫郑岩，安蒂克拍卖公司的……”

“安蒂克拍卖公司！呵呵，这回让你插翅难逃！”黄亿江突然笑起来。

“怎么，你认识他吗？”

黄忆江摇摇头：“不认识，不过很快就会认识的！”

“你不是说还在云南吗？怎么这一会儿功夫就回来了？”

“我说过嘛……哦，对，我是对闯哥说……”

“哼！你们又合起伙来骗我，是不是？！刘闯呢？！”黄立德不快道。

“要怪就怪我，跟他没什么关系？！”

刘闯背着黄忆江的行囊进来，黄忆江上前接过来，从里面掏出一块拳头大小石头。

“爸，我还给你带了礼物。”

刘闯说：“忆江，你没搞错吧？就算开玩笑也不能这么离谱呀，一块破石头算什么礼物？”

黄立德一眼盯住黄亿江手上的石头，说：“这不是一般的石头……”

黄亿江努努嘴：“瞧见没，识货的在这儿呢。”

刘闯问：“这石头有啥不一般？”

“这是一块翡翠原石……”黄立德说。

“爸，说老实话，我不怕你，但我服你。没什么东西能逃得过您老的火眼金睛！”

“赌这块石头花了多少钱？三五百？还是三五千呀？”

黄忆江嗔怪道：“我送你一件礼物，你还问多少钱？有这样的吗？”

黄立德颇有兴趣地把玩着这块石头。

黄忆江说：“我敢担保，绝对开（gai）涨！”

“呵呵，算你没白跑一趟，还学了个开（gai）涨回来。”黄立德笑道。

“你不信我赌中了是吧？就凭我送的这块石头，叫您这辈子坐吃山空都够了！”

“是吗？那我马上就得开（gai）了！”

“不不，现在不能开（gai）……”黄江亿忙叫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要选个黄道吉日才行，这有讲究的，本来开（gai）涨，日子选不对，就变成开（gai）跌了！”

“那要等到啥时候？”

“就到你过生日那一天吧！在此之前，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！万一开（gai）跌了，后果自负！”

“好，那就留着吧。”

“累死了，我先去睡了，拜拜……”黄忆江拎起行囊匆匆上楼而去。

黄立德把玩着那块不起眼的石头，心里有种暖洋洋的感觉。他在客厅转了一圈，从博古架上拿掉一件玉器，把这块石头摆放在那个位置上，欣赏了一会儿，目光中包含温情。

第二天，黄立德叫人去找陈汉书，他坐在回廊下喝茶看书，片刻后，陈汉书匆匆走进院子。

“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”一见面陈汉书便问。

黄立德给陈汉书到了一杯茶，才慢悠悠地问：“那个康熙五彩大罐是谁收的？”

“噢，是郑岩收的，他是瓷杂部主管，哦，他还是佟自清的学生……有什么问题吗？”陈汉书喝了口茶，回答道。

“货主是谁？”

“货主姓万是一个外地的老客户。”

“你见过他？”

“见过。”

“他多大年纪，什么背景？”

“四十多岁，是个房地产商。他从公司买了不少东西，也出了不少货。”

黄立德稍加停顿，微微思忖。

“秋拍他会过来吗？”过了会他又问道。

“应该会吧。”陈汉书答。

“我想见见这个人。”

“没问题。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这么急找我就为了想见个地产商？”陈汉书看了黄立德一眼。

黄立德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喝了口茶。

陈汉书想了一下，突然恍然大悟，但随即又迷惑起来，不觉喃喃道：“难道又是朱仿？”

黄立德神色一动，抬头望了陈汉书一眼……

佟自清走后，佟丽音许久未从悲痛中平复过来。后事处理已毕，这一日佟丽音、郑岩和唐景明三人来到佟自清的墓前。

佟丽音把一束鲜花摆在墓碑前，又用手轻轻的抚摸着墓碑上佟自清的遗像。

第13节：大玩家(13)

郑岩站在佟丽音的身后，默默凝视着师傅的墓碑。表情庄重。

“师傅，你安心去吧，我一定要找到朱伯勤，还您一个公道。”郑岩低声说道。

佟丽音脸色苍白，双目失神。喃喃道：“爸爸为了一个花瓶，就不要我了，留下我一个人？他怎么会这么狠心？！”

“丽音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会照顾你！”郑岩宽慰道。

“你不会是骗我吧？”佟丽音显得很无助。

“怎么会呢？”

“我已经失去了爸爸，如果再失去你，我都不想活了！”佟丽音掩面哭泣起来。

“你在说什么？别想得太多……”郑岩扶住佟丽音的肩头。

“郑岩，你能不能换一个别的职业？别再干这一行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怕……”佟丽音仰面望着郑岩。

“你怕我也会出意外？”

“是的，古玩行还有这么大的风险。”

“师傅的情况很特殊，不会在我身上发生的。”

佟丽音沉默了下来，人在一刹那间变得更虚弱了，郑岩急忙把丽音揽在怀中。

唐景明听着两人的对话，不由得皱紧了双眉，心痛不已。

几日后，安蒂克拍卖公司组织的秋季拍卖会预展正式开幕了。大酒店门口停满了前来参观的车辆，精致的金色招牌上“安蒂克拍卖公司秋季拍卖会预展预展”的字样特别醒目。会场的人气很旺，人头攒动，拍品分成几个区展出，供买家近距离鉴别。

唐景明、陈汉书、郑岩分头在预展现场接忙碌着，不知何时，黄忆江挽着黄立德迈步走进展厅。陈汉书迎上前与黄立德握手问好。

“黄先生来啦。”陈汉书看了看旁边的黄亿江，笑着说：“忆江啊，有些日子没见了，越来越漂亮了！”

黄忆江大大咧咧地拍拍陈汉书的肩膀，娇笑道：“陈叔叔眼力也越来越好了。”

黄立德瞪眼道：“别没大没小的！”黄忆江冲他翻了个白眼儿。

陈汉书笑道：“没什么，我就喜欢忆江这个爽快劲儿。”

“预展的气氛不错嘛。”黄立德环顾四周。

“是呀，人气挺旺的……”

黄忆江心有旁骛，对他们的谈话丝毫不感兴趣，眼睛在大厅里四处张望。突然她眼睛一亮，似乎有所发现，招呼也没打一个就从黄立德身边溜开了。

展会接待处，郑岩正在核对嘉宾名册。黄忆江出现在他的身后，突然恶狠狠的大吼一声：“郑岩！”

郑岩吓了一大跳，急忙转身，看到黄忆江正以恶作剧的表情看着他。

“是你？”

“是我！你再跑呀！大门在那边！”黄亿江叫道。

“我干吗要跑？”

“哟，那天你可是跑得比兔子都快？！我喊破嗓子都叫不住你！”

“对不起，我在车里，没听见。”

“少装蒜吧，没功夫跟你闲话，东西拿来！”

“我没拿你什么东西，抱歉，我还有事要忙，失陪了。”郑岩说着便转身准备离开。

黄忆江一步跨在郑岩面前，拦住他的去路。“呵呵，这次要再让你从眼皮子底下溜了，以后我也别混了！”

郑岩正色道：“黄小姐，请您自重一点，这种场合无理取闹不合适。”

“对付你这类坏人，无理取闹是最客气的手段！还有N多种不客气的手段在后面排着队呢！”黄亿江分明不管不顾。

郑岩显得有些无奈：“黄先生那么稳重，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……”

“关于这个问题，你不是第一个提出来的，也不是最后一个，你也别指望会得到满意的答复。”黄亿江不为所动。

“我真的很忙，以后有空再跟你谈。”郑岩转身想躲开，黄忆江抬手拍在他的肩头上，叫道：“你敢再走一步，后果自负！信不信由你！“

郑岩果然站住不敢动了，转过身看着黄忆江。

“你怎么这样啊？就为一件玩意儿，值得嘛？“

“谁叫你夺人所爱了！你要是个聪明人，就赶紧放手，否则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恶鬼缠身！“

“我只能明确地告诉你，我不会给你的。”

第14节：大玩家(14)

黄忆江怒目而视，紧握双拳，感觉随时都会爆发。郑岩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只能以静制动。

这时，黄立德走了过来，刚好为郑岩解了困，郑岩赶紧向黄立德问好。

黄忆江有些不爽，说："爸爸，你来得很不是时候！"

黄立德说："郑岩，这是我女儿黄忆江，你们早就认识了吗？"

郑岩点点头："哦，我们在古玩街地摊上见过面。"

"原来是这样。忆江，你看看郑先生，这么年轻就已经当了安蒂克的部门主管，多有出息，你要好好向人家学习请教。"

"不敢当不敢当。"郑岩连忙逊谢。

黄忆江不屑道："哼！一个破主管有什么了不起，给我当总经理我都不稀罕！"

黄立德板起脸训斥道："忆江！你太没规矩了！怎么这么说话！郑岩，你瞧瞧，她有点被我给惯坏了，你别介意。"

"不会不会，黄先生，我还有事情要忙，先失陪了，您自己先转转，回头我再过来。"郑岩拔腿便走。

黄忆江一脸不高兴，说："你干吗总是胳膊肘往外拐？"

黄立德微微有些不快，说："你怎么老分不清场合，这可不是在家里！"

"那我回家，不看了！"黄亿江赌气撇下黄立德，气哼哼地向大门口走去。

黄立德无奈摇摇头，转身继续往前走去。他看到了陈汉书提及的那个康熙官窑五彩大罐，不禁驻足细细端详起来。

陈汉书走了过来问:"立德……你看准了？真的是暗记……啊？"他的语声中透着些许紧张。

黄立德扫了一眼陈汉书，说：“错不了！你怎么了？干吗这么紧张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陈汉书连忙否认。

远处的郑岩走过来，问道：“黄先生，你觉得这件东西怎么样？”

黄立德含糊道：“嗯……的确是一件难得的精品呀……”

这时，祁三爷带着两个马仔突然出现在场内。他边走边看，对拍品不停地评头论足。

“假的！假的！全是假的！”祁三爷毫不掩饰自己的动作，他的品评引起众多买家的好奇，纷纷聚集到他身旁。祁三爷当着众人的面，越评越来劲，现场变得混乱起来。

郑岩扫视了一眼，说：“黄先生，失陪了，我过去看看。”说完匆匆离去。

陈汉书突然神色怪异，万分紧张地说：“立德！你可千万别看走了眼啊！”

黄立德诧异道：“你到底想干什么？”

陈汉书咬咬牙，“没，没什么……我也过去看看……”撇下黄立德急急赶去事发地点，黄立德不由满面狐疑。

“祁老板，你要干吗？！”郑岩快步走到祁三爷身边，祁三爷不管不顾地继续大声叫嚣。

“诸位，你们花了钱，想买的是真东西，可是安蒂克的货，多数都是假的——我劝你们不要上当受骗！”

郑岩心头火起，推了祁三爷一下，说：“祁老板，你想闹事儿怎么的？给我出去！”

祁三爷嚷道：“推我干吗？有本事让我说完！”

此时黄忆江正好走到门口，看到这一幕后立马又回来了。

陈汉书也赶了过来，和颜悦色地劝解道：“祁先生，这是何必呢？有话好好说吗？”

祁三爷不买账，眼一翻道：“我是来打假的！”

唐景明愤愤然刚要说话，郑岩已经上前一步，大声道：“你说哪件是假的——拿出证据来！”

“我当然有证据……”祁三爷用手一指那个康熙五彩大罐。“诸位，这是他们公司重点推荐的东西，说这是康熙五彩大罐——说什么存世只此一件，是孤品，纯粹是制造噱头，虚假炒作。这个大罐根本就是假的！”

唐景明按耐不住，愤愤然说：“祁老板，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——拿不出证据，要承担法律责任！”

祁三爷态度坚决，似乎另有所恃，傲慢地说：“唐景明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我可以当场证明给你们看！”说着一招手，旁边的马仔立刻提过一只皮箱。

祁三爷打开皮箱，里面装着满满的现金，还有一把榔头，尤其醒目。

第15节：大玩家(15)

祁三爷一把抓起榔头，晃了一晃，众人不觉大惊。

唐景明说："你想干什么？"

"我要砸了它！如果是真的，我当场赔付，还承担法律责任。如果是假的你们自认倒霉！"祁三爷高声道。

郑岩情绪激越，叫道："砸了它能证明什么？！"

祁三爷脸涨得通红，斩钉截铁地大声叫嚷着："砸了它就能看到高仿的暗记！"

众人都愣住了。

黄立德心中大惊，紧盯着陈汉书。陈汉书涨得满脸通红，紧张到了极点，看到黄立德的锐利目光，吓得直哆嗦。

唐景明神色十分紧张。

郑岩道："暗记？！你怎么知道这个大罐有暗记？！"

"因为老子是火眼金睛，看出来这是假货！"

"不可能！这件货是我收的，它的每一寸我都仔细检查过，决不可能是假的！"

祁三爷撇嘴道："是真是假，一锤子下去就明白了，要是砸不出暗记，我赔钱，你怕什么？"

唐景明说："你说大罐有什么样的暗记？"

"朱仿的暗记！"

唐景明和郑岩大吃一惊，互相对视。

祁三爷扫视着周围的来宾，转头望向郑岩道："郑岩，我知道这件东西是你收的，我今天就冲你来的！"说着，看看周围的观众，又说："你们年轻人不知道，像唐总这样的老资格，应该很清楚的！"

众人都看着唐景明，唐景明因为过于激动已经有些丧失理智。"好，我唐景明今天就跟你赌上一把，让你砸！"

郑岩赶紧拦住唐景明。

“老唐，不行，未经委托人的同意，我们不能擅自决定。”陈汉书也劝道。

唐景明：“有什么问题，我负全责！”

郑岩看到黄立德在人群中，急忙挤到他旁边。问：“黄先生，您觉得五彩大罐有问题吗？”

“有什么问题？那个老祁分明就是个混子，收了一屋子的假货，行里谁不知道。就凭他的眼力也能看出朱仿？打死我都不信，他就是来捣乱的，直接叫保安把他赶出去就是了。”黄立德冷然道。

祁三爷早已等得不耐烦，又开始在大厅叫嚣。

“安蒂克有没有个主事的，都缩到哪儿去了？是不是没种和三爷赌这一把？”

唐景明心头火起，再也忍耐不住。“我就不信，我们兄弟两个都会毁在朱伯勤的手上。姓祁的，你给我砸！我倒要看看你能砸出什么花样来！”

陈汉书着急道：“老唐，老唐，不行啊，咱们负不起这个责任啊！”

唐景明已经失去了理智，疯狂大吼着：“叫他砸，全部责任我来负！”

“好，还是唐大总经理有种！”祁三爷连连冷笑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祁三爷抡起手中的锤子。突然之间手起锤落，大罐立刻碎成数片，现场顿时一片惊呼。

祁三爷一锤子砸碎了五彩大罐，趴在满地瓷片里手忙脚乱的扒拉着。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祁三爷身上。

郑岩捡起一块瓷片看了一下胎质，递给唐景明。

“胎质是对的……”郑岩暗暗道。

唐景明咬牙道：“我倒要看看他能找到什么暗记！”

黄忆江凑到黄立德旁边，弯腰拣起一块瓷片。

“爸，这不像是假的，这位老大好像是闯大祸了！”

黄立德悄声说："你不是走了吗？"

"回来看热闹呀！"黄亿江嘻嘻一笑。

"行了，你别闹，听话。"

"嗯……"黄亿江点头。

忽然，祁三爷乐而忘形的大呼小叫起来："找到了，找到了……"手里高举起一块瓷片，兴奋地大叫道："朱仿！"

二

"朱仿！暗记就在这里！"祁三爷兴奋地高高举起一块瓷片，挑衅地将瓷片送到唐景明面前。

唐景明神情极度痛苦，竭尽全力支撑着接过瓷片。细细看来，瓷片的胎质里果然有一个醒目的朱仿暗记。只是这个暗记被釉面的纹饰覆盖，从外观上看不出来。

"是不是朱仿？！是不是？！"祁三爷兴奋异常，举着锤子振臂高呼！

唐景明咬牙道："——朱伯勤！"用力一攥瓷片，手掌划破，满手都是鲜血。眼前一黑，顿时站立不稳。郑岩急忙上前将他扶住。

第16节：大玩家(16)

人群中，陈汉书不知是紧张还是兴奋，双拳紧攥。黄立德将这一切全看在眼里。

人群终于散了，祁三爷带着人志得意满地走了。郑岩和陈汉书搀扶着唐景明去房间休息。

“爸，那位祁老板还真有眼力！能看出朱仿的暗记！”黄亿江拉拉黄立德的袖子。

“别说了！我们走！”黄立德厉声道。

众人急急忙忙将把唐景明扶进一间套房，扶他坐在沙发上。

“唐总，我看还是去医院吧。”郑岩替唐景明把受伤的手掌止血，包扎。

唐景明无力的抬起手摇了摇。“不用了，我没事。”

陈汉书端来一杯水，放在唐景明身边。

“老唐，你别着急，喝点水。”

“你们都出去吧，让我安静一下。”唐景明神色颓唐。

众人无言，默默退出了办公室。

郑岩和陈汉书回到预展现场，除了保安和几名工作人员，来宾都已经离去，现场显得十分空旷。

陈汉书连连摇头，道：“预展搞成这样，秋拍岂不要泡汤！”

郑岩有些担心地说：“陈总，你还去劝劝唐总吧，我怕他……”

陈汉书看了郑岩一眼：“你怕他走你师傅那条路？”

“这两件事接踵而来，我怕他受的打击太大。”

陈汉书宽慰道：“老唐这辈子经过的风浪多了，他挺得住！不用担心。”

郑岩默然，看着满地还未清理的五彩大罐的碎片，心情复杂。

陈汉书突然问：“郑岩，你是不是得罪过祁三爷？”

郑岩怔了怔，点头道：“哦，是这样，前一阵子他托人传讯找我去看货，说是得了一批宋代官窑和明清官窑的瓷器，我便去了。当时我和这祁三也是初见，他自称是这行当里的新手。看他拿出来的几十件瓷器，没一件是对的。不过我看祁三爷的样子和排场，分明不是什么简单人物。我便留了一个心眼，托词要走。这祁三百般挽留，言语之中傲气十足，又拿出一大捆钱来要我帮忙。不过我还是推却了，顺带着刺了他几句……看起来，那时我定是扫了他的面子！”

陈汉书听郑岩说完，沉默不语。

郑岩说：“他一屋子假货，明显是个棒槌，我不信他能认出朱仿，我怀疑他背后有人指使……”

陈汉书稍加思忖，缓缓道：“不管背后有没有人，问题还是出在我们自己身上，东西不对你走人就是了，刺激他干吗，你不知道这是我们这一行的大忌吗？”

“是他一直追问我，我说什么他都不明白！……也怪我当时太气了。”郑岩也有些懊恼。

陈汉书想了想，又道：“唉，老唐也太固执了，未经货主同意就把人家的东西给砸了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”

“唐总也是真给逼急了。”郑岩分辩道。

陈汉书摆摆手，不再说什么，招呼工作人员收拾地上的瓷片，郑岩说：“我来收吧，我想把这些瓷片留下研究一下。”

“这是新仿的东西，有什么可研究的。”陈汉书不以为然。

“它不是一般的新仿，是朱仿！”郑岩认真地说。

郑岩敲门走进房间，唐景明失神地坐在沙发上发呆，对郑岩进来毫无反应。

“唐总，您觉得怎么样？”郑岩问。

唐景明颓然道：“没别的，我就是心里难受。”

“东西是我收来的，没想到惹出这么大麻烦，真对不起。”郑岩心下歉然。

唐景明摇头："这个事情不怪你，那件东西是经过专家组鉴定的，我们都打了眼！短短几天的工夫，就接连出了两件朱仿，这只能说明——朱伯勤那个恶魔真的又回来了！他又要兴风作浪了！"

回到办公室，黄立德一拳砸在桌面上，气得浑身发抖："这个陈汉书！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！"

刘闯从没见过黄立德这么愤怒，紧张道："这跟陈总有什么关系？"

"这都是他在背后指使的！"黄立德余怒未消。

刘闯惊讶道："您是说姓祁的是陈总……"

"祁三儿是个有名的棒槌，他要能看出朱仿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写！"黄立德想了想，说："你给陈汉书打个电话，叫他马上过来！"

第17节：大玩家(17)

陈汉书一溜小跑穿过天井，由于过于恐惧和紧张，在回廊台阶上绊了一跤，他还没进入房间就先叫了起来："立德……立德……我错了，你千万别怪我呀……"

黄立德已经站在门口等他，脸色铁青。

陈汉书见状更加胆战心惊，急忙上前抓住黄立德的手，苦苦哀求："立德……是我干的，是我干的，你听我解释……"

黄立德鄙夷地扫了他一眼，摇摇头，脸色稍缓，道："汉书，你这是干吗？"

"立德，我有我的苦衷，你要听我解释……"

黄立德说："好，我听你解释。"说完，转身回到办公室。陈汉书进来，像个犯人一样垂手而立。

"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后悔也没用了，坐吧。"黄立德一指沙发。

陈汉书如遇大赦，嘴里说着："好好……"

"……更何况你一点都不后悔！是不是？"黄立德瞥了他一眼。

陈汉书尴尬不已，只好低头不语。

"汉书，以前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没想到你有这么大胆子，几百万的东西都敢叫人去砸！"

陈汉书说："不是我胆子大，是我相信你的眼力。"

黄立德拍案而起，发怒道："相信我的眼力？我什么时候说过那是朱仿？！"

陈汉书偷瞧了黄立德一眼，说："是你的眼神告诉了我！"

黄立德气极而笑："呵呵！你还真是很会察言观色呢！"

"我有八九分的把握，还有一两分是赌！"

黄立德呵斥道："你这是赌命呢！"

"差不多吧，这两天我根本就没睡着！"

黄立德顿了顿，语气缓和下来，说："那个祁三也是个二五眼，他就不怕砸出事儿来？"

"我跟他签了生死合同！砸出事儿我兜着！"

"你给他什么好处了？"

"我答应帮他出货！"

黄立德惊讶不已："你疯了吧？他的货怎么出？都是开门的东西！当工艺品卖都没人要，你真是不计后果呀！"

"只能另想办法！"

黄立德愠怒道："你这么干的目的是干什么？"

"我要当总经理！以前我跟你提过的！只不过你没接碴儿。"陈汉书突然抬高了声音，望着黄立德认真地说。

"艺术总监的活儿多轻松，逍遥自在，你干吗非要自讨苦吃，非要去当总经理！累死累活的，根本就不是人干的差事！"黄

"你境界高，淡泊名利，无欲无求，可我做不到。艺术总监有职无权，什么都干不了！"

"那你还想干什么？"

陈汉书目光中露出希冀神色，"我……要是我当了总经理，肯定不会像老唐那么死板，一点灵活性都没有，大家跟着他干，只有吃糠咽菜的份儿，你说有哪家拍卖公司像安蒂克这样的？"

黄立德摇摇头："这恰恰是老唐有追求，要把安蒂克做成百年老字号。在眼下这个行当里，讲诚信，不拍假货，肯定是要苦一点，但是为了百年大计，也值得！"

陈汉书不以为然："什么百年大计，那都是扯淡的事儿，鬼才相信呢！老唐自己没本事挣钱，也不让大家发财！就拿我来说吧，也算是公司的元老了，可到头来连个针头线脑都没捞到！我看老唐他是无能加心理阴暗！"

黄立德说："你砸了东西有什么用，就能把老唐砸跑？！"

“真就是一锤子买卖！公司那边已经乱了套，这一壶够他老唐喝的，就算董事会不开他，他也没脸再干了，我太了解他的脾气了。”

“老唐走人就能轮到你？”

“他肯定会推荐我来接替，他跟我说过多次了。”

“汉书，我今天算是认清你了！”黄立德冷然望了陈汉书一眼。

陈汉书惶恐道：“立德，你千万别说这种话，我跟你可从来没耍过心眼儿，咱们有二十多年的交情了，我是真心拿你当朋友的。”

黄立德挖苦道：“你跟老唐的交情似乎还要深一点儿吧？”

“人跟人不能比，我对你是打心眼儿里佩服，老唐我从来就瞧不上他！”陈汉书语带不屑。

黄立德深深望了陈汉书一眼，说：“你非要往火坑里跳，我也拽不住。你将来有什么闪失，别怪我事先没提醒！”

第18节：大玩家(18)

“我不后悔！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，再不抓住，我这辈子就没指望了。”

黄立德叹口气：“你光顾了你自己，把我的计划全打乱了！”

陈汉书讶然：“你原来的计划是什么？”

“我的计划就是要找到朱伯勤！本来我是想等五彩大罐成交了以后，当着货主的面儿揭穿这是朱仿，他就不得不说出真正的货主是谁，有一点我可以肯定，东西肯定不是他的，没想到你中间插了一杠子，全给搅和了！”

“你干吗非要揪出朱伯勤，你跟他有多大的仇呀？”

“想找朱伯勤的可不单我一个人，朱仿的危害性，还不够明显吗？”

陈汉书想想说：“这事儿还有缓儿，我去给你打听，包在我身上。”

“你怎么打听？”

“把东西给人家砸了，就算是假的，也得按照合同赔偿。到时候我就能见到货主，旁敲侧击，说不定就能套出一点儿口风。”

黄立德不屑道：“做梦！”

董事会的气氛非常凝重，屋子里烟雾缭绕，董事长不停地抽着烟，四位董事各自生着闷气，显然是针对唐景明。

“依我看，就先说一下责任的问题吧。未经同意就把人家的东西给砸了，就算是假的，我们也得照价赔偿啊！三百万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这笔钱从哪儿出是个大问题。”杨董事开始率先发难。

唐景明说：“昨天的事我负全责，我会给货主一个交待，三百万的底价，由我个人承担。”

“唐总，不要赌气嘛，三百万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而且货主要现款，你有那么多钱吗？”陆董事说。

“回去我就卖房子。”唐景明语气十分坚定。陈汉书默然不语，静观事态发展。

“货主的赔款尚在其次，最起码有个明确的损失金额在那摆着。目前是公司怎么办，秋拍砸了，今年肯定是亏损的，亏多少，怎么办、出路在哪里？安蒂克生死存亡就在眼前！”

唐景明攥紧了拳头，突然起身：“我辞职，并且承担经济赔偿。”

大家都有些错愕，陈汉书依然不动声色。

“我反对！”董事长站起身，将烟蒂按在烟缸里，“安蒂克成立之初，唐总从文物研究所退休，是我几次三番的劝说才把他请到安蒂克来。现如今安蒂克虽然不是国内最大的、但一定是口碑最好的拍卖公司——这都是唐总的功劳。”

见董事长开了口，董事们不便再公开反对，都以沉默相对。

陈汉书似乎拿定主意，突然开口说道：“……董事长是个厚道人，公司一时间也离不开唐总。可出了事故，蒙受了损失，不能不了了之，总得有人负责呀！这次事故的主要责任人是业务员郑岩，是他打眼收了假货……”

唐景明一愣。

“——那就这么定了，辞退郑岩吧。”董事长立即响应。

“我不同意！”唐景明激动起来：“郑岩是业务骨干，安蒂克每年的任务有小一半是他完成的，说到贡献，郑岩对安蒂克的贡献是最大的！”

“安蒂克也没亏待郑岩呀——”有董事插话。

“唐总，大家都知道郑岩是你的人，可这种时候你不会护短吧？”杨董事话语里明显有些不悦。

“我们不能因为公司面临困境就毁了一个年轻人的前程！”唐景明依然坚持。

“唐总，您就不要再感情用事了！”

“这不是感情用事，这是做人的原则问题，我决不妥协！”

“景明！不要再说了，卖房子也不要再提了，赔款公司先行垫付，开除郑岩。就这样吧！”董事长做了最后决定。

“这可是天大的好事，公司以前可没这样对过谁。”牛董事揶揄道。

“我已经决定了！我辞职！”唐景明突然起身往外走：“希望我辞职以后你们不要再难为郑岩！还有，我会尽快把货款送来的。”

“唐总！”董事长急忙叫道。

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，郑岩不请自入。

“郑岩！”唐景明收住脚步。

第19节：大玩家(19)

郑岩不答话，环视众人，大家都错愕地看着他。

“诸位老总，这是董事会议，我本来是没有资格参加的。贸然闯进来只是为了说明情况，以免诸位做出错误的决定！”郑岩高声道。

“郑岩，董事会已经决定了，不会改变！”唐景明道。

“唐总请让我说完——安蒂克是按照唐总的理念打造的，在国内拍卖行中，像我们这样严格按照国际惯例操作的公司并不多，这意味着安蒂克有巨大的成长空间，迟早有一天她会成为国内最大、最好的拍卖公司，迟早有一天她在国际上有一席之地！”郑岩侃侃而谈。

董事长微微点头，其他董事有些不以为然。

郑岩不理会他们的反应，执意要把话说完，“我认为只有在唐总手里，安蒂克才有希望！我恳请诸位不要接受唐总的辞呈！”

陈汉书心里突然觉得很不是滋味。

董事长点头微笑，正待讲话，一名董事上前一步说：“秋拍失败、公司蒙受损失就不了了之了？”

“秋拍失败因我而起，拍品是我征集来的，打眼的责任在我，我辞职！”郑岩直视对方，冷静地道。

“郑岩！你不要胡闹！”唐景明高声喝止。

“我觉得郑岩说的有道理。”董事长把辞呈推到唐景明面前，“辞呈你收回吧。郑岩也不要走，安蒂克的困境大家要一起面对！”

郑岩态度坚定，摇头道：“董事长，公司出了事故一定得有人负责，不然怎么落实奖惩制度？今天我就正式离开公司，希望各位善待唐总，相信唐总，不为别的，只为给安蒂克留点希望！”

郑岩说完扬长而去，留下众人面面相觑。

郑岩回到大办公室，见有个女孩坐在他的座位上，正埋头看资料。

“对不起，请让一下。”郑岩随口说了句。

女孩抬头向他一笑，郑岩愣住了，竟是黄忆江。

“意外吧？”黄亿江笑语嫣然。

“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我来上班呀，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，我听说你是瓷杂部主管，就主动要求分到这边了，多多关照啊。”黄亿江冲郑岩狡黠一笑。

郑岩摇头：“可惜呀，咱们有缘无份，怕是做不成同事了，我刚辞职。”

黄忆江颇感意外：“辞职？不就是打眼收了件高仿，犯得着辞职吗？”

“这事跟你说不着。”郑岩无意解释。

“你走没关系，东西得留下。”

郑岩楞了一下，问：“这是你来上班的真实目的？”

“没错。我就是奔你的头来的。”黄亿江收起笑容。

“这话听着真叫一个不舒服。”

“我又不是说你的头，我是说你手上的头像。”

“那你得把话说清楚啊——”郑岩笑了笑，“不好意思，只能让你失望了。”

“爽快一点，你开个价！”黄忆江神色显得不耐。

郑岩故作认真地想了一下，竖起一根手指，严肃地道：“一百万”。

“你打劫呀！”黄江亿大叫起来。

“不要没关系，也不用这么大声。”郑岩淡淡地道。

“我是诚心想买。那么漂亮的的一个乐伎像，身首异处，你不觉得心疼吗？”黄亿江眼珠转了转，突然转换了另一种语气。

“我心疼。那你把身体给我。”

“哎，你也把话说清楚了，什么身体！”黄亿江脸上一红。

“好，你把另一半让给我，你干吗？”

“不干。”

“所以，我的头你也别惦记了。”

“不行，拿不到那个头像，我睡不着觉。”

“饭还得吃，觉还得睡，玩收藏最忌讳的就是心魔，你点道理你应该明白。”郑岩故作语重心长地道。

“轮不到你给我上课。”黄亿江撅起嘴。

“祝你工作愉快，我得走了，再见。”郑岩头也不回，径直离开了办公室。

“你这人怎么样呀，一点都不通情理！”黄亿江紧跟不放，一直追到门口，几个同事们不禁将眼光扫视过来。

第20节：大玩家(20)

“我知道，你是个完美主义者，我也是。其实这是中国古玩行的通病，人家古希腊的胜利女神像不也是缺个头吗？维纳斯俩胳膊都没了，不也是稀世珍品吗？就咱们中国古玩行特别讲究圆满、周全，其实没必要嘛，何必要求全责备呢！”郑岩无奈停下，但神色间一丁点都不为所动。

黄忆江嘴角一撇，道：“说大话不怕掉下巴，你不求全责备？你不是也想要我那一半？”

郑岩呵呵一笑，脸上神情十分坦诚：“是。”

黄忆江也笑起来，“说实话了？听清楚，我是为了追你才来这个公司的，你不给我，我就整天缠着你，你去哪儿我去哪儿，直到把你烦死为止，我能干得出来。”

郑岩一笑：“你简直不像是威胁。”正要说下去时，手机响了，郑岩一看来电显示，乐了，“喂……喂——你那边信号不好，重拨一次！”

“……夏海生同志回到人间了。”郑岩挂上电话，看了黄亿江一眼。

“夏海生？什么人物？”黄亿江讶然。

“我们瓷杂部的同仁，半个月前去外地看货，到现在也没回来，手机关机，没任何消息——不过他经常玩消失，我们已经习惯了。这个人有意思，跟他共事会很愉快，你可以见见他。”

黄忆江如堕五里云雾之中。郑岩的手机又响起来。

“喂——海生！你怎么回事？”郑岩突然愣了一下，叫道：“二十万？喂，你是还没睡醒的吧？大中午还说梦话？”

黄忆江听到这句话，疑惑地看着郑岩。郑岩自觉失态，忙转身走到窗口，在电话里交谈了很久，表情渐渐变得严峻。挂断电话后，郑岩思索了几分钟后，抬起头，看到黄忆江正狐疑地盯着自己。

“你还没走？”

“你们的夏海生同志好像遇到麻烦了？”黄亿江问。

“只是一点小麻烦，钱包被人偷了，没钱买机票。”

“嗯……买张机票要花二十万，坐航天飞机呀？”

郑岩一笑，没有作答。

黄立德走出院子大门，黄忆江的车已经停在外面，黄忆江在车内听着劲爆音乐，手舞足蹈。

黄立德上车，说：“吵死了，快把音乐关了。”

黄忆江关掉音乐。

“今天的工作怎么样？”黄立德问。

“不怎么样！”

“别跟我抱怨，这可是你自己哭着喊着要去安蒂克的！”

“大不了一拍屁股走人，才懒得抱怨呢。”

“又来了，你就不能踏踏实实干好一份工作？”黄立德有些不高兴。

“我只能遗憾地告诉您：我不能！”

“你，你还好意思这么理直气壮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又惹您老生气了，得了，这顿饭我请了。”黄江亿娇笑道。

“我是真的没话可说了。”黄立德无可奈何。

“那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”

“好好，不说了不说了，你想吃什么？”

“爆肚！”

“那你还是先送我回家吧，我不吃。”黄立德愁眉苦脸。

“上了我的贼车还想回家，您就老老实实呆着吧。”

“你说你一个挺现代的姑娘，怎么老喜欢吃那些东西嘛？”黄立德摇头不已。

黄江亿咯咯笑道："这还不都是你培养出来的？！小时候你可是三天两头带我吃爆肚卤煮。"

黄立德不觉沉默无言。

"说到这事儿，该轮到我教育你一回了，咱生活是好了，可也不能忘本不是？爆肚卤煮是什么，那可是咱们的革命传家宝，老同志，你走错路了，我得提醒你一句，再不回头可就危险了……"黄江亿突然老气横秋地道。

黄立德愣了一下，摆摆手："行了行了，说什么也轮不到你来教育我！让我陪你去也行，但有个条件。"

"可以满足你。"

"你跟郑岩到底怎么回事？"

"你怎么这么狗仔呀？"

"你说什么？什么狗仔？"

"狗仔就是娱记，狗仔的工作就是专门打听别人的隐私！"

"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，你不肯说，难道有什么不好说的吗？"

"有什么不好说的，好吧，好吧，这次就满足一下你的低级趣味，下不为例！"黄江亿想了想，开始回忆："那天，我去古玩市场闲逛……无意中走到一个地摊前，那个摊主的名字很怪，人家都叫他老憋，这个人也真够精明的，是个厉害的主儿……"

第21节：大玩家(21)

“当时他的摊位上有一件石刻，是一个正在击鼓起舞的乐伎，击鼓的指法幽默夸张，舞步轻盈富有韵律，线条流畅，精美绝伦。可惜头部缺失，有点美中不足。说实话我当场就想把它买下来。不过有一个小子已经跟他蘑菇上啦——这个人就是那个郑岩了。

“要说这个郑岩可真够磨叽的，两人一个要价八百，一个还价六百，为了两百块钱翻来覆去地折腾，你说跟一个练地摊的值得吗？我看不过眼，忍不住插了一句话，结果那老憋看本姑娘人好，赶着要将那个石像卖给我。没想到那郑岩反倒不依不饶，跟我较上劲了。好好的几百块的石像，被抬到三千块！不过最后郑岩自知理亏，悻悻然走了，那石像嘛，自然就归我了！还是人家老憋识时务，后来我向他一打听，姓郑的小子原来经常到他摊位上买东西。我问他为何肯把石像让给我，他说宁肯得罪人，可不能得罪钱啊……哈哈哈！”黄亿江说完，得意的一笑。

二人把车停在一家小吃店外，父女俩人下车。

“我听来听去，还是你的错，明明是你不讲规矩，强词夺理嘛？”黄立德摇摇头。

“还没完呢，刚才讲的是上集，还有下集呢。”

“噢？下集什么内容？”黄立德问。

“现在插播三十分钟广告，您先忍忍吧。等我吃饱了再说，我现在饿得没力气讲了。”黄亿江左顾右盼，眼光早已瞧进小店里面去了。

俩人走进小店，卫生条件极差，没有一副座头是干净的，伙计对顾客爱搭不理的，黄立德看得直皱眉头，不觉嘀咕道：“这儿的卫生条件可真不怎么样！”

“爸，这可是当年你最爱的爆肚店，你是真的一点印象都没了？还记得吗，小时候你带我来这儿，我是来一次哭一次。”黄亿江说。

黄立德脑海中浮现出当年的情景，脸上温情毕现。

“我想起来了，是呀，那时候你才这么高，扎两个小辫儿，噘着小嘴儿，一进门就哭，怎么哄都不成……”

“你还算有点良心，能想起来，这你得承认吧，那时候我真的很惨！”

“不过，小时候的你，比现在可爱多了！”

黄忆江一瞪眼：“成心给我添堵是不是？”

“小时候你虽然爱哭，可很乖很听话，哪像现在，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！”

“那你就该烧香烧香，该拜佛拜佛，求老天爷早点让我嫁了，你就解脱了。”

“嗯，我是得找机会去庙里烧柱香，像你现在这样，你想嫁，可问题是谁敢娶呀？！”黄立德笑道。

黄忆江冷笑：“哼哼，终于露出真面目了！好好好！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！吃完这顿饭，咱们就一拍两散！“

黄立德一笑：“傻丫头，怎么这么不经逗？”

“少来这套，说话算数。伙计，点菜！”黄亿江气呼呼地嚷道。

伙计来到近前。

“来两盘爆肚，一盘肚仁，一盘散丹，一盘肚领……”

“点这么多能吃得了吗？”

“散伙饭嘛，当然要丰盛一点！”

伙计下完单子，很快菜就上来了，父女俩吃起来。

黄忆江胡吃海塞，黄立德细嚼慢咽，似乎在回味过去。

“怎么样？味道还行吧？”黄亿江问。

“水平退步了好多，远不如以前的味道好。”

“不是人家退步了，是你的口味变了！”黄亿江淡淡说道。

黄立德心头一动，愣了一下，缓缓道：“你也吃得差不多了，赶紧讲下集的故事吧。”

“好吧……”黄亿江停下手里的动作，使劲将嘴里的东西咽了下去，“……几天后，我又去了那个地摊前……真是要多巧有多巧，在那我又遇到了姓郑的那小子！更巧的是，我在老憋的地摊上发现了上次被我抢回来的乐伎击鼓像残存的头像！我问那家伙头像给多少钱能卖，你猜他说什么？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不卖！”黄亿江气愤道：“他说不卖！给多少钱也不卖！我问他为啥，原来是姓郑的那小子早已订了！你说可气不可气！他净跟我抢！我叫他让给我，没想到这小子三下五除二，付了钱扭头就走，跑得比兔子还快！”

第22节：大玩家(22)

“上次你不是用高价把郑岩看重的石像给抢了吗？为什么这次不灵了？”

“是呀，我也问那摊主老憋，你猜他怎么说？他说：‘我是说过这话，可凡事无绝对。为了钱可以得罪人，一次还行，两次就不值了。’”黄亿江说到这里，又有些愤愤不平起来。

“哦？原来这样……”黄立德听罢，不觉若有所思，喃喃道：“这个老憋，宁肯得罪人，也不得罪钱……”

离开公司后，郑岩去银行取钱，将二十万现金放进背包，打的赶到车站，登上一辆开往中原某县市的长途客车。下车后，郑岩搭乘一辆乡村常见的三轮货车，一路颠簸着向前行驶，漫起阵阵尘土。

“那就是林家庄了。”车主将三轮车在路边停下，不远处山坳里有一个村庄，低矮的民居散落在山坡上下两端。

郑岩下车，背着包走下一道斜坡，向村庄走去。他穿过一片农田时，看到一座早已破败坍塌的祠堂，周围荒草丛生，郑岩从祠堂废墟旁走过，发现一块残碑半埋在土里，还有部分碑文依稀可辨。郑岩颇为好奇，蹲下身看了一会儿才起身离去。

郑岩一路找来，停在一座独门独户的农家院外，叩响门环。院门打开一条缝，露出一双凶巴巴的眼睛，审视郑岩。

“找谁？”

“我是郑岩……”

对方把门打开，打量了他一番，又警惕地探头往外张望了一下，才让郑岩进门。郑岩一进去，院门马上又被关上。

进门是前院，一棵高大的柿子树下，有一张石桌，有个中年人坐在桌旁。他四十多岁，面相憨厚老实，黑框眼镜，灰头土脸，一看就是那种常年走村串乡淘货的主。旁边的井台上，一个青壮农民正蹲在

那儿一门心思地磨一把大柴刀，郑岩进来，他也没有理会，开门的那个壮汉是他兄弟，回到院子，接着去看他磨刀霍霍。

中年人见郑岩进来，忙起身相迎，陪着笑脸，客客气气。

郑岩问："你是钱老板？"

"您抬举我了，我不是什么老板，叫我老钱就行了，您是郑岩郑先生？"那人说。

郑岩点点头。

"真叫您受累了，大老远的跑到这山沟沟里。"老钱要跟郑岩握手，郑岩没动，老钱颇为尴尬的坐下，也不生气。

郑岩把背包放到石桌上，石桌上摆着一个仿制的战国青铜簋，浑身披满翠绿的铜锈，但工艺粗糙拙劣，是那种常见的地摊货。郑岩扫了一眼赝品青铜簋，扭头盯着老钱。

"海生呢？"

老钱眨巴眨巴眼睛："别担心海生，他没事，好得很。钱带来了？"

郑岩拍了拍随身背着的背包，不露声色。

"好的好的，郑先生，我这可不是讹你，不信您看，我这儿有海生的欠条。"老钱显得十分谦恭客气，从兜里掏出一张欠条交给郑岩。

郑岩看了一下，果然是一张二十万的欠条，落款是海生。

"欠债还钱，没什么好说的，不过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你得跟我说清楚吧？"

"是是，是应该把话说清楚，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——我和海生算是半个朋友，去年在河南淘货时认识的。没想到这回又在这儿碰上了，我瞎忙活一场，没淘到像样的东西，海生撞了大运，淘到一件大货，可他带的钱不够，就管我借了点儿……"

"二十万可不是一点儿，他淘了什么大货，值这么多？"

老钱犹豫了一下，颇感为难地拍了拍石桌上那个赝品青铜簋，"喏，就是它……"

郑岩惊讶道："就这个破玩意儿？蒙谁呢？睁眼瞎都能看出这是假货！海生会出二十万？"

老钱说："刚才我没说完，就叫您打断了不是……"

郑岩怔了一下，说："好好，那你接着说……"

老钱说："唉，他收的那件是个真的，我亲眼所见，千真万确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，看着都眼红啊……"

"这么说，他是叫人给坑了？"

老钱叫起来："哟，您是内行啊，一听就明白了，没错，他叫人给掉了包。你说这事儿多丧气！海生吃了药，我很同情……"

第23节：大玩家(23)

郑岩忙道：“等等，这跟打眼吃药可是两码事儿，他这是被人下了套儿！”

“说的就是嘛，我叫他赶紧报案，找公安抓那几个骗子呀，可他死活不愿意，您说为什么呀？”老钱瞅着郑岩。

“行了，您就别揣着明白装糊涂了……”郑岩不快道。

老钱说：“我同情他，可他不同情我，做人忒不地道，当晚就想开溜，想叫我当这个冤大头，我没辙儿，只好把他扣了，叫他先把钱打到我帐上，我再放他走，只是没想到还叫您专门跑一趟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我一个字儿都没胡说！”

郑岩审视着对方，点了一根烟，顺手把烟盒扔在石桌上，“我不能光听你说，总得向海生对证一下吧？”

老钱点头：“行！我看您也是个实在人，我信得过您！”

郑岩指指院子里：“信不过也没什么，你那边不是磨着刀的吗？”

老钱：“您想哪儿去了，太多心了……走吧，我带你去见海生。”

郑岩背上包，跟老钱向后院走去。青壮兄弟站起身，拎着刚磨好的大柴刀跟了上去。

老钱带郑岩绕过大屋来到后面一个小院。

夏海生双手被吊在一棵树上，脚尖刚刚能沾地，俊朗的脸上满是沮丧。他一看到郑岩，既感到意外又十分惊喜。

“郑岩？！你，你怎么来了？”海生叫道。

三

郑岩没好气地说：“我还不是来给你送赎金！你以为谁乐意来这个鬼地方！”

“你把钱直接打给他们就行了，没想叫你跑这一趟。”

“那不成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要不我没法向世人交待！”

老钱挑起大拇指，说了句：“郑先生讲义气够朋友。”

海生愤怒地叫道："你少他妈装好人！"

老钱说："哎，你怎么骂人呐？"

"你黑了老子二十万，我就骂你怎么了？！"

老钱手一摊，说："你非要误会我，我也没办法。"这时青壮兄弟拎着大柴刀适时出现在他们身后。

郑岩说："老钱，先把人放了吧。"

"放人没问题，可您得想让我见到钱呐，咱得按规矩来不是？"

郑岩把背包从肩上卸下扔给老钱。老钱打开背包看到二十万现金，面露喜色，招手放人。

拎大柴刀的青壮农民走上前，挥刀砍断了绳索，放了海生。海生骂骂咧咧的揉着肿胀的手腕。

"郑先生您真够朋友，大老远的来一趟不容易，待会儿吃了饭再走啊。"老钱笑嘻嘻招呼道。

"滚！"海生愤怒呵斥。

老钱故作无辜地摇摇头，也不跟海生一般见识。他取出现金，把背包还给郑岩，跟两个喽罗要走，海生叫了一声："欠条！"

老钱回身把欠条交给郑岩，海生抢过来撕成碎片，老钱等三人离开。

郑岩责怪海生："这么明显的套儿你也钻？！你干什么吃的？"

海生呐呐着："我还不是叫那件东西给迷了眼！你是没亲眼看见，那件东西是真好啊！做梦都忘不了！"

郑岩摇摇头："我看你还没醒呢！"

"谁叫你不跟我一起来，要是咱俩一块儿，我能吃这个亏？！"海生嘟囔着。

"你还赖上我了？"郑岩哭笑不得。

"我最近手头紧，过阵子再还你钱……哎哟！"海生突然大叫一声，"差点忘了，我还有东西在他们手上呢！"说着，快步跑向前院。

刚到院里，就见老钱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从大屋出来，看来三个人是准备开溜了。

“把东西还我！”海生上前拽住老钱不让他走，郑岩随后跟了上来。

“什么东西呀？”老钱故作不知，身边那两个人推搡海生，但海生并不退让。

“少装蒜，就在你这个包里！我上了你们的套儿，也就认了，你要敢赖我的东西，我就跟你们拼了！”

郑岩疑惑问道：“到底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我这回收的东西，被他们扣了。”

“不就是几件破民窑嘛！谁稀罕呀，给你给你！”老钱卸下帆布包放到石桌上，他嫌那个赝品青铜簋碍事儿，叫身边那两个人给搬开。他从帆布包里取出三件瓷器，拆开包裹摆在石桌上，一只豇豆红釉胆瓶，一个青花盖罐，最后是一对粉彩“婴戏纹”小碗。

第24节：大玩家(24)

“拿去拿去，这种大路货能值几个钱？背着我都嫌沉！”老钱不耐烦地叫着，摆手招呼二人离去。

在一旁冷眼旁观的郑岩突然开口道：“说的也是，还带这些累赘干嘛……”突然上前一步，抄起豇豆红胆瓶，像扔手榴弹一样甩了出去，摔在墙上应声而碎。

海生和老钱都大吃一惊，海生急道：“你干吗呀？”

郑岩不答，又托起青花盖罐推铅球一般砸到墙上。海生见两件东西瞬间变成碎片，急得直跳脚，“郑岩！你疯了吧你？！”

“老钱说的没错，这种大路货背着都嫌沉……”

“大路货怎么了，好歹也是件东西呀！又不叫你背，干吗给我砸了呀？！”

郑岩又拿起其中一个“婴戏纹”小碗，海生生怕他再给砸了，急忙伸手去抢。郑岩把手一缩躲开。

“别紧张，这不能砸，我要把这对小碗给砸了，那我是真疯了！海生，其实这一趟你没白跑，赚大了！”

海生不解：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要没猜错，这对小碗叫你当成光绪民窑了吧？”

老钱在旁冷眼旁观。

“不是光绪民窑还能是什么？”

“我说你还欠吧，你老是不承认，你什么眼力呀？什么光绪民窑，这是嘉靖官窑啊！老大！差了二百多年呢！”

海生和老钱都大吃一惊，老钱喃喃道：“做梦吧？嘉靖官窑？！”

“老钱，有老马识途，也有老马失蹄。没想到像你这样的老江湖也打了眼啊……”郑岩不再多说，麻利地把一对小碗包好塞到背包里，望肩上一挎，招呼道：“海生，走了。”

老钱有些犯懵，憋得脸通红，汗都下来了。

“快走快走……”郑岩又紧着催促海生，拉上海生直奔大门口走去，老钱这才如梦初醒般追了上去，张开双臂挡在门口，舌头都不利索了。

“你，你们，不能走，不能走……”

“你这是干吗？”郑岩瞥了对方一眼。

“你要不说个明白，出不了这个门！”

“你还有啥不明白的？”

“那对小碗！”

郑岩笑笑：“那东西是你的吗？不是吧？那就跟你没啥关系了！”海生急于脱身，把老钱推到一旁。

老钱赶紧换了一幅谄媚的笑脸，讨好二人。

“别别，海生，郑老弟，别误会，有话好商量嘛……”

海生叫道：“跟你商量不着”！

郑岩说：“老钱，都是在外面混得，咱可不能坏了规矩！”

“是是，规矩我懂，两位先别急着走，我还有话说……”老钱生拉硬拽把二人拖回石桌旁。

“郑老弟，您让我再看看那对碗？”老钱满脸堆笑。

“没这规矩。”郑岩语气生硬。

老钱脸色一变：“不给面子是吧？！别逼我坏了规矩！”

“哟！耍三青子是不是？就是不给你面子！怎么着？！”海生双眼一翻，态度十分强硬。

“你想干吗？老实点！”旁边的青壮农民嚷道。

老钱赶紧制止这两个喽罗，语气顿时软了下来：“海生，海生，东西是你的！我又赖不走！就让我再瞄一眼吧！”

郑岩说：“你不是都看好几天了吗？”

“不是没看清楚吗，再让我看看……”

郑岩扫了海生一眼，商量说：“那就再给他看一眼，别给憋出毛病来……”不等海生同意，便打开背包，取出那只碗递给老钱。

老钱如获至宝，双手捧着碗，坐下看了起来，仔仔细细看了小半天，抬头盯着郑岩：“郑老弟，你蒙我的吧？说一千道一万，要真是嘉靖官窑，不能没有款儿呀？！”

“老钱呐，你是个老江湖，常年走村串乡，见多识广，眼力没太大问题，可学问还是差了点儿，这你总得承认吧？”郑岩轻蔑一笑。

“啊啊，我是没怎么念好书……”

“那我给你普及一点儿官窑的常识，并不是所有官窑都带底款儿。”郑岩笑了笑。

“为啥呀？”

“皇上赏赐大臣的东西，有些就不落款儿，还有些官窑瓷含义特殊，也没有底款儿……”

第25节：大玩家(25)

“你的意思是，这对碗是赏器？”

“不光是赏器，还有特殊含义……”

“有什么特殊含义？”

“这是什么纹饰？”郑岩指着小碗上的图案，问道。

“婴戏图呀？”老钱一脸疑惑。

“你知道“婴戏图”怎么来的吗？“

“我还真说不好。”

郑岩眨眨眼：“那我就跟你盘道盘道，这“婴戏图”纹始创于宣德年间，兴盛于成化，嘉靖登基以后，求子心切，下令御窑厂烧制了一批“婴戏图”纹官窑瓷，含有子孙满堂，富贵吉祥的寓意。宫里用的，肯定都带款儿，那没得说。可这对是赏赐大臣的，所以没落款儿。你看这器型，端庄大气，胎质细密，弹之有金玉之声，釉色丰腴肥润，纹饰的笔意流畅，不落俗套，民窑能烧出这种上等货色？你们再看这底足，也是挂了釉的，宫里的家具都是紫檀黄花梨的，要是露着胎，桌面还不都给刮花了，这也是区分官窑民窑的小窍门儿，只有皇家御用的器物才这么细致入微。“

听郑岩这么一说，老钱越看越像那么回事儿，眼睛都看直了。

“不过……”郑岩拖长声音。

老钱急切地问：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我就是挺纳闷，这地界儿天高皇帝远的，距离明代御窑厂少说也有几千里路，怎么会出现这种官窑器？”郑岩满脸困惑。

“那我告诉你吧——这儿叫林家庄，明朝出过一个大人物，当过嘉靖皇上的老师，七十岁告老还乡，荣归故里，这对碗八成就是皇上的赏赐！”老钱像是突然想到什么，急急说道。

“老钱，你没编故事吧？这可是老掉牙的段子了，蒙不了人。”郑岩故作疑惑。

“他俩都姓林，不信你问他们。”老钱一直旁边的二人。

“我们先祖就是林阁老！中过状元，当过大明朝的宰相！”青壮农民接口道。

“要这么说就对上了！”郑岩把碗从老钱手里拿回来，包好又塞到背包里，“天不早了，我们得赶紧走了。”

“不行！你们不能走！要走也得东西留下再走！”老钱赶紧阻拦。

郑岩把背包拎在手里，“老钱，你想硬吃是吧？信不信我把包往树上一摔，可就剩瓷片儿了？”

老钱急忙摆手阻止，“郑老弟，别冲动，千万别冲动，我没那意思！”

“那你什么意思呀？”

“我买！我买这对碗行不行？”

“我们哥俩都是拍卖行的，不愁卖不出去！也不愁卖不上好价钱！不是我小瞧你，我是怕你出不了这个价儿！”

“你要多少钱？”

郑岩故意顿了顿，说：“一个一百万，这一对嘛，少了三百万，免谈！”

老钱从帆布包里掏出郑岩那二十万现金，狠狠地拍在石桌上，“就二十万！多一大子儿都没有！”

海生愤然道：“你捡漏呢？！”

“我老钱不是那种不讲理的人，可事到如今，我啥也顾不上了！今天要让你们把东西带出这个门，我准会吊死在这棵树上！我把话撂这儿了，你们自己掂量吧！”老钱手往腰上一叉，摆出一副无赖的样子。

青壮农民一推兄弟，“老三，砍刀在厨房，你去拿！”兄弟答应一声就要往厨房跑，郑岩赶紧拉住他，假装胆怯：“兄弟！你别去了，好商量，好商量！”

海生不忿，叫道：“郑岩，你别拦着，叫他去拿！我把脖子伸给他，叫他们砍！”

“海生，东西是身外之物，命是自己的！老钱，你不仗义！我看你是个实在人，才漏了底，没想到你跟我来这一手？！”郑岩赶紧拉拉海生的袖子。

老钱赔笑：“郑老弟，这回对不住了，我欠你个人情，下回我一定给你补上！”说着，把两捆钞票塞到郑岩怀里，夺下郑岩的背包，掏出那一对小碗，抱在怀里。海生要去抢，老钱闪到一旁，嘴里叫着：“送客！送客！。”那对兄弟挡在海生面前瞪着眼道：“你们要不想走，我就拿大砍刀送你们走！”

“海生，谁叫咱们看错了人！认栽吧？”郑岩把钱装进背包，拉扯极不情愿满脸怒容的海生走出院子！

第26节：大玩家(26)

二人走出院子，海生又急又怒，不肯善罢甘休，责怪道：“你怕什么？我跟他们拚了！不能便宜了那帮杂碎！”

“你怎么回事儿？趁老钱还犯迷糊，还不赶紧走？！”郑岩紧紧盯着海生。

海生愣了一下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什么意思能在这儿说吗？！”郑岩拉着海生匆匆穿过农田，一路来到那座祠堂废墟上。

海生气呼呼问：“那对小碗到底是不是官窑？”

“你见过没落底款的官窑吗？”

“没见过。”

“听说过吗？”

海生稍加沉思“刚才听你说过，以前没听说过。”

“我也没听说过……”

“啊？！你是在做戏？”海生瞪大了眼珠。

郑岩吁了口气，说：“这回我总算知道什么叫硬着头皮了！”

“可我当时怎么就信了呢？！”海生一拍大腿。

郑岩白了海生一眼：“你跟老钱一样，有心魔才会信以为真！”

“可是你说的也太逼真了！连姓钱的老狐狸都上当了！”海生不禁叹服。

“这也多亏了林阁老帮忙。”

“什么嘉靖的老师？你好像早就知道有这么档子事儿，故意勾着老钱说出来的？”

“我也是来的时候才知道的，你自己看吧。”郑岩带海生来到那块残碑前，指给他看。海生蹲下身仔细看了一下依稀可辨的碑文，恍然大悟，叫道：“郑岩，我真没看出来，你还有这个本事，你下得那叫死套儿，比姓钱的更绝！”

“得了吧！你都想明白，没准他也想明白了，赶紧撤吧！”两人快速穿过农田，翻过一道壕沟，奔向前方的土马路。

当晚，二人赶到县城的一家小餐馆。

海生狼吞虎咽，只顾往嘴里塞东西，都没空跟郑岩说话，很快便把桌上的所有食物酒水一扫而光。

海生抹着嘴，看了看郑岩，问：“……你真的不想再回公司来？”

“不想。”

海生不信：“别逗了，我还不了解你。姓祁的老混蛋，我不给他点颜色，是后娘养的。”

郑岩正色道：“你别胡来。”

“我不胡来，就是给他点颜色，顺便把他背后的黑手给揪出来！”

“背后黑手？”

海生看了郑岩一眼：“你在古玩行混了那么久，就没听说过这个祁三爷？”

郑岩认真地说：“没有。”

“你真是跟个瞎子没两样。姓祁的有个外号叫清洁大队长！这几年，每个星期都要去旧货市场大扫荡……摊主没一个不欢迎他。据说他这几年光收东西，至少砸进去上千万，如今债台高筑，穷疯了。像他这样的顶级大棒槌，把眼看瞎了，也看不出那个五彩大罐——背后肯定另有高手在指点。”海生肯定地说。

“我也这么想，可是搞不清楚是谁。”

“揪出幕后黑手，一切都清楚了。”

“你有把握？”

“看我的手段！”

“哦，公司来了个新人，分到瓷杂部了，是个大美女。”郑岩转过话题。

海生眼睛一亮：“哦，打字公主？”

“什么打字公主，她的眼力绝不比你差。你知道他爸是谁？”郑岩说。

“谁？”

“黄立德。”

“乖乖，黄大佬的千金。”海生吃了一惊。

“这女的心气儿高，呆不住——你最好能把她留住。”郑岩冲海生意味深长地示意，海生会意一笑，说：“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！回头给我引见一下。”

黄立德在天井里专心致志地修剪盆栽。陈汉书垂头丧气地来的走进来，满身酒气。

黄立德抬头扫了他一眼，闻到他身上的酒气，惊讶道：“你怎么喝成这样？”

“立德，前功尽弃，前功尽弃了呀……”陈汉书意态消沉：“唐景明还当他的总经理，根本就没我什么事儿！”

黄立德摆手阻止道：“进屋说话吧。”

黄立德洗了手和陈汉书回到办公室，泡了杯茶放在他的面前，陈汉书不停地唉声叹气。

黄立德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本来，唐景明铁定会走人，没想到，郑岩突然冲进来搅局，结果，郑岩被开了，唐景明反倒留了下来。这一定是他们事先合计好的，丢车保帅！你得赶紧帮我想个对策，拿个主意，现在我脑子里全都是糨糊，什么都想不明白了！”陈汉书叹了口气：“立德，我想明白了，这件事儿我一个人肯定办不成，你得帮我！”

第27节：大玩家(27)

黄立德连连摇手："这忙我帮不了。"

"你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，我保证答应你！"

黄立德不快道："汉书，你越说越离谱了。"

"立德，我可是把心窝子都掏出来了，看在咱们十几年的交情上，你不能坐视不救啊！"

"汉书，你这是强人所难嘛！"

"你帮我这一次，事成之后，我再也不给你添麻烦了。开场锣我也敲响了，总得把这出戏唱完不是？"

黄立德无奈，叹道："唉，我看你真是中魔障了！"

"这事儿我要干不成，这辈子就白活了！"陈汉书神色颓唐，愤愤地说："这是他们搞的阴谋诡计……"

黄立德白了他一眼："你还好意思说人家搞阴谋诡计？"

顿了顿，问道："你们的秋拍还上吗？"黄立德问道。

"取消了……董事会决定，跟明年的春拍合并。"

"你是不是已经准备好，要在春拍接着做文章？"

"有什么文章可做？"

"我怎么知道！"

陈汉书一脸失望，黄立德想了想，突然问："这回秋拍的指标是多少？"

"一个亿啊。"

"那明年春拍呢？"

"也差不多这个数……"

"你们公司也真是不长进，你看人别的公司，指标恨不能一年翻一番，哪像你们公司老是在原地打转儿……"

陈汉书恍然大悟："对呀……你倒是提醒我了！哎！这主意不错呀……"

黄立德忙道：”打住，你爱打什么主意那是你的事儿，我没兴趣，别跟我说！”

陈汉书连连点头：“我懂，我懂。”

“赔款的事儿怎么样了？”

“哦……我正要跟你说呢。货主没来，把钱打到他账户上了。你放心，下回他再出货，我亲自去看，一定能问个清楚！”

黄立德喝了一杯茶，就像根本没听到。

郑岩回到舅舅郑万春家，开门进来，郑万春正坐在客厅喝茶看电视，厨房传来炒菜的声响。

“回来了郑岩？”郑万春叫了他一声。

郑岩把存折交给郑万春，“舅，存折里的钱我没动。”

“那你用什么交得首付呀？”郑万春讶道。

“啊……我刚领了一笔提成，差不多就够了。”郑岩放下存折，朝自己房间走去。

房间有十几平米，像个微型的瓷片博物馆。里面放满了青花、彩瓷，青瓷，高古瓷的残片，至少有几百片。其中有一组石刻群像也极为显眼，二十几件汉代石刻，有佛像，菩萨像，乐舞伎像，供养人像，造型各异，工艺精湛，显示了极高的雕刻造诣。黄忆江一直追逐的那个头像也在其中。

郑岩随手拿起那只头像把玩了片刻，出了房门回到大厅。

电视上正在播出一档鉴宝节目，郑万春边看着电视边倒水泡茶，见郑岩出来，给他倒了一杯茶。

“舅，今天没去修车店？”郑岩问。

“嗯，最近不忙，我也懒得过去。”

“郑岩，吃饭吧。”郑婶端出饭菜摆在桌上。

“舅，吃饭。”

郑万春答应一声坐到饭桌旁，眼睛却还盯着电视。

郑婶问：“定金交了吗？”

“交了。”

“郑岩没用折子里的钱，他刚领了一笔提成。”郑万春回头插了一句。

“那就存着吧，等他结婚的时候再花。”

“舅妈，你们别为钱的事儿操心了，我自己能挣出来。”

郑万春放下电视，看着郑岩说：“我听说你们这一行来钱挺容易的，有的才干了一两年，就住上大别墅了。你都干了七八年了，买套房子还按揭，这差距也忒大了点，是不是跟你们那个公司有关系呀？”

郑岩稍稍犹豫：“嗯，是有些关系……”

“实在不成你跳槽算了，树挪死，人挪活，换个环境说不定就发大财了。”

郑婶白了他一眼：“你少出馊主意吧！唐总对郑岩可不错，人要知恩图报，不能钻到钱眼里。”

郑岩笑道：“舅妈说的对。”

“郑岩，买了房，就该办婚事儿吧？”郑婶问。

郑岩愣了一下：“啊……等房子下来再说。”

第28节：大玩家(28)

“丽音现在成了一个人，最怕孤单，你可要多花点时间陪陪她。”

“我知道，就算不见面也经常打电话。”

“那就好。”郑婶起身又去厨房。

郑万春小声道：“郑岩……”挤眉弄眼，做了个鬼脸。

“什么？”

郑万春压低声音：“我又淘了一个宝贝！给你看看！”

郑万春走到房间角落打开一只柜子的柜门，里面是一只青花花瓶。

郑岩老远一看，没表态。

“嗨，你怎么不吭气儿？人家告诉我这叫——元青花！”

郑岩问：“你出了什么价？”

“二百——怎么样？”

郑岩用手比划，“要是真的，值一千二百……万！”

郑万春一听疯了，立马死抱着瓶子不撒手，低声惊呼道：“一千二百万？就这么一个破花瓶，值一千多万？！”

“要真是元青花，能值这个价。”郑岩认真地说。

“要是假的呢？”

“要是假的，能买两斤萝卜。”

郑婶端着一只汤盆走出来。“来了——萝卜汤！”

郑岩挥手示意，郑万春忙将瓶子藏进柜子。

“舅妈，您可真疼我——我最爱喝羊肉萝卜汤！”郑岩笑得开了花。

郑万春起身苦笑，脸上表情怪异，弄得郑婶浑然摸不着头脑。

第二天上午，郑岩去医院矫形科门诊室找丽音。佟丽音正跟一个性感漂亮的女孩商谈整容方案。

她一眼看到郑岩，说：“等我一会儿，马上就好了。”

郑岩应了声，女孩起身跟佟丽音道别，走出门诊。

郑岩说：“这女孩挺漂亮的，不会也是人造美女吧？”

佟丽音说：“百分之百的是。”

郑岩慨叹：“你们才是真正的作假高手，要放在古玩行，所有的专家都会打眼。”

佟丽音不悦地说：“别在我面前提古玩，拐弯抹角的也不行。”

郑岩解释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是有感而发。”

“那也不行，我听到这两个字心里就别扭！”

“好好，我不提就是了，你帮我洗洗牙吧！”

“来吧！”佟丽音将郑岩带到隔壁的诊疗室，让他躺下，摆开洗牙的工具，换了一个新钻头，准备清洗郑岩的牙齿。

佟丽音看了一眼郑岩的牙齿，说：“你这颗智齿长得差不多了，该拔掉了。”

“我听说拔牙会损害记忆。”

“瞎说，跟本没有科学依据。”

“现在也不疼了，还是别拔了。”

佟丽音瞪眼：“必须得拔，它会影响你的牙型。”

“好好，听你的，拔掉。不过今天就算了，改天吧。”郑岩松动口风，佟丽音脸上露出笑容。

“丽音，有件事儿要告诉你……”郑岩突然说道。

“好事儿还是坏事儿？”

“对你来说是件好事儿，对我嘛，不好也不坏……”

“哦？你是想让我猜猜看？”佟丽音停下手里的动作，问。

“没什么好猜的，我离开公司了……”

佟丽音惊喜道：“你辞职了？”

“不是……我被开除了！”

佟丽音吓了一跳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……我收了一件假……算了，不跟你具体说了，反正是我犯了错，被扫地出门。”郑岩道。

佟丽音沉默片刻，说：“这不是件什么好事儿。”

郑岩说：“你不是希望我改行吗？我还以为你会高兴呢。”

“但不是以这种方式！”佟丽音开始给郑岩洗牙。

洗完牙后，郑岩又去了公司，门口碰到黄亿江，二人走进办公室，里面一个人也没有。

黄忆江诧异：“怎么一个人都没有？”

“都，都外出办业务去了——我，我站完最后一班岗就跟大伙儿拜拜了。”郑岩说话直捂嘴巴。

黄忆江瞅着郑岩说：“你怎么回事儿？牙疼？”

“刚洗了一次牙，不敢张嘴。”

“你走了，我也没必要留下了。”黄亿江说。

“想来就来，说走就走，你不怕伤了唐总和陈总的心？”

“这都是你给我出的难题。你要不走，我还能干一阵子。”黄亿江一屁股坐在办公桌上。

第29节：大玩家(29)

“既来之则安之，公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，我走了，正好空出一个位子给你……”郑岩不停地倒吸凉气，说话挺费劲儿。

“谁稀罕你的位子。”

“我带你去看一批货。”郑岩说。

“你都辞职了还看什么货？”

“约好的客户，不去不合适，就算是为公司发挥一点余热吧！”

“瞧你说话都费劲儿，能行吗？”黄亿江盯着郑岩的嘴巴。

“没事儿，就是觉得一口牙都掉光了，说话直漏风。”郑岩捂着腮帮子一乐。

二人赶到郑岩早已约好的客户家，主人林先生取出一套古籍和几件瓷器放在桌上。

郑岩逐一拿起几件瓷器，认真鉴别，黄忆江站在旁边关注着郑岩的一举一动。

“林先生，这几件瓷器就别上了，恐怕不好卖。”郑岩简短地说。黄忆江在旁暗暗点头。

林先生皱起眉头，说：“你这样说，那就是不对了？”

“说实话，我看着新，您要不放心，再找别的专家看一下。”郑岩微微一笑。

林先生摆手：“不用了，我找专家看过。这次拿出来，就是请你们再过一眼，确定一下——那这套书呢？是不是宋版？”

郑岩扭头看着黄忆江：“黄老师，您觉得怎么样？”

林先生不明就里，颇感纳闷：“这位黄小姐是——？”

“哦，她是我们公司的大拿。”

林先生愕然：“还真没看出来，这么年轻……”

“林先生，这套书你是不是也找专家看过？”黄亿江瞥了一眼桌上的古籍。

“是的，专家说是南宋珂罗版。”

黄忆江口气很肯定地说：“这是清末民初的仿本，不是宋版。”

林先生心里有点不大信服，呐呐道：“可这明明是宋版嘛？还有好几个元明的藏书章。“

黄忆江转头四顾，郑岩赶紧把一只放大镜递给黄忆江，黄忆江嘴角浮现一丝微笑。谢了一声，接过放大镜给林先生指出作伪的痕迹，“这种作伪手法叫‘景宋’，就是影照宋版重新刻印，属于宋版书的复制品……这些藏书章都是假的，后补上去的……这套书的作伪特征比较明显，不是很难鉴别。你要还不信，可以去测一下纸的年代。”

郑岩侧目看着墙上的字画，耳中听着黄忆江的点评。

“郑先生，您怎么看？”林先生还有些不放心。

“我完全同意黄老师的看法。”

“我明白了……真是不好意思，东西都不对，还麻烦你们专门跑一趟。”林先生终于确信。

“千万别这么说，这是应该的。您下回还有东西出手，可以随时打电话给安蒂克公司的黄小姐。”

二人离开林家，并肩朝汽车走去。

黄忆江说：“该下岗了？”

“是啊……”郑岩轻轻一叹。

黄忆江侧目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恋恋不舍？”

“就是不放心唐总——”

“其实没什么可留恋的——还是那句话，我出高价，你把头像给我。”

郑岩摇摇头：“等我心情好一点儿再说吧。”

黄忆江看看郑岩，说：“心情不好——也难怪，康熙五彩事件轰动了古玩界，不用说，你是钻进人家设的局了。”

“你也这么看？”郑岩转过头来。

“我爸总跟我说，古玩行水很深，奸诈小人处处皆是，防不胜防。”

郑岩不语，黄忆江瞪了他一眼：“不服气？”

“海生说他有办法揪出设局的幕后黑手。”郑岩回过头。

“海生？我倒是真想见见这位能人。”黄亿江顿时来了兴趣。

张老今天心情不错，他今年七十岁开外，鹤发童颜，精神矍铄，目光锐利。早上约了黄立德来谈事情，张老一早就在书房等候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刘闯送黄立德过来。老张一面便说：“立德，你这个大忙人，这么久都不来看我，把我这个糟老头子给忘了吧?

“张老，你这么说可是冤枉我了，我那次不是随传随到，一次可都没敢耽搁。”黄立德故作委屈。

“呵呵，你总是这么谦虚，我还不知道你，这一般人也请不动你这尊佛，你能给我几分面子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张老指指书房内的沙发。

第30节：大玩家(30)

“谁要不给您面子，那就是不给自己面子，这点道理我还能不明白？”黄立德坐下，顺势取出带来的锦盒。

“你这是抬举老朽了，这次来又带什么好东西了？”张老目光如电，立刻望向黄立德手里的盒子。

黄立德打开锦盒，取出一把紫砂壶放在张老面前。张老眼睛一亮，拿起紫砂壶兴致勃勃地把玩起来。

“没错，没错，这就是我要找的那把壶，还是你有路子，真就帮我淘换来了。”

“我看着没什么问题，您再仔细瞧瞧。”黄立德十分谦逊。

“你拿来的东西，还用得着再瞧？什么价儿？”张老显得很高兴，连连摆手。

“您拿去玩吧，就一把小泥壶，叫我怎么开价儿？”

张老一瞪眼：“怎么？是不是你也想要，舍不得匀给我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这说哪儿去了，这把壶就是专门帮您找的。”

“那你的意思是？”

“是这样，我正好有点事儿，想劳您帮个忙。”

“你的忙我是一定要帮的，不过，壶我也不能白要。你先说你的事儿。”

黄立德说：“帮我找个人。”

“找什么人？”

“朱伯勤！”

张老愣了一下：“朱伯勤？！这个人不是早就死了吗？”

黄立德：“如果他真的死了，我就不来麻烦您了！”

“哦？要是你说一个人没死，那他一定还活着……小事一桩，我帮你打听打听就是了……”

黄立德离开张家别墅，走进停车场，片刻后车子启动。

张老无声地出现在书房窗口，他目送黄立德上车离去，眼中露出凶光，如鹰隼盯上了一只猎物。

郑岩和黄忆江坐在一家临街的咖啡店里，靠着窗户，能看到外面的街道。

“海生马上就到。”

黄忆江端详着郑岩，突然说：“如果你乐意，我可以介绍你去我爸的公司。”

郑岩慢慢喝了口咖啡，摇摇头：“谢谢你的一番好意，我知道你老爸的江湖地位和水平，能跟他做，一定很有前途。不过，我已经决定改行了。”

“改行？不至于吧？为什么？”黄忆江吃惊问道。

“为了我女朋友。”

“女朋友？”黄忆江感到意外，追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她讨厌古玩这东西——不是一般的讨厌。”

这时，一辆加长皮顶林肯轿车停在咖啡店外。车门开了，身穿标准制服的司机下了车，训练有素地打开后车门。一个白西装、白皮鞋、带着墨镜，俨然富豪子弟打扮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，风度翩翩地走进咖啡店。

郑岩差点没将嘴里的咖啡喷出来，他一眼认出这个人不是别人，正是夏海生。

“他来了……”郑岩指了指黄亿江的后面。

“在哪儿？”黄忆江回头看去，眼神疑惑地停在夏海生的身上：“海生？”

“我晕！这是人的打扮吗？”黄忆江摇着头。

海生来到二人桌前，俨然一副绅士样，微微弯腰道：“黄忆江小姐，您好，鄙人海生，久慕小姐芳名，相见恨晚。”

黄忆江瞪着郑岩道：“郑岩，你搞什么名堂？”

“黄小姐，鄙人如有冒犯，请多多包涵。”海生深深一躬。

“海生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快坐下吧，真把黄小姐惹急了，小心她拿杯子砸你。”郑岩递了个眼色给海生。

海生坐下，全身顿时松懈下来，问：“怎么样？还行吧？”

郑岩上下打量着海生说：““你哪儿弄的这身行头，皮顶林肯，还带司机？”

“租的。”

黄忆江忍不住一笑，郑岩忙说：“忆江，正式介绍一下，这就是海生。瓷杂部的骨干成员。前一阵子到火星去捡漏儿，刚坐航天飞机回来。”

海生冲黄忆江文雅地一笑，说：“刚才是出洋相，逗你们开心。”

黄忆江不解道：“你干嘛这身打扮？”

“因为我要去见祁三爷。”海生答道。

“揪出他背后的黑手！”郑岩紧接了一句。

祁三爷这几天感觉很不对路，虽然那日砸了唐景明的场子，可自己也没捞什么好。手头压了一大堆东西，就是销不出去。眼看着就快没饭吃了。思来想去，他突然想到了陈汉书。

第31节：大玩家(31)

祁三爷坐在陈汉书对面，不停地擦着汗，焦虑不安。陈汉书气定神闲，显得很老道。

“……老祁，我已经在尽力帮你了。那家公司本来不想接你的货，是我卖了老脸他们才答应的——条件已经相当不错了！”

祁三爷一脸的沮丧：“倒二八开，我只能拿二，我连本都回不来！”

陈汉书苦口婆心地劝解道：“这不是能帮你解燃眉之急嘛，先回了本，还可以从头再来嘛……”

“我！我那可都是货真价实的国宝！”

陈汉书嘲讽地微笑：“国宝？那你直接送一车给故宫博物院算了！”

“您在跟那边好好说说，四六开行不行？”祁三爷哀求着。

陈汉书不耐烦地说：“老祁，你知足吧，你别以为你帮了我多大的忙，我换个别人一样能干。“

祁三爷懊丧至极，咬牙道：“行！就这么着吧！我他妈认了！”

辞别陈汉书，祁三爷回到家，马仔迎上来开门，叫了声：“三爷您回来了？”

祁三爷怒冲冲地拿出一棵卷烟。马仔上前把烟点上。祁三爷大口大口的抽烟。

“妈的陈汉书——想涮老子？！”祁三爷骂道。

“三爷，刚才讨债的来过了，我刚把他们打发走。”马仔说：“他们说三天以后还来，到时候就不，不一样了。”

“怎么个不一样法？”祁三爷一火，眼珠子圆了。

“不知道，他们没说……”马仔跟在祁三爷身后，突然低声道：“三爷，我老家出了点事，我得回去看看……”

祁三爷一听更是火不打一处来。

“树倒猢狲散是不是？墙倒众人推是不是？连你也想拆我的台？！三爷阔的时候你跟着吃香喝辣，现在不济了你又想跑？昧良心的东西！”

马仔并不惧怕，辩解道：“三爷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是人总得吃饭不是？”

“滚吧！滚吧！养不熟的狗留你也没用！”祁三爷挥手。

马仔站着不动。

“怎么还不快滚？”

“三爷，咱们三个月没开支了，我还有三个月的薪水没领……”

“你！爷现在没钱！”祁三爷差点被噎死，愤愤然地走进卧室。刚在床上躺下，还没来得及闭上眼，马仔就开门走了进来，说：“三爷，有客人来访。”

祁三爷恼火道：“什么狗屁客人——说我不在！”

“客人好像来头不小，坐加长林肯来的，说是从泰国来，开银行的，要看您的东西。”

祁三爷一愣：“泰国来的，开银行的？是真的？”

“您见见不就知道了吗？”马仔说。

祁三爷稍加思忖，“请他进来吧。”说着，走出卧室，在客厅沙发上坐下。

马仔引海生进来，司机立在门口不动，海生还是那副绅士打扮，一见面便操着一口蹩脚的普通话说：“祁先生你好！鄙姓莫，冒昧打扰，不好意思！”

见海生这样的打扮举止，祁三爷心里立刻便暗信了三分，“莫先生您好，请坐，请坐！”冲马仔一瞪眼道：“看茶！”

马仔有些不满地走了。

祁三爷问：“莫先生从哪里来？有什么指教啊？”

海生没有坐只是巡看祁三爷架上的古董，闻言缓缓转身，淡淡地说：“指教不敢当，不敢当。我从泰国来，是专程拜访祁先生，向祁先

生请教的！”

“莫先生雅好古玩？”

“随便玩玩，只是眼力不济，想请个专家掌掌眼。”

祁三爷不卑不亢地问道：“国内的鉴定大家多的是，莫先生怎么就找到我了呢？

海生目光紧紧凝注着祁三爷，缓缓说道：“祁先生那惊世一锤已经让您蜚声海内外了，您这一锤，既展示了您的眼力、魄力，更表现了您疾恶如仇、不苟同流俗的情怀。实话实说，我就是冲着这一锤找到您的。我正在筹建一个中华文化博物馆，想藏尽天下精品，所以需要采购大量的古玩……”

祁三爷一指架上的古玩，说：“我这儿藏品不少，也有些重器。”

“祁先生的货一定是没有问题的，您若愿意出让我一定悉数收下！”海生显得十分爽快。

第32节：大玩家(32)

祁三爷掩饰着内心的激动，连连道："好说，好说。"

"不但这样，我还想请祁先生帮我筹建博物馆，收集藏品展品的事就全部委托祁先生了，我会支付不菲的顾问费。"

祁三爷点头不已："好说好说——莫先生不想仔细看看我的藏品吗？"

海生十分大度，洒脱地道："不必了，祁先生的东西肯定是对的。我还有事，告辞了。明天中午凯燕大酒店见，我们详细谈谈后面的合作！"

祁三爷终于露出激动神情，语声中微微颤抖起来，连连道："好！好！"

海生带着司机大步往外便走，祁三爷领着马仔恭恭敬敬将他们送出大门口。

司机拉开车门，海生上了车，超长林肯缓缓启动，终于远去了。

祁三爷收回眼神，瞟了马仔一眼，突然拉长声音说："我这就给你结了三个月的工钱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"

马仔涎着脸说："我跟三爷混饭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三爷正困难的时候走我还是个人吗？刚才我说那话也就是想试试您老对小的的感情，我不走，打死我也不走！"

祁三爷"哼"了一声，骂道："你他妈真不是东西！回家！"

第二天一早，祁三爷果然到了酒店。他来到总统套房门口，小心地敲门。

门开了，海生请来的司机将祁三爷让进房间。

祁三爷慢慢走进去，神色紧张，小心翼翼。

"祁先生请稍等。"司机撇下祁三爷，走进里间。

茶几上放着一个青花大瓶，祁三爷瞄在它上面，对着它左看右看。

这时，海生从卧室出来，穿着睡衣，在沙发上坐下，还在不停地打着哈欠，有些慵懒。

“祁先生，我今天上午去古玩店转悠，收了这件东西，您帮我长长眼。”海生指了指茶几上的青花大瓶。

祁三爷上手，翻来覆去地看，看底款，看纹饰，还拿出放大镜来仔细端详。

海生怡然自得地燃起一颗雪茄，问：“祁先生，这东西对吗？”

“莫先生花了多少钱？”

“不多，六百万。”

祁三爷：“这东西对的，永乐青花，你看这铁锈斑……六百万值！”

海生突然变脸，大吼道：“值个屁！”一把抄起无绳电话砸向大瓶。

“哗啦……”大瓶被砸得粉身碎骨。

祁三爷傻了眼，不安地看着海生。

“祁先生，我这瓶是在地摊上买的，花了两百块，连高仿都不是，怎么能骗过祁三爷？”海生脸色又缓和下来。

“不会吧？真有铁锈斑！”

“有铁锈斑就是永乐青花？你也不看看这个瓶子长什么样？溜肩蹋背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！”

祁三爷呐呐道：“我？我光注意铁锈斑了，忘了看器型……”

海生冷冷一笑：“忘了看器型？还是说实话吧？”

祁三爷一愣：“说什么实话？”

海生一脸怒气，说：“还跟我装蒜！我听说那惊世一锤不是你的主意，而是另有其人，我还不太相信，就买了这个东西来考考你，没想到你果然就漏了馅！”

祁三爷窘迫，汗下来了。

海生缓和了口气，“祁先生，莫某不是有意为难你，只要你把那位朋友请出来，让他作我的顾问，一切都好说。只要那位高人认可你的东西，我还是悉数照收。”

“好，好！”祁三爷偷偷擦汗。

“尽快吧，我在这儿也就呆两三天。”海生跷起腿，深深吸了口雪茄。

“好，好！”祁三爷如芒刺在背，起身道：“那我告辞了。”

海生站在门口目送祁三爷离开，郑岩和黄忆江二人已从卧室转了出来。两人已经笑得前仰后合。

海生道：“我演得怎么样？”

郑岩笑：“你哪儿是在演，我看着就像真的，我预感有一天你真的会成为阔人。”

海生望了望黄亿江，黄忆江似乎很认真地说道：“——你比他强，郑岩这辈子也发不了财。”

郑岩不甘心：“我怎么就发不了财？我时刻都在准备发财，只是财神还没到。”

黄忆江两眼直视郑岩，摇摇头：“你的财神还没生下来呢。”

第33节：大玩家(33)

海生朝卧室走去，说：“我就算真的阔了，也不会是这德性。”

“那你是什么德性？”

海生回头叫道：“怎么说话呢——那叫风范！我真要发了大财，全都捐到非洲，保护野生动物。”

“你真会这么做？”黄亿江半信半疑。

郑岩饶有兴味地看看黄忆江，看看海生。

海生十分认真地说：“一分钱都不留。”

从酒店出来，祁三爷赶紧去找陈汉书，把经过说了一遍。

“老祁，现在骗子很多，凡事要多加小心为妙。”陈汉书有些将信将疑。

祁三爷神情很激动，说：“千真万确，我叫人上网查过的，泰国十大首富有九个是华裔，其中这个金融界的莫家祖籍闽南……”

陈汉书似乎也动心了，问：“是吗？这到时个不错的机会。”

“他说了，我那些东西只要你点头认可，他就照单全收。他还特别提出，你肯当顾问，替他长眼，每年至少有上千万的报酬。”

“上千万？！”陈汉书吃惊道。

“对人家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老陈，这个姓莫的是个棒槌，咱们不宰他一刀那可是对不起财神爷啊！”祁三爷竭力推荐。

陈汉书终于拿定主意，说：“没错，我会全力配合你！”

“我在人家面前可是把你吹上天了，到时候你要端着点儿，叫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大专家！”祁三爷嘱咐道。

“敢情我以前就不是专家？全靠你吹牛才当上个专家的？”陈汉书怫然不悦。

“你瞧，你又小家子气了不是？我说的气度，你还差那么一点点嘛。”

陈汉书说：“行行，我知道了，在什么地方见面？”

“明天下午两点凯燕大酒店1039，总统套房。”

第二天下午，祁三爷早早赶到凯燕大酒店内，和海生会上了面。二人在房间里坐着等陈汉书的到来。

郑岩坐在大厅茶座假装怡然地喝茶，眼睛却紧张地盯着大堂门口。

黄忆江先到了，来到茶座与郑岩会合。

“我来得不晚吧？”

“不晚，好戏还没开始呢？”

黄忆江坐下，心情颇为激动，有点担心道：“海生可千万别露了怯！”

“放心吧，他那儿不会有问题，他不去演戏真是可惜了！”郑岩十分镇定，他很相信海生。

黄忆江着急道：“时间快到了，怎么还没见到人？”

“我们又不知道他是谁，哪知道他到没到。”

“不会是已经上去了吧？”

“别着急，他要上去了，海生会通知我们。”

黄忆江有些坐不住了，道：“我已经激动地不行了！太刺激了！”

郑岩看了一眼黄忆江，目光又转向酒店大门口。

四

黄立德正在院子里给鱼缸换水，刘闯拿着手机过来：“陈总的电话……”

黄立德接起电话，传来陈汉书兴奋的声音：“立德，这次让我给抄着了，祁三儿那一锤子愣是把他自己给砸红了，居然有个泰国富商想找他当顾问，他还挺够意思，把我也推荐给了人家，每年能捞上千万的顾问费，约了今天在凯燕面谈……”

黄立德听着电话，神色渐渐凝重。

“喂！立德！你有没有再听我说？”

“别做梦了！真不想管你，那是人家下了个套儿，为的就是要钓一条大鱼！”黄立德轻蔑道。

凯燕大酒店内，二人左等右等，陈汉书也没出现。海生看看祁三爷，祁三爷一脸茫然。

海生问：“……你说的这位先生到底是谁？名气大不大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，他可是圈里的大拿。”

海生：“你先告诉我他是谁，我好有个心理准备。”

祁三爷看看面前的人，终于开口，“实话告诉你，他就是……”

这时祁三爷的手机上突然“滴——”响了一声，祁三爷一看，原来是一条手机短信，内容是：“对方是骗子，什么都别说，赶紧离开，见面详谈。”

祁三爷冒出一身冷汗。

海生有点沉不住气了，追问道：“他到底是谁呀？”

祁三爷突然起身，吱吱唔唔道：“他、他就是圈里大拿——他到了，我去接一下。”说完开门走出房间，溜之大吉。

第34节：大玩家(34)

祁三爷从电梯间出来，直奔大门，却被茶座内的黄忆江和郑岩看个正着。

黄忆江说："姓祁的怎么跑了！"

郑岩赶紧拿出电话正要打给海生，他已经下来了。

郑岩问："怎么回事？祁三爷怎么走了？"

海生懊恼不已，说："我也不知道！"

祁三爷匆匆离开凯燕大酒店，看到陈汉书的车子停在路边。他一上车便愤怒地盯着陈汉书。

陈汉书不停地擦汗，颤声道："……好惊险啊，幸亏及时发现。"

祁三爷气呼呼的问："怎么就是骗子了？！"

"那个什么华侨富商姓夏，叫夏海生，是我们公司的人！这是他们设的一个套！就是要讨你的实话！"

祁三爷骂道："他妈的！狗咬尿泡一场空！"

陈汉书说："老祁，别再抱幻想了，'汉唐千秋'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，你把货送过去吧。这相当于你的专场，只不过找上几十个托……"

祁三爷皱眉："还是倒二八开？"

"已经是很优厚的条件了。"

祁三爷咬牙答应："好吧。那我回去准备一下。"

送走祁三爷，陈汉书气喘吁吁的走进黄立德办公室，感激地道："立德，你救了我一命！"

黄立德瞪了他一眼，说："说实话，我真不想救你！要不是忆江今早走时告诉我去凯燕大酒店打假，我还真救不了你！"

陈汉书心悸道："这要是捅破了，我也得去跳湖！"

"你要不赶紧收手，早晚还得去跳湖！"

陈汉书长出口气，说："总算逃过一劫！真是多亏你了！我心窝子到现在还咚咚直跳呢！"

黄立德问："那你怎么应付祁三，回头他还得把你卖了！"

"我已经搞定了，我把他发到汉唐千秋去了。"

"那家专拍假货的公司？！"

"实话告诉你，我表弟是那儿的副总，这个忙还能帮得上。"

"蛇鼠一窝！"

当晚，郑岩、黄忆江和海生三人找了一家酒馆坐着喝闷酒，几个都喝了不少，有点醉醺醺的。

"到底是哪儿出了岔子呢？直到祁三爷走的时候一直很顺利啊！哪儿露了马脚？"海生对白天的事仍感到不解，心头始终有个疙瘩。

黄忆江说："整个计划也没有破绽吗？奇怪！"

郑岩说："你可能有点托大了，低估了祁三爷的智商。"

"他的智商确实不高啊，跟他斗智斗勇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寒碜！"海生相信自己并没有看走眼。

"这条线恐怕是断掉了，慢慢查吧。"郑岩说着，身上的电话突然响了，他看了下号码，见是佟丽音，忙起身到旁边接电话："丽音……哦，我跟海生，还有一个同事喝酒呢……"

"可是一个女同事哦……"黄亿江拖长声音说道。

海生急忙示意黄忆江收声，责怪道："你干吗呢？是郑岩的女朋友，你小声点。"

"我还偏要大声，女同事有什么了不起嘛？干吗不敢明说？"黄亿江反而提高了声音。

郑岩见状走出酒馆去接电话。

海生说："他女朋友的脾气大得很。"

黄忆江不服气道："我的脾气也不小啊，要不要比比看？"

海生摇头："半斤八两，针尖麦芒，都不是善茬！"

郑岩打完电话，从外面进来坐下。

海生歪歪嘴，说："你要先撤？"

"不，丽音要来这儿找我。"郑岩摇头。

“那我们俩撤。”海生起身要走。

“要撤你撤，我要坚守阵地。”黄亿江安坐不动。

海生道：“你这不是成心捣乱吗？”

“我给谁捣乱了？”黄亿江面色不善，盯着郑岩道：“郑岩，我是在给你捣乱吗？”

“没有的事儿。”郑岩连忙否认。

黄忆江道：“海生，你多虑了吧？”

“好好，是我多虑儿，那就接着喝酒吧。”海生屁股又坐了下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佟丽音从外面走进来，郑岩和海生急忙都站起来。

“你好丽音，坐。”海生招呼着。

郑岩为丽音和黄亿江介绍，说：“这是我们的同事黄忆江，这是我女朋友佟丽音。”

第35节：大玩家(35)

佟丽音向黄忆江点头致意，黄忆江却主动跟她握手。

“我到公司总共也没几天，就听郑岩说到你好几次，他真的好在乎你。”

黄忆江的直爽让佟丽音有点无所适从。

“知道你要过来，按理说我们就应该撤了，可我真的很想见见你。”黄亿江仔细打量丽音。

佟丽音道：“很高兴也能认识你。”

“我的目的达到了，我也该撤了，你们接着玩吧，再见。”黄忆江站起身，向三人摆摆手道别，大大咧咧地走出去。

“忆江，干吗这么着急呀？等我一块儿走吗。”海生急忙站起身来。

黄忆江似乎没有听见，扬长而去。

佟丽音看了一眼郑岩，说：“你们这个女同事，干吗这么着急地走了，是不是我一来，打搅你们了？”

海生忙说：“没有没有，她就是这样的性格，直爽地有点过头。”

佟丽音盯着郑岩：“我是不是不该来这儿？”

郑岩说：“你想哪儿去了？海生不是已经说了嘛，她就是那样的性格。”

海生冲二人拱拱手，说：“那我也撤了，不搅和你们了。”转身出了酒馆走了。

佟丽音自责说：“本来你们聊得好好的，我一来，全都散了，都怪我。”

“你想多了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你饿吗？要不要吃点东西？”郑岩也感觉气氛有些不对，赶紧岔开话题。

“不……这儿环境不好，我们换个地方坐坐吧。”佟丽音四下看了一下，提议说。

好，找个清静的地方。”郑岩结了帐，两人走出酒馆。

二人漫步在街道上，佟丽音挽着郑岩的胳膊，紧紧靠着他的肩膀。街边的路灯将二人的背影长长拖在地上。

“你想去哪儿？”郑岩问道。

“这么走走就挺好，不用再去别的地方了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佟丽音问：“今天为什么没给我打电话？”

“没顾上……”

“你干什么了没顾上？”

“今天我们去‘抓鬼’了……”

佟丽音一惊，说：“别吓我！”

“真的，整个过程相当刺激……”郑岩的样子很正经，不像在说谎。

佟丽音说：“说给我听听……”

两人互相偎依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。

黄忆江离开郑岩三人，一路上心烦意乱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感觉，脑中感觉混沌一片，也不知怎么就回了家。

进了屋，她失魂落魄地径直走向自己的房间，对站在屋内的黄立德视而不见。

黄立德叫道：“忆江！你怎么回事？”

黄忆江停下脚步，勉强一笑道：“这次是真有点喝多了，就想赶紧回房间，不想找麻烦。

“怎么喝成这样，哪像个女孩儿的样子！”黄立德有些心疼。

“人家郁闷嘛……抓鬼没抓到，这么好的局！唉！那鬼也真够精的！”黄亿江唉声叹气。

黄立德心头“突”地一跳，说：“你真是喝多了，好好，快去睡觉吧。”

“好，老爸晚安，明天见。”黄亿江拖着沉重的脚步上楼回到自己的房间。

黄立德看着女儿的背影陷入沉思。

黄立德接到了陈汉书的一个电话，说他正在一家高档会所的包间里等他。电话里，陈汉书显得神秘兮兮的，不肯透露自己到底在干什么。黄立德本待不去，但陈汉书在电话里不断央求，黄立德无奈，只得来到了陈所说的会所。

服务生带着黄立德来到一个包间，陈汉书在里面坐着，见黄立德来了，赶紧起身相迎。

黄立德问："你叫我来这儿干吗？"

"我请你来，给我们公司的三个董事上一堂课！"

黄立德有些莫名所以，问道："他们上的哪门子课？"

"上次你不是说过嘛，我们公司不长进，每年就那么点业绩，原地打转儿……我想说服他们，今年的指标翻一番，高标准严要求，我觉得，要是你能出面，一句能顶我十句。"

黄立德很不高兴，转身要走："对不起，这课我讲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"

陈汉书急忙拦住，说："立德，你就当是为我们公司的前途考虑，三个董事对老唐很不满意，只要你稍加点拨，肯定事半功倍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叫你干违心的事儿，说违心的话。"

第36节：大玩家(36)

黄立德立住脚步，说：“你们公司的前途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

陈汉书说：“好歹忆江也是安蒂克的人嘛。”

黄立德不悦道：“别拿忆江说事儿。”

两人正拉扯之际，敲门声响起来。

陈汉书小声说：“人都来了，你不能说走就走吧？”把黄立德按在沙发上坐下，过去开门，安蒂克的三位董事走了进来。

黄立德只好站起来打招呼。

陈汉书说：“这位就是黄先生，不用介绍了吧！”

三位董事齐声道：“久仰，久仰！”

陈汉书介绍道：“立德，这三位是我们安蒂克的董事：陆先生，杨先生，牛先生。”

黄立德微笑致意：”各位好！”心里暗恼陈汉书自作主张，但表情却显得很矜持，神色间显示出非常自信，三位董事心下钦服，毕恭毕敬，仿佛见了真佛。

陆董事说：“能请到黄先生为我们指点迷津真是荣幸啊！”

黄立德摇头逊谢：“指点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

陆董事说：“黄先生，安蒂克的情况您可能是了解的，这些年她虽然在成长，但一直长不大。这方面您有什么指教？”

“指教不敢当，不过依我看安蒂克的经营策略有点保守。安蒂克自我标榜的国际惯例啊、不拍假货的诚信标准啊，这都是好事，但任何好事也都是双刃剑，安蒂克因为胶柱鼓瑟，反而影响了她的成长。拍卖法没有规定拍卖公司必须保真，你们为什么要保真？其实你们有很多经营策略上的自我束缚，才造成了现在的状况。比如这一次，就是个典型的例子。”黄立德说到这里稍稍停顿了一下，看着三位董事。

三董事频频点头，表示同意。

“安蒂克现在的国内排名比三年前落后了，这是很大的问题。”黄立德说。

杨董事叹口气：“这个问题我们注意到了，但我们很难影响唐总的经营理念，他很固执。而且我们董事长又支持他。”

“你们董事长支持他的理念，这没关系。但你们董事长不会跟钱有仇吧，赚钱的事他肯定喜欢嘛！你们想改变老唐，就得给他施加压力，压力会变成动力的，他会自我调整的。因为秋拍的损失已经无法挽回，应该在春拍上找回来，你们在制定计划时，不能忽视这个因素。依我看，安蒂克每年春拍不完成两个亿就算是失败！”黄立德微微一笑。

牛董事下巴差点掉到桌子上，结结巴巴地道：“两、两个亿？！”

“凡事都是这样，不怕做不到，就怕想不到。”黄立德神色十分肯定。

另外两个董事开始点头，显然很是心动，三人小声嘀咕着。商量可行性。

陈汉书暗中竖起大拇指，夸赞黄立德。黄立德直摇头，做了个很无奈又颇为反感的表情。

陈汉书搞了这么一出洗脑的戏，果然有了效果。第二天夜里，他便匆匆跑来向黄立德讲述白天董事会上的情形。

“立德真服了你了！”陈汉书露出叹服的样子，道：“这次的春拍指标果然定了两个亿！老唐是坚决不同意，董事长起初也有些动摇，不过架不住其他董事纷纷劝说，最后还是定了！老唐又是拿辞职来威胁，又是提出要把郑岩弄回去，可是大局已定，容不得他不同意。”

黄立德默默听着陈汉书的讲述。

陈汉书说：“以唐景明的固执，他肯定完成不了。尤其是郑岩走了以后，更没可能完成指标，明年春拍，老唐铁定走人！”说完，一脸得色。

黄立德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：“汉书，这件事儿到此为止。以后你来我这儿，要再谈这件事儿，我可就不欢迎了。”

“好好，不谈不谈。”陈汉书心里有些不以为然，不过嘴上还是连连应承。

晚上，郑岩与海生找了家小酒馆，边喝酒边商量如何继续对付祁三爷。

海生说：“……祁三爷有公司，偷税漏税没跑儿，我找人举报他，只要查账，一查一个准儿！只要他的短儿捏在我们手上，不怕他不交出幕后黑手——这招要是不灵，还有办法：我帮你找道儿上的朋友……”

第37节：大玩家(37)

郑岩摆手："这就扯远了，有理也变得没理了！"

"就是逼问一下嘛——又不是绑架勒索——要不还是第一方案，先查账！"

黄忆江来了，拿着一份报纸，一见面便问："商量得怎么样了？"

海生说："有招儿，有很多狠招儿……"

"再多狠招儿也没用了！"黄忆江把报纸递给郑岩。

二人一看，"……今日举办的汉唐千秋拍卖会是个骗局，内外勾结，拍假售假……经媒体曝光，有关方面正在追查事件原委……相关当事人之一的祁某因负债累累，跳楼自杀……"报纸上白字黑字写得明白，上面还有一幅祁三爷跳楼自杀身亡的照片。

"死了！"二人不觉大惊失色。

"立德……"陈汉书急匆匆走进办公室。

"汉书！你太也太狠了点吧？"黄立德放下手中的报纸，上面赫然有一张祁三爷自杀的照片，眉头紧锁，逼视着陈汉书。

"立德！绝对不是我干的！"陈汉书显然已经知道这个消息，赶紧辩白。"我可以对天发誓！我一点儿都不知情！"

"真不是你爆的料？"黄立德将信将疑，一下子沉默了，目光再次落到祁三爷自杀的照片上。

"我也觉得很突然，就算被揭穿了，老祁也不至于跳楼啊。"陈汉书缓过劲而来，疑惑不解道。

"你仔细看一下报纸就知道了，这篇报道不光揭了拍卖的黑幕，还重点把祁三爷的债务情况全抖搂出来了，非常详实准确，媒体的调查不可能这么快，肯定是一个了解内情的人爆的料，目的就是要把祁三逼得走投无路。甚至，我都不排除是有人把他从楼上推下去的！"黄立德显然看出了点另外的东西。

"会是谁干的？"

“如果不是你，就是朱伯勤！”黄立德瞥了他一眼。

“什么？朱伯勤？！”陈汉书心头一颤。

“因为祁三爷砸了他的朱仿。”

“没这么严重吧？”

“我觉得，他这是杀鸡给猴儿看！”

“你说的猴儿是谁呀？”

“能识破朱仿的人！”

“你？”陈汉书瞪大了眼睛，望着黄立德。

黄立德微微一笑：“是你！”

陈汉书吓得一哆嗦，说：“立德，你别吓唬我。”

“当然也有我一份儿，市博那件朱仿就是我识破的嘛。”

“我懂了，能识破朱仿，就等于挡了朱伯勤的财路，所以他才下了狠手！”

“最近你可要小心一点。”黄立德别有意味地看了他一眼。

第二天，郑岩去找佟丽音拔牙，看到她正在接待上一次想整容的美女，佟丽音脸色有些不快。

美女说：“唐医生，我想换成单眼皮。”

“好好的双眼皮干吗换成单眼皮？”

“单眼皮多酷呀，我不光想换成单眼皮，还想做个中性脸。”

“不男不女？”

“似男非男，似女非女，神秘模糊，扑朔迷离，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，像雨像雾又像风……我要去参加选秀，漂亮女孩一抓一大把，我必须跟所有人都不一样，独一无二！”

佟丽音说：“明白了！请你换一家医院吧！我们做不了！至少我做不了！”

美女不高兴，瞥了她一眼，起身离去时嘟囔了一句，“土得掉渣！”

郑岩在一边看了直想笑，问：“双眼皮能改成单眼皮吗？”

“当然能改，有什么难的。”佟丽音回答。

“那你就帮她做了不就完了。”

“我不乐意，她是吃饱了撑的！”佟丽音没好气地说。

“你今天有点不大高兴？”郑岩细心地感觉出丽音情绪有些不大好。

“何止是今天，每天都要面对这些人，早晚要精神分裂！”佟丽音带郑岩进诊疗室，让郑岩坐到躺椅上，她取出医疗器械，做准备工作。

郑岩静静地仰躺着，陷入沉思。

“你想什么呢？”郑岩回过神来，见到佟丽音正紧紧盯着自己，“你是不是觉得我挺霸道？连一颗牙都不放过！”

“只要你高兴，一颗牙算得了什么？”郑岩显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。

第38节：大玩家(38)

佟丽音轻轻叹了一口气，把器械丢到盘子里，“算了，你就留着它吧。”

郑岩诧异道：“我，我说错话了吗？”

佟丽音说：“你没错，是我错了。”

“你这是怎么了？”郑岩奇怪地望着丽音。

“它本来就是多余的，跟我高兴有什么关系？”佟丽音离开郑岩的目光。

“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呀。”

“起来吧。”佟丽音拍拍他的肩膀，“我已经想明白了，我要是真拔了这颗牙，你会疼一辈子的！”

郑岩用塑料袋拎着一只烧鸡走进夏海生家小院子。夏母正坐着小马扎择豆角。见郑岩来了，夏母招呼了一声，：“郑岩来了。”

郑岩把烧鸡放到小桌上，说：“老马家的烧鸡，刚出锅的，还热乎呢。”

夏母歉仄道：“又让你花钱，海生他爸净吃你买的烧鸡了……海生就不如你，从来也不买只鸡给他爸吃。”

郑岩问：“夏叔叔在吗？”

“在屋里呢。你们最近很忙吗？海生好一阵子没回来了。”

“啊……最近确实有点忙，回头我跟他说一声。”

夏家一共两间房，一大一小，夏开林住大屋，夏母住小屋兼作厨房。

郑岩走进大屋，满眼都是杂乱无章的古玩藏品。房间不能算小，但被藏品占满，所以显得拥挤不堪，进屋根本看不到人。在夏开林这儿不能叫做多宝格，只能叫货架，除了一张小小的行军床，满屋全是堆满藏品的货架，夏开林的收藏丰富多彩，种类齐全。

屋里看起来像是没人，郑岩叫了声夏叔叔，夏开林从一个货架后站起身，郑岩这才看到他。

夏开林连忙招呼郑岩，“来，快进来！”

郑岩小心的绕过货架来到夏开林面前，见他正在擦一件瓷器。

“是不是又淘到好东西了？快给我看看。”夏开林问。

“夏叔叔，每次我来您这儿，总会想起那句老话——识古不穷，迷古必穷。瞧您这儿，连个伸脚的地方都没了。”郑岩说。

夏开林叹口气，“唉，道理都明白，可做起来难呀，我这毛病恐怕是没治了！别扯远了，快把东西拿出来瞧瞧吧。”

“瞧你急的！”郑岩从兜里掏出一个鼻烟壶，内画是墨竹的图案。

夏开林双眼一亮，说：“呵！还是叫你给找到了！”急忙去旁边货架上找到一个盒子，打开里面是另外三个鼻烟壶，梅兰菊，就差一个竹。放在一起，四君子就凑齐了。

夏开林眉开眼笑道：“齐了齐了……多少钱？”

“二百。”

夏开林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这东西两千出手也不难，又叫我吃仙丹了！”说着掏出一个手帕，里面有几十块钱，夏开林点出二十，说：“老规矩，分期付款，十个月还清。”

郑岩推辞：“东西你先收着，钱以后再说！”

“不行，拿着！”夏开林硬要塞给郑岩，郑岩只好接着。

“不能都给你，要不这个月的菜钱就没了……”夏开林嘴里说着，眼睛却完全被吸引到四君子鼻烟壶上了。

“要没别的事儿，我先走了。”郑岩说了一声。

“哦……”夏开林只顾欣赏玩意儿，头也没抬。郑岩无奈地摇摇头，也不在意，走出房间。

郑岩走后没多久，海生回家了。他见到院子的小桌上摆着一盘面饼，夏母恰好从厨房出来，端着一盘烧豆角，一盘拍黄瓜。

“儿子回来了。”夏母看到海生，顿时露出十分高兴地神情。

这时夏开林也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看到儿子，夏开林愣了一下，脸一拉，也不理他，在小马扎上坐下，抓起一角大饼吃起来。海生也不吱声，闷头坐下。

“海生，你先吃着，还有菜呢。”夏母招呼海生吃饭。

海生说自己已经吃过了，夏母有点不信，夏开林插了句：“你就吃你的吧，人家在外面吃香喝辣，瞧不上咱家的饭菜！”

海生被抢白，心头感觉窝火，负气道：“妈，等我赚了钱，买了大房子，咱们就搬走！我一定让您住上大房子！再也不能住这种兼着厨房的小破屋了，乌烟瘴气的，哪是人住的地方！”

第39节：大玩家(39)

夏开林皱眉，夏母担心爷俩吵架，忙打圆场："好多年了，住惯了……现在房子那么贵，怎么买啊，你也别累着自己！"

"房子说贵也贵，说不贵也不贵！那屋的东西能买二十套房子都不止呢！不过咱们也指望不上，只能靠自己了！"海生语气中带着讽刺。

夏开林脸色一黑，重重地拍下筷子。

夏母赶紧道："别说了，海生，还有事吗？没事就走吧。"

"没事，我就是来看看你。妈，您这辈子太苦了，咱们娘俩都够苦的，我从小就睡在瓶瓶罐罐堆里，自上了学，家里就再也没有我的床位了！"海生自顾自地说着。

夏开林瞪起眼住，道："你就成心找碴来了，是不是？"

海生不以为意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激怒父亲。夏母赶紧打岔，海生不理，继续道："妈，你相信我，一年之内，我一定买到大房子，咱们就离开这伤心地！再也不回来了！"

"砰——"夏开林重重在桌子上一擂，盘子碗蹦到地上，爆发道："你现在就滚，滚开这伤心地！小兔崽子，白白地把你拉扯大！翅膀硬了就来作践你老子，你个白眼狼，给我滚出去！"

"老头子你别生气呀，海生你快到屋里去！"夏母很紧张，边劝边推海生。

"把我拉扯大我也不领这情！小时候我跟着你受了多少罪你知道吗？我妈跟了你一辈子落下什么了？落了个住厨房、吃低保！手里攥着金山银山还去申请低保，你真能干得出来？！你不怕丢脸，总得替我想想吧？"海生高声道。

夏开林气得直哆嗦，叫道："滚，我没你这个儿子！"

"您说对了，在外面我还真不敢说我是您儿子，我丢不起这个人！"海生不依不饶，一旁的夏母急哭了，泪流满面道："别吵了，别吵了！想吃顿安生饭都吃不成！呜……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，摊上你们

这两块活宝！呜……一天安生日子也没有啊！呜……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啊，老天叫这俩瘟神冤家来报应我啊！呜……”

她的哭泣震慑了父子二人，他们都收了声，老实下来。

海生歉仄的说了句：“对不起，妈……”夏母一把将海生推到自己屋里。

海生越想越气，看着母亲的卧房简陋寒酸，只有简单的卧具，灶台旁堆满了锅碗瓢盆，到处是油灰，心头觉得很不是滋味。

“你先坐一下，好不容易回来一趟，就跟老子怄气！”夏母收住眼泪，责怪地看了海生一眼。

“这能怪我吗？要不是他找茬儿，能吵得起来吗？”

“不怪你，不怪你。”夏母从灶台上端过一盘烧鸡。“郑岩刚才来了，带了烧鸡给你爸，你吃吧。”

“我不吃！”海生将头扭过一边。

夏母把烧鸡放到一旁，坐在床上又开始抹眼泪，海生急忙安慰母亲。

夏母轻轻的抽咽，海生从窗户里看到父亲进了屋，悄声问道：“妈，东西拿到了吗？”

“是这个吗？”夏母擦了擦眼泪，从床下摸出一个裹着报纸的青花梅瓶。

海生大喜：“没错，就是它。”

“就这一回！下次可不敢了，叫你老子知道，那可不得了！”夏母道。

“知道了，知道了……”海生把瓶子包好塞进包里，“我走了。”

夏母有些舍不得，说：“你刚来就走？多待一会儿不行吗？”

海生说：“我改天再过来。”

夏母伤心的叹了口气。

海生走出小屋，瞅瞅大屋的门紧闭着，快步离去。

海生回到公司，见一位老太太正坐在接待室。她穿着朴素，干净利索，保养得很好，举手投足间矜持得体，透着大家风范。

老太太自称姓徐，说有一两件书画想请他去看看。海生和她约好时间，回到办公室，黄忆江正在上网。

“下午我们跑趟虎仙桥，有个老太太要卖两张画儿，非要让我们上门去看。”

“那就去吧，几点？”黄亿江无可无不可。

“我跟她约的是两点钟。中午我出去办点事，你等我回来。”

到了下午，黄忆江看看表，已经一点半了，海生还有过来。黄忆江心里嘀咕，打电话给海生，“海生，你还没回来？都一点半了。”

第40节：大玩家(40)

“我们直接虎仙桥见吧，我再赶回去就更来不及了。”海生在电话里说道。

“好吧。”黄亿江开车去了虎仙桥，见到正在等她的海生，二人赶往徐老太太家。

徐家是一座小四合院。他们刚到门口，看到徐老太太正要锁门外出。

海生急忙说：“老太太，我们来了。”

徐老太太看了海生一眼，说：“你们来晚了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有点事给耽搁了。”海生表示歉意。

“我跟别人约了谈事情，时间快到了。要不，你们过几天再来。”徐老太太要走，海生说：“一两张画儿，几分钟就看完了，耽误不了您的时间。”

“只花几分钟，能看出什么来？”徐老太太狐疑道。

“我的意思是，我们先看一下是谁的画，值不值得上拍，要是还可以，我们就改天再来签合同。要是不值得拍，就不用再麻烦了。”海生解释道。

“你要这么说，看都不用看了，请回吧。”徐老太太露出不高兴的神色，锁上门，径自走了。

海生碰了钉子，非常不快，冲着徐老太太的背影说了句：“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摆这么大谱儿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是我们迟到在先，你说话又不大客气。”

“我挺客气的嘛，也没说错什么。”

“瞧这老太太的架势，不是一般出身，她不光听你的话，还听你的音。”

“我就不喜欢摆架子的，就算她让看，我还不伺候呢。我们还有更重要的货要看，不跟她耽误工夫。”

黄忆江惊讶道：“还有什么货？”

海生神秘一笑：“你去看了就知道了。”

海生带黄忆江七拐八拐，来到一个小杂院里，里面住了好几户人家。

“老张！”海生叫了声，一个老头应声而出。一见海生，很热情地招呼二人进屋。

海生介绍：“这是老张，古玩街摆地摊的，路子很野，没有他搞不到的东西。”

老张连连逊谢，又冲黄亿江点点头，说：“海生，货我给你备齐了，费了好大劲儿才弄到的。”老张招呼海生进里屋看货。

海生和黄忆江跟随老张进了里屋，屋内的一张圆桌上摆着十几件造型各异的石刻，黄忆江顿时愣住。

海生说：“我知道你收藏石刻，就请老张帮着淘换了一批。”

黄忆江恍然：“呵，原来要看的是私货？”

海生说：“这些东西在地摊上绝对找不到。”

“老张的路子真是够野的，一下子搞到这么多，眼都看花了。”黄忆江看起来很高兴，海生心里也觉得很舒坦。

黄忆江一件件地看过去，刚开始的兴奋之情也随之慢慢冷却。海生察觉不妙，心中忐忑，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这些都不对，你看，都是同一个作坊里出来的。雕工还凑合，但没有神韵。土锈也是后做的，你闻一下，烧碱味还呛鼻子呢。”黄亿江拿起一件石雕，送到海生鼻子下。

海生丢了面子，脸色顿时尴尬无比。

黄忆江道：“这一大堆也比不上郑岩那个头。”

海生听到这句话，心里更加窝火，看老张在旁边呆呆的样子，不禁发火道：“老张，你怎么回事？弄一批假货来糊弄我？”

“我真不知道是假的。石刻这东西是冷门，说老实话，能找来一批假货，都很不易了。”老张赶紧解释。

黄忆江说：“你也不用埋怨张老板。再大的本事，也一下子弄不出十几个来。偶尔能淘到个把残品，运气就很好了。”

海生歉然道：“我对石刻不是很在行，没想到这么难找。”

黄忆江问：“张大哥，这些东西一共多少钱。”

海生疑惑道：“你要干吗？”

“张大哥费了不少功夫，总不能让他亏了本，我都买了。”

海生拦住黄亿江：“用不着你管，这是我跟老张的事。老张，回头我来跟你算帐。”

老张连连点头：“好说好说。”

这时黄忆江的手机突然响了一声，她看了看，是郑岩发的一条短信，约她晚上吃饭。

二人从老张家出来，海生再次表达歉意：“没想到会这样，真是没面子。”

第41节：大玩家(41)

“你别往心里去嘛，你的情我领了。”黄亿江不以为意。

海生说：“晚上我请吃饭，表达一下歉意。”

“要请也应该是我请你。”黄亿江显得十分开心，“不过得改天才行，我今晚跟别人约了。”

海生顿感失落，心头茫然。

晚上，黄忆江赶去赴约。走进餐厅后，看到郑岩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向她招手，黄忆江走过来坐到郑岩对面。

“怎么突然想起来请我吃饭？”

“谁说我请你？是你请我。”郑岩笑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黄亿江有些意外。

郑岩取出那个石刻头像递给黄忆江，“给你了。”

黄忆江愣住了：“为什么？”

郑岩脸色一整：“我可是咬着牙的，你不拿我就收起来了。”

“你是怕我辞职？”

“对，你水平高，业务能力强，能帮上唐总。”

“对不起，这种交易我不能接受，你这是在限制我的自由。”黄亿江的样子不像是在开玩笑，郑岩不禁语塞，“我，我……”

“你要真想给我，不能带任何附加条件。”黄亿江紧紧盯着郑岩。

“好……我无条件给你。”郑岩无可奈何。

“你刚才已经把条件说出来了，再说什么也是自欺欺人。”

郑岩纳闷道：“你真不要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“你说得也对，我的确不该限制你的自由。”郑岩喟然一叹，收回头像。

“别担心，你不给我，我暂时也不会走，要走，也不是现在。”黄亿江说。

郑岩心里顿觉轻松了许多，笑起来："呵呵，看来我是多虑了。"

"你是人走茶不凉，要换了我，才不会再关心安蒂克的死活。"黄亿江说。

郑岩情绪突然又有些低落。把头转向窗外，慢慢地道："你不会明白的……"

黄忆江有些后悔失言，连忙岔开话题，问："对了，那天你上我们家干吗？"

"哦，那天我找黄先生是想打听点事儿。"

"打听什么事儿？"

"朱伯勤和朱仿……"

黄忆江好奇道："我听说你师傅也是被朱仿害死的？真的假的？"

"真的！所以我要搞清朱仿的情况。"郑岩神色一黯。

"你想替师傅报仇？！"

"不光是为了我师傅。"

"那你打听清楚了吗？你要还想知道什么，我可以去帮你问！"

郑岩摇摇头："朱伯勤这个人很神秘，黄先生也不摸他的底细！"

黄忆江想了想，说："你干吗不去监狱查一下，他不是坐过大牢吗？"

"我去了，可什么也没查到……"

"为什么没查到？"

"因为时间太长了，可能早就没有记录了。"

黄忆江静默，低头沉思不已。郑岩感觉到有些冷场，转过话题道："哦……你们最近去收货了吗？"

黄忆江抬起头："下午才去了一家，不过没收到。货主是老太太，特拿份儿。海生说话不小心，把她给得罪了。"

"什么样的老太太，住在哪儿？"

"老太太姓徐，在虎仙桥，樱桃胡同。"

郑岩思忖着："樱桃胡同，徐老太太……太可惜了，那可是个大客户！"

黄忆江奇道："大客户？你认识徐老太太？"

"不认识，但我知道她的来头，不是一般人家……"

黄忆江耸耸肩道："后悔也晚了，海生把人彻底给得罪了。"

"也未必，明天我们再去一趟，或许还有回旋的余地。"

"我不去，我可不想再被赶出来一次。"

"我敢担保，决不会再被赶出来。"

"你拿什么担保？老太太也不知道你是谁，就算知道，也不会给你留面子。"

郑岩看一眼黄亿江，说："你真不去？可别后悔。"

黄忆江说："有什么好后悔的？"

"错过一次收大货的机会。"

"你先说你有什么高招，我看灵不灵？"

"天机不可泄漏。"

黄忆江思考片刻，爽快地说："行，我跟你去。不过有言在先，我再被赶出来，你可吃不了兜着走！"

第42节：大玩家(42)

“好，明天一早见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郑岩和黄忆江会合，他并未直接前去拜会徐老太太，而是先拉着黄亿江，到古玩市场费了老大的劲，找了一对颜色黑红，油光透亮的四棱狮子头山核桃。

黄忆江不解道：“你送老太太俩核桃？靠谱吗？”

“靠谱，靠的就是这哥俩……”郑岩看了看手里的东西，呵呵一笑。

二人来到徐家院门口，看到徐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浇花。郑岩按了一下门铃，徐老太太放下喷水壶走到门口。

“你们找谁？”徐老太太问。

“找您。”

徐老太太认出黄忆江，说“你昨天来过，你是拍卖公司的？”

黄忆江点头道：“对，他也是我们公司的。”

郑岩：“我叫郑岩。”

徐老太太感到有些意外，说：“哦，我已经说过算了，你们干吗还来？”

“我们那个同事说话不周，得罪了老太太，我们是专程来赔礼道歉的。”

徐老太太摇摇头：“谈不上得罪，也不用道什么歉，进来坐吧。”

两人跟老太太走进院，院子里花木繁盛，郁郁葱葱，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老太太请两人进屋，房间内的布局简洁明快，家具古香古色，墙上挂着一幅民国老照片，一老一少，看样子像是父子俩。

郑岩拿出那个小漆盒，双手捧过去放到桌上。

“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昨天的事，还请老太太别往心里去。”

“我没往心里去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东西就免了吧。”徐老太太将漆盒轻轻推回。

“我都拿出来了，怎么好意思再拿回去？”

老太太打开盒子，见是一对核桃，颇有些意外。

问：“干吗送我一对核桃？”

郑岩说：“这不是送您的，这是送给大伯的。”

徐老太太有些好奇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喜欢玩核桃？”

郑岩指了一下墙上挂着的老照片，说：“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照片上那位老人家，应该是您的公公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年轻的就是大伯了？”

徐老太太笑道：“呵呵，现在可是一大把年纪了。”

“您公公曾经当过北平市长，老人家玩核桃玩出了名堂，当时很多人都知道。我想，大伯多少也会受一点影响，尤其是上年纪以后。”

“他呀，比他爸更着迷，这不，前几天跑河北去了，就是去找核桃，我真是拿他没辙。”

“河北的鸡心核桃是名贵品种。”

“对对，他就是说要去找什么鸡心？”

“玩核桃能刺激血液循环，对健康有好处，是长寿之道。”

“大夫也是这么说，所以我也就不大去管他了。看你年纪轻轻的，礼数懂得还不少？这些事儿你是从哪儿打听到的。”徐老太太眼中露出平和神色，凝神看了郑岩一眼。

“您住的这所宅子可不一般，我这个同事一说，我就猜到了。”郑岩说。

“有什么不一般的？”

郑岩微笑道：“这所宅子始建于明朝嘉靖年间，最初是一位工部侍郎的宅邸，到清代又改建成了贝勒府，前前后后住过六七个贝勒。到了民国，又被一位督军买了下来，这位督军可谓大名鼎鼎，后来当过北洋政府的总统。建国后，原本的大宅子分成若干个院子，就变成了现在这样。”

徐老太太笑得眼睛都眯起来，说：“呵呵，小伙子，你脑子里难道有张活地图？我们家的情况，你知道得比我还多呢。”

郑岩谦逊地说：“你太客气了，干我们这一行，得多了解一点历史掌故。”

黄忆江听得都傻了，没想到郑岩知道这么多。

“呵呵，就凭你送的这份礼，说的这些话，我也不能叫你白跑一趟，给你看几样东西吧。我去拿，你们等一下。”老太太起身去里屋拿东西。

黄忆江向郑岩投去敬佩的目光，低声道：“郑岩，这次我是真服了你。”

“就这一次？”

“对呀，下一次还不知道在哪儿呢。”

老太太从里屋拿出一个红木雕花锦盒和一套册页，放到桌上，说：

第43节：大玩家(43)

“这是家里传下来的两样东西，你们看看吧。”

郑岩打开册页，黄忆江打开锦盒，锦盒里是一只斗彩高士杯，二人看到里面的内容，几乎惊呆了，差点叫出声来。

“老太太，这两件东西，说是国宝级文物都不过分。”郑岩激动道。

徐老太太淡然道：“是吗。我对古玩一窍不通，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。”

“这套十二幅的册页是八大山人的真迹，弥足珍贵……这件瓷器叫斗彩高士杯，同样不得了，是成化本朝的器物，堪称稀世珍品。”郑岩心情仍是激动不已。

徐老太太说：“你们说得天花乱坠，我也还是没看出有特别的，这都不重要了，我最关心的是，拿去拍卖，能值多少钱？”

郑岩问：“我冒昧的问一句，您为什么要出手这两件东西？”

“家父曾有遗训，传下来这几件东西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拿出去卖。我现在的生活很好，不缺吃穿，万不得已的情况大概是不会碰上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也不用我操心。这几件东西留着也没什么用了，我就想卖了干点别的事……”徐老太太解释。

“您要干什么呢？”

“你这孩子，一根筋，让你们拿回去拍还不够，非得问个明白？”徐老太太责怪道。

“要是没什么不方便，我还是想听听。”

“前一阵子，我看到一个电视节目，说起民工的孩子上学难，我就想卖几件东西，捐点钱，办个小学校。这事儿我已经跟有关部门谈了，各方面都很支持，我就想尽快把这件事给办了……”徐老太太点点头，很平静地说道。

郑岩二人听完肃然起敬，很受感动。

郑岩说：“您这么做，就把两件国宝的价值真正体现出来了。”

“这两样东西能卖出多少钱？”

“这套册页，底价起码八百万。”

徐老太太吓了一跳，说：“八百万！这么多？”

“跟据我的经验，成交价可能会翻一到两倍。”郑岩的话语十分肯定。徐老太太疑惑地看了看郑岩，终于点头道：“我以为最多能卖个百八十万。要这样，事情就好办多了。”

“这件斗彩高士杯，我都不敢估价，最近几年市场上根本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国宝级重器。最保守的估计，不会低于两千万。”

“两千万？你把我给吓着了。”徐老太太显然吃了一惊。

“我说的还是最保守的估价。”郑岩郑重地说道。

“要这么说，光卖这一套画儿也够了。算了，画儿你们拿走。杯子我还是留下，说不定以后还有别的事儿。你们别担心，我要想卖的时候，还会找你们俩的。”

二人辞别徐老太太，带着八大山人的十二册页出来，放到黄忆江车上。

黄忆江说：“你得送我回去。”

郑岩点头：“行，我给你当保镖，护送你回公司。”

“后面放这么一件宝贝，我还真有点紧张。”

“你又不是没见过世面的，有什么好紧张的？”

“我是因为激动才紧张。”

两人上了车，黄忆江说：“老太太真的挺了不起。”

“嗯……拿这么好的东西不当回事儿的，我还是头回见。”郑岩也挺感慨。

黄忆江开到停车场，两人下车。

黄忆江说：“你要送我到公司。”

郑岩犹豫道：“算了，我还是不上去了。”

黄忆江坚持：“我要你上去！”

“不要强人所难嘛。”郑岩把册页放到黄忆江手中，说：“上去吧。回头请我吃饭，我走了。”说着，走到路口，拦了一辆出租，坐车离去。

黄忆江一直目送出租车消失，才转身走进大厦。

五

八大山人的册页摆在桌案上，唐景明等人经过鉴别，赞不绝口，丝毫不吝溢美之词。董事长很是高兴，对黄忆江大加赞赏。

唐景明说：“难得一见的精品，有几年没见这么好的东西了。”

陈汉书也点头道：“只有门第世家，才能藏得住这么好的东西。”

董事长问：“忆江啊，徐老太太的家世这么显赫，应该还有别的？”

第44节：大玩家(44)

“有，还有好几件呢，每一件都是精品中的精品。而且，我还亲眼看过一件斗彩高士杯，成化本朝的。”

“哦？为什么没拿到？”董事长急切地问。

黄忆江告诉他，老太太暂时还不想出手。

董事长转头叮嘱唐景明：“景明，老太太这边，一定要派专人去盯呀。”

“我们去盯都没用，老太太只认一个人。”黄亿江说道。

董事长问是谁，黄忆江说：“被你们开除的郑岩！”

董事长有些不解，黄忆江说：“老太太这家，是我跟海生先去的，结果不小心把老人家给得罪了。郑岩听说后，就带我去登门赔礼，他先是送给老太太一对四棱狮子头核桃，博得老太太的欢心。后来又说出老太太的身世背景，老太太就对他喜欢的不得了，才把东西拿出来给我们看。能拿下这套册页，全是郑岩的功劳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老太太还说，等她想卖斗彩高士杯的时候，还会找郑岩。所以，我说别人去盯也没用。郑岩再去哪家公司，老太太的东西也就跟着过去了。”

众人听到个中缘由，都感到诧异，最开心的非唐景明莫属，顿生扬眉吐气的快感。不由得开怀笑道：“呵呵，原来这样啊？还是郑岩有办法！”

董事长顿生懊悔之心，立刻焦急地道：“景明，咱得让郑岩回来呀！”

“叫郑岩回来，我当然没意见，可人家未必想回来呀。”唐景明故意拉长声音说道。

“郑岩算是你半个学生，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？”

“可这句话我实在说不出口呀。当初他被赶走，我这个做长辈的，已经很对不起他了。”

董事长有些明白唐景明的意思了，说："那你说该怎么办呀？"

"解铃还须系铃人，郑岩是董事会赶走的，我看还得你们去把他请回来。"

"好，我带董事会全体成员，亲自去请他！"董事长一口答应。

唐景明心花怒放，黄忆江也是喜上眉梢。

倒是旁边的海生脸上无光，倍感羞愧。陈汉书没来由感到一阵沮丧，脸上却又不便表现出来，不得不强作笑脸。

经过考虑，郑岩答应了让他回公司的请求，他的心里另有打算。第二天上班时，董事长亲率唐景明、陈汉书等人迎接他。

一见面，董事长便带头鼓掌道："欢迎归队，郑岩！"

郑岩谦虚地笑笑。

董事长说："你的位子还留着呢。"陈汉书听了，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，脸上便有些不太好看。

海生上班后，前台的人告诉他唐总找他。海生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，不禁有些惴惴，但还是硬着头皮敲门走进唐景明办公室。

唐景明让海生关上门，说："海生，郑岩回来了，是董事会把他请回来的。"

海生点头："哦，我知道了。"

唐景明盯着海生："在有些事上我不得不说你两句，你知道是什么事儿吗？"

海生低下头，但心里很不服气，嘴里嘟囔着："不知道……"

唐景明有些恼火，一拍桌子，说："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不知道？"

海生语气中明显带着抵触情绪，争辩道："我是真不知道！"

唐景明说："人家徐老太太主动找上门来，是你接待的，可你却以貌取人，小瞧了对方，差点错是一次良机……"

海生辩白说："要不是我的失误，郑岩也不会这么快回来了。"

“要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感谢你了？你这是强词夺理！犯了错误还不虚心！你的工作态度很成问题！”唐景明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说“这就是你和郑岩最大的差距，心浮气躁，知错不改！同样一件事，为什么郑岩能办成，你就办不成，不是你能力差，是你做不到像郑岩那样踏实虚心，以诚待人！！”

海生心里窝火，但也不敢再顶撞，只能强忍着，口中呐呐道：“我知道了，下回我注意就是了，不管再碰到什么人，我都当财神哈着好了。”

“你给我回去好好反省一下，找找差距！”

海生嗯了一声，扭头要走，唐景明叫住他，语气和缓下来，说：“海生，你也是公司的骨干，我对你同样寄以重望，但终归还是要靠你自己努力才行。”

第45节：大玩家(45)

海生应了一声，悻悻地离去。

从唐景明办公室出来，海生神情沮丧。无意中，他看到郑岩与黄忆江正在谈笑。

黄忆江说："你这一票可真是扬眉吐气了，唐总也跟着出了一口恶气，以后他们再也不敢小瞧你了！"

海生情绪低沉，一言不发的回到自己座位上。

郑岩叫他："海生！你怎么了？"

"没事。"海生突然心生厌烦，不想多说什么。

黄忆江走过来，瞅瞅海生，突然笑道："是不是挨剋了？"

海生气道:"不要你管！"

黄忆江说："受表扬的话肯定不是这个表情！"

"没错，刚我就是被骂了一顿，唐总骂我太笨，让我跟郑主管好好学着点。"

黄忆江说："对啊，你是得好好学着点！"

海生心里有点泛酸，不觉阴阳怪气地道："是呀，还请郑主管以后多多指指教呀！"

郑岩说："行了，别胡说八道了，快去干活吧！"

海生告称有点急事儿，匆匆离开了办公室。

黄忆江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袋，来到郑岩桌旁，扔到他桌上。

郑岩问："这是什么？"

"自己看。"

郑岩打开文件袋，从里面抽出几张监狱管理局资料室的复印件。他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朱伯勤的相关材料。郑岩大喜过望，回头再找黄忆江，她已经没有了踪影。

郑岩顾不上其他，喜形于色地开始翻看朱伯勤的资料。

看着看着，郑岩突然愣住了！资料上有一行字迹赫然出现在郑岩的眼前。上面写着：社会关系：未婚妻郑怀英

郑岩吃了一惊，喃喃道："郑怀英？！郑怀英？！怎么是我妈妈的名字？！"心头顿感茫然，脑中一片混乱，思维足足停滞了有一分钟。

郑岩连连摇头，试图驱散自己脑子里的胡思乱想，心里暗暗说道："肯定是重名，跟我妈妈没关系！"

郑岩继续翻看资料，却没有另外的发现。眼神又有意无意地落到"郑怀英"这个名字。"不会的……绝对不可能，只不过是个巧合！"郑岩心烦意乱地把资料装进文件袋放进抽屉，再次陷入了沉思。

这时候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夏海生的爸爸打来的电话。

郑岩听完电话，眉头立刻皱了起来。

黄立德接到张老的电话，说已经有了朱伯勤的消息。听完电话后，黄立德思索了好一会儿，心中有太多的东西隐隐泛起。不过，对张老提供的这个消息，他还是相信的，因为他深知朱伯勤是个什么样的人。

刘闯问："张老打听到朱伯勤的消息了？"

"嗯……有一点可以确定了，朱伯勤确实没有死……"

"他在哪儿？"

黄立德漠然摇头："他在哪儿已经不重要了。"

刘闯一脸茫然，问："为什么？"

"他已经疯了，住在某个精神病院，具体是哪儿不知道。"

刘闯的表情很意外，说："这个消息可信吗？"

"可信！其一，张老的消息向来是可靠的。其二嘛，我并不感到惊奇，就算朱伯勤没死，迟早也要发疯，这是注定的！"黄立德缓缓踱着圈子，心中的感觉十分肯定。

"为什么？"

"因为他是个真正的艺术大师！不要说现在，早在十几年前，他的精神状况已经出问题了……"

刘闯思索着：“要这么说，最近那两件朱仿是他发疯以前做的？”

“对！”

“会不会还有呢？”

“就算有，也没几件了，以他的精力和体力，做不了很多。或许就那两件也难说！有些事儿，看来是我想多了。”黄立德摇摇头。

海生从母亲那里取到夏开林的青花梅瓶，已经联系到买主，正在家里等候买家上门。郑岩突然匆匆赶来，当然他此来并非巧合，而是刚刚接到的夏开林给他打来的电话。

海生见不是买主，有些失望，也有些意外，问：“怎么是你？”

郑岩并不说破，只是说：“找你去喝酒。”

“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时候来。”海生显然没有心思喝酒。

第46节：大玩家(46)

郑岩故意问："你有事儿？"

"没什么事儿，先进来坐吧。"

郑岩看到桌上的梅瓶，一眼便认了出来，却装作不识，揶揄道："又要蒙人是不是？"

海生没好气道："你有没有句好话啊？我什么时候蒙过人？"

"这东西，我怎么觉着眼熟啊。"郑岩指着梅瓶问。

"这说明你东西看得多嘛。"

门铃响了，海生去开门，进来一个中年男子，看样子便是海生在等的买主了。郑岩心里暗暗思索，想着怎么去挽回这件事情。

海生不悦道："怎么才来，钱带了吗？"

"带了。东西呢？"

"在这儿。"

买主开始看货。

郑岩突然故意一拍脑门，大叫道："我想起来了！这东西是——"

买主困惑地看着郑岩。

"这东西是康熙民窑，却是民窑精品！"海生在一旁冷冷地道。

"夏先生开个价吧。"

海生伸出一只手："五十万。"

买主摇头："这只是个民窑的东西！怎么值五十万？"

海生冷笑道："五十万你还想买官窑的？"

"你开个实价吧，五十万太多了。"

"你想出多少？"

"十万！"

海生脸色不豫："哥们就憋着想捡漏是不是？那咱们这买卖恐怕难成。"

"十二万。"

郑岩终于忍不住了，插话道："海生，你还是别卖了！你会捅娄子的！"

"你别管！"海生对买主道："说实话，这东西如果送拍，底价至少三十万，竞标冲到百八十万也有可能。我呢，急需现金，所以不能等拍卖。哥们，你要有诚意我就说个实价：三十万。你觉着合适呢咱就成交，你若是有半个不字——请便！这东西有人要！"

买主还想扯扯皮，道："嗯——十八万行吗？这数吉利……"

海生做了个门外请的手势，买主不动，海生动手推买主出门。

"哎，慢慢商量嘛，你急什么？！"买主叫起来。

"该说的我都说明白了，没的商量！"海生把买主推到门口。

"好了，好了，成交！"买主赶紧说道。

买主从包里取出三捆钞票。郑岩赶忙挡在买主身前，将他的钱推回去，扭头对海生说："海生，你最好还是别卖了，我怕你要倒霉了！"

买主闻言担心道："怎么回事？这东西来路不明呀？夏先生，你可别坑我！"

海生说："你放心吧，这东西绝对正路，我们说的跟它没关系。"

这时"砰砰砰"剧烈的砸门声突然响起，外面的人几乎把门砸破，屋里的人个个大吃一惊。

海生没好气地叫道："谁呀！"走过去开了门，夏开林象一阵风似的冲进来。

买主正准备把梅瓶收起，夏开林一个箭步冲上来，一把抢过梅瓶，将买主推了个趔趄。

买主惊慌道："干吗抢我东西？！姓夏的！你不是下了个套吧？！"

郑岩叫了声："夏叔叔——"

海生呐呐道："爸，你、你、你来干吗？"

“我来干吗？！”夏开林怒火烧心，强忍着先把梅瓶小心翼翼地放到床上被窝里，转身抄起一把笤帚扑向海生，象个疯狂的武士。

“我来干吗？！——我打死你这个败家子！”海生抱着脑袋闪躲，夏开林追打。

买主一脸茫然，喃喃道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郑岩轻推对方一把，说：“你快拿上钱走人，真正的货主来了，你的买卖吹了。”

买主急忙收起自己的钱逃之夭夭。

郑岩上前抱住夏开林，说：“夏叔叔，您别打了，冷静一下，您的东西还在呢，没丢！”

夏开林挣脱不了郑岩，只好住手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

海生气恼不已，说：“我不过是拿了件破玩意儿，至于吗？！”

夏开林听到这话，又抡起扫帚，叫嚷道：“你敢说那是破玩意儿？！”

郑岩急忙再次劝住夏开林。

夏开林说：“我的东西就是我的命！你偷了去卖钱就是谋财害命明白吗？！”

海生不以为然，说：“爸，你真是老糊涂了，你的不就是我的吗？你百年之后这些不都是我的吗？我拿自己的东西出来卖怎么了？什么谋财害命，危言耸听！”

第47节：大玩家(47)

郑岩说：“海生，你不能少说两句！”

夏开林气得浑身发抖，手指颤巍巍指着海生，说：“你以后不要进我的家门，我没你这个儿子！”

郑岩赶紧把梅瓶放到夏开林怀里，说：“夏叔叔别生气了，赶紧拿着您的东西回家吧。海生我替您骂他！您先回去吧。”说着将夏开林硬推到门外，看着他气鼓鼓地走了

郑岩回到屋内，海生正生着闷气，郑岩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爸下午打电话给我，说丢了个瓶子，我就猜到七八成，这才赶紧过来了，得亏没走掉，要不老爷子非跟你玩命不可！“

海生说：“我淘货亏了好几万，得填这个窟窿不是。”

“那你也不能去碰他的命根子嘛。你还不了解老爷子的脾气？”

海生不服气地说：“你说，他收了那么多的古玩器物，一件都舍不得卖。凭什么就不能给我一件，家里的事他从来不管，整天就摆弄他那一大堆的玩意儿！”

郑岩劝解道：“你爸就这爱好，改不了了。”

“我出去淘货，亏点钱还是小事儿，说不定就把命给搭进去了！你再看他，他守着一屋子宝贝，还厚着脸皮领低保，有这样的人吗？有这样当爹吗？”海生气愤难平。

晚上吃过婶婶弄的晚饭，郑岩心里始终想着那些资料上的事，思索再三，决定找叔叔谈谈。

郑万春坐在沙发上喝着茶看着报纸。郑岩来到他身边坐下，叫了他一声。

郑万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诧异道：“啥事儿？”

郑岩说：“舅，我爸的情况你真的不清楚吗？”

郑万春感到奇怪，问：“你咋突然又问起他了？别的我不知道，只有一点我很清楚！”

郑岩心里咯噔一下，立刻激动地问：“什么？”

郑万春说：“你问的那人是个乌龟王八蛋！”

郑岩立刻泄了劲，失望地说：“每次你都这么说。”

“我知道的就这些，还想叫我怎么说？”

“你是不是太生他的气了，才不想告诉我真相？”

郑万春说：“我生气那不用问，不过也没什么真相瞒着你。你又不是小孩儿了，这么大的事儿说什么也不能瞒着你嘛。”

郑婶正好从厨房走出来。

郑万春扬声道：“老婆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“什么呀？”

“就是郑岩他爹的事儿，咱们是不是一点儿都不知情？”

郑婶奇怪道：“怎么又说起这件事儿了？”

“对呀，你是怎么回事呀？”郑万春扭头望着郑岩。

郑岩说：“我今天看到一个人的档案材料，里面有我妈的名字……”

郑万春有点意外，问：“哦？是个什么人？”

“他叫朱伯勤，曾经是个犯人，坐过十几年牢，他的未婚妻跟我妈是同一个名字……你们听说过朱伯勤这个人吗？”

郑万春眉头皱起来，认真回忆着：“朱伯勤……没有……”

郑岩说：“我算了一下时间，他入狱那一年，正是我妈怀着我时候。”

郑万春抬眼道：“他人在哪儿呢？咱们去找他！”

“不知道，他十五年前就出狱了，从此不知下落。”

“说起你那个混蛋爹，我们不是没问过，问过好多回了，可你妈到死都没漏一点口风，真的！一点没骗你。老婆，我没说错吧。”郑万春看了郑婶一眼。

郑婶似乎在思索着什么，嘴里嗯了一声。

郑岩说：“这我知道，以前你们都跟我说过了。”

“你别想那么多了，很可能是重名，跟你妈没什么关系。这重名的人太多了，原来我们那个单位就有好几个，男的女的都有，闹得笑话可多了，哈哈哈，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可乐……”郑万春说着说着哈哈大笑起来。

郑婶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行了行了，你赶紧打住吧！”转头对郑岩道：“郑岩，我烧了水，你去看看开了没有。”

“好。”郑岩起身去厨房。

郑婶支开郑岩，见郑万春又拿起报纸看起来，忍不住一把夺过来。

“你先别看了。你还记得怀英留下的那个盒子吗？”郑婶神色紧张地说。

第48节：大玩家(48)

“什么盒子？”

“就是她让你烧掉的那个，红颜色的……”

郑万春恍然：“噢！对对，是有那么个盒子，这么多年我都给忘了。”

“要不把它找出来给郑岩吧。”郑婶有些犹豫不定。

“给他也没用，我保证他也打不开！”郑万春说

“你怎么知道，你以为别人都像你这么笨呢？”

郑万春叫道：“哎哎！老婆子，这话怎么说的？！你得给我说清楚了！”

这时，郑岩从厨房出来了，郑婶说：“郑岩，你妈还留下了一件遗物……”

“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是个盒子。”

郑万春插了一句：“一个打不开的盒子，唉，给你看一下就知道了，老婆子，你快去找一下……”

郑婶转身进屋，翻箱倒柜找出一个古香古色的红木盒子交给郑岩。这是一个做工精美，几乎可以用巧夺天工来形容的盒子。整个盒子除底面外，均刻有不同内容的浮雕图像。郑岩掂了掂这个红木盒子，颇有些分量，因为年代久远，通体裹着一层厚厚的包浆，盒子的木色变为一种深沉的暗红色。整个盒子从上到下，从左到右，从前到后，没有一个锁孔，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开启的机关。惟一不同处，就是在顶盖位置镶嵌着几十块可以滑动的大小不一的方形木块，每一块木块都刻有不同的图案。而且明显可以看出，每一块木片都是一整张图画的一部分，这其实是一个拼图机关。

郑岩半信半疑：“这真是我妈留下的？”

郑万春说：“是你妈留下的没错，不过，我得给你解释一下。你妈来投奔我们的时候，除了肚子里怀着你，就带了这么一个盒子。她去世前，让我把这盒子拿去烧了。”

“烧掉？为什么？”郑岩大惑不解。

“我哪知道呀。我想来想去没舍得烧，就瞒着你妈，偷偷给留了下来。这盒子也蹊跷，没锁没扣，还挺结实，怎么折腾都打不开。”郑万春伸手将报纸又取了过来。

郑岩仔细看了看，说：“这些木块就是锁，这是个拼图机关，只要把这些木片儿拼成一幅完整的图形就能打开。”

郑万春说：“这我倒是猜到了，可拼来拼去也没拼成个花样。后来就没了耐心，扔一边了，时间一长就给忘了。”

“这个盒子是老物件，材质是红木的，制作工艺高超，本身就是一件珍贵的古董。”郑岩说。

郑万春眼皮一挑，放下报纸问：“是吗？那是不是很值钱呀？”

郑岩说：“这一类的物件在市面上很少见，不好估价。但对我来说，确实太珍贵了，多亏你没把它给烧了。”

郑万春笑吟吟地说：“那是那是，我有先见之明嘛。”

郑婶说：“这盒子里一定装着东西的，得打开才能知道是啥。”

“不管装的是啥，肯定不值钱，要不然你妈也不能叫我拿去给烧了？”郑万春拿起报纸开始看起来。

“我试试看，无论如何也要把它打开！”郑岩抱着匣子回到自己的屋里，聚精会神地做起了“拼图游戏”。

不知不觉，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。郑岩还在房间内全神贯注地做拼图，郑万春敲门走进屋里他也没有发觉。

“怎么样了？”郑万春问。

郑岩哦了一声，说：“还是没有头绪，比想象的要难得多。”

“得了，干脆还是用它吧！”郑万春从身后亮出一把羊角锤。

郑岩一惊，说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别费那个脑子了，直接劈开算了。”

“不行不行。”郑岩赶紧摆手，说：“这种带机关锁的盒子一般都配置了自毁装置，如果用外力强行打开，里面的东西就全毁了。”

郑万春皱眉：“还有这么一说呢？”

“舅，你就别操心了，我好好研究一下，一定能打开。”

晚上，黄忆江正要开车外出，手机铃声响起来。

黄忆江接通手机，传来海生的声音。

“忆江，你在哪儿呢，我请你吃晚饭啊，前天说好的。”

“好啊！不过我现在没空啊。”

电话里海生调侃道：“唉，你这个真该好好检讨一下，不要总在不经意间伤透了别人的心……”

第49节：大玩家(49)

“瞧你这种人，帮你省钱还要落个埋怨。要这么着儿，我只能说，伤心总是难免的，因为都是自找的。”

“你伤了别人的心不算，还要再往伤口上撒把盐，也忒歹毒了点！这可不是好习惯。”

“也不知道是你太脆弱还是我太凶残，一句话就把你伤了？”

“有时候一句话的威力胜过一颗原子弹嘞！”

黄忆江笑了：“不是我不肯赏脸，只是我现在需要的不是食物，是运动。我要去游泳！”

“明白了，干脆我赏光陪你去怎么样？”

黄忆江犹豫了一下：“这个嘛……”

“知道了，不方便就算了……”

“你知道什么了？有什么不方便了？”

“既然没什么不方便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叫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！”电话里海生利索地说道。

“你不怕被我淹死就放马过来吧！”黄亿江关上车门，发动车子开往游泳馆。

没多久，海生也感到了游泳馆。

二人游了几圈，海生提议和黄忆江比赛自由泳，黄亿江是个喜欢热闹的人，一口答应了。

海生泳技果然出众，游到最后一圈时，他已经领先了黄忆江两个身位。见到黄亿江用力划水的样子，海生改成仰泳，放慢速度，等黄忆江追上来。

到最后，还是黄忆江先游到了终点。

海生说：“我输了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你的演技可不怎么样！要是诚心想让我，就得输得不露痕迹。”

“不好意思，下次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”海生笑起来。

两人在水中放松，黄忆江说：“你游得还真不错，这一点倒是没吹牛。”

海生说：“我受过专业训练的，从小就是校游泳队的。最近几年游得少了，退步了好多。”

“能看出来，你的技术还是挺专业的。”

“你的基础很好，就是技术欠缺。要是有个懂行的教练稍加点拨，你的水平一定会飞速提高。”

“是呀，我还真打算请个教练呢。”

“现成的就有一个嘛，何必再舍近求远呢？”

黄忆江望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是打算毛遂自荐？”

海生笑嘻嘻地说：“我这个教练不仅专业，而且还是免费的，多合适呀。”

“好呀，就这么说定了。”

海生盯着黄亿江说：“不过，我给你当教练，不会因此得罪什么人吧？”

“得罪谁？”

“你男朋友呀什么的？”

黄忆江笑道：“你想打内幕消息就直接问好了，用不着拐弯抹角的。”

“直接问那多没礼貌。”

“跟我不用讲什么虚礼。”

海生感叹说：“这一点倒是真的。说实话，我是真没想到你居然没有男朋友。”

黄忆江神色一端，说：“我说没有了吗？”

“那你就是有了？”海生心下一紧。

“就算有我也得说没有呀，免得又伤了某些人的心，落个千古骂名。”

海生叹道：“有一点真叫我挺纳闷的，你对郑岩咋就客客气气，对我这么苛刻呢？”

“是吗？我没觉得呀。”

“你对郑岩就是挺客气的嘛。”

黄忆江淡然道：“可能吧，当你对一个人不怎么感兴趣，往往就比较客气。”

海生看着她，慢慢道：“可据我的观察，似乎正好相反……”

黄忆江狠狠地盯着海生，海生有点心虚起来，黄忆江突然放声大笑，说：“就你这样的眼神，怎么能不打眼呢？”

“难道不是?”

“当然不是，我才不喜欢他那种类型的呢。老气横秋，整天板着个脸，不苟言笑，反应迟钝，榆木疙瘩，一点幽默感也没有……”黄亿江的话里十分肯定。

海生顿感心头一松，笑道：“没有你这样的，愣把一个挺好的同志几乎给说得一无是处……”

“他本来就一无是处，所以我对他毫无兴趣嘛。”

“你不是忽悠我吧？”

黄忆江扬声道：“我忽悠你干吗呀？费的着这心思吗？”

“那你喜欢哪一型的？”

黄忆江侧着头瞥着海生，慢慢的想着说：“首先要阳光、有活力，还要聪明风趣，幽默感是一定不能缺的……当然，还有个前提条件，必须得超级帅！”

第50节：大玩家(50)

海生仔细倾听着黄忆江的道白，定定地出了神。。

“好吧，你先慢慢学习领会一下，我再游两圈。”黄忆江沉入水中向对岸游去。

海生细细回味着黄忆江的话，越想越感觉她说的正是他自己。不由得心花怒放，精神大振，奋力向前跃出，劈波斩浪追赶黄忆江。

游完泳后，黄忆江披着浴袍来到池边休息区，坐到沙滩椅上。

海生买了饮料端过来，坐在黄忆江对面。

说：“我刚才还在想，你肯定是误会郑岩了。”

黄忆江问：“怎么误会了？”

“如果你了解了郑岩的身世，就不会对他有那种偏见了。”

黄忆江心中一动，忙问：“是吗？说来听听啊！”脸上掩饰不住自己的好奇神色。

“郑岩其实是个私生子，没想到吧？”海生看了她一眼，说。

黄忆江愣了一下：“私生子？”

“对，好多人都说他是个野种，因为直到现在，他爸是谁都是个谜。”

黄忆江眉头皱了起来，喃喃道：“真没想到是这样。他妈妈呢？”

“郑岩四五岁的时候，他妈妈生病去世了，后来是他舅舅、舅妈把他给抚养大的。他的性格比较内向孤僻，不善交际，跟他的身世都有直接关系，所以你要多体谅他。”

黄忆江瞅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倒是挺讲义气的，替他说这么多好话。”

海生说：“谁叫我们俩的关系最铁呢，郑岩也很讲义气，对朋友没得说。”

“女人最怕的就是这种人，拿朋友当手足，拿女人是衣履，从来不当回事儿。”

“郑岩不是这样的，他对女朋友可上心了，矢志不渝，忠心不二。”

“我早说过你的眼神不灵，看得未必准。”

海生认真地说：“他跟佟丽音的感情非同一般，肯定不会变心的。别的不说，郑岩能干上古玩这一行，就跟佟丽音有直接关系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他们是初中同学，坐同桌，佟教授很喜欢郑岩，后来就收他当了徒弟。”

“佟小姐好像不大喜欢古玩。”黄忆江默默思索了片刻，说。

“那是另一码事儿。郑岩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就凭这一点，他也不会亏待了佟丽音的，这等于上了双保险。”

黄忆江默默地听着，心里隐隐觉得有些郁闷。。

两人走出游泳馆，黄忆江开车将海生送回家。看着海生上楼后，黄亿江并没有马上开车，而是拿出手机给郑岩发了一条短信。

海生一边上楼梯一边也拿出手机发短信。

郑岩还在聚精会神地拼图，手机响了，他看了看，是黄忆江的一条短信。

“刚才我跟海生一块儿去游泳，听他说了你的身世，十分感慨，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……你在干嘛呢？”

郑岩回复短信：“我在玩拼图游戏。”

“没搞错吧，一个人在家玩拼图游戏，真够无聊的！”

“嘟——“一声，手机上又传来一条短信，郑岩看了看，是海生发的：“刚才我跟黄忆江去游泳了，她聘我当她的教练，胜利在望。”

郑岩愣了一会儿，回复了一条：“掌握分寸，再接再厉。”

当晚，郑岩摆弄盒子上的机关弄了很久，可怎么搞也没能把它解开，直到天亮了，郑岩才放弃。由于睡得太晚，第二天午饭时郑岩才起床。下午，郑岩脸色疲倦地走进办公室，来到自己座位上坐下。脑

子里还是昏沉沉的，连打了几个哈欠。黄忆江走过来，问：“你好象还没睡醒？上午也没来，干嘛去了？”

“睡过头了。”郑岩回答：“昨天玩了一夜的拼图。”

黄忆江睁大了眼睛，说：“不会吧？什么拼图那么好玩儿，回头让我也长长见识？”

“不用回头了，我带来了。”

“你还打算接着玩儿呢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黄忆江“切”了声，说：“一个成年人沉迷于儿童游戏，八成是心理健康出了问题，你可要防患于未然呀。”

“多谢你提醒。”郑岩笑笑，沏了杯茶，从包里取出红木盒子放在桌上，又开始摆弄起来。

第51节：大玩家(51)

黄忆江看到红木盒子，马上起身又走了过来。

笑道：“怪不得呢！哈哈，原来你得了一个藏宝盒，憋着想发大财呢？”

郑岩问：“你怎么知道这是藏宝盒？”

“一看这机关拼图就知道了。”

郑岩看了看盒子，说：“这个机关拼图能说明什么？”

黄忆江双手环抱，嘴角微微翘起，故意摆起架子，说：“你是要考我呢还是请教我呢？”

郑岩一笑：“就算是请教吧。”

黄忆江娇嗔道：“请教就请教，干吗还加个就算是？”

“好，就两个字：请教。”郑岩无奈举起双手，表示认错。

“这才是正确的态度。你知道这些木块一共多少块吗？”黄亿江开心一笑。

郑岩楞了一下：“我还真没数过。”

“那我告诉你，一共九九八十一块。回头数一下就知道，现在就别耽误时间了。”

“八十一块说明了什么？”

“说明这是机关拼图里最复杂最难的九九机关图。”

郑岩恍然道：“怪不得我忙活了一夜都没拼出来，看来我是小瞧它了。”

“这不是态度问题，是水平和技巧的问题。”

郑岩点头认同：“我也感觉到了，要解开这个迷图需要很高的技巧和复杂的计算，不是谁都能玩得转的。”

“所以你要请高手帮忙。”

“有道理……”郑岩低头注视着红木盒子，思忖。

黄忆江提高了声音，说：“你没听出我话中有话？”

见他还是一脸茫然的样子，黄忆江板起脸：“你是真傻还是装傻？”

郑岩回过神来，说：“你的意思是说你是——解图的高手？”

黄忆江不答，反问道：“古代的机关游戏，华容道、九连环、鲁班锁、四喜人，你玩过哪一样？”黄亿江盯着郑岩问道。

“我一样都没玩过……”

黄忆江面有得色，说：“我都玩过，而且都是上小学的时候玩的，没有我解不开的，这就是我的信心所在。”

“好，那你来试试。”郑岩起身把座位让出来，黄忆江不客气地坐下。

“我可不能白干，要是把盒子打开了，里面的珍宝得分我一半！”

“不行。”郑岩一口否决。

黄忆江嘴一撇，说：“真小气！”

“不是什么小气，这里面肯定没有什么珍宝。”

黄忆江看了一眼盒子，讶然道：“这样的盒子当初设计出来，就是为了装珍宝的，要不怎么叫藏宝盒呢？”

“实话跟你说吧，这是我妈妈的遗物，我也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不能跟你平分。”郑岩认真地说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黄忆江抬头看着郑岩，眼光轻轻闪动，说：“这个盒子是不是跟你的身世有很大关系？”

“我想是的。”郑岩轻轻一叹。

“我需要绝对安静，别过来打搅我。”黄忆江拿着盒子起身回到自己座位上，开始全神贯注地拼图，郑岩关切地看着她。

这时，海生走进办公室，径直来到黄忆江桌旁，叫她：“忆江，陈总叫我们去看一趟货。”

“我没空，回头再说吧。”黄亿江头也不回地答道。

“你这是在干吗？”

“玩拼图游戏。”

“回来再玩儿吗？”

“不行，我现在哪儿都不想去！我已经着迷了，除非房子塌了，我是不会起来的。”黄亿江纹丝不动，神情专注，毫不理会海生。

海生有点尴尬。

“你跟郑岩去吧。”黄亿江突然扭头冲郑岩说：“郑老师，请你代劳跑一趟吧，谢谢。”

郑岩走过来，说：“海生，我跟你去吧。”

海生解嘲道：“我算领教了，什么叫大小姐脾气。”

郑岩说：“走吧。”和海生走出办公室。黄忆江没有任何反应，仍旧全神贯注地拼图。

二人开车进入一个破旧的居民小区，这里的楼房都是八十年代的建筑。

郑岩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，说：“应该是这栋楼，三单元。”

海生说：“这么破一个居民区，能收到什么好东西，没准儿又白跑一趟。”

第52节：大玩家(52)

两人走进一栋居民楼，找到了货主家，敲门，一个中年妇女出来开门。

郑岩问：“您是吴大妈？我们是安蒂克拍卖公司的。”

“啊，你们来了，快请进。”吴大妈请两人进屋坐下，沏茶倒水。

郑岩说：“不用客气，您别忙活了。”

海生问：“听说您有东西要出手。”

“是呀，没办法了，我家老头子要动手术，要花好多钱。俩儿子都刚买了房，月月交房贷，也帮不上忙。没办法，只好卖东西了。我公公过世后，留下一些老翡翠，也不知道能值多少钱，就想请你们看看，要是能值钱，就帮我卖了吧。”吴大妈倒了两杯水，放在二人面前。

郑岩说：“您拿出来我们看看。“

“好，你们等一下。”吴大妈去里屋抱出一个老式的红漆木盒，挂着一把小铜锁。

郑岩一看到盒子有点条件反射，出神地打量着红漆木盒。

海生感到奇怪，问：“怎么？这个盒子有点门道？”

郑岩回过神，忙说：“没有没有……”

吴大妈打开小铜锁，盒子里面是几只翡翠手镯和挂件。郑岩在桌上铺了一快毯子，把东西拿出来放到毯子上。两人先粗看了一下，又用放大镜仔细鉴别。镯子共有五只，两只翡色，三只翠色，四块挂件都是翠色，三块大的挂件一块小的项坠。

郑岩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这五只镯子都是新种，水头也一般。这四块挂件，最小的这块项坠还不错，其他三块是假的，不是翡翠。”

吴大妈问：“能值多少钱？”

“镯子每只一两千，项坠能值一万。”

“就值这么点？你们没看错吧？”吴大妈将信将疑。

“这都是行货，不会看错的。你要不放心，可以拿到珠宝行检测一下。”郑岩说。

“这可怎么办？我还以为能卖个好价钱呢。算了，你们拿去替我卖了吧，能卖多少算多少。”吴大妈叹气。

郑岩说：“实话跟您说，我们把这几件东西拿回去，也不大好卖。”

“想卖都卖不出去？”

“就算卖了，也得等到春天才能拿到钱。”

吴大妈一脸失望，呐呐道：“那就更指望不上了。”

海生四下扫视屋内，问：“还有别的吗？家里传下来的老东西，比如瓷器，书画什么的？”

“书画没有，倒是有一对大花瓶是老东西。”吴大妈回答。

海生忙说：“在哪儿，我们帮你看看，说不定能值些钱。”

“我家老头子嫌它们难看，给扔到阳台上。”

海生站起身来，说：“我们去看看。”

两人来到阳台上，看到两只五六十年代生产的大花瓶，又粗又笨，根本不是古董。

吴大妈问：“值钱吗？”

海生摇头：“这就是一般的花瓶，不是古董。”

吴大妈再次失望。

花瓶旁边有一个盛杂物的罐子引起郑岩的好奇，罐子里外都涂着红油漆，有点脏乎乎的。

郑岩问：“这个罐子干吗要涂油漆？”

吴大妈说：“这是老头子从外面捡来的，好多年了，油漆弄不掉，就扔在这儿盛些零碎儿。”

郑岩望向海生，征询道：“你看像个什么？”

海生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缓缓说：“就是个普通的罐子，还能是什么？”

“要不，把油漆洗掉看看？”

“别费那功夫了，不会洗出一个元青花来。”海生拦住郑岩，郑岩想想也对，便没在深究下去。

二人起身告辞，郑岩说：“吴大妈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。”

吴大妈表示理解，说：“这怪不着你们。回头我把这些东西拿到典当行，能卖多少算多少吧。”

“先别卖，等个一两天，我帮你想想办法。”郑岩说完，和海生辞别吴大妈。二人下了楼，来到车旁。

海生说：“我有点别的事儿，你走吧，我到外面打车走。”

郑岩开车走了，海生并没有马上离开，抬头望着吴大妈家的窗口陷入沉思。

郑岩回到公司大办公室，天色已晚。黄忆江还坐在那儿聚精会神地拼图。

第53节：大玩家(53)

郑岩说：“天都黑了，先回家吧。”

黄忆江抬起头，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郑岩指指窗外，说：“你看看外面，天都黑了。”

黄忆江看了一眼窗外又看了看表，已经七点钟了，说：“都这么晚了，一点都没觉得。”说着把红木盒子交给郑岩，“今天先到这里，明天再弄吧。”

郑岩问：“有突破吗？”

“没有，因为我还没找到‘图眼’。”

郑岩疑惑不解：“什么叫‘图眼’？”

“就是最关键的那一块。解这种机关图，首先要找到‘图眼’，只有先找到‘图眼’才能进入下一步。”

黄忆江收拾好东西，望向郑岩道：“你要回家吗？”

“我想再待一会儿，你先走吧。”

黄忆江想想，点头：“那好，我先撤了。”动身离开了大办公室。

郑岩目光落在那个盒子上，坐了下来，开始忘情地钻研起机关拼图。

黄忆江走到电梯间，拿出手机给父亲打电话，“爸，你在哪儿？我有事儿找你，现在就过去了。”

回到家，黄亿江穿过院子回廊走进办公室，黄立德正在在灯下看书。

黄忆江叫了他一声，黄立德问：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
“没呢，我有急事儿要找你，哪儿顾得上呀。”黄亿江急急坐下，打开自己的背包，将里面的数码相机取了出来。

黄立德问：“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”

黄忆江打开电脑，把数码相机里储存的红木盒子照片输入电脑，从各个角度拍摄的，多达十几张。

“爸爸，你过来看看这件东西……”

黄立德摘下眼镜，调侃道：“又看东西啊？你说我三天两头帮你们看货，安蒂克是不是得给我发一份工资才对呀？”

黄忆江撅起嘴巴，说：“哟……您要这么说，那我还不给你看了！像这种百年不遇的精品，可不是谁都有机会看到的。”

“是吗？那我得开开眼，一饱眼福。”黄立德走过来去看电脑上的资料。黄亿江张开双臂挡住电脑，叫嚷着：“白看可不行，看一眼一百块。”

黄立德站住，笑起来说：“你这不是敲竹杠吗？”

“知足吧您，要是外人，给钱都不让看呢。”

“好好，晚上我请吃饭。”

“这还差不多。”黄忆江让开，黄立德坐到电脑前，戴上眼镜，仔细端详。

电脑上是黄亿江拍下的郑岩带来的红木盒子各个侧面的照片。尤其是正面拼图机关的照片，她更是拍了许多。黄立德心中隐隐一动，这个盒子仿佛触动了他内心的某根弦。不过表面上他还是很平静地问道：“这是你们刚收的东西？”

“不是。”黄亿江说：“我不是让你看东西对不对。”

“那看什么？”

“你知道这是啥东西吗？”

黄立德摘下眼镜：“我再不知道这是个啥……”

“就是嘛，我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不光叫你看，还要你帮忙找到‘图眼’，能办到吗？”黄亿江紧盯着父亲不放。

黄立德疑惑地看着黄忆江，突然干脆地说：“办不到！”

黄忆江感到意外，问：“您干吗回答这么干脆呀？这可不像您！”

“你光叫我看个照片，怎么找呀？”

“谁说光叫你看照片了？”

“那东西在哪儿呀？你直接拿出来不就得了？”

“没在我手上，你得先给我给我打个保票，我再给你拿来，行不行？”

黄立德问：“为什么呀？”

黄忆江不耐烦道：“怎么这么烦人呢？帮个小忙还提这么多问题？”

“这种机关盒子都是有来历的，决非寻常之物，我不能不多加小心。你得实话告诉我，这个盒子到底怎么回事。”黄立德隐隐感到不那么简单，态度坚定，口气不容置疑。

“好好好……”黄亿江口气软下来，说：“我实话告诉你，这是郑岩的妈妈留给他的遗物。”

“郑岩？！”黄立德稍加思忖，心念迅速转动，说：“我可以帮这个忙，让郑岩把盒子带过来吧。”

“带过来倒也没什么问题，不过，你得先给我交个底，你有几成把握能打开，要是低于十成就算了。”

第54节：大玩家(54)

黄立德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提的要求也太高了！你担心爸爸会让你丢面子？”

“我是怕您老丢面子，您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万一献丑，岂不要坏了名头？”黄亿江一把拉住他的胳膊，摇晃道。

“你这个鬼丫头，里外都是你有理。放心吧，爸爸不会让你难堪的。”黄立德微笑道。

黄忆江心头一松，眉开眼笑道：“好好，走吧，我请你吃饭。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”

“算了，你自己去吧，我想再好好研究一下。”黄立德摆摆手。

“那你怎么吃饭呀？”

“让刘闯叫外卖就行了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转身离去。

黄立德笑容顿时收敛，目光转向电脑屏幕，再次出神地看着照片上面的红木盒子。

六

上午，艳阳高照。郑岩拎着一个白布兜子出现在古玩街，走进其中一家字号。

店里的伙计看到郑岩，赶忙上前招呼：“岩哥来了。”

郑岩问：“小吕，你们老板在吗？”

“在隔壁看东西呢。你等一下，我去叫他。”伙计去隔壁叫老板，郑岩四处打量，浏览店里的古董。

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黄忆江从公司大办公室打来的电话。

“你怎么没来上班？”

“我在外面看东西，有事吗？”

“我帮你找了一个专家，兴许能打开那个盒子。”

郑岩心头一喜，感到十分意外，高兴地问：“真的？”

“等你回来我带你去。”

“好，谢谢。”郑岩挂断电话，心里又喜又忧，喜的是终于可以打开盒子上面的机关了，忧的是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些什么。说不定这里面真的是关于自己身世的秘密。说实话，郑岩心里还没准备好，他不禁发了会儿呆。

一会儿，冯老板和伙计回到店里，和他打了个招呼问：“你又要淘换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不是，给你送两件宝贝。”郑岩从布兜子里取出两样东西，一件是那个藏传佛教的木雕金刚杵，一件青釉羊。

冯老板仔细辨别两件东西，都看得似懂非懂，问：“这是个藏传佛教的东西吧？”

“对，这叫金刚杵，明中期的，活佛用过的东西。”

“是吗？不得了，不得了，这绝对是件镇邪之宝，我就把它供在店里得了。”冯老板啧啧称赞道。

冯老板又看另一件，说：“这个青瓷羊一般，是老东西，可釉质不大好，是民窑的吧？”

郑岩说：“你说它是民窑也没错，那时候就没有官窑这一说。别看它不起眼，年头可绝对够早。”

“再早还能早过宋？”

“比宋还早几百年，东晋的。”

“东晋？”冯老板半信半疑：“王羲之那个年代的？”

“差不多就是那个时候。”

“那时候有瓷吗？应该都是陶吧？”

郑岩看一眼他：“这就是你孤陋寡闻了，商代就有了最原始的高古青瓷了……”

“哦，我还真是没听说过。那要是东晋的，值大钱了。”

“不过，”郑岩顿了顿，：“这个是破了又粘起来的，真要想出手，也能卖个好价钱。不过，现在市场对高古青瓷不大认可，再等几年，

说不定能多卖个十几倍。”

冯老板点头：“我明白了。这两件你打算都匀给我？”

郑岩说：“是。不过先把实话告诉你，这两样都是地摊上淘的。”

冯老板叹气：“唉，人比人气死人，我整天在地摊上转悠，就从来没捡过这么大的漏。”

郑岩微笑道：“我这不是在帮你捡吗？”

“你要多少？”

“一万。”

“够意思，让我吃一口仙丹，我现在就给去你拿钱。”冯老板转身要走。

郑岩拦住他说：“哎，再多拿两万。”

冯老板迷惑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别问那么多，拿三万块出来就是。”

“好。”冯老板爽快答应，走进里屋，取了三万块钱出来。

“三万整，你收好。”

郑岩说：“别给我，你带上，跟我走。”

冯老板不解道：“去哪儿？”

第55节：大玩家(55)

“去收东西。”

郑岩开车带着冯老板又回到吴大妈那个居民小区。两人下车，走进居民楼。

郑岩敲门，领着冯老板进了吴大妈家。

郑岩为二人做了介绍，让吴大妈拿来木匣子，打开让冯老板看。

冯老板看了一遍，结论跟郑岩海生的差不多。三块大一点的挂件是假的，镯子都一般，能值点钱的就是那块项坠。

最后，冯老板：“吴大妈，这块项坠加五只镯子，我拿走。郑岩跟我说过，你们家有点特殊情况，所以我尽量多给点，三万，好不好？”

“三万？”吴大妈一喜，这个结果已经出乎自己的期待了，忙说：“太好了，谢谢，谢谢冯老板。”

“要谢你就谢他吧。”冯老板望向郑岩。

吴大妈又连胜向郑岩表示感谢。

冯老板取出三万块交给吴大妈，吴大妈激动不已，冲二人说：“郑先生，你们都是好人，还有你那个同事，也帮了我的忙。”

郑岩问：“哦？他怎么帮您了？”

“他把那两个不值钱的大花瓶拿走了，给了我两千块。”

“什么大花瓶？那个窑口的？”冯老板关注道。

郑岩解释：“没什么窑口，陶瓷厂生产的，二十块钱买一对。”

冯老板释然：“嗨，你那个同事也是活雷锋。”

吴大妈说：“还有那个油漆罐，扔了都没人捡的，他也要。”

郑岩诧异道：“油漆罐？”

郑岩到阳台上一看，两个大花瓶和那个油漆罐果然已经不见了。郑岩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。

辞别冯老板，郑岩立刻来找海生，在他家楼下的垃圾桶旁边，看到两个被摔碎的大花瓶。他走近细细一看，正是吴大妈家里的那一

对。

郑岩摁门铃，海生开门，见是郑岩，颇感意外。

郑岩开门见山说："我来看看那个大罐。"

"什么大罐？"

"别跟我装了，你把那个油漆罐给收了？还有那对花瓶，在楼下垃圾桶里，叫你当垃圾给摔了。"郑岩盯着海生说。

海生笑道："你是怎么知道的？"

"我刚才去吴大妈家里，帮她把东西给卖了。"

"卖了多少钱？"

"三万。"

"三万？"海生惊异道："哪值得了那么多？"

郑岩说："朋友帮忙。大罐呢？"

"在里面呢，给你看一下。"海生从另外一个房间拿出来一个万历五彩大罐，郑岩眼前为之一亮，叫道："万历五彩！呵，一等一的民窑精品啊！你怎么看出来的？"

"文革时期破四旧，古玩遭殃，就有人想出这个办法。我爸曾经收过一个道光的青花罐，也是刷了一层红油漆。"海生有些得意。

"你当场就看出来了？"

海生点头。这时，门铃声响起。海生开了门，一个男子提着一个密码箱进来。他看到郑岩也在，有些意外。

那人问道："你有朋友？"

海生说："这是我的铁哥们，也有他一份。"

海生介绍两人认识，男子是海生找来的买主何老板。

"钱我带来了，三十万，你们点一下。"何老板打开密码箱，里面是三十万现金。

海生向郑岩征询："你觉得价格合适吗？"

郑岩回答："差不多。"

海生说："那就跟何老板做了这笔生意？"

“不能做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海生一呆。

郑岩对何老板说：“对不起，何老板，这个大罐不能卖给你。”

何老板疑惑道：“你对价钱不满意？”

“不是价钱的问题，这个大罐不是海生的。”

何老板脸拉下来，紧盯着海生道：“夏老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海生瞅了郑岩一眼，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把他拉到隔壁房间，逼视着他说：“郑岩，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就不是我的？”

郑岩正色道：“不能干这种事。”

海生说：“我这是捡漏，有什么问题？”

“问题是这不叫捡漏，你是拍卖公司的人！”

“拍卖公司的怎么了？就不能捡漏？”海生不服气。

第56节：大玩家(56)

“你去古玩街地摊，十块钱收个东西卖个一百万，一点问题都没有，那叫捡漏。你是拍卖公司的人，私下收客户的东西，就是假公济私，这是一个最起码的操守问题。不光你想发财，我也想，但要取之有道。”郑岩苦口婆心地劝解道。

海生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，说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“把大罐给送回去，说明真相，吴大妈同意给咱们拍，再拿回公司。业绩算你的，是你看出来的。”

“我要是不同意呢？”

郑岩态度坚决，说：“你不了解我的脾气？还问出这么脑残的问题？！”

海生深深看着对方，问：“你还是不是哥们儿？”

郑岩问：“你说呢？”

“你就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？！”

郑岩呵斥道：“你怎么废话这么多？！你待着吧，我去跟他说！”

海生心头暗火，高声道：“用不着你！”说完“砰”一声摔门而出。

客厅里，何老板早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见海生出来，不快地问：“夏老弟，我说你是怎么回事呀？你到底卖不卖呀？”

海生气呼呼地说：“不卖了。”

“你们嫌少？”

“这东西不是我的，我作不了主。”

“不是你的是谁的？你朋友的？”

“都不是，反正是不能卖。”

何老板生气道：“你这不是玩人吗？”

“这次真是对不起，下回有好东西我再找你。”

何老板骂了句：“什么玩意儿！”合上钱箱，愤愤的摔门离去。

郑岩从里面走出来，说：“送回去吧。”

海生没反应，愤怒地看着郑岩。

郑岩的手机突然响了，郑岩走到一边接电话，黄亿江约他吃饭，郑岩说："……好，我正好跟海生在一块儿，我么一起过去……"这一通电话全被海生听在耳中。

郑岩转过身来，说："先吃饭去吧，黄忆江在香辣锅等咱们呢，东西明天再送回去吧。"

海生拉着脸不说话。

郑岩说："行了，别给我脸色看了，我请你喝酒！"

海生气哼哼地问："黄忆江怎么老找你吃饭呀？"

"什么老找我，是我们！"郑岩刻意强调"我们"二字。

海生狐疑道："你不会对她也有意思吧？"

"你说什么呢，根本挨不着！"郑岩怪责道。

"我看她对你倒挺有意思。"

郑岩辩白："我还真没觉得，是你疑神疑鬼。"

海生用警告的语气说："你可别抄我的后路！"

"你就放心吧，你尽管大胆的往前冲，我掩护！"

郑岩和海生来到饭馆，黄忆江已经吃上了。见二人姗姗来迟，黄亿江微微责怪道："你们怎么才来呀？"

"这个点儿堵车嘛。"郑岩和海生坐下，他问海生："喝什么酒？"

"白的。"

"喝啤的算了，吃香辣锅白的受不了。"郑岩说。

黄忆江表示同意，海生反对，眼一翻道："我就喝白的，你要喝啤的你喝。"

郑岩点头："那就都喝白的。"

黄忆江觉得有些不对，问道："海生怎么了？跟谁呕气了？这么不开心？！"

"谁说我不开心了，我高兴得很……"

“别说反话了，脸上都写着呢。谁还看不出来？”黄亿江扫了他一眼。

海生说：“你就是太聪明了，女孩儿太聪明了要吃亏的。”

“吃亏倒也不怕，只要我乐意！”黄亿江不以为意。

郑岩点了一瓶白酒，海生心情郁闷，和郑岩连干了两杯。

黄忆江说：“本来我还想喝点呢，瞧你们这个架势，还是算了吧。”

海生说：“你就别喝了，多吃点菜，待会儿好送我们。”

“听你这意思，你是打算直接奔着喝醉去了？”

“想不醉都难呀，是不是郑岩？来，再干一杯！”海生瞪着郑岩，看着他和自己干了一杯。

黄忆江冷哼道：“懒得理你们，早知道就不叫你们了！服务员，我要加菜！”

一通酒喝下来，到最后郑岩和海生二人是互相搀扶着走出饭馆的，他们都已经喝高了。

第57节：大玩家(57)

黄忆江有些担心，问：“你们没事儿吧？”

海生脖子一挺：“没事儿，再找个地方接着喝！”

黄忆江说：“你们爱去哪儿去哪儿，我就不奉陪了！”

郑岩摇摇晃晃，说：“今天就别再喝了，回家吧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你们要回家，我可以送你们，到底怎么着？要不要？”

郑岩说：“回家，上车。”

“忆江，麻烦你了，不好意思……”海生有意客气道。

黄忆江说：“再跟我胡扯，一脚给你踹沟里！”

海生一副委屈的样子：“我跟你客气，你怎么跟我这么不客气？”

“跟醉鬼有什么好客气！？”

“郑岩也是醉鬼，你怎么不踹他？！”

黄忆江一滞，说：“脚是我的，想踹谁踹谁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海生借酒装疯，半真半假地说：“一碗酒要端平，不要厚此薄彼嘛……”

郑岩感到脑袋里昏昏沉沉的，不禁嚷道：“好了好了，明天上班再斗嘴，现在还是赶紧回家睡觉吧。”

三人上了黄忆江的车。

郑岩和海生又为先送谁你推我让，争执不下。

黄忆江道：“谁近先送谁！不值得为你们费油！”

郑岩说：“行，我离得近，先送我。”

黄忆江开车先来到郑岩家楼下，郑岩和海生坐在后面，已经烂醉如泥。

迷迷糊糊中，郑岩感觉车停了，说：“我到了。”摸索着拉开车门下了车，黄忆江也跟着下来了。

郑岩舌头有点不利索了，说：“你还下来干嘛？我能站得住，没事儿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送你到门口，上楼我就不管了……”

郑岩摆摆手说：“我还行，海生醉得厉害，你把他照顾好了……”说着摇摇晃晃向楼前走去，黄忆江送他到楼洞门口。

郑岩说：“谢谢，再见。”转身要走，却见黄忆江默默地看着自己，没有转身的意思。

郑岩奇怪道：“你怎么不走呀？还有什么事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看你上去……”

郑岩说：“不用管我，你快回去看看海生吧……”

黄忆江默然不语。

郑岩无奈，说：“好好，那我先上楼……”摇摇晃晃的转身要上楼，黄忆江突然把他拉住，在他脸上亲了一口。

郑岩迷迷糊糊地怔住了。这时海生在车上已经清醒过来，恰好将这一幕看得清清楚楚，眼睛恨得几乎要喷火。

黄忆江推开郑岩，转身离去。

郑岩摸着脸颊，茫然无措。

黄忆江回到车上。海生赶紧又装醉。

“海生，喂！醒醒！你们家怎么走？”

“哦……往，往右拐……”

黄忆江调转车头，海生靠在座椅上，牙关紧咬，愤怒无比。

将海生送到家后，海生踉踉跄跄下了车，黄亿江丝毫没有觉察他的异样，开车返回自己家中。路上，她不由自主又想起自己先前情不自禁的一幕，脸上火一样地发烧。

海生回到家，大脑的酒意早已经荡然无存。

五彩大罐还摆在桌上，海生一眼看见，又想起白天的事情。顿时有一种新仇旧恨的感觉，他点了一根烟，狠狠的抽了几口，气得咬牙切齿。

这时，敲门声响起。

海生愣了一下，起身去开门，还是下午那个买主何老板。

何老板说："海生，喝酒去了？"

海生没说话。

"我知道，白天你那个朋友在，说话不方便，这会儿该没事儿了吧？钱我带来了，按说好的价儿，一分钱不少你的……"

海生仍旧沉默不语。

"怎么回事儿？说话呀？是不是东西已经不在了？压根儿就不是你的？啊？是不是呀？"何老板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。

海生牙缝里迸出一个字："滚！"把门狠狠地摔上，转过身，紧盯着桌上的五彩大罐。

海生咬牙切齿道："郑岩！他妈的我饶不了你！"

第二天，海生主动让郑岩陪自己带着五彩大罐赶往吴大妈家。

到了目的地后，海生有意让郑岩留在车里，自己一个人上楼敲门。

吴大妈开门出来，见是海生，笑容满面，问："你怎么又来了？"

第58节：大玩家(58)

海生说："吴大妈，我给您送宝贝来了。"

"啥宝贝？"

海生把纸箱里的五彩大罐拿出来。

吴大妈并未认出自己的罐子，反而赞叹道："哟，这么俏的罐子。"

海生说："您不认识了吧？这就是您家的油漆罐。"

吴大妈十分惊讶，说："你说这是那个红油漆罐子？"

"对呀，把油漆洗掉就变成这样了。这可是个宝贝，明朝的东西，能卖几十万呢。"

"几十万？"

海生很诚恳地说："我收走的时候不知道，没想到把油漆洗掉，还是个好东西。我知道您急等用钱，就赶紧给送回来了。"

吴大妈倍受感动，感叹道："像你这样的老实孩子，现在可真不多了，你不送回来，我也啥都不知道……"

海生说："不会的，我哪能占您这个便宜。"

吴大妈很感激，说："你带我去你们领导，我要请他当面表扬你。"

"不不，您千万不能这么做。我不想让领导知道。"

"你想做好事不留名，学雷锋？"

"对对，学雷锋。吴大妈，您还是把这个大罐委托给我们公司来做吧？"

吴大妈连声答应："行行。"

"那我们就签份合同，卖了就把钱给您。"

吴大妈说："好好，我现在也不是太着急用钱，你们那个郑同事，帮我卖了三万块钱，眼下也够用了。"

海生一步步实现着自己的计划，故意问道：“什么卖了三万块钱？”

“那些老翡翠呀。”

海生做出吃惊的样子，说：“才卖了三万？”

吴大妈迷惑不解道：“怎么了？三万已经很多了。你们看的时候，不是说值不了几个钱吗？”

海生假装有口难言，“嗯……这件事嘛……”

吴大妈问：“三万卖少了？”

海生叹道：“郑主管是我的上司，有些话我不好说。”

吴大妈顿时疑心大作，说：“你是个老实孩子，你跟我说实话，我决不会说出去。”

海生盯着吴大妈：“你保证不会说出去？”

“我保证说话算数。”

海生假装鼓起勇气：“那些老翡翠，最少能值五六十万……”

吴大妈吃惊不小，说：“能值那么多？当时为啥说不值钱？”

海生认真地说：“郑主管想私下里收，才故意说得很低。”

吴大妈很气愤，说：“他怎么能这样？”

“我们这一行里，好多人都这么干。”

吴大妈生气道：“我要向你们领导反应！坚决制止这种歪风邪气！”

海生阻止：“您千万别生气，您要说出去了，我的饭碗可就砸了！”

“你放心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出卖你。”

“这样吧，”海生眼珠连转几转，望着吴大妈道：“我叫您该怎么做，你听我的。”

“好，我听你的！”

海生抱着装有大罐的纸箱子回到郑岩的车上。对他说：“吴大妈同意委托给我们了，合同也签了。”

郑岩不虞有他，说：“好，回去交差吧。”

海生道歉说：“郑岩，这件事我做错了，是我太贪心了。”

郑岩根本没放在心上，也为海生的态度感到高兴，说：“事情已经过去了，别往心里去了。”

二人回到公司，郑岩将去吴大妈家的经过做了汇报，却隐去了海生私收大罐的一段。海生将万历五彩大罐摆在鉴定台上，唐景明、陈汉书、黄忆江都围着一一看了看，看过后众人一致认可。

郑岩有意推崇海生，说：“这都是海生的功劳，要不是他见多识广，这个万历五彩恐怕永无出头之日。”

唐景明拍拍海生的肩膀，夸赞道：“干得漂亮，值得表扬。”

海生态度谦逊：“上回您批评得对，现在是公司的困难时期，我们大家都应该加倍努力。”

唐景明深受感动，连连点头称是，感谢众人的支持。

大家从鉴定室出来，分散回各自办公室。

黄忆江和郑岩走在一起，对他说：“你带上盒子，咱们去见专家。”

郑岩说：“好，去哪儿？”

第59节：大玩家(59)

黄忆江却不细说，催促郑岩去取盒子。

二人走进办公室，郑岩匆匆从抽屉里取出红木盒子放进包里，便和黄亿江一起向外走。

海生问："你们干吗去？"

黄忆江头也不回，说了声："出去办点事儿。"

郑岩根本没心思解释，只说过会儿便回，就和黄亿江急急出门而去。海生顿有遭到轻视之感，二人的故作神秘姿态在他看来，无异是他们存在特殊关系的另一个佐证，海生的脸色一下变得难看之至。

黄忆江开车载着郑岩往盛嘉艺术品经纪公司而去，郑岩并还是第一次来。到了公司门口，黄亿江把车停在院子外，两人下车，郑岩提着装有红木盒子的布兜跟随黄忆江走进院子。

黄立德已经坐在办公室等候，他见两人走过来，忙起身相迎。

郑岩见到黄立德有些诧异，说："黄先生，怎么是您？"

黄立德纳闷道："有什么不对劲儿吗？"

郑岩说："我还不知道要见的专家原来就是您。"

黄立德恍然，望向黄亿江道："你为什么不跟郑岩说清楚？"

黄忆江嘴一撇，说："没有为什么，我喜欢。"

黄立德瞪了她一眼，对郑岩道："'丑人多作怪'，此女一贯如此。郑岩，你别介意啊。"

黄立德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公司的情况，请郑岩落座，亲自动手为他沏茶，说："那个盒子的事儿忆江都跟我说了，你带来了吗？"

"带来了。"郑岩从包里取出盒子放到桌上，"有劳黄先生了。"

"不用客气。"黄立德拿起盒子鉴赏，不住地点头称许。

"巧夺天工，精美绝伦呀！这是明中期的东西，应该是宫里的御用之物，古人的智慧真是超凡入圣，叫我们这些现代人汗颜呐。"

黄忆江反驳道："爸爸，你干吗总是厚古薄今，动不动就大发思古之情，你叫古人造辆汽车给我看看？"

"风马牛不相及，这是能比的吗？"

"您老劝别人不要食古不化，我看您最严重。"

"是吗？"黄立德放下盒子，"我是老脑筋，顽固不化，改不了了，但是希望你们年轻人别这样……"

郑岩说："您说得对。"

"爸，'图眼'到底是哪块儿，你找到了吗？"黄亿江有些不耐烦地说。

"这个机关图的机理来自于是九宫八卦，'图眼'是两个而不是一个。"

黄忆江不解道："怎么会有两个'图眼'？"

"因为这是宫里的御用之物，要暗合'面南背北'之意，九宫八卦图你们大概知道吗？"

黄忆江摇头："不知道，你就别讲八卦了，反正我们也不懂，到底是哪两块，直接说出来吧。"

黄立德瞥了她一眼，说："你就是不求甚解！"用指尖点了一下最上方和最下方的两块木片儿，说："这是两个'图眼'所在。一块儿是"离九宫"的位置，一块儿是'坎一宫'的位置，'离九宫'和'坎一宫'正是面南背北之意。"

"这么说，要解这个图，需要同时移动两个'图眼？'"黄亿江问。

"对！这是第一步，后面还有八十步，步步都不能错。"

"爸爸，拜托您给演示一下吧，我知道您老肯定已经胸有成竹了。"

黄立德微微一笑，说："我试试看。"稍稍停顿片刻，凝神看着盒子上的机关，先移动了两个"图眼"，然后又移动了左右各一块，接下来的步骤非常复杂繁琐，时疾时缓，偶而还要停下来沉思片刻，颇费心力，额头已经冒汗。

黄忆江去拿来一盒纸巾给黄立德擦汗。

费时良久，黄立德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步骤，拼成一幅完整的“龙凤呈祥”机关图。

随着机关图完成的一瞬间，盒盖的中央位置“啪”的一声露出一个锁孔，旁边同时闪现出一道条形凹槽，里面卧着一把黄金锁匙。

黄立德摘下眼镜，挑出黄金锁匙插入锁孔，平心静气地拨弄了一会儿，盒子盖“啪”的一下弹起。

黄忆江和郑岩都激动不已。

黄立德长出了一口气，抽出一块纸巾擦着汗。眼光已经看见了盒子中的东西，不觉心头“突”的一跳，脸上闪过一丝错愕神情。

第60节：大玩家(60)

黄忆江站起身，道：“咱们出去一下吧……”黄亿江悄悄指了指郑岩。

黄立德会意，说：“哦，好好……”把盒子对到郑岩面前，起身和黄忆江走出办公室。

郑岩打开盒盖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旧照片，当场就被惊呆了，这是母亲和一个男人的合影，而这个男人正是朱伯勤！他在朱伯勤的档案材料中见过他的照片，虽然相差了十几岁，但还是能一眼就认出来。

郑岩心头“突突”乱跳，忍不住拿起照片仔细端详，发现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小字：伯勤怀英合影留念，天荒地老，永结同心。

“朱伯勤是我父亲？！不可能？！绝不可能？！”郑岩脑中思绪狂涌，一时间情绪激动，难以遏制。

郑岩吃力地放下照片，突然看到盒子里还有两本宣纸线装的笔记。他顿感紧张，隐隐觉得里面可能会记载一些重要的信息。不禁拿起来翻看，笔记分上下两册，图文并茂，并未有郑岩想象中的信息，却记录着历代官窑瓷器的用料配方，烧制工艺流程，器型图案，以及纹饰笔法等等。

郑岩又一次呆住了，口中喃喃道：“朱仿、朱仿！”脑中一片混乱，仿佛心神被抽走了似的，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师傅佟自清，想到公园落水的一幕，想到唐景明黯然神伤和佟丽音悲痛欲绝的神情。郑岩一时心乱如麻，眼前一片迷茫。

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郑岩终于回过神来，见盒子外面还放着那张照片和那本笔记，不觉作贼心虚一般把照片和秘籍慌乱地放到盒子里，合上盖子，呆坐着发怔起来。

黄立德父女在来到天井的石榴树下，黄立德犹自皱眉思忖不已。

黄忆江说：“爸，你刚才是不是看到了？”

“啊……我只看到一张照片，没戴眼镜，看不清楚。”黄立德并未完全否认。

“那一定是郑岩他们父母的照片。”黄亿江推测。

黄立德嗯了一声，想了想，突然旁敲侧击打听郑岩的身世来。

“我听说郑岩的身世挺曲折的？”

黄亿江顿了顿，叹息道：“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，是被舅舅养大的。”

“那他父亲是什么人？”

“没人知道。”

黄立德诧异道：“怎么会没人知道呢？”

“他妈妈对谁都没说，自然就没人知道了。”

“哦……”黄立德若有所思。

黄忆江说：“也许这个盒子能解开他的身世之谜。”

黄立德自言自语道：“这孩子也真是挺不容易的。”

“您也看出来了，那以后可要多关照一点呀。”

黄立德愣了一下。

黄忆江提高声音，说：“怎么？不想给这个面子？”

黄立德笑道：“呵呵，我对后辈一向都很关照的，郑岩也不会例外了。”

黄忆江不依道：“你这样说就是不给我面子！”

“知道了，你不就想说郑岩跟别人不一样吗，要区别对待嘛。”黄立德紧紧望了她一眼。

过了好半天，郑岩还在出神，黄忆江来到他面前他也恍若未觉。一双眼呆呆地盯着已经关上的盒子。

黄忆江叫了声：“郑岩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郑岩回过神来。

“我们回去吧？”

郑岩麻木地点点头：“好。”

黄忆江想帮他把盒子放到包里，她的手刚一碰到盒子，郑岩急忙把盒子抢到手中，就像条件反射一样，生怕被别人看到盒中的秘密。

黄忆江吓了一跳，说："我只是想帮你装起来，没别的意思。"

"哦……没事儿，我自己来，自己来……"郑岩神不守舍，慌里慌张把盒子装到包里背在身上。

二人走到胡同口，黄亿江打开车门让郑岩上车。郑岩仍旧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。

黄忆江关切地看了他一眼，问："有关你身世的一些秘密你已经知道了？你的反应好像很强烈。"

郑岩突然抬起头，说："因为我太震惊了！"

"为什么？"

"别问了，我不想说！什么都不想说！"郑岩心烦意乱，脱口而出。

"你情绪这么差，就别回公司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"黄忆江思绪复杂地看了他一眼，发动了车子。

第61节：大玩家(61)

郑岩和黄亿江走后，黄立德回到办公室坐在桌旁发呆，朱伯勤和郑怀英的合影在他脑海里不断闪现……

刘闯走过来，发现他神情异常，不禁问："您怎么了？"

"没想到朱伯勤还有个儿子？"黄立德喃喃道。

"什么？"刘闯颇感意外。

"就是郑岩！"

"啊？！您怎么知道的？"刘闯吃了一惊。

"机关盒里有张照片，是朱伯勤和郑岩母亲的合影。"

"哦……那郑岩知道朱伯勤是他父亲吗？"

"以前肯定不知道！"

"那朱伯勤呢，知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儿子？"

"我不太清楚，至少我从来没有听他提起过。"黄立德想想摇头

刘闯说："光凭一张照片，不一定能说明问题。"

黄立德说："我最关心还不是这个，就算他们是父子关系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关键是盒子里还有一套秘籍！"

"什么秘籍？！"刘闯疑惑不解。

"很可能就是朱仿的秘籍！专门做高仿的秘籍！我听朱伯勤提起过，但从来没见过，据说是他师傅传给他的。这套秘籍记录着历代官窑瓷器的用料配方，烧制工艺流程，器型图案，以及纹饰笔法，是一套独门秘籍……那可是个定时炸弹，随时都有可能爆炸！我一定得想办法拿到这个秘籍。"黄立德暗暗打定主意。

刘闯思索道："我懂了！现在这东西在郑岩手上，岂不是得来全不费功夫？！"

黄立德摇头："一不能抢二不能偷，功夫总是要费一点儿的！"

"既然这东西对您那么重要，采用一点非常手段我看也未尝不可！"

“绝对不可！这也是我的底线。不管什么事都要做得体面，绝不能用下流无耻的手段！”黄立德断然否决。

“那就没辙了，您别指望郑岩会主动送上门来！”刘闯无奈的摇摇头。

黄立德稍加思忖，说：“也没准。郑岩一旦得到了秘籍，朱仿对他就不再是秘密了！除了我之外，他也能认出朱仿！”

“能认出来又怎么样？反正朱伯勤已经疯了，以后不会再有朱仿出现了。”刘闯不以为然道。

“谁说不会！”

刘闯不解地看着黄立德。

黄立德突然问：“账面上还有多少现金可用？”

刘闯一怔：“五十多万……”

黄立德摇摇头：“唉，真是捉襟见肘呀！”

郑岩回到家里，郑万春两口子还没回来。

郑岩疲惫地坐到沙发上，想了想，还是忍不住从包里取出红木盒子，拿出照片和笔记又看了起来。越看越心烦，随手扔到一旁，靠在沙发上发呆。

门开了，郑万春两口子从外面进来。

郑婶问：“郑岩，你早回来了？”

郑万春一眼看到红木盒子的盖子翻开着，顿时兴奋异常，说：“郑岩！你还真把盒子给打开了？真有你的！”

郑岩默然不语。两口子有些纳闷，面面相觑。

郑万春看了一下盒子里：“这盒子怎么是空的？里面没装东西吗？”

郑岩拿起旁边的照片和两本笔记交给郑万春。

二人看到照片都很惊讶。

“这就是郑岩的爸爸了？”郑婶也是第一次见。

郑万春愤愤地说：“原来这混蛋长这个德行！总算是认识他了！要是那天碰上了，我非揍扁了他不可！”

郑婶捅了他一下：“别胡说！”

“我说错了吗？”

“没说错，他不仅是个混蛋，还是个坏蛋！”郑岩冷冷地说。

两口子都愣住了。

郑万春说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他叫朱伯勤，害死我老师的人就是他！”

两口子惊呆了。

郑万春呐呐道：“这又是从何说起？”

“他在古玩行名头很大，但不是什么好名声，几乎就是臭名昭著！他是个瓷器造假专家，他做的东西就叫‘朱仿’，害了不少人，我师傅的死就是因为打眼收了一件‘朱仿’才自杀的，跟他有直接关系。二十八年前，他因为走私文物罪被判了十几年刑……”郑岩心情很坏。

郑婶默默计算，惊讶道：“二十八年前？就是你出生的那一年？”

第62节：大玩家(62)

“这就全对上了，当时怀英死活不说他是谁，就因为他是个犯人，刚被抓起来。”郑万春狠狠地说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怀英就是他害死的，这个害人精，我饶不了他！”

郑岩说：“舅舅，舅妈，这件事情我不能隐瞒你们，但是，你们无论如何不能说出去。我不承认这个父亲，也不想任何人知道！”

郑万春两口子连连点头。

“明白明白，你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说出去的。”

郑婶担心道：“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丽音知道……”

“对对对，郑岩的爹害死了丽音的爸爸，要这么说起来，可是杀父之仇呀，不共戴天呀，别说结婚了，搞不好还会闹出人命呢，这可怎么得了。”郑万春也担心起来。

“行了行了，你快打住吧，少在那儿胡说八道。”郑婶白了他一眼。

郑岩没有心思理会二人，走到一旁给佟丽音打电话。

晚上，郑岩来到灯光明亮的城市广场，佟丽音还没有到。郑岩默默地坐在广场一侧的长椅上等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佟丽音穿过广场来到郑岩身旁。

佟丽音淡淡地问：“你今天怎么有空了？”

郑岩说：“这几天没给你打电话，不高兴了？”

“我不像某些女孩儿那样，喜欢整天缠着别人，你不用天天打电话。”佟丽音的语气明显带着些不满。郑岩不自然地笑了笑。

佟丽音打量了一下郑岩，问：“你好像很累呀，是因为工作太忙吗？”

郑岩说：“不是因为工作，是因为一件别的事儿，搞得心情很不好。”

“什么事儿？”

郑岩呆了一下，看着她说：“我暂时先不跟你说，可以吗？”

佟丽音不快道：“你这么说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”

“过些日子我再跟你说，一定跟你说……”

“这件事儿很重要吗？”

“是的……”

佟丽音紧盯着他，问：“跟我们俩都有关系？”

“对，你别再问了，我心情很乱。”郑岩心烦意乱地起身走到一座喷泉旁，盯着喷泉发呆。

佟丽音望着郑岩的身影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郑岩在心里默默祈祷着：“老师，真的对不起，没想到会是这样……”

“嘟——“郑岩放在长椅上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，佟丽音拿起来看了一眼，是黄忆江的短信。

佟丽音心头突的一跳，不自觉打开看了。

黄忆江的短信：“郑岩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心情有没有好一点？我真的很为你担心。”

佟丽音的脸色渐渐变得有些阴沉。看到郑岩转身走过来，她急忙把手机放回原处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：“你好象有条短信。”

郑岩拿起手机看了一下黄忆江的短信，点头道：“是一个同事发的。”

佟丽音沉默不语。

上班时，黄忆江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，是吴大妈打来的。她在电话里二话不说，劈头便问有没有一个叫郑岩的。

黄忆江奇怪道：“有啊，你是要找他吗？”

吴大妈说：“我不找他，我找你们公司领导！我要举报郑岩贪污腐败的情况。”

黄忆江吃了一惊，说：“贪污腐败？你就对我说吧。”

“跟你说管用吗？”

“管用，我就是郑岩的领导。”

“行，那就跟你说。你们这个郑岩，就是个大骗子。他来我家看翡翠，故意把东西说得不值钱，不给上拍，回头带一个老板来收走了，还口口声声说要帮我。这两天，我儿子回来了，说以前去做过鉴定，能值好几十万。他们花了三万块钱就收走了。你说这是不是贪污腐败，你们要严肃处理才行。”吴大妈越说越气，黄亿江听的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“您一定是误会了吧？郑岩不是那种人。”

“这坏分子人多得是，善于伪装，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，你们都被他骗了。”吴大妈气呼呼地说。

“好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，如果情况属实，我们会严肃处理……”黄亿江匆匆安慰几句，放下电话。

这时，海生走了过来，装出一副很关切的样子，问：“怎么回事儿？谁的电话？”

第63节：大玩家(63)

“吴大妈。”

海生装糊涂：“哪个吴大妈？”

“就是你跟郑岩去看翡翠的那家。”

海生恍然大悟：“是她呀，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黄忆江认真地看着他，问：“你们看的货成色怎么样？”

“很一般。”

黄忆江狠狠地说：“你没说实话！”

“就是很一般，这有什么好隐瞒的？”海生表现出一副不以为意的样子。

“你们先说货色一般，不能拍，过后又自己去收了。”

海生义正言辞道：“根本没这回事！这是公司制度不允许的！”

黄忆江将信将疑道：“你真的不清楚？”

“反正我没干。”

黄忆江咬着嘴唇，说：“你是没干，郑岩干了，但你肯定知情？”

海生茫然摇头：“我也不知情……”

“他花了三万，可人家的东西值五六十万！”

海生面露吃惊神色：“你怎么知道能值五六十万？”

“她儿子回来了，他以前去珠宝中心做过鉴定。”

海生有意思索片刻，才慢悠悠地说：“说实话，我对翡翠根本不在行，只能看个大概。我真觉得挺一般。郑岩是内行，他说不好，我当然就相信了。不过，我还是有点不信，郑岩不是那种人。”

黄忆江沉默。海生观察她的脸色，又透露出一点：“吴大妈的丈夫要做手术，急等钱用，无论如何，郑岩也不会去挣别人的救命钱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还有这种事？”

“反正我是相信郑岩的为人。你最好搞清楚，不能让郑岩背黑锅。”

黄忆江咬牙道：“我是要搞清楚！郑岩在哪儿？”

“好像在鉴定室。”

黄忆江沉着脸走出办公室，海生静静地看着她走出去，脸上不禁露出几分得意神色。突然间想到一事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。

黄忆江匆匆走进鉴定室。郑岩正在研究那个万历五彩，抬头看到她，问：“有事儿吗？”

黄忆江冷然道：“想让你请客吃饭？”

郑岩有些不解，问：“请客吃饭？”

“你发了大财，当然要请客了。”黄亿江冷冷地望着他。

郑岩更加摸不着头脑，说：“我发什么大财了？”

黄忆江脸上挤出一丝笑容，故作神秘地问：“吴大妈的翡翠，你挣了多少？”

“什么我挣了多少？你怎么知道这件事？”郑岩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了。

“没有不透风的墙。你做了，就难保不被人知道。”

“我是做了，可以没什么见不得人的。我知道这违反制度，但事出有因。”

黄忆江冷笑道：“你还挺沉得住气？吴大妈都举报你了！正好是我接的电话。人家几十万的东西，让你三万就收了，这就是你的原因吧？”

郑岩愠怒道：“你胡扯什么？什么几十万的东西？总共也值不了两万。你说的这个几十万怎么来的？”

“吴大妈的儿子以前做过鉴定，你刚把东西收走，他就回来了。”

“那好，我们现在就去，让她儿子把鉴定报告拿出来。”郑岩放下手里的工作，起身要走。

“干吗费那劲儿。东西在哪儿，你让我看一眼，不就全都清楚了吗？”

“行，我带你去看。”

郑岩带黄忆江来到冯老板的古玩店，冯老板正在招呼客人，叫他稍等。过了会儿，冯老板过来说：“老郑，你是带这位姑娘来看东西？”

“对，她是我们公司的同事。前两天收的那几件绿头呢？拿出来给他看看。”

“已经卖了。”

“这么快就卖了？卖了多少钱？”

“两万出头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能赚点就走了算了。”

郑岩把头扭向黄亿江，说：“听到没有？”

黄忆江一言不发，起身走出古玩店。

冯老板讶道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郑岩顾不上理会冯老板，急忙追出来。

黄忆江沉着脸走回停车场，开门上车。郑岩一路追来，跟着上车。

郑岩说：“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没干缺德事儿。你怎么就不相信？”

黄忆江咬牙道：“我也够笨的，早就该想到，我根本看不到东西，你跟他是一伙儿的，早就串通好的了。”

第64节：大玩家(64)

“东西的确是卖了，你要还不信，我们去吴家，让她儿子把鉴定书拿出来。”

“要去你自己去，这件事我也不想再管了！”黄亿江伸手去拨钥匙，打算开车离开。

“可我得弄清楚！这算什么事儿！”郑岩叫道。

黄忆江停下手里的动作，冷冷地说：“随便你，跟我没关系。”

郑岩拿出手机拨通吴家的电话。“喂，吴大妈，我是郑岩……”

“你以后别给我打电话，我不想跟你这种人讲话！我劝你还是走正道，别一门心思为了发财，净走歪门邪道！”

“啪——”吴大妈硬生生地挂断电话。

郑岩拿着手机，愣在当场。黄忆江只是盯着他，一语不发。

郑岩脸上忽青忽红，高声道：“当时海生也在场，东西他见过，你去问他。”

“我早问过了。”黄亿江说。

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除了拼命为你开脱，还能说什么？”

“他没告诉你那是什么货色？”

“他说的跟你一样。但他根本就不在行，只能看个大概，最后还不是你说了算？对不对？”

郑岩无可辩白，只得承认：“对……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送你一句话，是我爸经常挂在嘴边的——‘眼睛是黑的，心是红的，不能看见个小破瓶子，眼睛变红了，心倒成黑的了！’”

“行，我记住了。”郑岩点点头，打开车门下车。

黄忆江问：“你干吗？”

“我想走回去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郑岩，这次我还是相信你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认识也有段时间了，我还是挺了解你的。我是说——我相信你，不是原谅你。”

黄忆江等待郑岩上车，郑岩摇摇头，黄亿江看了他一会儿，开车离去，郑岩一直看着她的车消失。

七

深夜时分，在盛嘉艺术品经纪公司内，黄立德带着刘闯来到四合院的一间屋子面前。这间屋子早已经废弃，门上挂着一把厚重的大锁，锁上沾满了灰尘。

刘闯有些疑惑，黄立德望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这间房永远都上着锁，除了我谁都没进去过，包括你在内，对不对？”

刘闯点点头，莫名其妙道：“我想，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东西？”

“是一个很大的秘密，连你都不知道的一个秘密……今天我把门打开，让你看看到底是什么……”黄立德拿钥匙开门，门后面还有一道带指纹密码的防盗门，他把拇指按在上面，门开了，二人走了进去。

刘闯好奇地扫视着，里面是一间瓷器收藏室，中央一张大桌案上密密麻麻的摆放着几十件各式各样的官窑瓷器，每一样都是光彩夺目的瓷中珍品。

刘闯惊问道：“这些都是很贵重的瓷器吗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每一件都是官窑精品，价值连城。”

刘闯震惊道：“这么多？您什么时候收了这么多官窑瓷，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

黄立德微笑：“那时候你还没来呢。”

“这么说，少说也有十几年了？”

“是呀，时间过得真快。”黄立德端详着这批瓷器，充满了感情。

刘闯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，喃喃道：“真没想到您还收藏了这么多官窑重器……”

“它们是官窑不假，不过还要在前面加一个“仿”字……”

刘闯吃了一惊，“仿官窑？！”

“这批瓷器有可能卖出几个亿，也可能分文不值……”

刘闯似懂非懂，说：“您的意思——那些瓷器都是假的……”

黄立德看了他一眼：“我跟你说多多少次了，古玩没有真假之分，看来你还是没有领悟啊……”

刘闯慌乱地点头。

黄立德停顿了一会儿，目光轻轻扫遍屋内的每一件瓷器，说：“市博收购的那个粉彩大瓶，祁三砸的那个五彩大罐，还有这批瓷器，都是出自一个人之手……”

刘闯大惊道：“朱伯勤？！您的意思这么多瓷器都是——朱仿？！”

“要不怎么说这是一个大秘密呢！”黄立德嘿然一笑。

刘闯有点发傻。

第65节：大玩家(65)

黄立德说：“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搞清楚他的下落不可！”

刘闯木然的点点头，喃喃道：“我懂了……”

“……朱伯勤如果还活着，这批货只能是摆设，永远都出不了手……”黄立德突然叹了口气。

刘闯说：“朱伯勤已经不是问题了，他虽然还活着，可已经疯了……”

“朱伯勤是不用再担心了，可没想到又冒出一个郑岩！他拿到了朱仿的秘籍，用不了多久，他也能认出朱仿了。”

“那还是出不了手？”

“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朱伯勤在暗处，防不胜防，郑岩在明处，总会有办法对付！”黄立德若有所思道。

刘闯默然，过了一会儿，他问：“您有什么打算？”

“本来我并不着急，打算细水长流一件一件的出，什么时候手头紧了，就走一件，可现在突然出现这么多变故，不能再等了，必须抓紧时间出货，一把走掉。”

“一把走掉怕是有点难度吧？市面上一下子冒出几十件连历不明的官窑瓷器，谁敢买？”刘闯感到有些难以想象。

“是呀，关键的问题就是来历不明！所以，必须要包装一下，让来历不明变成传承有序！”

“怎么包装？”

“送它们出国留学！”黄立德目光湛然，隐含深意。

第二天，黄立德便带着刘闯去拜访张老。到了张家，二人下车，刘闯拎着皮箱，跟随黄立德走进别墅。

张老还是在书房接待黄立德，一见面便歉然道：“立德，不好意思，朱伯勤的消息就打听到那么一点儿，也不知道你是否满意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我太满意了，我不能不说，还是您老消息灵通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。”

“呵呵，我不过是多活了几岁年纪，多认识几个朋友罢了，至于朱伯勤的具体去向，很快也能查清楚，你要想见他，到时候我安排人带你去。”

二人寒暄几句，黄立德说明来意，“我看上一批货，可手头比较紧，想从您这儿拆借点资金周转一下。”

张老面露微笑：“你还会缺钱用？”

“多少年了，我都是一个穷人。”

“你这话可没人信，你随便卖几件东西，那不是大把的钱？”

“嗨，我这点德行您还不知道？只进不出，从我身上割块肉都行，可要我卖东西，那是一件也舍不得，要不我怎么是个穷人呢？”

张老摇头：“你们古玩行里这些人呀，我永远都搞不清楚，把东西看得比命都值钱，我怎么就不是呢？”

“所以您能发大财，我只能受穷啊，就因为您舍得嘛！”

张老点头：“嗯……有几分道理。你需要多少？”

“一千万。”

张老丝毫没有犹豫，爽快地答道：“没问题，回头我叫人把钱打到你公司帐上。不过有个条件，等你收了这批货，得让我先睹为快。”

“没问题。借条我就不打了，我带了十张画儿过来，先搁您这儿，有空您拿出来瞧瞧，提提神。”黄立德拍了拍身边的皮箱。

张老一愣，说：“立德，你这是不拿我当朋友啊，借点钱还要押东西？”

“我这么做是不想失去您这个朋友。”

张老笑起来：“哈哈，到时候我要赖帐，把这批画儿给眯了，你可别怪我。”

“我不卖东西，可我送东西。你要看得上，我都送你。”

“开玩笑，我怎么会白要你的东西呢。有件事儿，我也想请你帮个忙。”张老脸容一整，认真地看着黄立德。

“您尽管吩咐。”黄立德一口答应。

“过些日子我要组织一个私人聚会，来的都是有身价的头面人物，到时候会搞一个现场拍卖的助兴节目，你帮我物色一件好瓷器怎么样？”

黄立德思忖片刻，说：“哦……没问题，我帮你找找看……”

“这事儿你可得上点心，别到时候叫我坐蜡。”张老笑着送出了黄立德。

二人刚走出张老的别墅，黄立德立刻收起笑容，对刘闯说：“张老的钱一到，马上打到香港去。钱一倒账就会有人来提货！”

刘闯问：“留学的费用这么贵？”

第66节：大玩家(66)

“是呀，三十万一件，不下点血本哪成呀？”黄立德微微一笑。

夜已深，黄立德办公室里灯火通明。

屋内，黄立德紧盯着刘闯把三十几件官窑瓷器一一打包，装到专门定制的箱子内。他身边站着一个干练的运货人和他的助手。黄立德似乎想到什么，留出一件官窑青花天球瓶，说：“这件留下吧，我还有用。”不一会儿，其余的瓷器全部打包装箱已毕。

黄立德拿过一个密码箱，打开，里面装满了现金。他对送货人说：“这是运费，叫你们费心了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送货人扫了一眼，点点头，黄立德把箱子合上交给他。

刘闯和收货人的助手把所有的瓷器箱搬运出去。

院子外停着一辆厢体货车。瓷器全部装车完毕，运货人和助手上车。黄立德和刘闯目送货车悄然消失在夜色中。

黄立德和刘闯回到办公室。

黄立德说：“如果一切顺利，三天后就到香港了……”

刘闯叹息：“唉，成本也忒高了点，包装要花一千万，光运费就一百万……”

黄立德看他一眼，说：“花千把万换几个亿回来，你觉得不值吗？”

刘闯目瞪口呆：“几个亿？”

“这就是它们留学回来以后的身价！”黄立德语声透着自信。

刘闯想了想，又说：“这样一来，它们的身份来历没问题了，可怎么出货还是个大问题，一下子要出手几十件官窑精品，太扎眼了。”

“是呀，还要找一个合适的出货平台！安蒂克在业内的口碑很好，以诚信为本，不拍假货，是一块响当当的金字招牌！从安蒂克出货，最安全不过了！”

“唐景明是个死心眼儿，肯定不会帮忙的。”

“安蒂克不是还有个陈汉书嘛，他既然那么想当总经理，大不了我就帮他一回。”黄立德很有信心，陈汉书早就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了。

刘闯提醒他：“郑岩也是安蒂克的人。”

“我现在还不太了解他这个人，也许他会是一个麻烦，不过，我相信人总是可以改变的。”

早上，郑岩和海生先来到办公室，其他人还没到。

海生装作不经意地问起吴大妈的事儿，郑岩已经想开，轻轻放过此事，不愿再提起。反倒是海生装模作样替他不平了一番。

这时办公室的电话响起，海生跑去接电话。

郑岩从抽屉里取出黄忆江帮他搞来的那套有关朱伯勤的资料，慢慢翻看着。恰好看到黄忆江从外面进来。郑岩把她叫住，问道：“你有朋友在监狱工作？”

“你想干吗？”黄亿江疑惑道。

郑岩说：“我想请你再帮我一个忙，我还想再多了解一点朱伯勤的情况。”

“你还想知道什么？他的所有情况都在那份材料上了。”

“我想知道他出狱以后的下落。”

黄忆江嗔怪道：“你是不是精力过剩呀？你要是闲得慌，我给你找点事儿做？”

郑岩的样子很坚定，说：“我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朱伯勤！”

“就算你找到他，也奈何不了他！再说了，古玩行里假货横行，不光有朱仿，还有羊仿，牛仿、马仿、猫仿、狗仿……你能管得过来吗？”黄亿江有些不太理解他的做法。

郑岩淡然说：“现在我反而不太担心朱仿了。”黄亿江感到不解，郑岩说：“如果再有朱仿出来，我基本上能认出来！”

黄忆江疑惑道：“说的就跟真的一样？你不会是从哪儿拣了本武林秘籍吧？”

“不排除这种可能。”

“回头我帮你鉴定一下真假，免得你走火入魔。”

“没问题。”

黄忆江摇头叹息：“好吧，某些人非要撞南墙，我也拉不住，等我的消息吧！”

这时，海生从外面进来，说：“老唐叫我们过去，又有新任务了。”

唐景明给郑岩三人分派新任务。

“下个礼拜，著名藏玉大家葛振邦要举办一个私人玉器展，郑岩去盯一下看看葛先生有没有出货的意向。海生和忆江跑一趟青岛，有个货主要出手一对明代架灯。”

第67节：大玩家(67)

郑岩说：“还是我去青岛，叫海生和忆江去盯玉展吧，海生对这次玉展期待很久了。”

海生点头道：“对，我很想见识一下山东葛家的藏玉。”

“那好，你们换一下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就不用换了，我还去青岛好了。”

海生着急道：“葛先生的玉展难得一见，你就不想去开开眼？”

黄忆江耸耸肩，做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，说：“我对玉器没什么兴趣呀。”

唐景明说：“去青岛最好还是两个人，就这么定了吧。”

三人走出唐景明办公室，郑岩叫住黄忆江，海生独自回大办公室。

郑岩用商量的语气说：“我想一个人去青岛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还有点私事要办。”

“你办你的事，不用跟我打招呼。”

“你……你去了我不大方便。”郑岩吞吞吐吐道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，我明白了……”黄亿江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儿。

郑岩道了声谢，黄忆江摆摆手，回到了大办公室。

郑岩走到走廊尽头，给佟丽音打电话。

“丽音，周末我们去青岛玩吧。”

“好呀。”电话中，佟丽音一口答应。

“你再请两天假，我们下周二回来。”

佟丽音奇怪道：“好。你怎么突然有空了？”

“最近不太忙。“

“你该不是要去青岛收货，顺便带我去吧？”

“不，不是……我是专门陪你去玩的。”郑岩赶紧否认。

“那就好，你要收货我可不去。”

“不收不收。”

黄忆江走进大办公室，海生起身上前，看样子他在等她说话。

“青岛有什么好玩儿的？干吗非去不可？”

黄忆江无辜地说：“哪是我非要去，这不都是唐总的安排吗？”

“你要不想去，他也不会强求的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可不想出尔反尔，要不你去找唐总说去？”

海生泄气：“算了，我还是别自讨没趣了。”

“都是革命工作，只是分工不同，不能老是挑肥拣瘦嘛。”黄亿江安慰他。

“里外里都是你的理。晚上游泳去？”

“今天不行。”

“这自从当了你的教练，我还一次都没指导过你呢，你总要给个机会让我表现一下吧？不要让我变成一个挂名教练嘛。”

“来日方长，机会有的是。”不管海生怎么说，黄亿江就是不答应。

海生无奈，这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原来是佟丽音发来的一条短信。

“海生，你有空吗？我想请你出来坐坐。不要告诉郑岩。佟丽音。”

海生稍稍愣了一下，作出回复。

“我现在就有空，可以出去。”

海生来到约好的咖啡馆。佟丽音已经在坐在窗口位置等他。

“找我有事儿？”海生问。

“郑岩不知道你来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哦，我是不想让他误会。”

海生表示理解。

佟丽音说："我约你出来，是想问问，郑岩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"

"没有呀，怎么了？"

佟丽音担心地说："前几天他的心情很不好，好像出了一件大事儿，当时他的脸色很可怕，我从来没见过他那个样子。"

海生讶异道："就算出了什么事儿，他还能瞒着你？"

"他跟我说，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告诉我，现在还不行。可我又特别想知道，到底出了什么事儿。所以就想问问你。"

海生想了想，心头有点发虚，硬着头皮说："最近真的没出什么大事儿，我也没看出他有什么异常，你到底担心什么？"

佟丽音沉默片刻，说："我担心——他会爱上别的女人。"

海生感到有些意外，心中不禁一沉。

佟丽音说："有天晚上黄忆江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，碰巧被我看到了，她的语气不像是一般的同事关系。"

"是吗？哦……你可能多虑了，主要是你不太了解黄忆江的性格脾气，她就是那样，整天疯疯癫癫的，说话不经过大脑，喜欢乱开玩笑，有时难免会造成一些误会。你要相信郑岩，他不是那种没有原则的人。再说，郑岩跟黄忆江完全是两种类型，不可能走到一起的。"海生半是开解佟丽音，半是在开解自己。

第68节：大玩家(68)

佟丽音稍稍心安，海生皱眉想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："你别想太多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郑岩什么时候瞒过你，他的一举一动，你都很清楚。郑岩明天要去青岛看货，黄忆江跟他一起去，回头他一定会告诉你，这不就说明他心里面没有鬼嘛。"

佟丽音愣了一下："他会跟黄忆江一起去？"

"他们俩一起去出差看货，也不是第一次了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？"

佟丽音默然无语，感觉心在渐渐下沉，不觉陷入沉思……

飞往青岛的航班已经起飞了，郑岩和佟丽音坐在机身的前几排位置。飞行途中，郑岩松开安全带，起身去后面洗手间。他从过道经过，有人突然伸腿绊了他一下，郑岩扭头一看，竟是黄忆江。只见她把一顶棒球帽盖在脸上，遮住了大半个脸，所以郑岩上飞机时也没发现。

"怎么是你？"郑岩紧张地回头看了一眼，空姐正在送饮料，刚好挡住了佟丽音的视线。

"你怎么还要去？"郑岩有些气恼地问。

黄忆江说："我可没过说我不去。你挺会假公济私的，收货还带上女朋友度假。"

郑岩急忙"嘘"了声，说："你小声点不行吗？拜托，千万别说我还要收货。"

黄忆江眼神一闪一闪，盯着郑岩说："我干吗要替你撒谎？有机会我一定说。"

"你……"郑岩被噎住了。

"惹我不高兴总要付出代价的。"黄亿江扭头不再理他。

郑岩无奈，只得走进洗手间。回来时又经过她的身边，郑岩看见黄忆江把帽子盖在脸上，假装睡着了。郑岩停下，还想再争取一下，

但看到佟丽音正在向这边张望，赶紧回到座位上。

“我替你要了果汁。”佟丽音看了看他的脸色，说：“你怎么了？心神不定的？”

“没有，我坐飞机腿软。”郑岩掩饰道。

“你这是恐高症，回去找个心理医生看一下。”

飞机到了终点，郑岩心头不安，一路上一直有些担心。但黄亿江竟像是失踪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

郑岩跟佟丽音下了飞机，率先来到大厅，等着取行李。出口乘客涌动，郑岩在人群中寻找黄忆江，却始终没看到她的身影。

佟丽音说：“等我一下。”转身往洗手间走去。

郑岩一直没看到黄忆江，心中稍安。过了一会，他拿到了行李，正准备去找丽音。却看到佟丽音跟黄忆江二人一起从洗手间出来，边说边向这边走来。郑岩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。

两人来到郑岩面前。

郑岩紧张地问：“你们这是？”

黄忆江大大咧咧地说：“郑岩，真是巧了哈，咱们坐了同一班飞机。”

佟丽音盯着郑岩，问：“你不知道黄小姐也要来青岛？”

“我……”郑岩吱吱唔唔着：“我……我没想到她也会来。”

黄忆江笑了笑：“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巧。”

佟丽音深深看了一眼郑岩，说：“别愣着了，先去酒店吧。”

郑岩忐忑不安地提起行李跟两人走出大厅。

一辆出租车开过来。

郑岩转身问黄忆江：“你去哪家酒店？”

“海天。”黄亿江干净利落地回到道。

“黄小姐跟我们预订的是同一家酒店。”佟丽音淡淡地说道。

三人乘出租车到了酒店，办理了登记手续，要了三个单间。服务员带他们上楼，帮他们开门。三人各自进入自己的房间。

郑岩简单安置了一下，往黄忆江的房间打电话，但没人接。郑岩接着又打黄忆江手机，手机通了，郑岩说：“喂，你在哪儿？”

“我在咖啡厅呢。”

“你别走，我马上就来！”

郑岩气冲冲感到咖啡厅，见黄忆江正坐在咖啡厅靠窗的位置，左顾右盼，意态悠闲。

郑岩走过去，坐到黄忆江对面，脸色很不好看，说：“你怎么那么多事？！你跟丽音说了什么？”

“该说的都说了。”

郑岩怒道：“什么叫该说的？我特意提醒过你的？”

黄忆江不以为意，微笑道：“你师傅的女儿居然那么讨厌古玩，真是不可思议。”

第69节：大玩家(69)

“那是别人的的事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”郑岩语气很是不客气。

“跟我是没关系，但跟你有关系嘛。她极度讨厌古玩，你又不想改行。早晚是个麻烦，作为同事和朋友，我是替你担心。”黄亿江依旧笑语嫣然。

“你要真替我担心，就别再给我添乱。”

黄忆江故作惊讶道：“我明明是在帮你，怎么就变成添乱了？”

郑岩气闷，起身要走。

“我没说完呢。”

郑岩立住脚步，说：“还有什么好说的？”

“干吗脸色那么难看，有点风度不行吗？你真以为我出卖了你？”黄亿江收起笑容。

郑岩反问道：“你没有吗？”

黄忆江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当然没有，我说过我是来帮你的。”

郑岩狐疑道：“你没跟丽音说收货的事？”

“说了……”

郑岩心头火气，沉声道：“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！”

黄忆江白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我没看出来，至少你对佟丽音的忍耐是没限度的。”

郑岩气道：“跟你没什么好说的！”

“我是说了收货的事，可没说你要收货。”

“那你怎么说的？”

“我说我来收货，你是纯粹陪她来玩的。”

郑岩感到自己的想法有些动摇了，半信半疑地问：“你真是这么说的？”

黄忆江用批评的口吻说：“昨天你跟我一说，我就猜到了你的心思，觉得有点不大靠谱，想陪女朋友度假，就不该三心二意，你是不

是觉得，要不捎带着收趟货，就跟吃了多大的亏似的？”

郑岩终于消了气，默默点头道：“你批评的很对，我以后会接受教训。”

“你别误会，我可没有批评你的意思。你放心吧，真以为我会当探照灯呀？”黄亿江认真地看着郑岩，眼中的神色轻轻变幻。

“不不，主要是我有点心虚。”郑岩想了想，拿出手机给佟丽音打电话。

黄忆江说：“你们也该吃饭了，我就失陪了。”

“一块吃吧，我是真心邀请你的。”郑岩歉仄道。

黄忆江微微一笑：“还是下回你单请我吧。”

佟丽音迟迟没有接电话，郑岩的脸色渐变。

黄忆江疑惑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上去一趟。”郑岩起身离开，快步上楼。

郑岩叫来服务员打开佟丽音房间的门，快步冲进去，只见佟丽音静静地躺在床上，像是停止了呼吸。郑岩摇晃着她，轻轻呼叫，佟丽音没有任何反应。

身后想起黄忆江的脚步，见到眼前的情景，黄亿江张大了口，神色紧张地问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郑岩顾不上回答，急忙从佟丽音的包里找出一个瓶药，倒出一粒胶囊给佟丽音喂下去。

黄忆江说：“我帮你叫救护车？”

“不用，一会儿就好了。”

“真的不用送医院？”

“吃了药，很快就会醒过来。我在这里陪着就行了，你不用担心。”郑岩用手轻轻擦去佟丽音嘴角的水渍，默默看着她。

“要是没事，我就先出去了。”黄亿江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心中突然升起一股说不出来的感觉，轻轻说了声，和服务员离开房间，把门带上。

几分钟后，佟丽音醒过来，看见郑岩坐在身边，自己的手被他紧紧握着。

佟丽音说：“我是不是又昏过去了？”

“别瞎想，你是睡着了。”郑岩的眼中全是歉然。

佟丽音缓缓说：“一开始我是睡着了，做了一个好梦，春风拂面，遍地都是鲜花。我一个人往前走着，突然掉进了一口井里，身体失去了重心，四周一片漆黑，我真的吓坏了！”

“谁叫你做梦的时候不带上我，要是我在你身边，你还能掉井里去？”郑岩责怪道。

佟丽音迷茫道：“我每次做梦都想梦见到你，可每次都梦不到，真的很奇怪。”

郑岩调侃道：“这么说明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？”

“不对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。”佟丽音紧紧看着郑岩的眼睛，认真地说。

“那怎么会梦不到？”

“也许只有心理医生才能回答这个问题。”

第70节：大玩家(70)

“那好，“郑岩安慰道：“回去我们一起去看心理医生。”

“我需要，但你根本不需要。”佟丽音眼中似有深意，缓缓地说道。

第二天，黄亿江独自去看货。她和货主赵家兄弟取得了联系，约定好见面的地点。在那里她见到了赵家兄弟中的老大和老四。

二人带黄忆江穿过一条巷道，来到一座黑漆宅门前，老大掏出钥匙打开宅门。三人走进院子，黄亿江四下打量了一下，发现所有的房间都锁着门。

老大径直打开堂屋的门，让黄亿江进去，屋里摆放着不少的家具，但所有的家具上都蒙着布。老大打开壁橱，取出一对古香古色的架灯来。灯架是黄花梨木，大约一米半高，灯笼式灯罩上绘有山水。

老大说：“我父亲去世后，留下一对架灯，据说是明朝的，想找你们公司看一下，要是能值几个钱，就委托你们给拍卖了吧。”

黄忆江弯腰仔细鉴别，先看了看灯架，又看了看了灯罩。

说：“东西挺不错，是明代的，就算不是宫里的，也是官宦人家所有，你们想拍多少？”

老四粗声粗气地说：“我们也不大懂，你给估个价吧。”

“六十万。”黄亿江报了一个价格。

“真能值这么多钱？”老四问。

“这是起拍价，成交价还会高一些。”黄亿江说。

“我们什么时候能拿到钱？”老四看起来像是很急。

“明年春拍以后。”

老四说：“我们想要现钱，到明天春天还有好几个月呢。能不能先把钱给我们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这恐怕难办。”

老大想了想，说：“不能给全部，给一部分也行。”

黄忆江迟疑道："这要请示一下公司领导。如果东西确实好，不愁卖，最多可以预付百分之三十。"

老四有些失望，说："三十还是有点少，能不能再多一点？"

"三十已经到顶了，再多没有这个先例。要不这样，我向公司领导请示一下，回头给你们消息。"黄亿江尽量耐心说服。

老四急躁道："要是不给现钱就算了。"

老大拦住他，说："老四，别着急嘛，等黄小姐请示了领导再说。"

黄忆江说："我得拍几张照片。"拿出一个数码相机，对着架灯拍了一组照片。

当天郑岩陪佟丽音在外面散心，二人去了不少地方，下午又去游览海洋馆。郑岩给她拍了不少照片。二人游览了一整天，佟丽音感觉有些累了，看看天色已晚，郑岩便打算送丽音回酒店休息。这时，黄忆江发来手机短信，说收货遇到了问题，问晚上有没有时间出来商谈一下。

郑岩想了想，回了一条短信："十点以后在咖啡厅见。"

晚上十点，郑岩准时出现在咖啡厅，黄忆江早已提前在这里等候。

郑岩对面坐下，黄忆江问："丽音睡了？"

郑岩点点头。

黄忆江拿出十几张照片给郑岩，是从不同角度拍的架灯，从整体到局部细节，毕现无遗。

郑岩仔细地鉴别着每一张照片。

此时，佟丽音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离咖啡厅不远的一个角落里，远远看着郑岩和黄忆江，脸上神色十分阴沉。

黄忆江说："货主姓赵，是兄弟四个，这个架灯是他们父亲的遗物。今天带我去看货的是老大和老四。"

郑岩点头："东西挺不错，他们要什么价位？"

“他们不大懂，我给估了六十万，合适吗？”

“肯定没有高估。灯罩上的山水不像是直接画上去的？”

“对，是贴片。”

郑岩细细琢磨，说：“有点意思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东西是不错，可他们开的条件很苛刻，要全额预付。”

“公司没有这个先例。”

“他们家老大挺厚道，老四油头滑脑的，就是他坚持要现钱。”

郑岩抬头，说：“这样吧，明天我去一趟，再看看东西，跟他们好好商量一下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你不怕让丽音知道？”

“我趁她午睡的时候去。”

黄忆江想了下，说：“要不，明天我约丽音去逛街，给你多争取一点时间。”

第71节：大玩家(71)

郑岩思忖片刻，点头道：“好。”起身告辞。

远处的佟丽音一直默默看着二人，眼中的神色不停变幻，心中充满忧伤。见郑岩和黄忆江站起身来，佟丽音忙转过身去，先行离开。

佟丽音机械地迈着脚步，走回自己的房间。仰面躺在床上，睁着双眼，紧咬双唇，久久不能入睡。

第二天，黄亿江早早便约佟丽音去逛街，佟丽音爽快地答应了。二人拉上郑岩，一起离开了酒店。

三人沿途逛去，黄忆江和佟丽音在前面走，郑岩拎着包跟在后面。一路上人流拥挤，车辆往来穿梭频繁。不知不觉间，他们来到一个大型购物中心前。

郑岩说：“你们进去逛吧，我走累了，在外面等你们。”

佟丽音说：“好，你自由活动吧，我们一时半会儿也出不来。”

黄忆江和佟丽音走进购物中心。

郑岩目送二人的身影不见，急急找地方把包一存，抽身离去。

来到黄亿江昨日到过的赵家兄弟家，郑岩说明来意，赵家兄弟陪郑岩来到老宅门口，老大打开宅门请郑岩进去。

三人走进老屋，老大拿出了那对架灯。

郑岩一见架灯便感觉眼前一亮，连忙上前近距离鉴别那对架灯。他仔仔细细地看了有十多分钟，突然道：“家里有蜡烛吗？”

“好像有，我给你找。”老大进里屋找来两根蜡烛。

郑岩把灯罩取下来，插上蜡烛。然后把窗帘和门帘拉上，屋里变得暗淡了许多。

郑岩把灯架上的蜡烛点燃，把灯罩装上。

过了一会儿，奇特的景象出现了，灯罩的的山水画象是活了起来，烟波浩淼，树影婆娑，山间云雾缭绕，舟楫人物缓缓移动，呼之欲出。

赵家兄弟看得目瞪口呆。

老大问："郑先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画中的山水怎么都动起来了？"

郑岩微笑道："恭喜你们了，这对架灯可是件真正的宝贝。这叫'月影灯'，取自北宋著名词人张先的名句：云破月来花弄影。所有的奥妙就在这两幅山水贴片里面，这是一种高超的山水画技法，迄今已经失传。只有在古籍中有记载。像这样的宝贝，我也没见过，今天也算是开了眼了。"

老四说："照您这么说，那就不止六十万了？"

"至少能高出个四五倍。"

"两三百万？"

"成交价可以订两百四十万，至于最后的成交价到底是多少，我都说不准。不过，我敢肯定，这件宝贝决不会流拍。"郑岩肯定地说。

老四高兴道："那你们更应该给现钱了。"

"东西确实好，但我们公司也有难处，全额预付会增加我们的运营成本，也希望你们能体谅。我可以替你们争取一下，按照两百四十万的底价，先预付一半？"郑岩看看老大，又看看老四。

老大迟疑了一下，冲老四说："老四，你觉得合适吗？"

老四点头："行，就这么着。"

老大转头望着郑岩，说："我再跟老二老三商量一下，要是他俩都同意，咱们就签合同。"

"好，那我等您的消息。"

购物中心里，黄忆江和佟丽音走进一家时装店。二人已经逛了好几家店了，黄忆江又买了两件衣服，此前她已经买了好多，满满装了一大背包。

佟丽音在看男装品牌，她比较着两件夹克。

黄忆江问："你干吗都给郑岩买，也给自己买几件嘛。"

佟丽音拿起两件衣服，左看看右看看，觉得两件都不错，一时取舍不下，随口应道："我穿衣服不太讲究，比较随意。你觉得哪件好？"

"都挺好看，你喜欢哪件就买哪件。"

"我不大会买衣服，买之前都觉得挺好，可他穿上了我又觉得不好看。"佟丽音目不转睛，心中还在权衡着。

黄忆江说："郑岩穿的衣服挺有性格的，我没觉得不好看。"

佟丽音笑笑，说："那就随便拿一件好了。"

佟丽音买下其中一件夹克。两人走出时装店。

两人路过一家婚纱店，里面有很多款式新颖的婚纱，佟丽音不禁驻足观望着。

第72节：大玩家(72)

黄忆江对这不感兴趣，说：“我们去前面那家看看吧。”

佟丽音一指婚纱店：“我想到这家看看。”

黄忆江楞了一下，说：“哦……你想看婚纱？”

佟丽音点头：“嗯……”

两人走进婚纱店，一个女店员上前接待她们。

佟丽音目光在婚纱店内四下扫视着。女店员殷勤地向佟丽音介绍各种款式的婚纱，佟丽音对店员推介的每一款婚纱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流连忘返。黄忆江跟着后面看着，则有些提不起精神。

女店员问：“小姐，您要不要试一套？”

“好。”佟丽音选择了一款带花边纹饰卷袖婚纱走进试衣间。

女店员看着一旁无所事事的黄亿江说：“您看中了哪一件？要不要也试一套？”

黄忆江摇头：“我就免了。”

佟丽音换上婚纱从试衣间出来，一瞬间仿佛变了个人，非常漂亮。黄忆江看得有点发呆，女店员赞不绝口。

佟丽音对着镜子转了个圈，问黄亿江：“好看吗？”

黄忆江由衷赞叹道：“你穿很合适，真的挺漂亮。”

佟丽音照着镜子，脸上露出笑容，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黄忆江看着身着婚纱的佟丽音，脸色突然变得不自然起来，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。

佟丽音从镜子里看到黄忆江的表情，不由得露出一丝微笑。

二人从购物中心出来，郑岩已经坐在广场喷水池旁等候。两人来到郑岩面前。

佟丽音问：“你一直在这儿等着吗？”

“没有，我去别处闲逛了一下，刚回来。找个地方吃饭吧。”郑岩提议道。

佟丽音点头答应。黄忆江突然道："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了，我先回酒店了。"

佟丽音问："你有别的事吗？"

"没有。我回去试衣服，已经有点急不可耐了。你们不用管我，我走了。"黄忆江说完，也不看郑岩，径直背着大包到街边打车。

佟丽音说："黄忆江还是挺不错。"

郑岩随口应了句："还行。"

"什么叫还行？"

"就是挺不错。"

佟丽音淡淡的一笑，没说什么。

黄忆江打车离去，一个人坐在出租车上，默默无语，内心突然想了很多，神情显得十分落寞。

这时，她的手机收到郑岩的一条短信："晚上十点在咖啡厅见，有重大喜讯。"

黄忆江看完短信，扭头看着车窗外的街景，一时间有点茫然，只觉得情绪怎么也振奋不起来。

晚上，黄忆江如约和郑岩会面，郑岩说："昨天你打眼了。"

黄忆江心不在焉地哦了一声。郑岩这才发觉她有点无精打采，不觉奇怪道："你怎么了？这么不开心？"

黄忆江不答，看了他一眼说："你说吧，我怎么打眼了？"

"噢，那是一对'月影灯'，不是一般的架灯。"

"月影灯？"

"点上蜡烛，灯罩上的山水画就像活了一样。"

"我想起来了，你说的'月影灯'，我曾经听我爸说过，只是后来没印象了。要是这样，就不止六十万了。"黄亿江精神稍稍集中了点，不过脸上依然没有表情，全然不像往日开朗洒脱的样子。

"我给了两百四十万的新估价。刚才我跟唐总通了电话，希望给他们一半的定金。"

黄忆江说：“要不我明天回去，把情况详细说明一下。”

“嗯……也好。”郑岩想了一下，表示同意。

黄忆江起身：“那我上去了。”

郑岩仔细看了她一眼，问：“你到底为什么事不开心？”

“跟你说不着。”黄忆江情绪低落，默默走出咖啡厅。郑岩目送着她的背影，心头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感觉，神色不觉黯然。

次日，黄亿江带着“月影灯”的全部照片回到公司。唐景明和陈汉书仔细研究照片上从各种不同角度、层次拍摄的画面。

黄忆江说：“货主要一半的定金，否则就另找出路。”

唐景明用征询的口吻问：“汉书，你看呢？”

陈汉书思忖着：“嗯……如果真是“月影灯”的话，付一半绝对值，甚至全额预付都在所不惜。”

第73节：大玩家(73)

黄忆江说："郑岩亲自试验过，肯定没问题。"

"我不是怀疑东西的真伪，我的意思是，先让郑岩把东西带回来，大家都过了眼，再把定金打过去。预付一半的情况，公司没有先例，万一有什么闪失，对郑岩没好处，这样比较稳妥。"

唐景明点头："嗯，还是你考虑得周到，好就这么办。"

鉴定完照片，陈汉书带着资料回到自己的办公室。他一个人反复又看了一遍，心中感到很不是滋味。想了想，他突然打了个电话给黄立德，将情况告诉了他。并将全套照片资料通过电子邮件发了过去。

做完这一切，陈汉书便匆匆离开公司，径直往黄立德处赶去。

到了黄立德的公司，刘闯引他进去。

他看见黄立德正坐在电脑前，戴着眼镜盯着屏幕，上面正是自已传来的那套"月影灯"的照片资料。

黄立德终于看完，摘下了眼镜。陈汉书立刻问："你怎么看？"

"两百四十万虽说已经不低了，可还是大大低估了……"

"没错！"陈汉书急急道："成交价不会低于千万！而且肯定是不愁卖。类似的东西，故宫还有一对，那可是国宝级文物。"

"我知道，恭喜你们了，又拿了一件大货。"黄立德微笑道。

"有什么可恭喜的，我正犯愁呢！"陈汉书脸露愁容。

黄立德心中明白，嘴上却说："碰上这么好的东西，还犯什么愁？"

陈汉书暗暗咬牙，说："这次说什么也不能让郑岩和忆江把东西收回来！"

黄立德故作惊讶，问："为什么？"

"要这么收下去？两个亿的指标没准真就完成了，我岂不是有白忙活一场！上回收了徐老太太的册页，就不下两千万，我是干着急没办法，这次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！"

“我说过，别再谈这事儿。”

陈汉书着急道：“给老唐定两个亿的指标，你也是出了大力的，你帮人要帮到底呀。”

黄立德瞅了他一眼，说：“你是死活要把我拖下水！”

陈汉书说：“这一单要是没你的好处，我也不来求你了。”

“有我什么好处？”

“难道你不想要这对月影灯？”

黄立德故作矛盾：“说不想那肯定是假话……”

陈汉书心情一松，说：“这不就得了吗？半路上截下来不就是你的吗？”

黄立德无言，认真地看着他，说：“那你告诉我，怎么个截留法儿？”

“用现金收，赵家老四急等钱用，这一招肯定管用。”

“我现在穷得丁当响！出得多进的少，到处是窟窿，哪来的现钱？”

“这件事儿不光是钱的问题，具体事宜也得你来操办，我现在行事多有不便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”陈汉书思索道。

“我替你办事儿，还要搭钱，关键不是一笔小数目。要是东西能出手倒也罢了，关键是我敢出手吗？合着我花两百多万买一对架子灯当摆设，我欠你的呀？”黄立德摇头不已。

“是我欠你，欠了你天大的人情，来日我一定加倍偿还。”

黄立德淡淡地看了一眼，说：“老放这种空炮就没意思了。”

陈汉书思索了一下，咬咬牙。

“这样吧，我那个乾隆天球瓶归你了，回头我给你送过来，这总可以了吧？”

黄立德笑道：“汉书，都到这个份上了，你还跟我玩小心眼儿，那个天球瓶是道光的，能值两百多万？我傻呀？”

陈汉书默然，又低下头咬牙沉思，一时间委决不下。

黄立德看这样子，知道不给点提示不行了，点醒道：“行了，你把文征明的江雪图手卷给我，咱们都合适。”

“啥？”陈汉书心疼地直嘬牙花子，“江雪图手卷？……”

黄立德面露不屑神色，嘲讽道：“瞧瞧，瞧瞧，这跟趁火打劫有什么两样嘛，做人咋能这么不厚道是不是？”

“好好，立德，都是我不好，你就别再挖苦我了，就这么就说定了，江雪图手卷归你。”陈汉书终于咬牙点头。

“我真想不通你图个什么，那个位子对你真有那么重要？”黄立德默默望着他，突然叹息道。

第74节：大玩家(74)

“是的，志在必夺。我就当是一条路走到黑吧！立德，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！我想办法再拖一拖，给你争取一下时间。”陈汉书一副坚决神色。

黄立德佯装无奈地叹了口气：“就这么着吧。”

“那我先回去了。”陈汉书起身告辞，刘闯送他出去。

黄立德看了看电脑中“月影灯”的图片，稍加思索，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。

“钱师傅，我是立德啊……我想请你帮忙临两张画儿，这次有点特殊要求，底稿待会儿给你送过去，我要得急，您得连夜给我赶出来，老价钱，再翻一倍！”

黄立德放下电话，刘闯回到书房，问：“你是下定了决心要帮陈汉书搞掉老唐？”

黄立德不屑道：“我帮他？我这是在帮我自己！”

“你真打算用现金收？”

“那你说，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”

“可这么一大笔钱，咱们一下子也拿不出来呀。”

黄立德感叹：“是呀，咱们现在是真够穷的，区区两百四十万都拿不出来。”

“那怎么办？再找人借点儿？”

“为这点钱不值当的借！”

“那……”

“那就只能花小钱办大事了……你先给钱师傅送样东西，然后马上去青岛，找赵家老四……”黄立德默默沉思，招收让刘闯近前，向他密语交待，刘闯不断点头。

刘闯按照黄立德的吩咐，立刻联系上赵家老四，二人相约在一家茶楼会面。

老四如约到来，刘闯起身相迎，落座后刘闯和老四闲扯几句，便切入正题："赵先生是个爽快人，咱们有话直说吧，我想收购你们家的明代架灯。"

老四说："你来晚了，架灯叫一家拍卖公司收走了。"

"东西不是还没拿走吗？"

老四也不否认，说："对，还有点小问题没解决。"

刘闯摆出一副笃定的样子，说："拍卖公司不会给你们现金，我却可以。你们给拍卖公司，要等明年春天才能结帐。钱这种东西，落袋才叫钱，没落袋都叫纸。几个月以后的事就很难说了。"

老四脸色有些变了，说："我也是这么想的！他们给的估价是两百四十万，你要一下拿得出来，我们就给你。"

刘闯悠然道："我不打算出那么多。"

"那你能出多少？"

"八十万。"

老四瞪眼道："别逗了！两百四十万的东西，你花八十万拿走，傻子也能算过来！"

刘闯笑道："你别着急，听我给你算一笔账。两百四十万，也不是你一个人拿。你们四兄弟一分，你只能拿六十万，还得几个月以后才到手……"

老四说："你别算了，就算我愿意，我那三个哥哥也不答应！"

"你听我说完，我给你八十万，但不要你们的东西……"刘闯笑吟吟地望着老四，一副别有深意的样子。

老四说："你这人脑子没毛病吧？"

刘闯微笑着说："你只要帮我做件事，八十万归你，东西照给那家拍卖公司，明年春天，你们还能再拿两百四十万，这买卖划算吧？"

"真有这种好事？"

刘闯哈哈一笑："老天想叫你发财，躲都躲不开！"

第二天，郑岩带人去赵家老宅收货。一辆面包车开到老宅门前。

郑岩带一个搬运工从面包车上下来，两人将车上的三个装货用的特制木箱抬下，走进宅门。

赵家兄弟二人已经在堂屋等着。

郑岩从包里取出一份合同，让赵家老大过目。

“这是合同，你们看一下，要是没有问题，就签字吧。”

兄弟两人看了一遍，没有异议，老大在合同上签了字。

郑岩收起合同。老大打开壁橱，取出架灯。老四神情有点不自然，但并没有人察觉。

“你想怎么装？别弄坏了。”老四紧张地说。

“不会的，把灯罩拿下来，分开装就没问题。”郑岩回答。

老四问：“走邮局还是空运？”

“我马上去办空运，公司有专人接受。”

老四嘱咐道：“千万要当心，可不能出漏子。”

第75节：大玩家(75)

“那是。我们都有严格的程序，保证万无一失。”郑岩把两个灯罩拆下来再次仔细检查，老四看着他，心不知不觉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，紧张之下，一不小心碰倒了放在一边正准备装箱的灯架。大家吓了一跳，纷纷跑过去察看，郑岩也把灯罩放下，去检查灯架的情况。还好，灯架并未有一丝的损伤。

众人都松了口气，一阵纷乱过后，郑岩小心的把两个灯罩分别装进两个木箱，两座灯架用麻布包好放进一个长条箱子。

打包完毕，老四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郑岩和搬运工把箱子搬出去，放到面包车上，和两兄弟一一握手道别，上车离去。

将货送到航空公司，办理好托运手续，郑岩坐一辆出租匆匆赶回酒店。

刚走到大堂，还没上电梯，突然听到佟丽音在身后叫他，他回头看到佟丽音坐在沙发上，佟丽音身边放着行李。

郑岩心中打鼓，问：“你，你怎么下来了？”

佟丽音说：“我看你不在房间，就下来等你。”

郑岩不自然道：“我，我去……”

佟丽音轻松地一笑，说：“我知道你去干什么了？”

“我，我确实从一开始就欺骗了你。”郑岩歉仄道。

“这次就算了，下不为例。”佟丽音似乎并未生气，郑岩赶紧说：“好好，下不为例。”

“东西我都收拾好了，房间也退了，咱们走吧。”

“好！”郑岩拖着皮箱和佟丽音走出酒店。

二人乘机返回，郑岩拖着行李和佟丽音刚走出机场，突然接到黄亿江的一个电话。电话里她的声音很焦急，确定郑岩回来后便催郑岩赶紧回公司。

郑岩问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“架灯有点问题，你先过来再说吧。”

郑岩心中咯噔一下，立刻道：“好，我马上过去。”

两人上了一辆出租车，佟丽音问：“你要去公司？”

郑岩按下急切的心情，说：“不着急，我先送你回去。”

送别佟丽音，郑岩立刻赶到公司，直奔鉴定室，一推开门，他便发现气氛明显不对头。

“月影灯”已经装好，立在鉴定台旁边。唐景明等人在场，大家全都沉默不语，唐景明的脸上更是阴云密布。郑岩一进来，所有人都看向他。

郑岩不安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唐景明开腔说：“郑岩！这不是‘月影灯’！”

“怎么可能？”

黄忆江取下灯罩，点上蜡烛，再把灯罩装上。陈汉书关灯，把窗帘拉上。房间内烛光摇曳，月影奇观却没有出现。

郑岩愣在当场。

陈汉书说：“郑岩，你当时没有看错？”

“肯定没有。”

“现在没有出现月影奇观，怎么解释？”

郑岩吹灭蜡烛，把灯罩拿下来，开了灯，拿过放大镜仔细鉴别灯罩上的山水贴片，众人都在等待，郑岩看了好半天，终于看出了端倪。

郑岩结结巴巴说：“这，这不是原来的贴片……”

“你是说，原来贴片叫人给换了？”唐景明神色不快。

郑岩懊恼道：“对……我被人骗了！”

“你怎么能犯这样的错误？！”

“这两幅贴片是仿的，水平很高，我检查的时候没有发现……”

唐景明顿足，责道：“你还是检查得不够不仔细嘛！”

郑岩默然。

陈汉书说：“一百二十万都已经打过去了！现在收回一个假的来，怎么向董事会交待？”

夏海生插话道：“这也不能算是假的，只不过是贴片给换了而已。”

“‘月影灯’最值钱的的就是贴片，光这一对灯架，最多也就五六十万！”陈汉书愠怒道。

黄立德坐在桌案旁，拿着放大镜仔细欣赏那两幅山水贴片。这一切当然是他捣的鬼，刘闯在他的授意下，轻松搞定了赵老四。现在，原本应该在郑岩公司的那对“月影灯”上的贴片已经摆到了他的办公桌上。

门开了，刘闯引着一名速递公司的员工搬进来两个纸箱。

“黄先生，定的货送到了。”

黄立德喜滋滋地说：“好好。”

第76节：大玩家(76)

员工打开纸箱，取出两座灯架和两个素色灯笼式灯罩，组装成一对架灯，尺寸样式跟赵家那一对完全一样。刘闯在收货单上签完字，交割完毕，送走员工。

黄立德打量着一对新架灯，连连摇头，说："相去甚远！这新东西就是糙，回头还得寻摸一对老的。"

刘闯说："最好是原配的那一对。"

黄立德心情大好，微笑着说："先凑合着用吧。"拿起桌上的那对山水贴片，精心地粘贴到灯罩上。刘闯关了灯，点上蜡烛，黄立德把灯罩装到灯架上。

光影摇曳，灯罩上的山水活了起来，山影绰约，水波荡漾，舟楫漂浮。

刘闯目瞪口呆，赞叹道："太神奇了！"

"这就是传说中的'月影灯'，绝世神品，有幸亲眼得见，不枉此生。出神入化，名不虚传！"黄立德微笑着说。

"可惜没把灯架搞到手。"刘闯惋惜道。

"没关系，'月影灯'最值钱的就是这两幅贴片，如果拿到国外出手，至少千万！至于那对灯架，最多也就五六十万。"

刘闯感叹："郑岩还真有眼光。"

黄立德瞪他一眼，冷然道："眼光是什么？是把刀！在这个江湖里滚，宰人防身都靠它！"

八

会议室里的气氛很凝重，唐景明召集大家商量"月影灯"的解决办法，海生表面上显得很忧虑，却不时偷偷扫一眼郑岩，心中着实快意。

郑岩说："这件事我会负责，不会让公司受损失。"

夏海生故作好人，明知事不可行还是提议道：“这肯定是赵家兄弟捣的鬼，我们把东西退回去，要回定金。”

果然陈汉书道：“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如果对方是有预谋的，不光拿不回定金，八成连货也退不了。原因很简单，郑岩带走时是真的，回头又说是假的，他们肯定不买帐。双方有合同，就算打官司，我们也没有胜算。这种事情在别的公司也出现过，最后的结果都是拍卖公司自认倒霉！郑岩犯的错误，是拍卖公司最忌讳的！”

唐景明沉默，显然是认同陈汉书的分析。

陈汉书唉声叹气，说：“我前面一再提醒，要谨慎从事，结果还是出了意外！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是其一，这件事要是传出去，会叫别人看我们的笑话，大家都没面子！我看，定金连想都别想了，能把货退掉，就算不幸中的万幸，如果赵家不让退货，才是真正的麻烦，按照合同底价，我们还得再给他们一百二十万。”

夏海生假意说：“实在不成就报警！这分明就是诈骗！”

陈汉书连连摇头：“报警解决不了问题，咱们这一行，就是靠眼力吃饭，打眼上当的情况每天都有发生。在别的行业，制假售假违法，到我们这一行，叫仿，愣是不违法。行里的规矩就是这样，过手为金，不找后帐。”

夏海生说：“如果赵家是有预谋的，他们也肯定心虚，退货也许没那么困难，只不过定金想要回来，有些难度。”

唐景明思虑再三，说：“今天就到这里吧，这件事先放一放，回头再想办法。”

郑岩说：“这件事还是我自己来处理吧，如果真的退不了货，我承担全部的款项。”

黄忆江始终一言不发，埋头默默沉思，似乎根本没听到大家的议论。

大家都已经下班，公司里空荡荡的，只剩下黄忆江一个人。

黄忆江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来到鉴定室外。抬手敲了敲门，里面没有回声，她推门走了进去。

郑岩独自一人坐在鉴定室，面对两座架灯沉思。黄忆江进来，他抬头看了她一眼，没作声。

黄忆江问："你什么时候走？"

"明天一早。"

"我跟你一起去。"

郑岩摇摇头："不用了。"

黄忆江定定地看着他，说："上次你不让我去，是为了避嫌，这次是为什么？"

"没理由。"郑岩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。

黄忆江心里暗暗叹气，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"恕我直言，你一个人去铁定办不成！"

郑岩不以为然，说："你去了就能办成？"

第77节：大玩家(77)

黄忆江非常肯定地说："铁定能办成。"

郑岩看了她一眼，平淡地说道："你做任何事都不喜欢留余地。"

"因为我有把握。"黄亿江的表情很平静。

郑岩心中一动，说："你有什么高招说一下。"

"现在还没有，到时候相机行事。"

"相机行事？"郑岩不由哂然。

"我又不是诸葛亮，能算出前后五百年。"

"诸葛亮没那么大的本事。"郑岩淡淡地说。

"我就客串一把福尔摩斯，叫你开开眼。"黄亿江认真说道。

郑岩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，说："好，就让我见识一下，你如何恶搞福尔摩斯吧。"

晚上，黄忆江回到家中，看到黄立德坐在沙发上睡着了，身边有本书，手里还拿着眼镜。黄忆江轻轻拿起书和眼镜放到桌上，黄立德被惊醒了，揉揉眼睛，尽显老态。

黄忆江微微有些心疼，说："爸，我看你老了好多。"

黄立德笑了一下，说："爸爸是老了嘛。"

"你还是金盆洗手算了，搞古玩太伤神，老得快。你应该换一种生活，好好调养一下。"黄亿江说的确实是心里话。

黄立德微笑："那你就快点结婚，生个外孙叫我看着，我不退也得退了。"

"没问题，明天我就到街上随便拉个人结婚！"

黄立德收起笑容，说："一说正经事你就打岔。"

黄忆江咯咯一笑，说："这是最可行的办法。"

黄立德瞥了她一眼，用责怪的语气说："你就是眼光太高，老是挑来挑去。"

“您还真是抬举我了，我是真想嫁但嫁不出去！”黄亿江心生感慨，言语中不知不觉露出一丝哀怨。

黄立德盯着她看了一会儿，问：“他是谁呀？”

黄忆江嗔怪道：“爸，您就别绕着弯子打听了。我要准备嫁人，还能不找您要嫁妆吗？”

“好好，你的事我管不了，问也白问。”黄立德摇摇头。

“这就对了，你快去睡吧。我明天要去青岛出差，可能要好几天。郑岩收的货出了问题，我们要去解决一下。”

“出什么问题了？”黄立德心中有数，却不得不问一问。

黄忆江说：“他收了一件假货，我们要去搞搞清楚。”

“这种问题解决不了的，去也白去，货主不会让你们退。”黄立德淡然道。

“我有办法叫他们退！我们这次去，还要办一件更重要的事。你还记得祁三爷？上次我们想揪出那个幕后黑手，结果功亏一篑，我怀疑这次又是他在搞鬼。这回说什么也要把他揪出来！”黄亿江愤愤说道。

黄立德摇摇头，说：“这一行是非本来就多，撬货抄后路的事儿很多，哪有什么幕后黑手。”

黄忆江数落道：“你的思想太落后了，哪晓得现在的江湖有多险恶！”

“我看你是上网上多了，什么事都疑神疑鬼。”

“这跟上网有什么关系？我去睡了，你也早点睡吧。”黄亿江拔脚要走。

“哦……等等……”黄立德突然叫住她，“你不是叫我打听朱伯勤的消息吗……”

黄忆江一听，急不可耐地叫道：“打听到了？！”

黄立德点点头，说：“朱伯勤出狱以后，据说去了瓷都一个什么陶瓷厂……哦，地址我记了一下……”黄立德从书页中拿出一张卡片递给黄忆江。

黄忆江接过卡片，兴奋之情溢于言表，高兴道：“您不愧是老江湖，这种八辈子以前的事儿就能打听到。”

“你也别高兴太早了，毕竟过去好多年了，他还在不在那儿，都还两说着呢。还有……你要提醒郑岩，朱伯勤这个人，身上有很多秘密，这么多年没露面，潜在的危险性很大，千万要多加小心……”黄立德的话显得很语重心长。

“这您就不用操心了。”黄亿江匆匆应了一句，拿着卡片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。

黄立德目送女儿的背影消失，闭上眼睛靠到沙发背上，发出一声轻叹。

郑岩开车带佟丽音来到护城河边。两人下车在河边漫步，欣赏着夜色下的水景。

第78节：大玩家(78)

郑岩说：“明天我还要去青岛。”

佟丽音稍感意外，说：“你不是刚回来吗？”

郑岩解释：“上次收的货出了点问题，我得去解决一下。”

“你自己去吗？”佟丽音目不转睛地看着郑岩。

郑岩犹豫了一下，说：“……黄忆江也去。

“这是公司安排的？”

“不是……她在那边有些关系，可能会用得上。”

“是谁主动提出来的？”

郑岩呆了呆，说：“丽音，你别想那么多。”

佟丽音神色激动起来，大声道：“这叫多想吗？难道我连问一句的权利都没有吗？！”

“丽音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别的意思。”郑岩急忙分辩。

“黄忆江喜欢你，难道我看不出来吗？你敢否认吗？”佟丽音的眼中已隐隐有泪光闪动。

郑岩转身走出几步，对着水面出神。

佟丽音走到他身边，问：“你为什么不敢回答？”

郑岩转过头，说：“丽音，我不否认，我能感觉得到。但是，我怎么想的，我自己心里很清楚。”

“那你就告诉我！”

“我跟她除了同事，没有别的任何关系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！”郑岩认真地说。

“你真能做得到吗？”

“我能！”

佟丽音一下扑到郑岩怀里，紧紧地抱着他：“郑岩，如果你要离开我，我就不活了。”

郑岩安慰：“别说这种傻话。”

“我说的是真心话，如果那一天真的出现，我是没有勇气再活下去的！”

“丽音，你别担心，那一天永远都不会到来的……”

佟丽音紧紧地偎依在郑岩怀里，泪花闪动，显得十分楚楚可怜。郑岩默默地将头扭向一边，眼光迷离，似乎有种说不出来的苦恼。

第二天，郑岩坐出租来到机场，看到黄忆江已经到了，正站在大厅外打电话。

“闸蟹，是我呀，听出来了吗？我要去青岛出差，一会儿就上飞机了。你不用接我，有空我给你打电话……”

郑岩来到黄忆江面前，黄忆江收起电话，两人走进候机大厅。

飞机起飞后，郑岩和黄忆江解开安全带，换了一个舒服的坐姿。郑岩拿出一本书看起来，黄忆江扭头看着舷窗外的蓝天白云。

空姐推着货车送饮料。黄忆江突然说道：“华生，我要矿泉水。”

郑岩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，给自己要了一杯果汁，又替黄忆江要了一杯矿泉水。

郑岩拿过矿泉水瓶递给她说：“这是您的矿泉水，福尔摩斯——老师。”

黄忆江喝了一口水，差点被呛着。

“福尔摩斯老师？”

郑岩面无表情地看着她，说：“叫你先生和小姐都不合适，只能称呼您老师了。”

“老师就老师，我也不计较了。”黄亿江大度地拿起矿泉水瓶又喝了一口。

郑岩拿起书又要看，黄忆江一把抢过来。

郑岩问：“你干吗？”

“有你这样的跟班吗？把老大丢在一旁，自己看书？”黄亿江瞪起眼珠，生气说。

“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，我候着就是了。”

“我要你陪我说话。”

“噢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
黄忆江瞪着郑岩看了一会儿，把书又丢还给他。

“跟你没话说！”

“那我就接着看了。”郑岩笑了笑，低下头继续看书，黄忆江气鼓鼓地靠在椅背上。想了想，突然将一张卡片丢在郑岩的书页上，郑岩拿起卡片看了一眼。

问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朱伯勤的地址……”

郑岩一愣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是我老爸打听来的！”

郑岩高兴道：“太好了，代我谢谢黄先生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爸说了，他非常支持你破解朱仿的秘密，因为他对朱仿也是深恶痛绝！”

“这我知道，能得到你爸的支持，我太高兴了，回头我一定多向他请教。”

飞机到青岛后，郑岩和黄忆江出了机场，直接打车离去。

郑岩立即和赵家老大取得了联系，将情况大致说了一遍，并提出要立即和他见面。电话里赵家老大犹豫了一下，不过还是答应了和二人见面。二人坐在一家茶楼的包间里等着找老大出现。

第79节：大玩家(79)

黄忆江说：“我觉得公司有内鬼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不信。”

“你再回答一遍。”

郑岩看着她，认真地思索着。

“信了吧？”

“还是不信。”

黄忆江嗔怪道：“你长脑子干什么使得？”

“那你说是谁？”

黄忆江赌气地说：“你！”

郑岩摇摇头：“口说无凭，等于没说。”

“那你说，这是不是赵家兄弟的预谋？”

郑岩回答：“都有可能。”

“我觉得不是！”

“哦？”郑岩心中动了动，其实他早就感觉有些不对，不过在没有任何实证之前，他无法将其他任何人和这件事联系起来。

黄忆江说：“我第一次去，他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一对‘月影灯’，我给他们六十万的估价，他们还挺高兴，如果他们早有预谋，一开始就应该让我知道，有必要卖关子吗？除非他们算准了你还会去一趟，等着你去发现真相？”

郑岩口中“嗯”一声，默默点头。

“再说那两幅假贴片，一看就是高手仿的。赵家兄弟不是这一行里的人，他们上哪儿去弄这样的高仿？肯定是有人提供给他们的，这个人也许就是祁三爷背后的黑手，我们上次没套住的那只老狐狸！“月影灯”本来就能卖个好价钱，他们放着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不要，反而费尽心机来黑我们一百多万？他们想干吗？黑完我们再去黑别的公司，把

全国的拍卖公司都黑一遍，再出手那个真的？除非脑子有毛病，正常人通常不会这么干吧？”黄亿江越说越顺，思路十分清晰。

“是有些不通情理……”

“是根本而不是有些。”黄亿江纠正道，“一开始，那个幕后人应该不知道‘月影灯’这回事，如果他事先知道，早想办法收走了，还能轮到我们？应该是你发现了以后，公司有人暗通消息，他才知道的，这不是内鬼是什么？”

黄忆江又说：“从你看货到提货，中间只隔了两天，那个幕后人就是利用这两天把事儿给办了，他的能耐还真不小！”

郑岩闷头不吭声，过了会才说道：“赵家老大是个厚道人，他应该没问题。”

“唉，你终于开窍了。没错，问题一定出在老四身上，一看就不像个正经人。他们家的老二老三，一个在国外，一个在广东，根本就没回来，基本能排除嫌疑。”

郑岩看了她一眼，说：“要是没带你一起来，我一定要后悔。”

过了一会儿，赵家老大到了，一落座后便眉头紧蹙，不住地叹气。

郑岩还未开腔，他便摆手说：“不用再说了，你们说的情况我都相信。唉，要说我这个四弟，也真是不争气，我们也管不了他。我父亲去世后，留下一些瓷器字画还有那对架灯，我们三个都没想卖的意思，就一直存在老宅里，我拿着钥匙负责保管。也不知道老四用什么法子，偷偷配了钥匙，把大部分东西都捣腾出去，仨瓜俩枣的就给卖了，等我们发现的时候，就只剩下那对架灯了。我们觉得不能再让他糟蹋东西，这才请你们来看看，给估个价。”

黄忆江问：“他那么紧着要钱干吗用？”

“还不是去赌，有多少，输多少，把家底都输光了，赌得老婆也跟他离了婚。现在又出了这件事，一定是他干的。”赵家老大连连摇头。

郑岩说：“你跟他好好谈谈？”

“没用，钱到了他手里，就像肉到狗嘴里，想让他吐出来，没门。”赵家老大说。

黄忆江说：“像他这样的，只能交给政府管制了。只要一报警，问题很容易就能解决。”

赵家老大赶紧摆手，说：“不不，我就是不想让你们报警，才来跟你们协商解决的。他已经被拘留过两回，这件事再抖搂出来，他肯定要坐牢，我实在不想让他走到这一步。你们把东西退回来，我把定金全都还给你们。这两天他催着要他一部分，我硬顶着没给，正好全退给你们。”

郑岩和黄忆江面面相觑。

郑岩说：“赵先生，那对‘月影灯’是难得一见的重器，价值不菲，这件事就这么算了，给你造成的损失太大，也对不起过世的老人。”

第80节：大玩家(80)

黄忆江说："我们先不报警，你回去谈谈，说明真相，就说我们打算报警，没准能起到震慑作用，叫他说出贴片的下落。"

"好，那我就再找他谈谈，一旦有什么线索马上通知你们。"赵家老大起身告辞，匆匆离开了茶楼。

黄忆江喟叹道："我这个福尔摩斯还没发挥作用，问题已经解决了。"

"谁说的，贴片还没找到，你还有大展身手的机会。"郑岩淡淡一笑道。

"喝了一下午茶，快饿死了，吃饭去吧。"黄亿江站起身来。

海上明月初升，海面上波光粼粼。郑岩和黄忆江在一家环境幽雅的水榭餐厅吃饭。

黄忆江说："办完这件事，我就不回公司了。"

郑岩惊讶道："为什么？"

"我不想干了呗。"黄亿江无所谓地说。

"你又找到更合适的工作了？"

黄忆江摇头，说："对我来说，什么样的工作都无所谓，只要觉得好玩，就多干一段时间，不好玩就走人。"

郑岩问："在安蒂克让你很不开心？"

"是你让我很不开心！"黄亿江直视郑岩的眼睛。

"我？！"郑岩突然觉得有些心虚。

"你没感觉到吗？"

"我真是给疏忽了。"郑岩支吾以对。

黄忆江冷然道："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，一直把我当空气！"

郑岩挂着笑脸，调侃道："你哪是空气，你是氧气。"

黄忆江横眉冷对，说："在这么严肃的时刻，你还有心情拿我开涮？！"

郑岩笑道：“别误会，你一说到空气，叫我想起海生对你的评价，他说你是标准的氧气美女，每次看到你，心情总会变得很愉快。”

“那你每次看到我呢？”

“我？我其实也很愉快。”

黄忆江一撇嘴，说：“言不由衷！口是心非！”

郑岩说：“跟你一起共事，确实很愉快……”

“是吗？如果我离开了公司，你其实也无所谓的？”黄亿江的眼睛仿佛看穿了郑岩的内心。

郑岩不禁默然。

黄忆江举杯说：“我敬你一杯，祝贺你们新婚美满，我恐怕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了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。”

郑岩诧异道：“我们的婚礼？我怎么不知道？”

“你什么意思？！丽音都把婚纱订好了，婚礼还会远吗？”黄亿江冷冷地看着他。

“丽音订了婚纱？你怎么知道？”郑岩心里真正吃了一惊。

黄忆江说：“上次来青岛，丽音订了一套婚纱！你不知道？”

“我真的不知道！”

“你们没有结婚的计划？”

“暂时还没有……”

黄忆江摇头：“我不信！”

“是真的。”

黄忆江顿了顿，仔细地端详着郑岩的表情，突然问道：“你爱不爱佟丽音？”

郑岩犹豫了一下，说“……我当然爱她。”

“可我觉得你并不爱她。”黄亿江肯定地说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郑岩心头莫名其妙突然一跳。

黄忆江问：“你跟她认识多久了？”

“上初一的时候，我转到他们学校，跟她同桌。”

“那个时候，她的身体就不是很好？”

“是……”

“从那时起，你就养成了照顾她的习惯。”

郑岩默认……

“经过十几年，习惯也慢慢变成了责任。”

郑岩点点头：“我是有一种责任感。”

“所以说，你对她的感情是习惯和责任，但不是爱情！”

郑岩愣了一下，感觉自己心中的某种信念正在被黄亿江一丝丝抽走，不觉血往上涌，坚定地说：“这就是爱情！”

黄忆江对郑岩的审视渐渐变成了怒视，突然起身，撇下郑岩拂袖而去。

郑岩从房间出来，来到黄忆江的房间门口。他犹豫一会儿，才抬手敲门，连续敲了好几次，门打开了，郑岩一下愣住了。

只见黄忆江换了一套长裙，打扮得像个淑女，一改往日的散漫休闲风格。

黄亿江似乎已经忘掉了先前的事情，微笑着望着郑岩。

二人来到在一家环境雅致的餐厅就座，黄亿江约了两位客人。餐厅里顾客不是很多，飘扬着优美的音乐。

第81节：大玩家(81)

不一会儿，一对男女走进餐厅，男人三十多岁，体格魁梧，女孩跟黄忆江年龄相仿。黄忆江看到他们，起身相迎。

“闸蟹！”

“黄鱼”！

两人亲热地拥抱一番。

郑岩起身，等着介绍。

“哟，这位帅哥是谁呀？”女孩眼睛忽闪忽闪，好奇地盯着郑岩。

“我的跟班呀。”黄亿江瞅了郑岩一眼。

女孩说：“我怎么看着像一位白马王子呢？”

“骑白马的不一定都是王子，也可能是唐僧啊。”

“只有唐僧才能降服你这个妖女呀。”

黄忆江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早就改邪归正了，加入到你们的淑女行列。”

女孩说：“穿裙子也不一定就是淑女。”

黄忆江又跟那个男子握手，说：“蟹粉你好。”

“小黄你好。”男子微笑着说道。

黄忆江向双方介绍。

“这是我的同事郑岩……这是谢晴，外号闸蟹，我的大学同学，蟹粉是她老公，冯杰，刑警队长。”

众人落座完毕，黄亿江说：“我们的事儿，闸蟹都跟你说了吧？”

冯杰点点头说：“能帮上忙我一定帮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赵炜你认识吗？这个人嗜赌如命，被你们拘留过。”

冯杰想了想，一拍脑袋说：“噢，你说的是赵三筒吧，对，他就叫赵炜，我知道这个人。赵三筒是他的外号，你一说赌我想起来了。”

谢晴问：“这个外号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好赌，但心理素质差，一上听就紧张，一紧张就把要听的牌给说出来，赵三筒的外号可能就是这么来的。他是被我们拘过两次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你能不能再拘他一次？不是真的，就是吓唬吓唬他。”

冯杰为难道：“这恐怕不太合适，违犯纪律。”

“怎么办才不违犯纪律呢？”

“你们得先报案，我们才能介入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问题是他大哥不想报案。”

冯杰说：“这个事挺特殊的，还真不好处理。”

“你找他聊聊天不能算是违反纪律吧？”

冯杰说：“只要别带到他到队里聊，就没问题。”

“你找他聊一次，就是帮我们的忙了。”

晚上，黄忆江正跟冯杰来到海边赵老四经常出现的一个大排档里等他。

赵家老四晃晃悠悠来到大排档，一眼看到黄忆江跟冯杰在一起，顿时吓了一大跳，赶紧找了张桌子坐下，不时偷眼观察。

黄忆江起身离开，冯杰向赵老四招手，示意他过来。赵老四走上前，陪着笑脸，问：“冯队，您找我？

冯杰示意他坐下，问：“赵炜，你最近忙什么呢？”

“我？我没忙什么……”赵老四紧张的腿直打哆嗦，冯杰从桌子底下踢了他一脚。

“腿哆嗦呀？瞧你紧张的，做亏心事了？”

“没，没有……”

“真没有？”冯杰盯着他说：“我怎么听说你发了一大笔财？”

赵老四支吾以对。

冯杰又问：“昨天晚上输了多少？”

“我我，我没赌……”

“五百？一千？”

赵老四连连摇头……

冯杰看着他不放，说：“那是赢了？”

赵老四慌慌张张地摇头：“不不，输了，输了八百多……”

“你把家底都赌光了，老婆也赌走了，你还有什么可输的？你对得起你爸妈的在天之灵吗？对得起你大哥吗？”

“对不起……”赵老四头上的汗都下来了。

“你别光说句对不起！说便宜话谁不会！”

“我懂了……”

冯杰深深看他一眼：“我也不知道你真懂假懂，以后我会重点照顾你。”

“我改，我一定改了。”赵老四点头如同鸡啄米。

“人活着要没了良心，连狗都不如。你要多想想你大哥对你的好，要不是你大哥，今天找你谈话就不是在这儿了，你明白吗？”冯杰点醒道。

“冯队，我明白了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”

郑岩和黄忆江坐在另一个排档里，看着他们谈话。

冯杰跟赵老四谈完，赵老四起身鞠了躬，如释重负地快步离去。

第82节：大玩家(82)

二人走到冯杰旁边，冯杰说：“应该没有问题了。我会重点照顾他的。我还有任务，先走一步，还有什么问题，再跟我联系。”冯杰起身告辞。

黄立德正在网上看东西，在他身后，立着那对架灯。刘闯敲门走进来，神色紧张地说：“老板，事情有点麻烦。”

黄立德抬头问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赵老四打电话说，他被警察盯上了，还是一个刑警队长亲自盯他，他怕得要死，让我们把东西给他送回去，他把钱退了。”

黄立德气愤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！他还说什么？”

“他说他要再扛下去，非折进去不可，一旦立案，就是大案要案。真查起来，连我都跑不了。”

黄立德在房间内来回踱步，脸色发青。

“一介鼠辈！这点事都干不成！”黄立德骂道。

“怎么办？”刘闯问。

黄立德重重的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如果真立了案，东西怕是永远都出不了手，就算拿到国外也没用……”

“您的意思是？”

黄立德回头看了一眼架灯，无奈地说：“有其父必有其女！这个丫头还真能折腾！算了，给他们送回去吧！”

在郑岩和黄亿江二人前往青岛的同时，葛振邦的藏玉展开幕。海生来到现场，只见人头攒动，观者如流。玻璃展柜中陈列着几百件珍贵的玉藏。

海生在场内观摩，走走停停，对每一件藏品都不肯漏过。

一位三十岁左右的旗袍美妇在场内迎来送往，不时跟相熟的来客打招呼。

海生，向一位现场的工作人员询问，得知葛振邦不在，现场由他的夫人孙丽飞——那位旗袍美妇主持。

海生走到孙丽飞近前，抽出一张名片递过去，说："葛夫人您好，我是安蒂克拍卖公司的，想拜会一下葛先生……"

孙丽飞接过名片看了一下，矜持地说："有什么事跟我说吧。"

海生说："葛先生的藏玉，名不虚传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"

孙丽飞含笑点头："夏先生过奖了。"

海生问："我想咨询一下，不知道葛先生是否有意向出手部分藏品？"

孙丽飞回答："抱歉，他暂时还没有这样的意向。"

这时，一个熟人过来跟孙丽飞打招呼。

孙丽飞道了声："失陪。"匆匆离去招呼那个熟人，顺手把海生的名片随便一放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

海生被晾在当场，颇为尴尬。

郑岩和黄忆江顺利完成任务，乘机从青岛返回，二人各自提着行李走出机场，打车回到公司。

唐景明等人闻讯赶来，郑岩和黄忆江把两幅真迹贴片仔细粘贴到灯罩上，关灯拉上窗帘，点上蜡烛，把灯罩装到灯架上。

烛光摇曳，"月影"奇观出现。唐景明和公司的两位专家发出啧啧赞叹，陈汉书也做出一副很欣赏的样子。

海生站在角落里，脸上阴晴不定，心中忌恨不已。

郑岩力说这次都是黄亿江的功劳，唐景明听了很开心，夸赞了黄亿江几句，让他们好好休息一下。

回到大办公室，黄忆江问郑岩："你打算什么时候去瓷都？"

郑岩说："我想明天就去！"

"我也想去。"黄亿江说。

"为什么？"

"我想看看传说中的朱伯勤是不是长了三脑袋。"

郑岩有些犹豫。

黄忆江说：“你要有难处就算了，我这次决不勉强……”

郑岩迟疑道：“难处也不是没有，但完全可以克服。”

众人一散会，陈汉书立刻离开公司，跑去质问黄立德。

黄立德手一摊，说：“没办法，我不能引火上身。警方要真介入了，分分钟就能查到我们这里。都怪那个赵老四，胆小如鼠，做不成大事。”

陈汉书思索着：“我看，得想办法把忆江弄走，听郑岩说，这次都是忆江出力，才要回来的。”

黄立德看着他说：“当初要不是你介绍，她也进不了安蒂克。”

陈汉书懊恼不已：“我也没想到会变成现在这样。”

“是不能再叫她待下去了，不过，过些日子再说吧。”黄立德说道。

第83节：大玩家(83)

第二天的下午，郑岩和黄忆江按照获得的地址去找朱伯勤的下落。二人打车来到一座建筑工地，这里矗立着几排即将竣工的楼房。

二人四下张望，未发现地址上写的红光陶瓷厂。

黄忆江疑惑道："这儿就是兴国路18号了，可哪儿有什么虹光陶瓷厂啊？"

郑岩说："我们去问问。"二人来到工地入口，找到一个看门的老头。

老头说："你要找虹光陶瓷厂？这里就是了，几年前倒闭了，就把地皮卖给开发商盖大楼了！"

郑岩问："您认识陶瓷厂的人吗？"

老头说："我就是陶瓷厂的老职工啊。"

郑岩一喜，忙说："我向您打听个人，你认识朱伯勤吗？"

老头皱起眉头努力回忆，终于点头道："朱伯勤……是有这么个人……"

郑岩紧张问道："您知道他现在情况吗？"

老头回答："不知道……"

郑岩和黄忆江面面相觑，刚刚燃起的希望一下子被浇灭了。想了想，郑岩又问道："朱伯勤在厂子里的时候，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您还有印象吗？"

老头说："他是个怪人，整天喝酒，从早上一直喝到晚上，啥正事儿也不干，谁都不搭理，也没人搭理他，听说他蹲过大牢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……"

"那后来呢？"

"后来他就被开除了，我估摸着，他不是喝死了也肯定饿死了……"

郑岩呆了呆，问："他在厂子里一共干了多长时间？"

“两三年吧，我记不大清楚了，你们打听这个人干吗？”老头睁开一双浑浊不堪的眼珠，看着郑岩。

郑岩摇了摇头，道了声谢谢便和黄亿江离开了。

“我比较相信朱伯勤死了。”黄亿江思索着说道。

“他相信他还活着……”郑岩眼前还闪现着老头那对浑浊的眼珠。

黄忆江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直觉。”郑岩平静答道。

“我也有一种直觉，朱伯勤的故事到此结束了。”黄亿江道。

郑岩默默沉思，说：“再找新的线索吧。”

二人回到黄亿江家，黄立德听郑岩讲完去找朱伯勤的经过，流露出几分遗憾，随即又安慰郑岩说：“别灰心，这件事儿我会帮到底，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一致的，就是找到朱伯勤，破解朱仿的秘密，我会再多找些老朋友，总能找到更多的线索。”

郑岩说：“我也会更加努力。”

黄忆江有些不解道：“真是搞不懂你们，这行里做高仿的也不是朱伯勤一个人，何必那么较真！要是没了赝品，你们这些鉴定专家还不都喝西北风去！”

黄立德说：“你这是颠倒黑白，是非不分！郑岩的师傅都被朱仿害死了，能不较真吗？！朱仿的秘密不破解，说不定还会有人被害死。”

郑岩默默点头。

黄立德看了他一眼，故意缓缓说道：“我苦心研究朱仿多年，虽然有一点心得，但还是远远不够……”

郑岩稍加犹豫，说：“也许能找到更多的资料……”

“好！你那边要是有什么新线索，及时告诉我，我们一起研究！”

“没问题！”郑岩爽快答应。

晚上，海生洗完澡出来，腰上缠着浴巾，擦着湿漉漉的头发。电视开着，正在播出一则有关青年志愿者的新闻。海生拿起遥控器准备换台，突然看到孙丽飞的身影。电视上出现几名志愿者在一家福利院

照顾孤儿的画面，孙丽飞就是其中之一。海生急忙盯着电视认真地观看电视报道。新闻播完，海生把遥控器扔到床上，胡乱擦了几下头发，把毛巾一扔，陷入沉思。

终于，海生一拍巴掌，一个计划在他的脑海里逐渐成形。

第二天大早，海生出现在电视上的孤儿院中。他混在一群志愿者中陪孩子们玩耍，一个小男孩过来要他讲故事，海生想了想，认真地讲起来，小男孩听得很入神。

这时，一个身着便装的女子走进院子，海生一眼便看到了她，正是葛夫人孙丽飞。一名女孩儿高兴迎上前，孙丽飞将她抱在怀里。

小女孩问："孙阿姨，你怎么才来呀？"

第84节：大玩家(84)

孙丽飞微笑道："我去给娇娇买好吃的去了……"

"在哪儿？快给我。"小女孩抬起头，露出充满希望的眼神。

孙丽飞从包里取出一把巧克力和糖果交给小女孩，和蔼地说："娇娇乖，分一些给别的小朋友。"

"好的。"小女孩答应一声，蹦蹦跳跳地拿着巧克力去分发给别的小朋友。

海生回头，跟孙丽飞打了个照面，故作惊讶地说："葛夫人？"

孙丽飞惊奇地说："你是那个拍卖公司的……"

"安蒂克拍卖公司，夏海生……"海生很有礼貌的弯了弯腰。

孙丽飞恍然："对对，我想起来了。怎么，你也做志愿者？"

"对，我都做好几年了。我原来在东城，最近搬家到这边，才来的这里。"

"哦，真是好巧。"

"是呀。真没想到，像您这么有身份的人也来做志愿者。"

孙丽飞微笑："做志愿者跟身份有什么关系？"

"对对。"海生连连点头。

小女孩发完糖果回到孙丽飞身边，孙丽飞陪她玩耍。海生也回去陪小男孩继续玩游戏。

黄昏，孩子们开始吃饭，志愿者们跟各自认领的孩子告别，陆续离去。

孙丽飞和海生跟两个孩子告别，一起走出福利院，孙丽飞来到自己的车旁。

"你怎么走？"她问海生。

"我打车回去。"海生回答。

"我送你一段。"孙丽飞打开车门，邀请海生上车。

海生微笑摇头："谢谢，不用了。"

孙丽飞问：“你每个周末都来吗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很高兴再次认识你。”孙丽飞玉手和海生轻轻一握。

“我也是。”

孙丽飞上车，滑下车窗，说：“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海生目送孙丽飞开车离去，嘴角露出一丝微笑。

工作时间，郑岩和黄忆江都在大办公室，海生和一个送外卖的小伙子一起走了进来。

“是你们叫的外卖吗？”小伙子问道。

黄忆江起身，说：“对，一共多少钱？”

“九十八。”

黄忆江接过餐盒，付了账。

海生问：“有我的吗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有啊，”眼睛却望着郑岩，叫道：“郑岩开饭了，开饭了。”她给每人都分了两盒。

海生打开其中一个餐盒，见是油爆虾，不由得眉头一皱。说：“你没搞错吧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从来不吃虾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黄忆江恍然：“啊！我给忘了。”

郑岩瞥了一眼海生，说：“你哪来那么多事？”

海生嘟囔着：“搞古玩就是不能吃虾嘛。”

黄忆江笑道：“要按你这个逻辑，是人都不应该吃虾，不单搞古玩的。”

海生说：“我就是忌讳这个。”

“我跟你换。”郑岩起身，将自己的一份快餐和海生交换。无意中，他看到海生桌上有本图册，正是葛振邦藏玉展的图录。郑岩顺手

拿起图录，回到座位上，边吃边翻看。当他看到一块玉凤玦的图案时，一下子愣住了，忍不住叫道："海生，你来看……"

海生端着餐盒过来，问："什么？"

"你看这块玉龙玦……"

"怎么了？"

郑岩抬头看着他："这原本是一块西汉的龙凤璧，一半是凤玦，一半是龙玦，拼起来就是一块龙凤璧。"

"这没什么奇怪的，我看出来了。"海生不以为然道。

"那块凤玦在你爸那里！"

海生稍感意外，说："不会吧！"

"这块龙玦，你爸找了好多年！原来在葛家！"

"郑岩，你别多管闲事！老头子穷得快要饭了，哪有闲钱收这么贵重的东西！"海生不屑一顾道。

郑岩却并未就此放过，他深知夏开林对古玩的爱好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。这块龙玦他曾对自己提过，言语中深为不能使龙凤合璧为憾。若是知道自己已经见过那块龙玦，却不告诉他，日后定会深深责怪自己。

于是郑岩便带着那本玉展图录去了夏开林家。

夏开林正在屋里擦拭器物，见郑岩来了，笑吟吟问道："又淘着什么好东西了？我可买不起，这月的预算早就用完了。"

第85节：大玩家(85)

“夏叔叔别紧张嘛，我就是请你看个画册。”郑岩将画册交给夏开林。

夏开林打开观看，赞不绝口：“嗯！……嗯！……嗯！好东西！真是不错！稀世珍品哪，不愧是山东葛家……”夏开林频频点头，突然在龙玦一页停住了，怔了好半天。

郑岩诡秘地一笑，默默看着夏开林。夏开林起身从一个小盒子中拿出一块凤玦，放到画页中与龙玦比对，两者竟成合璧！夏开林十分激动，目中神光闪烁，但又迅速黯淡下来。

“你这是害我啊！”

“怎么就害你了？龙凤合璧，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可我没钱收啊！”

“你可以换啊！”

夏开林抬头看看满屋子藏品，摇头，“都是我的命啊，我一样也舍不得……”

郑岩点点头，说：“那就没办法了。”

夏开林叹道：“识古不穷，迷古必穷！我得克制！得克制，得克制啊！就留个样式罢！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得克制啊……”他似乎是对郑岩但更象是鼓励自己。一边絮叨着，一边拿了张白纸，铺在龙玦图片上，将龙玦的轮廓描了下来。

郑岩无奈地摇摇头，问：“您到底算识古还是迷古呢？”

午夜时分，夏开林辗转反侧，夜不能寐，遂翻身蠕动下床。

他的床下堆满藏品，床上有架子，也堆满藏品。这导致他的床象个火车卧铺的中铺，上下床颇为不便。夏开林打开台灯，看着虚拟中的龙凤合璧出神。

突然间他似乎拿定了主意，拿起电话给郑岩打去。

郑岩手机响了，他拿起电话。电话是夏开林打来的，他告诉郑岩自己同意交换了，言语中很是下了一份力气，依然还有些不舍。

郑岩答应了下来。挂上电话，郑岩来到海生的办公桌旁边。

“什么事？”海生问。

“葛家的电话你有吗？”

海生警惕地说：“有啊，怎么？”

“给我号码。”

海生摇头：“葛家不出货的，他们家太有钱了。”

“我知道。我是想从他家淘点东西给你老爸。”

海生楞了一下，问：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一个玉龙玦，正好和你老爸的凤玦合璧。”

海生不快道：“你又要助纣为虐！”

郑岩责道：“没见过你这样的儿子，老爸的心愿你不以为意，别人帮忙你还拦着！”

“你这不叫帮忙，你会害死他的！”

“别胡说了，你爸他懂得克制，他有分寸！”

“他有分寸？他有分寸就不会让我从小受苦了！”

“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何必念念不忘。如今他玩得很克制，他还经常提醒自己呢！”

”可是——”海生从心底里不想把号码交出，可又想不到别的理由。

郑岩说：”别废话了，把电话给我！”

海生只得让步，说：“你们的事我不想管，到时候出了漏子别把我扯上！还有啊，你跟那个孙丽飞别提我——你说认识我没关系，我是说那个父子关系，我可丢不起那个人！”

“行，行！不提，不提！”郑岩一口答应。

郑岩来到葛家，孙丽飞独自在家，保姆送上茶来。郑岩语气诚恳，将自己的来意说明。孙丽飞俨然贵妇作派，轻轻、慢慢、幅度很

小地摇头："郑先生，你的同事夏海生应该提醒过你，葛家只入不出，只搞收藏，不搞经营，更不会因为资金问题而出货。"

玉龙玦就在客厅墙壁多宝格的正中，郑岩瞟了一眼，说："古董为王，白玉为皇，山东葛家的藏玉独步天下，果然名不虚传！"

孙丽飞保持矜持又有几分得意，微笑道："郑先生过奖！"

"所以我也不敢说是来收货。我只是想孙女士也许会有特别想得到的东西，也许那东西就在我的朋友那里，这样的话你们可以交换，各取所需、各得其所，何乐而不为？孙女士，我那朋友收藏很丰富，您喜欢的东西在他那儿都能找到！"

孙丽飞说："这些藏品都是葛家祖传，我先生除了藏玉，对其他收藏一概不感兴趣。"

"哦，也许您会感兴趣……"

第86节：大玩家(86)

“郑先生，我对收藏一无所知，也没有兴趣。”

“其实未必啊，我把东西拿来，也许您就会喜欢。”

孙丽飞推辞道：“郑先生，您太费心了，其实不必！”

郑岩微笑。

离开葛家，郑岩便去找夏开林，将情形说了一遍。

夏开林从众多收藏里拣东西，郑岩准备拍照，只是夏开林拣出来的东西都是低端，品相、价值都颇低，郑岩皱眉头道：“好了？”

“好了，拍罢！”

郑岩不动，说：“夏叔叔，您不是个爱赚便宜的人罢。”

夏开林不悦道：“这话说的，我什么时候赚过谁的便宜？！”

“那就是了，葛家那龙玦怎么着也是一块高古玉，单卖也得二、三十万，合璧就更甭说了，少说也得七、八十万！您这一堆加起来也不够人家单卖的价钱，您既然不爱赚便宜，那这堆东西就是拿错了！”

夏开林有点羞惭，辩解道：“我不是想赚人家便宜，我只是舍不得！”

“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，何况人家还没有答应交换呢！拿点高的、对女人胃口的东西也许还有希望做成。”郑岩劝道。

夏开林忍痛拿出一块玉，说：“这个差不多罢？”

“将就罢。”郑岩自己动手在藏品中翻检，他找出一条翡翠珠子项链，说：“这个不错，她应该会上钩。”

夏开林万般不舍：“这可是老坑冰种——”想了想，脸色沉痛如同赶赴刑场般点点头，说：“好吧！拿给她！”

郑岩将挑拣好的藏品放到桌子上一一拍照。夏开林看着桌子上的藏品有些淡淡的哀伤，如同自己的孩子要被人领养，如今不得不告别。

晚上，海生邀请孙丽飞吃饭，虽然有些冒昧，但孙丽飞对那日在孤儿院海生的表现颇有好感，便答应了。二人相谈甚欢，言语之中，孙丽飞提到郑岩希望交换藏品的事。

海生说："别理他，他就是个八国通事，最爱招揽闲事！"

孙丽飞奇怪道："他不是你的朋友吗？"

海生冷笑，故意说："他这么说吗？哦，他说是那就是罢！"

孙丽飞一怔："哦，我明白了。"

回到家后，孙丽飞上网打开信箱，突然看见收件箱里有一封新邮件，标题是：几件小东西。孙丽飞好奇地打开，原来是郑岩发来的，里面是几件夏开林的藏品，每件藏品都有几个角度的照片，还标注了尺寸。孙丽飞看了看，目光突然被一串翠绿通透的翡翠珠子项链吸引了。

次日，孙丽飞反复思量之下，终于拨通了郑岩的手机。

办公室里，海生忽然见到郑岩咿咿呀呀的接了一大通电话，说是什么下班给您送过去之类的，竖着耳朵听了半天，没听出个所以然来，只好作罢。他却不知道原来是孙丽飞约了郑岩去谈换货的事情。

郑岩准时赶到葛家，将带来的东西放在孙丽飞的面前。孙丽飞对其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，只是看到那串翡翠珠子项链，很是喜欢。她把项链戴上，对着镜子欣赏自己。

郑岩说："我说过会有您想要的东西的。"

孙丽飞说："我说过我想要了吗？"

"您不想要吗？你看这水头，十八颗珠子一般均匀……"

"我看见了，你不用说了。开个价罢！"

"就拿那个玉龙玦换罢。"

"不行，我家先生很看中这块玉玦。我可以拿现金收你的，你开个价，多少钱都行。"孙丽飞一口否决了。

郑岩说："我那朋友不要钱，只要那玉龙玦。孙女士，这笔买卖其实你挺划得来的，你这玉玦三十万左右罢，这翡翠项链恐怕六、七十

万也不止！”

“那你的朋友为什么肯吃亏？”

“收到这块玉龙玦是他三十年来的心愿，能了自己的夙愿花多少钱都不能算吃亏罢。”

孙丽飞迟疑着说：“可是，我家先生会不高兴的！”

郑岩说：“你做了赚钱的买卖他会不高兴？我不信！”

孙丽飞看看多宝格中央的玉龙玦，有些动摇。想了许久，还是艰难地将项链摘下，交给郑岩，说：“对不起，郑先生，我只能买，不能换。”

第87节：大玩家(87)

郑岩失望地收起项链，说：“好吧，我也不想勉强你。什么时候你若改主意了，就打电话告诉我。告辞了。”

郑岩往外走，孙丽飞也很失望地看着郑岩的背影，眼看着他就要走到门口了，孙丽飞突然叫了一声：“郑先生留步！”

郑岩站住，回头看着孙丽飞。

孙丽飞说：“我改主意了！”

郑岩顺利换回龙玦，心里很是快慰，第一时间赶到夏家，将龙玦放在夏开林的面前。面对龙凤合璧，夏开林时而长吁短叹，时而欣喜若狂，情难自已道：“……唉……三十年哪！三十年！……谢谢你，老弟！”

郑岩忙说：“别，别！夏叔叔，您就是再激动，咱也不能乱了辈分哪！”

夏开林老拳擂向郑岩胸口，显示出少有的轻浮与开心，脸上笑开了花，“我是真高兴啊！哈哈！哈哈！哈哈哈！”

郑岩欣慰地看着夏开林。

第二天是葛振邦外出回来的日子，孙丽飞一早就打扮妥当，胸前挂着那串刚刚换来的翡翠项链，驱车赶往机场接机。

飞机终于降落了，出口处人群涌动。孙丽飞和司机静静地站着，她看到葛振邦的助手推着轮椅上的葛先生随着人流出来。

孙丽飞赶紧迎上前去，微笑着蹲下来亲了亲葛先生的脸颊。

“路上顺利吗？”

“还好。你还好吗？”

孙丽飞点头，然后起身从助手手里接过轮椅自己推着。四人出机场大厅。

众人上车回家，葛先生无意中扭头看到孙丽飞脖子上挂的翡翠项链，目光有些异样。

孙丽飞有点紧张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我给你买过这个吗？”

“没有。我、我自己买的，就前两天，你走的时候。”

“我说怎么眼生呢。花了多少钱？”

孙丽飞益发紧张，说：“你猜。”

葛先生拿起项链端详，“嗯，是老种，水头很好，应该值个六七十万。你花了多少？”

孙丽飞心一松，说：“连这一半都不到。”

葛先生奇怪道：“不可能吧，卖给你那人是个棒槌？！”

孙丽飞微笑道：“我不知道，反正我知道我赚了。”

葛先生看她一眼，感慨道：“连你也会捡漏了？这世道真是变化快啊！”

“那当然，跟着你这样的大行家我就是熏也能熏出来了！有你三成功力我就能行走江湖不吃亏了！”

“哈哈！”葛先生被恭维得飘飘然，忍不住开怀大笑起来。

车行不久，便到了家。孙丽飞在助手的帮助下将葛先生推进客厅。葛先生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客厅里，目光很自然地落在中央的多宝格上，视线刚刚移开，葛先生突然心中一惊，目光又被牵回到多宝格上，脸色渐渐变了。

孙丽飞看到这个情景，不觉紧张地不敢说话。因为原先的龙玦就摆在葛先生目光注视的位置，现在已经被她用另一块玉给替换了。

葛先生沉声问道：“那玉龙玦呢？”

孙丽飞心头突突跳动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玉龙玦……我、我换了这条项链……”

葛先生怒不可遏，骤然爆发道：“什么？你好大胆！”

“老公别生气嘛，其实我们是赚了的！玉龙玦最多值三十万，可我这翡翠项链至少值六十万呢！”孙丽飞赶紧俯身下来安慰葛先生。

葛先生怒道：“三十万？给我三百万！三千万！三个亿我也不会卖的！玉龙玦是我的命！抵得上我的全部收藏！你这个败家的女人！”

孙丽飞心惊肉跳道：“老公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！刚才你不还说水头很好，应该值个六七十万吗？你不还夸我会捡漏吗？”

“捡漏？！你拣的是我的漏！”葛先生一把扯过项链，猛力一拽，翡翠珠子散落在地，叮当有声。

孙丽飞错愕，一旁的助手也吃惊。

孙丽飞惊恐地叫了声：“老公？”

“你给我滚！马上去给我换回来！若拿不回玉龙玦，你就别进这家门了！”葛先生神情暴怒，浑身颤抖。

孙丽飞不敢置信，喃喃道：“老公？”

葛先生嘶喊道：“滚！”

第88节：大玩家(88)

助手担心地劝阻道："先生！"

葛先生显然已经失去理智，冲着助手也大叫起来："你也滚，你们都给我滚！"

孙丽飞颤声道："老公，你这是怎么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"

助手低声道："太太，你先回避一下吧。"

葛先生面如死灰，死死地盯着孙丽飞，恨得咬牙切齿，一字一顿地说："孙丽飞，你听好了，拿不回玉龙玦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见你！"

孙丽飞恍若受了重重一击，眼泪在眼眶里打着转，生气道："姓葛的，难道我还不如一块破玉吗？"

"破玉？！这是你说的话吗？你……"葛先生勃然大怒，脸色一变，突然间呼吸急促，几乎昏倒，不停地指急救包。孙丽飞上前去拿药，却被葛先生劈手打掉。

孙丽飞惊得目瞪口呆。

助手上前给葛先生喂药，以目示意道："太太，请你回避一下吧！"

九

孙丽飞魂不守舍地守着一杯没有动过的茶。郑岩匆匆进入大堂，看见孙丽飞，走到她的面前，在孙丽飞的示意下落座。他觉察到孙丽飞的举止有些异样，却又不便发问，只好偷眼观察。

孙丽飞急切地说："郑先生，我想把玉龙玦换回来。"

郑岩为难道："这恐怕有点麻烦，孙女士，咱这一行里是有规矩的。"

孙丽飞情绪有些激动，嚷道："我不管什么规矩不规矩！我就是要换回来！你不就是想赚钱吗？这笔交易你赚了多少我补给你就是！反正我就是要换回来！"

“等一下，有两个问题需要澄清：”郑岩止住孙丽飞，认真地说：“一，我没有赚钱，我纯粹是给朋友帮忙！二，这笔交易你和我的朋友之间都是透明的、自愿的，所以没有反悔的道理！您这样纠缠于情于理都是讲不过去的！”

孙丽飞脸色涨红，突然鼻翼抽动，绷不住哭泣起来：“郑先生，我必须得换回来！因为那是我先生的心爱之物，因为这个玉龙玦，他都要跟我离婚了！”

郑岩愕然。

孙丽飞哭泣之声越来越响，全然不知道压抑。

郑岩感到茫然，不知该如何安慰她。

一个年轻的女服务生过来给二人茶壶加水，她看到孙丽飞哭泣，以为郑岩欺负女友，便谴责地看了郑岩好几眼。远处侍立的几个服务生也将目光投射到这里，冷眼观看，郑岩大窘，急忙说道：“孙女士，孙女士，别哭了，拜托！我答应你就是了！”

孙丽飞骤然止住哭泣，顾不上擦拭脸颊上滑落的泪珠，道：“你答应了？”

“我去找那朋友试试，不敢保证——”

孙丽飞说：“你必须保证！”

郑岩呆了呆，说：“我试试看。”

“不是试试看，是必须成功！”孙丽飞的语气不容置疑。

郑岩无奈地点点头说：“我这就去找他。”

孙丽飞面容稍霁，含泪道：“郑先生，事成之后我必有重谢！”

郑岩来到夏开林家说明来意，夏开林听完直摇头。

“郑岩啊，你要是忘了行里的规矩，我再给你讲一遍？”

“我懂。”

夏开林看他一眼：“那你跟我说这些干吗？”

“那女人又哭又闹，我也没办法了。”郑岩无奈道。

夏开林冷静判断："她肯定是听身边什么人说闲话了，肯定是有人冒充内行忽悠她，说她吃大亏了。"

"可是她跟先生都已经闹翻了，就因为这玉龙玦。"

"这么幼稚的故事你也信？！古玩行里哪一件东西背后没有故事啊？！"夏开林嗤之以鼻，冷笑道。

郑岩无言以对。

"郑岩啊，你这孩子样样都好，善良是你惟一的缺点！"夏开林用责怪的眼光看着郑岩，说："善良本来没有错，可是滥用善心不是什么好事！"

"那我怎么跟她说？"

"你就说没戏！要东西没有，要命有老命一条！"

郑岩碰了一鼻子灰，无奈回到公司。没多久，孙丽飞的电话又打过来了，询问事情的进展。

郑岩颇感头疼，皱眉思考该如何措辞。电话里他吱吱唔唔地说着："……孙女士，对不起，我的朋友说什么都不答应。……这不是钱的事，你给我也没用。要不过两天我再劝劝他……"

第89节：大玩家(89)

海生注意到郑岩的表情，便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留意倾听，不知不觉已听了个大概，不由得心生怨怒，暗暗皱眉不已。

这时他自己的电话也响了，海生拿起电话接听，是孙丽飞打来的。

海生口中应着："……哦，好，我马上就过去！"起身往外便走，临出门时嫌恶地瞟了郑岩一眼。

海生赶到酒店孙丽飞的房间，孙丽飞出来开门，一见到海生便轻轻抽泣起来。

海生关切地问："你这是怎么了？"

"你说我该怎么办啊？"孙丽飞惶恐无助道。

"别着急，慢慢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"

"我被郑岩骗了。他拿一串普通的翡翠项链把我的玉龙玦骗走了。"

"既然是一般的翡翠项链，你怎么会跟他换？"

"我被他骗了嘛，他说这翡翠如何如何好，又说那玉龙玦如何如何一般……"

海生愤然道："我早就说过他不可信嘛！"

孙丽飞叹气道："那玉龙玦是我先生的心爱之物，传家的宝贝。我先生说三个亿都不卖的！"

海生倒吸一口气，心中的震撼无以复加，玉龙玦的价位狠狠击中了他。

好半天，海生才回过神来，问："现在你想怎么办？"

"我先生把我赶出来了，说不拿回玉龙玦不准回家，所以我就住到这儿了！帮我想想办法吧！"

海生沉吟半晌。

"郑岩说那东西在他的朋友那儿。"

“别听他瞎说，他嘴里一句实话没有，东西不一定在哪儿呢！”

“那怎么办？”孙丽飞忧形于色。

“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东西在哪儿不管，只要抓住郑岩就行！”海生脑中一个念头突然涌了出来。

“怎么抓？起诉吗？我们没有合同也没有证据……”

“这样，”海生沉吟道：“明天你先去公司找总经理谈谈，通过公司给他施加压力，然后我们相机行事！”

孙丽飞疑惑道：“能行吗？”

“行不行先试试。你的态度要泼辣一点，最好是嚷嚷到全公司都知道，对总经理的指责也要过一点，这样才会有效果。”海生面授机宜。

孙丽飞为难道：“可我不会撒泼啊！”

“没让你撒泼，是让你申冤。”海生认真地望着她。

孙丽飞终于点头领悟，想了想，又愤怒道：“你那同事真不是个东西！他骗我，欺负我不懂！”

海生若无其事地说：“他就是这样的人，坑蒙拐骗偷，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……对不起，我没有及时提醒你！”

孙丽飞面露感激神色，说：“不怪你，你提醒了的，是我利令智昏，没有听你的话。海生，这是我最艰难的时候，你是我惟一的指望了。”

“放心，天塌不下来，有我呢！”海生暗暗露出一丝笑容。

第二天上班时，海生面色阴沉地找到郑岩，硬拉着郑岩来到一家茶座里。

郑岩疑惑地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海生愠怒道：“唉，其实我早就嘱咐过你，不要瞎管闲事……”眼光扫动处，突然看见孙丽飞在茶座中一闪，海生急忙低下头装作看酒水单，吩咐服务生道：“两杯咖啡，特浓的！”

服务生答应了回吧台，海生看着孙丽飞上了电梯，消失在自己的视线外。

郑岩不解地看着海生，问：“你到底要说什么？”

服务员端上咖啡。海生半天不出声。

郑岩纳闷道：“找我啥事？再不说话我可走了！”

“走？这次你麻烦大了，说不定真的要走人！”海生面露不屑神色。

郑岩吃惊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昨天孙丽飞又来找我了，又哭又闹，说你骗了她的玉龙玦！”

“骗？”郑岩感到啼笑皆非，“那可是拿东西真金白银换来的！”

“换？你拿什么换？她那个玉龙玦价值连城，几个亿都不止！”

郑岩眉头一皱，问：“谁说的！”

“老葛说的！”海生瞪着他，说：“郑岩，你这次怎么了？这不是坑人吗？你以前的原则都去哪了？”

“海生，我是什么人你该清楚。那个东西到底什么成色我绝对不会看走眼，东西就在你爸那里，你自己看去！绝对没有这么高的价钱！”

第90节：大玩家(90)

海生说："我不管它到底值多少，现在孙丽飞认定了咱们坑她，你说怎么办？这问题不解决，她天天跟我闹，我好不容易跟她建立的关系就这么给毁了。"

"一码归一码，这事绝对不会连累到你。"郑岩认真地说。

"怎么不会？这次孙丽飞肯定不会善罢甘休，公司还想争取她那儿的几千万藏品，保不准就会让你把玉龙玦还给人家。唐总要是知道玉龙玦在我爸那儿，肯定会让我去拿。他又不知道我们的关系，到时候我就得背这个黑锅，两边不是人……"海生慢慢将话题引向中心，就等着郑岩的下一句话。

果然，郑岩立刻说道："你说的我明白，我不会告诉别人东西在你爸那儿。这事我来解决，保证不会连累到你。"

这时，郑岩突然接到一个电话。

放下电话后，郑岩说："孙丽飞果然来了公司，刚走，现在唐总要找问我话。"

郑岩起身要走，海生紧张地说："别忘了你刚才答应我的！"

"你放心！"郑岩转身离开。

海生看着郑岩远去的背影，狡黠地笑了。

孙丽飞气冲冲从安蒂克公司的接待台前走过，径直往里闯入，接待秘书赶紧问道："请问您找谁？"

孙丽飞厉声道："我找郑岩。"

"他刚出去。您请稍等，我帮您联系一下。"

孙丽飞不理会，直接走入大办公室，一进里面便高声嚷嚷起来。

黄忆江闻讯急忙过来，招呼孙丽飞坐下，问道："你找郑岩什么事？他出去了。"

"出去了？别跟我来这套，你们都是骗子！郑岩，你出来！"孙丽飞情绪激动，四处寻找，黄忆江赶紧拦住她，说："他真不在！有话跟

我说！”

孙丽飞不理黄忆江，找了一会见郑岩不在，一抬头见正好到了总经理办公室门口，推门就进。黄忆江一把没拦住，也跟着进去了。

孙丽飞推开办公室门，屋里唐景明和陈汉书正在谈事，见到孙丽飞闯进来，不由一愣。

“谁是总经理？”孙丽飞气呼呼地问。

陈汉书有点不满，说：“什么事啊？”

孙丽飞毫不客气，横眉怒目道：“大事！我要投诉！你们什么员工，到处骗钱害人，你们还管不管了？”

黄忆江忿怒道：“你这人怎么没礼貌，这儿正开会呢！”

“礼貌？我没礼貌你有礼貌？你们公司对待客人都这样吗？就没人管一管？怎么，两个都是总经理？”孙丽飞拿眼在陈汉书和唐景明身上来回扫视。

陈汉书有点尴尬，说：“这是我们唐总经理！”

“有什么事跟我说吧！忆江，给客人倒杯水！”唐景明以目示意。

黄忆江瞥了一眼孙丽飞，转身去倒水。孙丽飞不客气地坐下，冷然道：“唐总是吧？你们简直太不像话了！坑蒙拐骗，赚这黑心钱，还有没有良心了！”

黄忆江端水过来，孙丽飞情绪激动，一把推开，杯子应声落地。

“你……”黄亿江吓了一跳。

“虚情假意，别跟我来这套！”孙丽飞脸色不善，高叫道。

黄忆江正要发作，唐景明示意她让到一边，和颜悦色地问：“你刚才说，我们有员工骗了你，是谁？”

孙丽飞忿怒地说：“还有谁？就是郑岩！他简直是个人渣，一开始就打算蒙我的东西。你们到底管不管？”

一听是郑岩，陈汉书来了精神，关切地问：“是郑岩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别急，你一五一十的全告诉我们，我们一定为你做主！”

“郑岩骗走了我价值三亿的龙玉珏！”孙丽飞“啪”一声，将几张照片摔在桌子上，噼里啪啦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唐景明和陈汉书、黄忆江看着孙丽飞提供的照片，彼此都有点拿不准。

黄忆江说：“我看这东西没什么特别的，我爸那儿一大堆。”

孙丽飞气急道：“什么意思？你们想赖帐？”

唐景明示意黄忆江别说话，转头看着陈汉书，说：“老陈，你认为呢？”

陈汉书拿着放大镜仔细看了看，说：“这山东葛家的东西，他的东西件件都很有分量，不过这个……”再仔细看一眼，迟疑道：“我拿不准……不过可以肯定，这个玉龙玦应该不一般。”

第91节：大玩家(91)

孙丽飞厉声道：“听听，你们的专家都说不一般！”

黄忆江正要反驳，唐景明插话说：“葛太太，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“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不然我就告诉所有人，你们安蒂克是奸商，是黑店，让所有人都不跟你们做生意。我说到做到！”孙丽飞愤愤地道。

唐景明微笑道：“没那么严重！这样吧，今天郑岩不在，事情还没调查清楚。您先回去，我把事情调查清楚了，一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。”

“只是答复？我要解决方案！不，什么解决方案，这事就一个结果，把东西还给我！还要跟我道歉！”孙丽飞依旧不依不饶道。

“我明白！我唐景明担保，这事我一定调查清楚，改明儿我一定亲自到府上解决这件事情！”

“我可等着你给我解决，不然我天天到这儿来坐着，一天不解决，一天不走人！”

“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您个交待！忆江，送送葛太太！”

黄忆江脸色不豫，不情愿地将孙丽飞送出门。

陈汉书一脸担忧，说：“这事有点严重，葛家影响不小，万一他们在外面一嚷嚷，我们公司的声誉可要受损失了……”

黄忆江走了进来，唐景明说：“忆江，给郑岩打电话，让他赶紧回来！”

郑岩匆匆回到公司，向唐景明交代了事情的原委。

“这只不过是场公平交易，按行规，出了货，绝没有反悔再要回去的道理。”郑岩说。

陈汉书说：“可不可以带我去见你的那个朋友，我看看玉龙玦到底有没有那么贵重！也好向人家做个交代！”

郑岩为难道：“这……我答应过他，不告诉别人，总之，我绝对没蒙葛太太的东西。”

唐景明说：“我相信你。”

“你好好跟朋友说说，还是把玉龙玦还给葛太太吧……”陈汉书说。

郑岩摇头，不肯定地说：“他等了这玉龙玦三十多年，好不容易得了手，让他再拿出来，不是要他的命吗？这事是我结下的，回头我去解决，总之我不会让葛太太再来公司闹事！”

唐景明说：“行了，你把这件事处理好就行。”

郑岩走出办公室，黄忆江迎面走了上来，叫了他一声。郑岩心头不快，有点不耐烦道：“你不要再问了！”

“问什么？”

“问我……“郑岩想想没继续说下去，不耐烦地走开了。

黄忆江追上他，说：“你很烦啊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有什么可烦的？不要理她！什么葛太太，根本就是个泼妇！就会大吵大闹，话都说不清，要不是唐总拦着我，今天我就把她给灭了！什么玩意！出了手的货还想再要回去，懂不懂规矩啊！别说不值几个钱了，就算真的价值连城，也只怪她自个儿没长眼睛！怪得了谁？还想再闹？不信你看着，她敢再来，我准灭她！”

郑岩没想到黄忆江没问原由就无条件的支持他，愣住了，看着黄忆江，眼里充满了困惑。

黄忆江一回头看到郑岩呆呆地看着自己，也没了自信，捏捏诺诺地说：“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”

“不，你说的很对。谢谢！”郑岩眼中神采闪动。

郑岩走后，陈汉书仔细想了想，觉得应该告诉黄立德。他在山脚下的水库边找到正在遮阳伞下钓鱼的黄立德。听完陈汉书的话，黄立德不动声色，陈汉书却十分激动。

“这是个好机会啊！那个玉龙玦我看过照片，虽然不能肯定它的价格，但看葛太太那个紧张劲，肯定少不了。要是我们拿到手……”

“拿？从哪儿拿？你肯定郑岩说的那个朋友确有其人吗？”黄立德平静地望了他一眼。

陈汉书说：“郑岩这小子，最大的优点就是没假话。”

“就算是真的，那个人到底是谁？”

“我马上就去查！”

一条鱼上钩，黄立德赶紧收线，但鱼太大了，陈汉书赶紧帮忙。

“呵！好大一条鱼！”

“哎，别着急拉杆，碰上大鱼要慢慢溜，等它疲了再收杆，一定要有耐心……”黄立德慢悠悠地说着，手腕轻轻摆动，富有技巧地溜鱼，大鱼在水中扑腾，陈汉书紧张的盯着。

第92节：大玩家(92)

钓完鱼回到家，黄立德看见黄忆江正坐在电视前看电视。

“今天这么早回家，没和同事出去吃饭？”黄立德有些奇怪地问道。

黄忆江说：“他们都忙着呢！”

“为了老葛家的那个玉龙玦吧？”

黄忆江奇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事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了，如果处理不好，郑岩会有麻烦的。”黄立德正色道。

“能有什么麻烦？他是为朋友找的，又不是为自己。而且又是双方自愿的公平交易，老葛家赖不上他。于情于理郑岩都问心无愧！”

“郑岩真是为朋友找的？”黄立德将信将疑道。

黄忆江不高兴道：“你为什么不相信他？”

“为朋友买、为朋友卖是圈子里惯用的托词。”

“郑岩跟我从来不用托词。”

黄立德笑了笑，“不要因为喜欢人家，就维护他，谁知道人家喜不喜欢你呢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人家不喜欢我？”

黄立德认真地看着她，突然道：“我这就给你说媒去！”

“俗！真俗！”黄亿江吓了一跳，撅着嘴道。

“这也俗？”

“俗到家了！”

“那就俗到家吧！明天你请他来做客，我请他吃顿饭。”黄立德微笑道。

黄忆江疑惑道：“你又不是狼外婆，请什么客呀？”

“我想跟他联络联络感情不行呀？”

黄亿江翻了翻眼珠，说“你联络的着吗？”

“不管怎么说，我可是帮他打开了那个机关盒子，按理说，至少也得请我吃顿饭表示一下吧，可都这么多天过去了，也没见个动静。他不请我，我请他行不行呀？”

“不好意思，这都怪我记性不好，忘了向您转达了，他对您老表示十分感谢，我给代收了。”

“明天叫郑岩过来吃饭吧。”黄立德认真地看了她一眼。

第二天一早，黄忆江到了办公室便去找郑岩，时间还早，公司里其他人都没来。

黄忆江问：“你今天有什么安排？”

郑岩疑惑不解地看着她，黄忆江说出黄立德要请他吃饭的事，郑岩感到很疑惑，问：“黄先生请我吃饭？为什么？”

黄忆江认真地说：“我猜，可能是他想拜你为师吧。”

郑岩愣了一下，无奈地说：“你就不能正经一点？”

“这就是最正经的理由了，他老人家从来没请谁吃过饭。”黄亿江面无表情地说。

郑岩说：“上次打开机关盒，我还没有表示谢意呢，他反倒要请我吃饭，我真是有点过意不去。”

“过意不去就别去了呗，省得闹个大红脸。”

“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去我去。”

“那好，待会儿就走吧。”

郑岩想想，说：“你说我应该带点什么礼物才好呢？”

“直接送钱就行了。”

郑岩惊讶道：“什么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你打算花多少钱买礼物，直接把钱给我就行了。”

黄忆江带着郑岩回到家，黄立德起身大笑着迎了上来：“哈哈！来了郑岩，又见面了。”

郑岩恭敬地道了声好，黄忆江说：“你们先寒暄一下，我去换身衣服。”说完匆匆上楼回自己房间。

黄立德邀请郑岩坐下。

郑岩微微歉仄道：“上次您帮了我那么大的忙，我都没有表示一下，真是很过意不去。”

“举手之劳，谈不上帮忙。你跟忆江是好朋友，有空常来坐坐，我其实特别喜欢跟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来往。”黄立德摆摆手，脸上的神情显得很高兴。

郑岩谦逊地说：“好的，能够得到您的指教，一定受益匪浅。”

黄立德不悦道：“咱们又不是只见过一两次面，你总这么客气就见外了。”

“好好。”郑岩点头答应。

这时，黄忆江已经换了一身衣服，从楼上下来，说：“互相吹捧完了吧？”

黄立德冲郑岩笑笑：“你就别介意了，我拿她是一点辙儿都没有。”

黄忆江到厨房帮着保姆王姐端菜上来摆桌，黄立德邀请郑岩入座，黄忆江坐在父亲身旁。

黄立德说：“郑岩，听说你眼力不错，捡了不少大漏。”

第93节：大玩家(93)

“哪里，比起黄先生您来，我还差得远，还是个小字辈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爸很少夸人的，他夸你就接着吧，又不是受不起。”

“忆江说的没错，我很少夸人，因为我觉得这行里值得尊敬的人并不多！鱼目混珠的倒不少！忆江给我讲了你的好多事，真是后生可畏啊！”黄立德颇有些感慨得说：“这行其实很好玩，又能谋生，又满足了自己的兴趣爱好。我年纪也大了，也该退休了，有机会能帮一帮你们这些年轻人，就是我现在最大的心愿了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您老要是退了，古玩界的损失太大，所以您还要再多折腾几年才行。”

黄立德看着她：“这话你要当着外人说，会叫人家笑话的。”

黄忆江碰了一下郑岩，怪模怪样道：“听到没？老人家已经很不客气地就把你当成自己人了，你还不赶紧敬一杯酒？”

郑岩尴尬无语，黄立德忙替他解围，“郑岩，来，咱们喝一杯，别理她。听这丫头说话，最好当耳旁风，要不早就烦死了。”

黄立德招呼郑岩喝酒吃菜，过了会儿，他问：“我听说，藏玉的葛家出事了，还把你牵扯进去……葛太太到安蒂克闹事，搞得满城风雨？”

“哦，其实这是个误会，那玉龙玦不值多少钱，我只是为了满足一个朋友的夙愿才帮他换的。”郑岩解释道。

“什么朋友？也许我认识？”

“您大概不认识。”

“哦？这圈里还有我不认识的人？”黄立德很感兴趣地问。

“他处事低调，从不张扬，您很难接触到他，不过他热爱收藏，把一生的积蓄都用来买古玩，家里一贫如洗，如今靠吃低保过日子，也痴心不改！”

“有这样的人？”

“我就是敬佩他的为人，才帮他寻摸一些东西，尤其是这块玦。”

黄立德点头：“你做人很有原则，为了这个人，你惹了不少麻烦。”

郑岩平静地说：“比起他的这份执着，这点麻烦不算什么。”

黄立德赞叹道：“嗯，诚实大度！古玩界要再多几个你这样的人就好了！”想了想，又说：“这个玉龙玦，我之前听说过的，葛家的旧藏，传世之宝，应该价值连城啊，为什么你说不值几个钱？”

郑岩说：“东西我看过了，我相信我的判断。”

“可不可以带我去看看？你知道，我也是个很执着的人，研究了一辈子古玩，我也很想看见识见识。”黄立德恳切地看着他。

郑岩疑惑道：“您这么在意这块玦？”

“这块玦只是其一，我更想见的是你这个朋友。对古玩如此执着，连我都要甘拜下风。这样的人，我倒是非见不可了。如果方便的话就请你引见一下，不方便的话就算了。”黄立德说。

“方便倒是方便，可是，他的脾气不太好，有点怪，我怕他唐突了您。”

黄立德笑道：“我就是平常人一个，还怕什么唐突了？！”

“那好吧，我们这就去。”

郑岩引着黄立德来到夏开林家。郑岩上前敲门，过了一会儿，夏开林出来开门。

郑岩说：“夏叔叔，我带个人来见你。”

夏开林楞了一下，黄立德从一旁走过来。

“夏先生，在下黄立德，冒昧打搅，实在不好意思。”

“黄……立……德？黄先生？”夏开林吃了一惊，没想到大名鼎鼎的黄立德会登门拜访。

“在下听说夏先生这里收藏了不少很东西，又为了这些收藏倾尽家财，实在是非常敬佩，所以特地来拜访。唐突冒昧，还请见谅！”黄立

德眼含微笑，很谦逊地说道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，请进！”夏开林赶紧摆手，把几人让进屋。黄立德见到满屋子的藏品一下子惊呆了，他没想到世间还真有他不知道的收藏名家。

夏开林有些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没个像样的坐处，就坐在床上吧。”

黄立德说：“您太客气了。我这次来，一是拜访夏先生，二是想开开眼，观摩一下您的收藏。您这里可真是一座宝库啊！”

夏开林说：“过奖了……郑岩，你招呼一下，帮我去倒点水。”郑岩应了声，出门离去。

第94节：大玩家(94)

面对黄立德，夏开林有点紧张。

“本来应该是我去拜访黄先生的，没想到……我这里东西也不多。”

“怎么不多？你这里的东西，可以说是我见过的最丰富的藏品。”

“跟您相比，那是小巫见大巫。”

“在您的藏品面前，我才是小巫啊！我黄立德徒有虚名，徒有虚名啊！”黄立德感叹。

“您太客气了！”夏开林心里很高兴，听到大名鼎鼎的黄立德也如此推崇，不觉有些飘飘然。

黄立德突然话锋一转，问：“听说您最近换了一块玉龙玦，能不能让在下开开眼？”

“您客气了！我这就去取。”夏开林走到一边取玉龙玦，郑岩拿着热水瓶进来，为黄立德和黄忆江倒水。

“黄先生，东西取来了。”夏开林拿来已配成对的龙凤璧，黄立德和黄忆江一看就傻眼了。

黄忆江恍然：“原来是一对啊！”

“没错，这原是一对。”夏开林点头。

郑岩说：“夏叔叔三十年前收到了这块凤玦，一心想让龙凤合璧，这也是他多年的夙愿。”

夏开林：“对对，多亏郑岩帮了我这个大忙。”

黄忆江不解道：“就算龙凤合璧了，也不过翻两三个跟头而已，怎么就价值连城了？！葛太太明明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嘛！”

黄立德说：“别瞎说，这东西确实不一般。”

“对我来说，它的确不一般，因为我等了三十年，才等来了龙凤合璧。”夏开林把东西收了回去。黄立德眼睛还舍不得离开那个龙凤璧。

夏开林说：“黄先生要是有空，就过来坐，我要向您多学习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！互相学习。”黄立德假装不再关注龙凤璧，眼观四周，忽然看到一个册页盒，上书“仇英十二册页”，心中一惊，连忙打开，里面却是空的。

黄立德不觉微微皱眉，深深思索起来。

呆了一会儿，几人辞别，夏开林出门送客。

黄立德说：“夏先生不必相送，改天我再来登门拜访。”

“随时欢迎！”

三人上了车，刘闯开着车离开了夏家。

车开一个路口，黄忆江和郑岩二人下了车。

黄亿江说：“你看到没？夏叔叔床前有张照片，照片里有海生。难道他是海生的父亲？”

郑岩点点头，叮嘱道：“这件事你不要告诉别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如果大家知道那块玦是海生的爸爸收走的，你想想，海生还能脱开干系吗？公司肯定要让他收回来，但海生和他爸的关系很僵，夏叔叔甚至不让海生进家门。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海生拿不回来，公司就有可能误会他，甚至怀疑他。这个黑锅不该海生背，你明白吗……”

黄忆江恍然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——不过，你也太累了……”

傍晚，孙丽飞又将海生约到咖啡厅见面，询问事情的进展。海生摇头表示不清楚，言语中暗示公司的人比较轻信郑岩。

孙丽飞很气愤，说：“我就知道你们蛇鼠一窝！”看到海生突然改口道：“对不起，不包括你。”

海生说：“我明白。这个事情确实很难办。”

“难办？”孙丽飞气愤难平，轻蔑地说：“难办那是因为没利可图。老葛说了，要是他们还回玉龙玦，屋里所有的藏品，随便挑两件带走，一分钱也不要他们的。”

海生心中一动，问：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是真的，昨天我留了一手，怕他们占了便宜。现在看来，还真得跟他们提这条件了。”

海生心念转动，急急道：“等等，你这样提也没用的，你想想，如果他们答应了，就等于承认公司员工骗了你们，这不是为公司抹黑吗？以后还怎么在古玩行立足？为这点东西不值得。”

孙丽飞迟疑起来，海生说：“这事就交给我吧，我替你想办法。”

孙丽飞疑惑地看着他，海生喝了口咖啡，笑而不语。

海生和孙丽飞分别后，即刻到市场买了瓶酒和一只烧鸡径直回到父母家。夏母见儿子回来，还是开心。海生发现夏开林不在，一问原来是出门去了。

第95节：大玩家(95)

过了会儿，夏开林回到家里，刚走进院子，便看见夏母从厨房里端出一道菜来，仔细一看，竟是烧鸡，不觉感到奇怪，问："你领钱了？领了钱也不能这么花啊！"上前闻了闻，忍不住赞道："挺香！"

夏母正要说话，海生端菜从厨房走出，热情地叫了声："爸，回来了！"

夏开林不明白海生怎么忽然如此殷勤，有些疑惑同时又有些警惕。

海生给夏开林搬个马扎，夏开林落座，海生又把碗筷递上，夏开林有些茫然。

夏母说："儿子回来跟你吃顿饭，你就好好吃。"

海生又拿出一瓶老白干，用牙咬开，给夏开林倒上，又给自己满上，恳切地说："爸，来一杯！老白干，老妈家烧鸡、花生米，这可是您最喜欢的！"

夏开林弄不明白海生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一直绷着脸不出声。

海生举起杯说："来，爸，我陪您好好喝两杯！您为了收货，已经有好几年没痛痛快快地喝回酒了！来，我陪您干一杯！"说着把酒递到夏开林手里，自己先干为敬。夏开林看着手里的酒，鼻中闻到浓浓的酒香，已经有些心动，脸上却还矜持着。

夏母扯扯夏开林的衣服，说："儿子先干了，你还愣着干嘛？"

夏开林这才干了这杯酒。海生又连忙给他夹菜，关切地说："空着肚子喝酒对身体不好，来，吃菜！"

听到这话，夏开林忽然有一点触动，终于拿起筷子，却鬼使神差地去夹盘子里的菜。夏母赶紧拦住他的手，以目示意道："碗里有，儿子夹的！"

夏开林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只默默地去夹。

夏母："好不容易儿子回来吃饭，别这么愁眉苦脸的。"

夏开林哼了一声。

海生一点也不生气，仍旧陪着笑脸。他拿出一个玉镯。说："爸，我收了件东西，有点拿不准，又不敢问别人，想让您掌掌眼。"

夏开林本不理会海生，但对古玩打骨髓里的热爱使他不由多看了一眼。愣了一会，拿起来看了看，语气冷淡地问："哪儿收的？"

"河南，在一个农民家里。"

"多少钱？"

"三千块。"

夏开林怔了怔，淡淡地说："收起来吧，丢人现眼！"

夏母问："假的？"

夏开林瞥了海生一眼，"他能收到什么好东西？"

海生神色沮丧，说："没想到，千小心万小心，还是收了假的。"

夏母心疼道："三千块啊！儿子，这……这能退吗？"

夏开林冷然道："三千块算什么？当初我交的学费是这个的几十倍。"

"三千块钱是不算什么？但我是打算来送给您的，这下……"海生的脸上露出极度失望的神情。

夏开林一听这话就愣住了。夏母激动起来，说："你看你，儿子打了眼、吃了亏，你还说风凉话，有你这么当爹的吗？要是你多教他点，他也不至于吃这亏……"

海生说："妈，这不关爸的事，是我的错。爸也不是没有教过我，是我学得不精。"

夏开林冷淡地说："我什么时候教过你？"

"您忘了？我十岁的时候，您带我去河南的大山里去收货，您教了我很多，您忘了？"

夏开林语气一软："哦，有这事。"

海生偷偷瞧了他一眼，深情地回忆道："我忘不了那一回。……妈，您还记得吗？我和爸去了一个多月，一个多月没有联系，您急疯

了，都报警了。”

“记得，怎么不记得？那次是大雪封山，你们爷儿俩困在了山里。”

“我和爸爸被人骗上山，爸爸识破了他们的诡计，他们跑了……整整一个月，我和爸爸被困在山里，大雪封山……我们住在破庙里，饿得吃草……水倒不缺，因为有雪。我还记得，那会我想喝水，爸爸就拿着收来的破碗，装上一捧雪，放在怀里化成水……”

夏开林很难过，猛地喝一大口酒，说：“过去的事别再提了。”

“为什么不提？”海生激动道：“我要提，我自上大学以来，就没在家住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全都装了你的货，这家哪有我住的地方？妈妈也被迫住到厨房了。您为了收藏牺牲了我和妈……我怨恨！可是，每当我怨恨您的时候，我心里总在想着那年那一碗的雪水，我知道您还是爱我的，您还是疼我的，您愿意为了我牺牲自己，您……”

第96节：大玩家(96)

夏开林因羞愧、感动等复杂情绪而激动，大声道：“别说了！”

海生眼中闪现出泪花，动情地说：“您知道我这次去哪里收货吗？我去的就是当年那个地儿，就是那个破庙。不过很可惜，破庙没了？……”

夏开林懊悔羞愧，梗咽道：“海生，我对你不好，我对不起你啊！还有你妈，我对不起你们娘俩！”

“爸，您对我好不好，您爱不爱我，您以为我真不知道，我有数！只不过是我以前不接受您这种方式的爱。但自从我做了古玩这一行，我开始慢慢地理解你，我知道您有很多苦衷，我没权力责怪您。”

“不，你有，你有这个权力！那年困在山里，我说你留下，爸出去找救兵，实际上我不是，我是出去……我还想出去看货，我还想再收件东西，我不想半途而废，一无所获……我把你丢在那里一天一夜，一天一夜啊！你会冻死的！可是我……你现在还不恨我吗？你没有道理不恨我！……现在想想我那会真是疯了！”夏开林终于忍不住敞开心扉，心里的话滚滚而出。

海生端起酒，说：“爸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，不管怎么样，我还是您儿子……”

夏开林愣住了，他内心里最软的部分被触到了。他有些不能自持，看着酒，百感交集，一饮而尽，又继续倒满。

夏母担心道：“你少喝一点。”

“妈，您别管了。”海生拿起酒杯，一杯一杯地陪着夏开林喝。夏开林心中思绪翻涌，各种感情交织在一起，不停地自斟自饮。

不一会儿，一杯老白干见了底，大部分都被夏开林喝了，海生心里有数，虽然一直陪着，但下到肚子里的酒其实有限。夏开林很快喝醉了，海生和夏母扶着他进东厢房。

夏开林喃喃道：“是我对不起你们，是我的错，可我的日子也不好过啊……”

到了门口，海生突然停住脚步。夏母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这屋我和您都进不得。”海生故意道。

夏开林忽然一把抓住海生的手，大声道：“有什么进不得……你是我儿子，扶我进去……”

海生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，扶着夏开林走进房间，回头冲夏母说：“妈，我来吧，你去歇着。”

夏母走开，海生一个人扶夏开林进了房间。他扶夏开林在床上躺下，走过去给他倒了杯水，说：“爸，喝点水再睡，爸……”

夏开林已经睡死了，没有回应，海生松下一口气。他走到门口张望了一下，确定母亲不在门外，悄悄地解下父亲的钥匙。在屋里寻找玉龙玦。

屋里东西实在太多了，海生又有点紧张，怎么找都没找着。正在他紧张地四下探寻时，背后突然响起一声厉喝——

“你干什么！”

海生吓得一哆嗦，回头看时，正看到夏开林半坐在床上，怒目圆睁，恶狠狠地盯着自己。

海生一时没了神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帮你……”

“你帮我什么？海生！——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！你今天假情假义，就是为了进这个屋，偷我几样东西！我早知道，有第一回，就有第二回……”

海生争辩道：“我不是偷，我是帮人家取，人家的东西就得还给人家！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

“葛太太的玉龙玦！人家为了这个差点和老公离婚，你还好意思骗人家！”

夏开林怒道：“谁骗她了！我是用东西换的！她后悔是她自个的事，跟我没关系！”说着挺身想要下床，头却感到一阵眩晕，不由得晃了一晃。

海生说：“葛先生说了，谁把玉龙玦还给他，就可以随便挑两件东西，你没见过他的藏玉，我见过，都是顶级的，随便一件都卖个几百万上千万。”

夏开林勃然大怒，喝骂道：“你这畜牲！原来又是为了钱！我没你这个儿子，滚！”

“我……”

夏母闻声而来，着急道：“又吵什么啊？别吵了！”

夏开林瞪着眼，浑身发抖道：“你让他滚！我以后就是死了也不想见他！”

海生恼羞成怒道：“你根本就是老顽固……”

第97节：大玩家(97)

“哎呀，你们就少说两句……”夏母用力把海生拉到了门外。

“别吵了，你爸就是这样，有什么事，以后再说。好吗？”夏母安慰海生。

“好吧。这次我不跟他计较！”海生眼见计谋败露，心中的懊丧无以复加，扭头出了院子，夏母怎么叫都不回头。

黄立德坐在办公司里，手里拿着一个锦盒，里面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。黄立德看了一会儿，关上手里的锦盒，满意地笑了，冲刘闯说：“你去请夏开林过来。就说礼尚往来，我要请他来我这儿好好坐坐！”

刘闯应声点头。

“要客气点。”黄立德吩咐道。

刘闯前往夏开林，很恭敬地说明来意。

夏开林有些意外，又感到有些受宠若惊，爽快答应了。他换了套新衣服，和刘闯出了门。

刘闯给夏开林打开车门，夏开林有些不好意思，忙说：“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……谢谢！”跨步坐上了车，表情很有些激动。

到了黄立德的公司，黄立德已静候多时，见夏开林进来，黄立德亲自为他泡茶。夏开林看着周围，屋内陈列的全都是上好的藏品，他有些目不暇给。黄立德端着茶，偷偷地关注着夏开林的一举一动，举手道：“夏老，请！”

夏开林不安道：“千万别这么叫，这称呼我可担当不起，叫我老夏就好。”

“怎么担不起，就凭您那些东西，也算是一流的大玩家了！古人说，小隐隐于林，大隐隐于市，您就是隐于市的大人物啊！”

“真的不敢当！”夏开林接过茶来品了一小口，不觉已有些陶醉。

黄立德说："我这儿的收藏虽然比不上你，但也还算将就，今儿请您来，就是想跟您切磋切磋。"

夏开林赞叹："您的这些藏品可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啊。"

黄立德微笑："您太谦虚了，请随便看看吧。"

夏开林早已急不可耐，连声道："好好。"

黄立德陪着夏开林在屋内逐一浏览藏品，只看得夏开林叹为观止，不住点头称许。忽然，他的目光盯在了一件并不起眼的锦盒上，上面写着"仇英十二册页"。

夏开林心中一震，道："这——"

黄立德急忙打开锦盒请他欣赏，是一幅十二开本的册页。夏开林看到册页，激动得手发抖。

黄立德观察着他的神色，问："您好像很喜欢仇英的画作？"

"是是——这个册页跟我还有点渊源……"

"是吗？"

"你这是后配的匣子吧？"

"没错。"

"原配的匣子在我那里……"

黄立德故作诧异道："莫非你曾经收藏过这套画作？"

夏开林神色黯然，叹息道："这其实是我师傅传给我的，都是我不争气，又流失了……"

黄立德问："您师傅是哪位先生？"

夏开林忽然十分难过，缓缓道："他早就去世了……"

"哦……"黄立德点点头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夏开林沉默了一会儿，突然道："黄先生，我那些藏品您也看过，您喜欢什么？"

黄立德平静地说："我从来不惦记别人的东西。"

"可我惦记上您的东西了。"

黄立德愣住了，指着盒子说："你是指这套册页？！"

“对！这未免有点强人所难，可它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！”夏开林目光中露出强烈希冀神色。

黄立德问：“这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是我师傅留给我的唯一纪念物。当年我为了收东西，搞得家里吃不上饭，我老婆背着我把这套册页给卖了，急得我差点没跳了河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还是念念不忘，一直想找到它，没想到竟在您手上……”夏开林激动不已。

“没想到还有这么一段往事！”黄立德微微点头，脸上却露出迟疑神色，说：“……可这套册页也是我的心爱之物呀……”

“明白明白……可我要不能把它收回来，将来到了九泉之下，怎么有脸见我师傅啊……”

“您言重了，你瞧，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……”

夏开林歉然道：“对不起，真是让您为难了。但是不管怎样我都得拿到它，您就帮个忙，从我那儿挑几件东西，不管挑中了什么，我愿意跟您换。”

第98节：大玩家(98)

黄立德想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既然您这么坚持，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，君子有成人之美嘛……这样吧，您就把那方龙凤璧匀给我，册页您拿走。”

夏开林犹豫道：“这……”

黄立德大度地一笑，说：“没关系，您可以慢慢考虑，我不着急！”

夏开林走后，黄立德坐在办公桌前，拿着“仇英十二册页”，得意地翻看着。

刘闯问：“这东西，真能换来龙凤璧？”

“今天之前我还不是百分百肯定，今天之后，已经是板上钉钉！”黄立德意态悠闲地说。

中午吃过饭，郑岩从楼里出来，一个西装革履的年轻人突然走到他面前，说：“郑先生留步，葛先生烦你过去一谈。”

郑岩看到不远处停着一辆豪华轿车旁，他随那人走到车前。

车窗摇下来，一个中年男子坐在里面。

郑岩问：“葛先生？”

那人点头：“你就是郑岩？请上车，我有话跟你说。”

老葛带郑岩来到护城河边，开门见山地说：“我必须拿回玉龙玦！你可以从我那里随便挑两件东西！”

郑岩说：“玉龙玦的价值我心里有数，您要拿两件东西来换，到底图什么？”

“丢了那块玦，我对不起父母的在天之灵！”

郑岩惊讶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你有所不知，那个玉龙玦是葛家我传家之宝，本来是一雌一雄，雄的是龙玦，在我父亲那里，雌的是凤玦，由我母亲保管，这也是他们爱情和婚姻的象征。49年，我们全家准备转移台湾，但是没想到，

中途和母亲失散，从此之后，龙凤相隔天涯。我父亲临死时嘱咐我，一定要找到母亲，与她合葬。我一生的夙愿就是要找到母亲，让龙凤重聚，完成我父亲的遗愿。回大陆后，我找遍了所有的线索，却依然找不到母亲。现在，我连龙玦都丢失了，将来在九泉之下，我哪有脸面对我的父母！你说，我是不是必须拿回我的玉龙玦。”老葛表情十分诚挚。

郑岩听到这话，十分震惊。思索片刻说：“葛先生，告诉您一件事，您不用找了，玉凤玦也在我朋友那里。”

老葛一听又惊又喜，忙说：“你说什么？玉凤玦？”

“是的，我找玉龙玦，就是为了和我朋友的玉凤玦配成一对。不过要让他拿出来，不太容易。您别担心，这件事我去帮您办。”

夏开林回到家，看着空空的“仇英十二册页”的锦盒发呆。他突然起身，从床下的盒子里拿出龙凤璧，反复抚摩了几遍，终于给黄立德打电话。

“黄先生，我想好了，龙凤璧是你的了……”

正在这时，郑岩敲门走进来，一进门便说：“夏叔叔，跟您商量件事。”

“什么事，直说吧。”

“夏叔叔，那个龙凤璧，咱真得给人家退回去……”

夏开林一听便愣住了。

郑岩把龙凤璧的事情讲给了夏开林。夏开林听傻了。

郑岩说：“夏叔叔，您说，这东西还能留吗？”

夏开林感叹道：“这样的话，我真不能要了。”

郑岩宽心道：“您要这么想就好了。”

夏开林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果断地将龙凤璧交给郑岩。

“快拿走，快拿走！”

郑岩诧异道：“为什么？您不亲自交给他？”

“还是别了。你赶快拿走，不然我马上反悔！”夏开林叫道。

“那……我真拿走了？”

夏开林不耐烦说：“别婆婆妈妈的，快走！别让我再见到它！”

“好吧，不过，老葛说了，他会拿两件东西来换，可以随便挑。”

夏开林一口回绝：“我不要，我没兴趣。”

郑岩感到奇怪，问：“那您就这么送出去了？”

“白给的东西我不要。”

郑岩点点头：“那……我先走了！”

“还有件事，”夏开林叫住郑岩，说：“老葛的母亲是在青海去世的，这块凤玦就是她给我的。现在我才知道它的来历。”

“好好，老葛要是知道这个消息，还不定多高兴呢！”郑岩离开。夏开林抱头坐到床上，十分沮丧。

第99节：大玩家(99)

郑岩离开夏家，并未直接去找老葛交还玉玦，而是打电话约海生在咖啡厅里见面。

过了一会儿，海生才姗姗来迟，一见面便有些不耐烦地问："找我什么事？"

郑岩拿出一个锦盒，递到海生面前，打开。

海生看到里面竟是龙凤璧，不觉惊呆了，问："你……你怎么拿到的？"

"你爸给我的。"

"他肯给你？"

"你爸爸虽然痴迷收藏，但是他的人格非常高尚。这东西本不值几个钱，但却是葛振邦的家传之宝，当年他们一家逃到台湾，却和母亲失散。母亲身上就带着玉凤玦。回到大陆后，葛先生一直想找到母亲，想让龙凤再次合璧，没想到凤玦竟然在你爸那里。你爸知道后，想都没想就把龙凤璧一起还给人家……"

"没想到还有这么段故事，那就是说，玉璧本身不值几个钱？"

"对，它对葛家的意义却无法用金钱来衡量。"

海生若有所思，说："怪不得……你拿到了东西，打算还给孙丽飞吗？"

"从她那里拿来的，当然要还给她，但是，我实在不想见那个女人，这种女人，还是少惹为妙，躲得越远越好！就麻烦你帮我去还了吧。"郑岩将玉玦交给海生。

海生审视郑岩，心里终于有点感动，一丝愧疚一闪而过。他动情地点点头说："你的好意我明白！郑岩，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哥们！"

黄立德放下电话，微笑地摇摇头，拿起放在桌上的"仇英十二册页"站起身，说："刘闯，走，去拿龙凤璧！"

就在郑岩拿着龙凤璧走出院子，开车离去后不到一分钟，黄立德的车开来，停在院子门口。

他下了车，压抑内心的激动，拿着“仇英十二册页”和刘闯走进院子。

“老夏，你要的东西我带来了！”黄立德叫道。

夏开林看到黄立德，愣了一下，有些尴尬，呐呐着说：“您来得可真快呀！”

黄立德问：“老夏，龙凤璧呢？”

夏开林愣了一会，很一本正经地说：“黄先生，要不，您还是挑几件别的吧……”

黄立德脸上的笑容立即僵住了。

夏开林战战兢兢地讲完了一切，停下来观察黄立德的脸色，低低地说道：“您说，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还给他吗？”

黄立德不愧久经沙场，故事一完，竟是一副被感动的模样，感叹道：“老夏，你做得对啊！像你有这样的古道热肠，我们这一行里可是越来越少见了。”

夏开林心里一松，说：“我没您说得那么高，郑岩把东西拿走，真就跟摘了我的心肝一样。”

“拿得起，放得下，才是真正的大家风范，我打心里佩服你。”黄立德心里暗暗作痛。

“最对不住的还是您，辜负了您的一片心意，让您白跑一趟！”夏开林歉然道。

“不不！能亲眼见证这段佳话，黄某此行也不虚嘛！”黄立德竟呵呵轻笑起来。

夏开林终于宽下心来，视线不由自主停留在“仇英十二册页”上，这一细节被黄立德看在眼里。

夏开林说：“我这屋里的东西，你要还有看得上的，只管开口，我绝无二话。”

“你这么说就把我看扁了，你能将盼了三十年的龙凤璧割爱，难道我就不能成人之美？册页你先留下，其他的回头再说。”黄立德爽快地说。

“不不，这不合适。”

“您刚才也说，君子不夺人所好，这东西本就属于你，后来流转到我手里，也是咱们的缘分。这件东西对你意义不同一般，理应物归原主。”

“这我怎么好意思呢？”

“区区薄礼，何足挂齿，在我的人生信条里，人比古玩重要，朋友高于一切……”

黄立德告辞，夏开林送二人出门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

海生拿着龙凤玉玦到了葛家，老葛由助手推着轮椅出来，心情十分激动。

“葛先生，东西我给您带来了，请您过目。”海生将锦盒打开放到桌上。老葛激动，掏出眼镜，颤巍巍地擦亮镜片，戴上眼镜仔细端详。

“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就是它，这是我母亲的凤玦，这就是我父母的龙凤配啊……”老葛喜极而泣，老泪纵横。

第100节：大玩家(100)

海生假装也被感动，抹抹了湿润的眼角。

老葛擦了擦眼泪，激动的情绪稍稍平息，他问："夏先生，您是怎么拿到的？"

"葛先生，您是前辈，您这样让我很不自在，您就叫我小夏好了。"海生表现得很谦虚。

老葛对他的好感大大增加，连声说："好好，夏先生年轻有为，还这么谦虚。"

"您过奖了。"

"那个郑岩说，龙凤配在他朋友那里，怎么到你手里了？"老葛问。

"他那个朋友也是我的朋友，不瞒您说，郑岩根本没打算把龙凤璧还给您，他是想卖掉狠赚一笔。我从您夫人那里知道这件事以后，就去做了那个朋友的工作，好不容易才说服了他，把东西退回来。"海生若无其事地胡扯一通，顺带着将郑岩贬低了一番。

老葛深信不疑，感激地说："谢谢你！也谢谢你那个朋友，我麻烦你引见一下，我要当面重谢他。"

"我这个朋友很低调，不愿意张扬，见面就不必了，哦，对了，他还有话带给您。"

"什么话？"

"他说，您母亲当年在青海去世，墓地的地址就在这盒子里。"

老葛听到这话，唏嘘了半晌。

"没想到母亲客死异乡，我一定要把她的尸骨迁回原籍。"

"葛先生真是太孝顺了，这么多年都没有放弃努力，实在令人敬佩！"

"你和朋友帮了我这么大的忙，我要好好谢谢你们！跟我来！"

老葛把海生带进收藏室。收藏室里的玉藏琳琅满目，海生看得呆了。

“这都是我的内藏，随便一件放到外面去，都是抢手的上品，别人就算带着现金上门，我也不会转手。”老葛有些自得地说道。

“是是，葛先生的玉藏真是名不虚传，这每一件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”海生连连点头。

“我有言在先，你就随便挑两件吧，就当是我的谢礼！”

海生内心狂喜，表面上却很淡然。

“葛先生，我跟朋友完全是冲您的一片孝心，可不是贪图您的东西……”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你们都是淡泊名利之人，要不也不会把东西还给我了。这只是我的一点心意，不成敬意，无论如何要给我这个面子。”

海生离开葛家，立刻去了孙丽飞的宾馆。孙丽飞开门，发现海生笑吟吟站在门外。

“你可以回家了……”

孙丽飞愣住。

海生走进房间，说：“我把东西送回你们家了，你先生已经不怪你了，一切不高兴的事情都过去了。”

孙丽飞惊讶道：“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

“我不能做不到，我不能看你有家不能回！”海生表现出一副坚决的样子。

孙丽飞倍受感动，不觉哽咽道：“谢谢你……”

“我送你回去吧。”

孙丽飞摇摇头，坐到床上，说：“其实我并不着急回去……住在那个家里，还不如住酒店……”孙丽飞神色黯然，有些心灰意冷。

海生劝慰道：“我想，你先生也不是成心那样，你别太在意。”

“他对我怎么样，我心里最清楚。我是一个人，可我远不如一块石头重要！”

“古玩行里有句话，叫‘求者贵如金，弃者践如草’，就因为你先生太看重那块玉，才会失去理性，过后他想明白了，肯定要后悔的。”

孙丽飞愤然道：“他才不会后悔！你说得没错——‘弃者践如草’，在他眼里，我就是连草都不如！”

海生默然。

孙丽飞突然抬起头，深深地看着海生，柔声道：“今天太晚了，我想明天再回去……”两人四目相对，孙丽飞含情脉脉，海生心领神会。

第二天，海生走进办公室，来到郑岩的座位旁边，说：“下了班去我家。”

郑岩纳闷：“干吗？”

“东西送回去了，老葛有点谢礼。”

“什么样的谢礼？”

“去看看就知道了。”

海生把郑岩领到家里，桌上静静摆放着两件高古玉器，一尊玉琮，一柄玉钺。

郑岩说：“这是老葛给你的？”

海生自鸣得意地说：“对，我随便挑的两件，老葛的收藏件件都是精品，这两件又是精品中的精品！我的眼光还可以吧？！”

第101节：大玩家(101)

“你是怎么跟老葛说的？”

“你怎么跟我说的，我就怎么跟他说的，一个字不差，一个字不落。”

“你爸根本就没想要他的东西，这一点，你没跟老葛说清楚？”

“我说的非常清楚，并且一再拒绝，最后老葛都跟我急了，我要不收就是不给他面子，你说我还能怎么样？买家我已经联系好了，过两天就见面。见了银子，一人一半，哥们我够意思吧？！”

郑岩默然。

海生说：“你怎么回事？跟钱有仇是怎么的？”

“就算收了老葛的东西，也应该是你爸的……”

海生忍不住打断他，粗鲁地说：“郑岩！打住！这件事跟老家伙一点关系都没有！他不要，我不能不要！这是他欠我的！他欠的我太多了！”

和郑岩不快而散，海生竭力驱走心头的嫌恶感觉，看着眼前的两件玉器，他的心情又渐渐好转过来。他电话联系了一家买家，听说是葛振邦的东西，买家一口答应，二人约在酒店的包房内见面。

很快买家就赶到酒店，海生递上一叠照片。

买家仔细端详照片上的两张照片，轻描淡写地点点头，“嗯……还可以……”

海生不屑道：“姜老板，少跟我来这套，别绷着啦——”

“什么意思啊你？”买家故作惊讶。

“你以为这是地摊上淘货呢？越看好的东西越往破里说！你心里其实早就乐开了花，成心跟我绷着，不就想压价嘛。咱这谈的是大买卖，就别藏着掖着了。”

买家笑道：“呵呵，海生呀，你可真不是省油的灯！咱们这是头回开冲，照例总得降降水吧？”

海生把照片拢到一起："给你仙丹你不吃，非得吃药才高兴？葛振邦的东西，件件都是极品，这十件又是极品中的极品！您嫌贵？好呀！我去找不嫌贵的就是。"

买家急忙阻拦住海生，口气顿时软了下来，连声说："别别别，你这是干吗？我没嫌贵呀！谈生意嘛，总是要讨价还价的嘛，你不能不让我说话呀。"

"我最看不惯的就是这一套，婆婆妈妈的，碰上好东西，掏钱要快，说话要少！"海生板着脸道。

"是是！"买家陪着笑脸："这两件都归我了，就按你说的价码走……"说着将随身带来的一个密码箱打开，里面装着一叠一叠厚厚的现金。

"这是两百万定金，拿到货以后再全部付清。"

"好，什么时候拿货？"

"给我两天时间，两千万也不是个小数目。"

"好！就两天，过期不候。"二人完成交易，海生正要送客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。

海生一看是郑岩的电话，走到窗口接电话。

"什么事？"

电话里郑岩慢慢说着，海生脸色渐渐变得难看无比——

"不要再说了！"海生突然怒吼一声，狠狠地把电话摔倒墙上，买家不由惊呆了。

"郑岩！我杀了你！"海生嘶叫道。

十

郑岩将车驶入停车场，从车上下来，海生突然出现在他身后，狠狠地推了他一把，郑岩猝不及防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

"郑岩！我杀了你的心都有!"

郑岩起身，看到一双赤红的眼珠，海生双眼冒火，喘着粗气怒视着自己。

郑岩说：“是你不对……”

海生粗暴地道：“别跟我讲大道理！”

“道理没有大小之分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该拿的不能拿。”

“你想当正人君子，我不拦着！我的事也不用你管！”

“可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！”

“你是不是嫌少，对半分你不知足？要是这样，我再让一成给你，四六开，我四你六，你总该满意了吧？”海生冷笑道。

“我不是嫌少，我是嫌多！我一分钱都不想要！”

“郑岩，你跟钱有仇啊？！”

“我跟钱没仇，但要取之有道！”

海生气结，怒道：“我还真就不明白了？这一行里什么人都有，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油盐不进的！我说你到底怎么想的？！”

“我始终记着师傅的一句话：眼睛是黑的，心是红的，不能看到一件古玩，眼睛变成红的，心变成黑的！”郑岩认真地说。

第102节：大玩家(102)

“你师傅？他早都归天了，干吗还把他的话当真？”

“这句话已经印在我脑子里了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”

“你要是忘不了这句话，你就会跟他一样，注定了要受一辈子穷！”

郑岩坚定地说：“那是别人的印象，他自己却不这么想，这一点我比你更清楚。”

海生冷冷地看着他，犹如看一件天外来物，“可还有一点我比你清楚，没钱就会叫人瞧不起，说什么都是屁话，如今世道就是这样，还不光现在，自古以来都是如此，你能改变得了吗？”

“我改变不了……”

“那不就得了？！”

“什么就得了？世道归世道，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原则……”

海生怒极反笑道：“你有原则我不反对呀，甚至举双手赞成，可你也不能把你的原则强加到我头上吧？”

“我没有强加给你，因为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！所以就不能由你一个人做主！你可以把我忽略不计，但必须征得你爸的同意，咱们现在就去找他，如果他没意见，我没话说。”

海生一呆，忿怒道：“去找他跟找死没什么区别！”

“你爸的态度很明确，他不要老葛的东西。”

“他脑子有病，我没有！”

郑岩默默地看着他，心里觉得很不是滋味，缓缓道：“我跟唐总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次都是你的功劳，业绩和提成都是你的……”

海生一下子愣住了。

郑岩说：“你去归还龙凤壁，可以老葛能加深一下感情，把他发展成公司的大客户，这也是我的初衷！”

海生闷声不吭。

“有发财的机会，我也不想放过，可这次不是！”郑岩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离开了停车场。

海生怒视郑岩的车开走，满目怨恨。

海生走进办公室，一见他进来，黄忆江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夸张地鼓掌相迎。

“欢迎欢迎，热烈欢迎，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夏海生同志——”

海生瞪了她一眼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干嘛？发什么神经？”

“哟，刚走红就耍大牌呀？算了算了，真没劲……”黄忆江气嘟嘟地坐下，扭过脸去。海生走上前，瞅瞅黄忆江。

“什么耍大牌？谁耍大牌？”

黄忆江调侃道：“当然是您夏海生，夏大腕呀，您现在可是咱公司第一大红人呀！”

海生怔了怔，生气道：“你挖苦谁呢？”

“装什么傻啊？老葛是出了名的的硬骨头，愣叫你给啃下来了，唐总夸了你一上午呢！都把你夸成一朵花儿了，说年轻又能干，前途无量，总之都是过年的话！”

“原来你说的是这事儿——”海生恍然。

“像你这样新鲜出炉的大红人，我们还不紧着巴结一下，好让你请客吃饭呀？！”黄亿江笑嘻嘻地道。

海生很不自然的嘿嘿一笑，颇有几分尴尬，说：“你就喜欢夸大其辞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”

黄忆江撇他一眼，说：“你跟你爸不是水火不容吗？怎么把龙凤壁要回来的？不会是偷的吧？”

“瞧你说的！真难听！什么叫偷呀？”顿了一下，海生问：“郑岩没跟你说？”

“没有，他老先生闷了一上午，像个没嘴葫芦，一声不吭。”

海生明白了几分，心中有底。不禁吹嘘起来：“嗨，要说我爸那人，是有点老顽固，可并非不通情理。我把道理给讲清楚了，就算心里一百个不乐意，也只能乖乖地吐出来了——”

“那两件玉器，少说也有千万，光拿提成都拿到手软。”

海生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说：“我还真没把提成放到心上，能为公司发展一个大客户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“得得，别唱高调了，你又不是郑岩，我还不了解你！今晚上你请客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！”

黄忆江喜滋滋地说：“好，我给郑岩打电话。”

“别给他打——”海生赶紧阻拦。

黄忆江疑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海生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哦——他晚上没空，约了女朋友吃饭。”

黄忆江悻悻地说：“是这样——那就算了吧……”

第103节：大玩家(103)

这时，陈汉书走了进来，见到海生说："哟，海生，你回来了，唐总找你呢？"

海生问："唐总找我有事吗？"

陈汉书说："我们把合同拟好了，你尽快给老葛送过去呀。"

海生点头道："好。"

"干得不错呀，海生，势头很猛呀，都快赶上郑岩了。"陈汉书夸赞说。

海生敷衍道："哪里哪里，我还差得远呢……"

"能傍上老葛这样的大佬，赶超郑岩，只是个时间问题了……"陈汉书似笑非笑，似有深意地望着海生。

海生带着合同来到葛家，老葛看完合同，慢慢抬起头看着海生，非常感慨地说："真是没想到啊，这一行还有像你这么正直的年轻人！真是出淤泥而不染啊！"

海生陪笑道："葛先生您过奖了。"

"不，我说的是心里话。现在的古玩行处处乌烟瘴气，利欲熏心，不像早年间，以诚信为本，义字当头。你能这样做，真是不容易啊，我也真的没想到。"

海生说："古玩行是一个名利场，最重要的是一颗平常心。"

老葛连连点头："说得好！说得好！"

孙丽飞心里也很高兴，适时接上一句："要不是碰到夏先生，龙凤璧铁定是要不回来的！那个郑岩从一开始就没怀好意。"

"郑岩也不是坏人，这次不过是一时糊涂罢了。他也有他的难处，他曾经亲口跟我说过，就这么点本事，要是离开了古玩行，真不知道该怎么混，所以要趁着年轻，多捞一点是一点。"海生明着为郑岩分辩，却不露神色地狠狠贬了他一番。

孙丽飞气愤道："这不就是利欲熏心嘛！你最好少跟他来往，免得将来吃大亏。"

老葛看了她一眼，不悦道："你还好意思说，要不是你，玉龙玦也到不了他手里呀！"

海生打圆场说："要不是葛太太阴错阳差，您也不可能机缘巧合拿到龙凤壁，真要追究起来，反倒要谢谢葛太太才对啊！"

"这倒也是——哈哈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嘛！"老葛想了想，觉得也对，不觉开怀大笑起来。

孙丽飞向海生投去感激的微笑。

老葛说："小夏，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以后有什么事，尽管找开口，我在圈里还有点人脉，上上下下也都卖我个人情。"

"多谢葛先生提携！"海生恭敬地鞠了一躬。

海生辞别葛振邦，孙丽飞送夏海生出门。

"谢谢你！"孙丽飞真挚地说。

"跟我还这么客气？"

孙丽飞难为情地笑了笑，脸上露出亲昵神色，说："你就是坏——"

海生轻笑道："要是没有你，我也没机会变坏啊——"

"你哪里坏了？你是最好的——"孙丽飞眼中充满情意。

"没有最好，只有更好——"

孙丽飞嗔怪道："少犯贫啦——"

海生一本正经地问："你不希望我做得更好？"

孙丽飞深深地看着他，动情地说："我当然希望了！海生，要不是遇到你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——"

"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一句话吗？——求者贵如金，不管别人怎么看你，在我心目中，你比金子更珍贵！"海生和孙丽飞紧紧对视。

孙丽飞低下头，说："希望这是你的真心话。"

"我会用事实来证明这句话的真伪。"

“我相信是真的……”

黄昏时分，黄立德带着刘闯驱车前往张宅拜会张老。二人下车，刘闯抱着一个装古玩的缎面盒子跟黄立德进入别墅。

跟班的先行一步入内通报，张老正在书房内聚精会神地看着电视。此前他已经接到黄立德打来的电话，电视上放的正是张老提前为黄立德准备的一张DVD。

听说黄立德已到，张老关上电视，从DVD机中将光盘取出装好。

敲门声响起，跟班推门请黄立德进来。

张老迎上前和黄立德握手，邀请黄立德就座。

刘闯把打开盒子，里面装着一个青花天球瓶，正是黄立德特意留下的那一件朱仿。

黄立德把天球瓶取出来摆在桌上，说：“乾隆官窑赏瓶，您瞧瞧。”

第104节：大玩家(104)

张老戴上眼镜仔细端详，又抱起瓶子看了看底款，上面是：大清乾隆年制。张老眼中突然露出一丝不为人觉察的锐利目光，口中说道："不错不错，真是一件官窑精品啊！我说得没错吧？"

黄立德说："没错，是一件难得一见的官窑精品，怎么样，您满意吗？"

张老笑了："呵呵，立德，你从来没叫我失望过……"

"张老吩咐的事情，我可不敢大意哦。"

"谢谢，谢谢，瓶子我留下了，开个价吧？"

黄立德含笑道："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我拿这个瓶子的成本是两百万，就原价匀给您吧。"

张老讶然道："原价怎么行？你也开着买卖，日常花销也大，不能叫你吃亏嘛。"

"您能把这事儿托给我，就是瞧得起我，我怎么好意思再拿差价嘛？"

张老露出很开心的样子，大笑道："哈哈，立德，你太客气了。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我就谢谢你啦。"

"那我就不打扰了，告辞。"黄立德站起身。

张老说："明天你要来捧场哦。"

"一定来的。"黄立德转身和刘闯向外走去，张老送二人出了别墅。

黄立德的车子一驶出庄园大门，张老的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，转身回去。

张老回到书房，叫来他的私人鉴定专家老贾，指指桌上的天球瓶，说："黄立德把东西送来了，进来看看吧。"

老贾毕恭毕敬地应了声，拿出放大镜仔细鉴定天球瓶。

张老在椅子上坐下，抓起两个铁核桃搓着，靠着椅背闭目养神。

老贾看得很仔细，不放过任何细节，过了好一会儿才鉴定完毕，轻声叫道："张老……"

张老微微抬起眼皮，问："看完了？"

"看完了，东西相当不错，器型端庄，胎质细密，纹饰精美、釉色温润，品相完整，是乾隆官窑精品，没有任何问题……"

"老贾，乾隆粉彩大瓶你说没问题，结果是件朱仿，康熙五彩大罐，你也说没问题，还是件朱仿！这一件你又说没问题，器型端庄，胎质细密，是个人都能看得出来，还用你们这些专家干吗？"张老冷冷地道。

老贾急道："您，您信不过我，还信不过黄立德吗？"

张老不快的坐起身，重重地哼了一声！

"你也这么迷信黄立德？！我怎么会花钱雇你这么个二五眼？！"

老贾疑惑道："您的意思——这件东西也是仿的？"

"我的意思是你可以出去了！"张老目光如鹰隼一般，锐利地盯着老贾。

老贾挨了一顿臭骂，灰溜溜的离开书房。

张老审视着天球瓶，自言自语道："这个朱伯勤，还真是不得了啊！"

下午上班时，唐景明将郑岩叫到自己办公室，拿出一张请柬交给他说："晚上有个酒会，我正好有点事儿去不了，你去一下吧。"

郑岩看了一眼请柬，问："这个张老是什么人？"

唐景明说："他以前是做企业的，退休以后开始搞收藏，背景很深，他经常组织这样的私人聚会，往来的都是各界名流，老板富豪，大藏家，反正尽是些有头有脸的人物，到时候还会有一个现场拍卖的助兴节目，你去见识见识。"

办公室只剩下海生和黄亿江，二人各自忙着自己手头的事情。

海生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孙丽飞的电话。

"海生，我到你们公司楼下了，你下来吧……"

“好好，我现在就下去。”海生收拾了一下，起身走到黄忆江桌旁，问道：“下周二你有安排吗？”

“下周二？下周二不是情人节吗？”黄亿江一拍脑袋，突然想了起来。

“是呀……”

黄忆江叫道：“哎呀，像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弱女子，最怕过情人节了，哪有什么安排——”

“那我替你排一下，保你终生难忘。”

“好啊！好啊！”

海生内心一阵欣喜，说：“那就说定了，别到时候又放我鸽子。”

海生转身要走，郑岩正好从外面进来，两人一照面，海生脸上露出不快神色。

第105节：大玩家(105)

郑岩问：“你要出去？”

“嗯，我有点事儿……”海生支吾一声，和郑岩擦身而过。

郑岩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坐下，把请柬放在桌上。黄忆江走过来看了一下请柬。叫道：“哟，你要去参加大PARTY呀？！”

“哦，是一个私人酒会，唐总去不了，叫我去。”郑岩淡淡地说。

黄忆江：“只有一份儿请柬？”

郑岩看着她说：“是呀，你想去你去？”

黄忆江撇嘴道：“唐总要栽培的是你，我去算怎么回事儿嘛。”

“没关系，你喜欢凑热闹，你去吧，我兴趣一般。”郑岩不可无不可地说。

“我也兴趣一般，那种场合没什么好玩的。”黄亿江摇头推辞。

海生从大厦出来，走到停车场，上了孙丽飞的车。

孙丽飞问：“今天晚上有空吗？”

海生嬉皮笑脸说：“有！只要你有安排，我永远都有空。”

孙丽飞看他一眼说：“又犯贫，我带你去参加一个PARTY。”

“好啊，有吃喝玩乐的机会，我更不会放过了。”

“你要奔着吃喝玩乐去，有可能会很失望……”

“PARTY不就是吃喝玩乐吗？”

孙丽飞微笑道：“这不是一般PARTY，保证是你没见过的！”

傍晚，孙丽飞开车带海生来到张老的庄园门口。两个穿西装戴耳麦的保安把车拦住。孙丽飞递上两张请柬，保安看过后放行，孙丽飞驱车进入庄园。

车开到停车场，里面已经停了很多车，全是高档名车。

一个西装保安上前，孙丽飞打开车子后备箱，吩咐道：“帮我提一下箱子，带我们去更衣间。”

孙丽飞冲海生笑了一下，说："我们要换身行头，我给你买了一套西装，也在箱子里。"

保安领他们走进一栋大的别墅，径直将二人带到更衣间。片刻之后，二人换装出来，海生西装革履，倍显精神。孙丽飞换了一套晚礼服，光彩照人。

两人相对一笑，海生说："我好像走进了上流社会？"

孙丽飞不屑道："什么上流社会，不过是些暴发户。"

服务生带他们来到大厅门口，金色大门缓缓打开，呈现在海生面前的是一个富丽堂皇，极尽奢华的上流社会的酒会。

巨大的宴会厅里，汇聚着不少各界名流，穿戴讲究，端着酒杯穿梭游走，时而停下攀谈片刻，钢琴师在旁弹奏着温馨的世界名曲。

孙丽飞带海生步入大厅，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，海生却是一脸严肃。

孙丽飞不时跟相熟的朋友打招呼或停下脚步简单聊几句，这时就会把海生介绍给对方。

身穿唐装的张老走过来和孙丽飞打招呼。

"葛太太来了，多谢赏脸啊！"

"张老您客气，您这儿有活动，我哪敢不来呀？"

张老回头张望了一下："怎么没见到老葛呀？"

孙丽飞答道："还没回来呢。"

"好久没见老葛了，回来让他给我打电话，我有好东西给他看——"

"好，我一定转告。来，我给您介绍一位朋友。夏海生，老葛的朋友，在安蒂克拍卖公司供职；这是张老，本次活动的组织者，银茂集团的大老板，著名的大收藏家……"孙丽飞将海生推出。

"张老您好，晚辈久仰您的大名，以后请多指教。"海生恭敬地说道。

“不敢当，不敢当——安蒂克很不错嘛，有前途，我认识你们的唐总，回头替我向他问个好啊……”

“好好，我一定带到。”海生递给张老一张名片，张老交给旁边的助手，助手也给海生发了一张名片。

“葛太太，不好意思，那边有朋友来，回头见。”

“不客气，您去忙。”

张老和助手走开。

孙丽飞说：“有资格来这儿的，个个都是亿万身家，大有来头……”

海生暗暗钦羡，说：“嗯，我也看出来了，他们都是经常上财富杂志的商界名流……”

“他们还是收藏界的大玩家，财大气粗，出手不凡，这些人都是些潜在的大客户，你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哟……”

第106节：大玩家(106)

海生低声道：“丽飞，你对我真好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……”

孙丽飞神色暧昧地说：“只好你每天都开心，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……”

酒会开始一会儿后，郑岩才开车来到庄园。他向保安出示了邀请函，开车进入停车场。周围都是名车豪车，他的桑塔纳停在各种名车之间，显得颇为寒酸。

郑岩下了车，突然听到有人向他打招呼。郑岩回头一看，居然是黄忆江，不觉讶然道：“怎么是你呀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晚上也没地方好去，只好跑这儿来了。”

郑岩问：“你从哪儿搞的请柬？”

“这个地方我想来就来，还用什么请柬，张老是我爸的朋友嘛。”

两人正说话之际，黄立德的车到了。

刘闯开车进入停车场，一眼看到二人，忙说：“郑岩和忆江也来了……”

黄立德吃了一惊，透过车窗果真看到了郑岩和女儿的身影，脸色一下子变了。

刘闯说：“郑岩要是看出来了，可就糟了。”

黄立德神色凝重，沉默不言。

郑岩和黄忆江正要向大别墅走去，黄立德从后面叫住他们，“忆江……”

“爸……”两人转过身，看到黄立德面对他们走过来。

黄立德问：“你们也来了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张老本来邀请的是唐总，唐总正好有点事儿，就叫我们来了。”

黄立德看到黄忆江的装束，一皱眉头，说：“忆江，你又不是没来过，穿得这么随便像什么样子吗？”

“我是临时决定要来的，哪来得及换衣服呀？没关系的，说不定待一会儿就走了。”

黄立德摇头道：“真拿你没办法，进去吧，走，郑岩。”

郑岩应了一声和黄忆江随黄立德走进大别墅。

黄立德带黄忆江和郑岩走进宴会厅，来到张老面前。

黄忆江叫道：“张伯伯您好。”

张老眉花眼笑道：“哟，忆江来了，你可真是稀客，怎么这么久都不来看我呀？”

“来您这儿规矩大，我怕呀……”黄亿江笑吟吟说道。

“我这儿的规矩是给别人定的，对你例外！”张老和颜悦色，指指郑岩问：“这位小朋友是谁呀？以前怎么没见过呀？”

黄忆江介绍道：“这是郑岩，我的公司同事。”

“同事？我看是男朋友吧？”

“不不，我们是纯粹的革命同志关系。”

郑岩递上名片，说：“张老您好。”

张老拿过名片看了一眼，问：“你是安蒂克的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黄立德说：“忆江现在也是安蒂克的人，刚去不久。”

张老笑道：“呵呵，安蒂克今天来了不少人啊！”

黄忆江疑惑道：“还有谁呀？陈总？”

“好像不是姓陈，是个年轻人，名字叫什么我没记住……”

黄忆江指指郑岩，说：“郑岩你可得记住了啊！”

张老大笑起来，连声说：“记住了，记住了！”说着，掏出一张精美的纯金名片，亲手交给郑岩，这跟秘书给海生的名片完全不一样。

“小郑呀，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……”

“谢谢，以后还望张老多关照。”郑岩赶紧逊谢道。

“好说好说——忆江，带小郑到处逛逛，不要拘束。”

不远处，孙丽飞正在跟一个朋友闲聊，海生看到郑岩和黄立德父女一起进来，心里不觉一咯噔，又见张老亲自给郑岩一张金名片，这让海生非常嫉恨，脸色变得很难看。

黄立德和张老走开几步，低声聊着什么。

黄忆江对郑岩说："看到了吧？来这儿的全是大脑袋。"

郑岩感叹道："这种场合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"

黄忆江揉着肚子，说："我饿死了，先去吃点东西？你跟我爸去转转，说不定就能认识几个大客户。"

"你去吧。"郑岩点头。

"爸，郑岩交给你了，我去吃点东西。"黄忆江把郑岩交给黄立德，向自助餐区走去。

黄立德带着郑岩，把他介绍给相熟的朋友。

远处的海生看在眼里，更是恨在心头。

第107节：大玩家(107)

郑岩突然看见海生，赶紧过去打招呼，“你怎么在这？”

海生冷冷地说：“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”

“张老说的原来是你。”

海生瞪着郑岩，说：“你终于傍上大佬了？”

郑岩不解道：“你什么意思呀？”

海生酸溜溜地说：“我是羡慕你呀，大名鼎鼎的黄先生对你青眼有加，你的前途无量呀。”

郑岩说：“你说话别带刺儿行不行。”

“我说话带刺儿，也不如你做事带刺儿。”

黄立德来到两人身边。郑岩说：“黄叔叔，给您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同事夏海生！忆江应该跟您提起过。”

黄立德点头：“噢，你就是夏海生？”

郑岩说：“海生的父亲就是夏开林。”

“哦，原来是夏先生的公子，你父亲很不容易，也很了不起，令人敬佩。”黄立德赞叹道。

海生问：“黄先生知道我父亲？”

“是呀，我见过你父亲，我们聊得很投机。”

郑岩说：“是我带黄先生去的。”

“哦……”海生愣了一下。

黄立德问：“你父亲还好吗？”

“挺好的，谢谢您的关心。”

这时，孙丽飞从旁边走了过来和黄立德打招呼，“黄先生，好久不见！”

黄立德微笑点头，说：“葛太太！真是好久不见呐！老葛没来吗？”

“他在国外呢。”

“老葛还是那么忙？”

“是呀。”

孙丽飞问：“海生，你认识黄立德黄先生吗？”

“小女跟他们俩是同事。”

孙丽飞意外道：“啊？您的千金也在安蒂克？”

“是呀，刚去没几天。”

郑岩上前跟孙丽飞打招呼，“葛太太，您好。”

孙丽飞脸色一沉，冷淡地嗯了一声。

孙丽飞的态度让黄立德有些纳闷。这时，黄忆江恰好从自助餐区走过来。

黄立德立刻叫道：“忆江，来见见葛太太！”

黄忆江和孙丽飞一见是对方，脸都拉下来了，连手都没握。

黄忆江说：“我们早就见过了……”

黄立德诧异道：“是吗？”

“葛太太脾气大，不大好惹……”

黄立德脸色一沉道：“你这孩子，怎么说话的？！请葛太太别介意，这孩子欠管教。”

孙丽飞淡淡地说：“看来黄小姐对我有一点点误会。”

黄忆江针锋相对，冷然道：“可不是一点点……”

黄立德低声训斥：“忆江！你给我闭嘴！”

黄忆江遭到父亲当中训斥，恼羞成怒，大声道：“我有没说错，我说的都是大实话！”

黄立德发火道：“你还顶嘴？！你再这么没礼貌？！趁早给我走？！”

“走就走！”黄忆江气呼呼地转身就走。郑岩愣了一下，急忙追了上去，这突然发生的一幕令全场为之侧目。

黄立德歉然道：“葛太太别跟她一般见识，她还是小孩子。”

孙丽飞说：“不会的……黄先生先忙，我失陪了——海生，我带你认识一下范总……”

“好——”海生向黄立德陪个笑脸，说：“黄先生，我也失陪了。”

黄立德微笑点头：“请便。”

孙丽飞跟海生离开。黄立德看着郑岩追赶黄忆江走出大厅。张老看到这一幕，走过来询问道：“怎么回事儿？”

“小孩子没规矩，说她两句就受不了了！”

“这又何必吗？我去叫他们回来。”

黄立德急忙拉住张老，说：“你别管了，叫他们走吧！”

黄忆江气冲冲地走到别墅门口，郑岩追了上来。

黄忆江看了他一眼说：“你干吗走呀？”

“咱们一块儿来的，要走也一块儿走嘛。”

黄忆江恼火道：“我爸今天肯定吃错药了！对我这么凶？！以前可从来没这样吵过我。”

“可能跟今天的场合有关系。”

“要为别人还好，为了那个泼妇，真气死我了！”

郑岩劝解道：“算了，别说了，走吧。”

黄忆江赌气道：“我还偏不走了！我要给气跑了，那个泼妇就赚了，没那么便宜，我回去跟她算帐！”

第108节：大玩家(108)

“没这个必要吧？这儿可不是闹事儿的地方。”

黄忆江气急道：“我管它什么地方，反正我咽不下口气！”说完转身又折了回去。郑岩无奈，只好跟着进去了。

孙丽飞和海生来到冷餐区吃东西。

孙丽飞问：“黄立德那个丫头叫什么？”

“黄忆江。”海生回答。

孙丽飞又问：“你跟她关系怎么样？”

“不怎么样！她觉得自己有个厉害老爸，就高高在上，目中无人，谁都瞧不上，我跟她基本上没话说！”海生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。

孙丽飞深有同感，点头道：“这就对了。还有那个郑岩，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！”

“他就是为了能傍上黄立德，才拼命讨好黄忆江。”海生这句话倒是深有感触。

孙丽飞鼻子里哼了一声，鄙视道：“我最讨厌这种男人，没骨气！”

海生说：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也不用太苛求。”

孙丽飞看了看海生，说：“我看你干脆跳槽算了，周围都是这种小人，能有发展前途吗？安蒂克也不是什么大公司。以你的能力，去那儿都是拔尖的！”

海生眼前一亮，说：“还真让你说着了，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。”

“你要想去哪儿，提前跟我打招呼，我尽量帮你忙。”孙丽飞诚挚地说道。

酒会进行半途，张老开始走上前台，大家知道拍卖会即将开始了。全场安静下来，众人的目光都投向张老。

“承蒙各位赏光，张某十分荣幸。下面将要推出一个小小的助兴活动，现场拍卖一只乾隆官窑预制的青花赏瓶，经过多位著名文物专家

的鉴定，确认这是真品，而且是难得一见的精品……”张老以目示意，助手推出一辆小车，车上摆着黄立德带来的那只精美的青花天球瓶，旁边还有一份鉴定证书，上面有几位专家的签印。

张老说：“还是老规矩，大家把竞买价格写在请柬上，谁出的价最高，谁就拿到这个赏瓶。”

一部分贵宾走上前，近距离鉴别赏瓶并查看鉴别证书。

黄忆江和郑岩又回到大厅，黄立德远远看到他们回来，心中暗自叫苦。黄忆江在人群中看到孙丽飞，就要上去和她理论，郑岩赶紧把她拉住。

黄忆江拼命挣脱，郑岩死活不放手。

海生看到两人拉拉扯扯的亲热样子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郑岩说：“坐一会儿，看看拍卖咱们就走。”硬拉着黄忆江在一个角落坐下。

桌上有一份拍品说明书，郑岩随手拿起看了起来，当他看到青花天球瓶的照片时，顿时愣住了，脑海中瞬间闪现出朱伯勤的秘籍……他抬头向拍卖区望去，人很多，看不到天球瓶实物。

郑岩思忖片刻，说：“我过去看看实物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们又不出价，有什么好看的？”

郑岩疑虑道：“我觉得有点问题……”

黄忆江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能有什么问题呀？张老这儿东西没有不对的。”

“我去看一眼就回，你老实待着，别乱动啊。”郑岩起身走到拍卖区，夹杂在人群中近距离鉴定。

黄立德慢慢走到女儿旁边，黄忆江看到他也不理睬。

黄立德低声说：“有什么事儿回家说，别胡闹，听话。”

黄忆江不服气地哼了一声。

大家看了个大概后陆续回到座位上，最后只剩下了郑岩一个人。他托起天球瓶看着底款，在底款中他果真看到了朱仿的暗记，脸色变

得愈加凝重。

黄立德默默注视着他的动作，一时间内心紧张到了极点。全场的目光都在盯着郑岩，不少人在交头接耳。

孙丽飞和海生则显得很不屑。

“真正的高手瞄一眼就够了，还用得着看这么老半天？”孙丽飞道。

海生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他这是故意做给别人看的，好引起大家的注意嘛。”

孙丽飞骂道：“什么德性！”

张老来到近前，轻轻拍了拍郑岩的肩膀，问：“年轻人，看好了吗？”

郑岩瞬时醒悟，急忙点点头。张老接过郑岩手中的天球瓶，轻轻放回到小车上。郑岩这才发现，大家都在盯着自己。

第109节：大玩家(109)

郑岩回到座位上，看到黄立德也在座，便点头向他问好。

黄忆江说：“爸，郑岩觉得东西有问题，你看呢？”

黄立德压低声音道：“别瞎说！”

黄忆江问：“郑岩，你看出什么问题？”

郑岩心乱如麻，避而不答。

大家回到座位上，各自写着标底。

孙丽飞也准备写标底，有些拿不定主意，扭头问海生。

“你觉得能值多少？”

“四五百万吧……你想要？”

“我才不想要，凑个热闹，玩玩呗……”

“那你填多少？”

孙丽飞在请柬上写下：四百六十六万。

这边，黄立德也写好了标底，黄忆江冷不丁把请柬拿过来打开，黄立德写的标底是四百八十万元。她把请柬递给郑岩，说：“瞧瞧我老爸出的价码，肯定没问题了。”

郑岩也看到了黄立德的竞价，只是微微点点头。

服务生将请柬全都收齐交给张老。张老挨个看了一遍，留出三份。

张老高声说：“看来大家都想要啊，出的价码儿一个比一个高。按照老规矩，下面我就宣布前三位的标底价……”

全场一片寂静，大家都翘首以盼。只有郑岩在低头思索着。

“第三位是——孙丽飞孙女士，她出价四百六十六万元。”

全场鼓掌。

“第二位是——著名收藏家，鉴定专家黄立德黄先生，他出价四百八十万元整！”

全场再次鼓掌同时，众人都小声议论着，黄立德标出的价码更加确定了赏瓶的可靠性。

海生说："黄先生出到这个价，看来东西绝对没问题。"

孙丽飞点头说："这里的信誉度，比你们拍卖公司要高得多！从来没出过问题！"

"第一位，也是出价最高的是——陆焕林，陆董事长！他出的价格是五百零八万！恭喜陆董，乾隆官窑御制赏瓶是你的了！"张老最后报道。

全场掌声雷动，陆董兴奋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挥手向大家致意。

郑岩陷入沉思，竟然没有任何反应。黄立德偷眼扫视郑岩，心情稍稍放松。黄忆江捅了郑岩一下，说："喂，你想什么呢？！"

"啊？没什么——成交价多少？"郑岩吃了一惊。

黄忆江说："张老那么大声，你都没听见？"

郑岩呐呐道："我走神了。"

"五百零八万！"

台上，张老说着："拍卖结束，下面是舞会时间，希望大家能够尽兴……"张老退下，大厅里舞曲响起。

黄立德："忆江，你们玩吧，我嫌吵，出去待一会儿。"说着起身离去。

张老坐在书桌后面，签了一张支票，两百万整，推倒黄立德面前。

"立德，要说还是你找的东西上档次呀。"

黄立德笑道："说到底，还是大家给你张老面子嘛。"

"咱们这叫优势互补，以后要长期合作才好啊。"

"没问题，我是求之不得呀。"

张老看了他一眼说："什么时候再给我拿一个来？"

黄立德面露难色："这个嘛……唉，像这样的官窑精品，几年都碰不到一个，哪能说拿就拿得出来呀。"

“别人不敢说，我对你还是很有信心的。”

“您这是抬举我……”

张老突然顿了顿，缓缓地说道：“你要是还有存货，都拿过来我帮你走掉算了，怎么样啊？”

黄立德愣了一下，听出了弦外之音。

“啊……好瓷器我倒是也有几件，不过都是心爱之物，哪舍得出手呀。”

“是呀，能理解，能理解，你再好好琢磨琢磨，我不勉强，不勉强。”张老笑吟吟地注视着黄立德。

黄立德已经完全听懂了张老的意思，暗自心惊。口中说道：“行，那我就先走一步。”

“哦，等一下，还有件东西给你。”张老叫住了他，从抽屉里取出一盒光盘递给黄立德说：“你回去看看，这可是你最想要的东西！”

黄立德不明就里，看了一眼光盘盒，起身告辞离去。

宴会大厅变成了舞池，音乐在四周回旋。

孙丽飞说：“海生，陪我跳个舞吧！”

第110节：大玩家(110)

海生偷偷瞥了黄忆江一眼，说："我不大会跳，就别出丑了……"

陆董走过来邀请孙丽飞，"葛太太，赏脸跳个舞吧！"

"好！"孙丽飞跟陆董下到舞池中。

郑岩一直发呆。

黄忆江说："你怎么回事儿呀？大家都挺高兴的，就你一个人在犯傻？"

"我没事儿，你去跳舞吧。"

"我才不跳这种舞呢！你要没心情，咱们撤吧！"

"好，你等一下，我去趟洗手间。"

海生远远看到郑岩离开座位去洗手间，赶紧起身来到黄忆江身边。

"郑岩呢？"

"去洗手间了。你干吗不陪人家葛太太跳舞啊？"

海生假装郁闷，说："我才不呢！真受不了那个女人！"

"怎么了？"

"粗俗虚荣，自以为是，目空一切！十足一个泼妇！"

"谁叫你自讨苦吃！"

"我还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？这是老唐交给我的任务，必须搞定老葛。"

黄忆江叹道："也真难为你了！你得跟老唐多要点提成！"

"那还用说！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！"

"你可要多加小心哦，别叫人吃了豆腐！"

海生正色道："那不会！严防死守也绝不放弃阵地！"

海生看到郑岩回到大厅向这边走来，说："不跟你说了，我先过去了。"

郑岩走过来，并未看到海生。

黄忆江说：“咱们走吧？”

海生沉着脸，看着黄忆江和郑岩一起离开。

一曲完毕，孙丽飞走过来。海生站了起来。

海生说：“这支舞，我陪你跳！”

孙丽飞奇怪道：“你不是不会跳吗？”

音乐响起，是华尔兹。

海生微笑着道：“别的不行，华尔兹还凑合！在学校的时候，年年拿冠军！”

孙丽飞惊喜道：“真的？！那倒要试试了！”

两人随着音乐起舞。海生舞姿洒脱优美，孙丽飞无比陶醉。

郑岩和黄忆江出了别墅来到停车场。

黄忆江说：“你真看出那个瓶子有问题了？“

郑岩肯定地说：“那是一件朱仿！”

“又冒出一件朱仿？没那么夸张吧？我老爸看着没问题，至少到目前为止，我还不大相信你的眼力已经超过我老爸了。”黄亿江有些不信。

郑岩说：“朱仿有它的特殊性，不光是眼力的问题。”

“不是说朱仿都有记号吗，你找到记号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在哪儿？”

“在底款上。”

黄忆江奇怪道：“你收五彩大罐的时候，还认不出朱仿，这才几天工夫，你就一认一个准了，水平也长得太快了吧？到底怎么回事儿？你是不是哪儿捡了一本《葵花宝典》什么的？一夜之间练成了绝世神功？”

郑岩微微点头，说：“我的确掌握了一些有关朱仿的资料。”

黄忆江将信将疑道：“发给我看看。”

“给你看没问题，不过要过些日子才行。”

黄立德回到家里，打开了张老送他的那张DVD。上面是一段录像，一个环境优美的疗养院里，护士推着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在草坪间漫步，老人头发花白，骨瘦如柴，目光呆滞，表情麻木。

黄立德一眼就认出这个人正是他找寻了多时的朱伯勤。画面上的朱伯勤老态毕现，身体虚弱，他吃饭时，手抖得很厉害，进食颇为困难。

夜晚，朱伯勤失眠，失魂落魄地枯坐着。护士拿来几瓶药水和一把药片儿，朱伯勤吃药的样子，痛苦而费劲，伴随着阵阵剧烈的咳嗽……

可以看得出，朱伯勤是一个精神和身体都有严重问题的病人。

黄立德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中播放的视频资料，一晃十几年，朱伯勤愈加苍老，但还是那么熟悉。

刘闯走过来，诧异道："这是——"

"这就是朱伯勤……"

"啊……原来他真的没死。"

黄立德感慨道："他老了，筷子都拿不住了，什么都不干成了……"

刘闯说："还是张老厉害，还真把他找到了。"

黄立德瞥了他一眼，说："张老是什么居心你没看出来？"

第111节：大玩家(111)

“张老？他很帮忙呀，很够意思，帮您找到了朱伯勤。”

“不是这样的，在我找他帮这个忙之前，他其实已经找到朱伯勤了……”

刘闯纳闷道：“他为什么要找朱伯勤？”

“因为他想发大财，找到朱伯勤，就等于找到一座宝藏。我现在终于想通了，市博收的粉彩大瓶，祁三砸的五彩大罐，都是张老的货！”黄立德淡淡地说。

“啊？！”刘闯忍不住吃了一惊。

“是他逼朱伯勤做的，可惜，朱伯勤只做了两件人就废了。所以，张老又开始打我的主意！”

“他打您什么主意？”

“他肯定知道我手上还有一批朱仿，他要跟我平分，甚至还想拿大头！”

刘闯恍然道：“原来张老是个坏人！”

黄立德瞪他一眼，说：“我从来没把他当好人！”

刘闯想想，问：“您要不答应呢？”

“我没法不答应。朱伯勤在他手上，他知道我所有的秘密。今天他专门点了我一下，叫我把存货都给他。”黄立德摇头道。

“给他也不错呀，他给的价格不是挺高吗？要是一把全都给他，能卖这样的价钱，虽然赚的少，但是风险小呀。”

“要真想你说的这样，我也可以考虑。可问题没这么简单。这次一件能拿回两百万，是个甜头，要是全都给他，就不是这个价了。”

“如果价格不合适，就坚决不给他，又能怎么样？”

黄立德突然停顿了一下，慢慢地说道：“祁三爷就是个样子……”

刘闯吓了一跳，惊恐地说：“祁三爷？您的意思是，他不是自杀的，他是被张老……”

黄立德冷笑道：“如果他知道东西是张老的，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下手！”

“张老这么可怕？！”

黄立德认真地看着刘闯：“你看到的张老是个假的，我看到的那个张老才是真的！一旦你被他盯上，而你不能满足他的胃口，他就会像恶鬼一样缠着你，叫你永无宁日，直至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刘闯摇头：“那真是没办法了，还是安全最重要，为了一批货不值得的！”

黄立德神色决绝，突然大喝一声：“不！”猛然站起身，一拳砸在桌面上，“我决不会妥协！他这样对付别人可以，对付我却行—不—通！！！”

十一

黄忆江回到家，将包放到沙发上，看到黄立德从书房出来，说：“爸，今天那个天球瓶可能真的有问题，郑岩说那是朱仿，他好像很有把握！”

黄立德心意微动，问道：“他有什么证据？”

“他说底款下面有暗记。”

“哦……”黄立德沉默不语。

黄忆江问：“你信吗？”

黄立德沉吟道：“不排除这种可能，可有一点我不大明白，他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朱仿专家？”

“他好像前不久找到一些和朱仿有关的资料。”

黄立德心中一紧，问：“是吗？我能借来看看吗？”

“有什么好看的？整天琢磨什么猪仿啊牛仿啊，有意思吗？行里的假货多的是，能管得过来吗？”黄亿江不以为然道。

黄立德皱了皱眉，故意说：“你是不是问过人家，人家不给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啦？”

黄立德淡然道：“我一猜就是。”

“根本不是！我要想看，还不是一句话！明天就给你拿来！”黄亿江受激不过，大声说道。

“算了，欠你人情不好还，就不麻烦你了，回头我自己跟郑岩说吧。”黄立德摇头道。

第二天到公司，黄立德心里放不下这件事，又拿出那批朱仿的照片，一张一张翻看起来。他得很仔细，时而默默沉思，时而起身踱步，忧率重重，不觉默默地站在窗口发呆。

思忖了一会儿，他走出院子，让刘闯开车送他去张老那里。

二人来到张家庄园，保安认得黄立德，让他们的黑色轿车径直开进停车场。

黄立德坐在后面，面色凝重，沉思不已，刘闯脸色急促，担心的神色表露无遗。

车停下，刘闯担忧地说了一句：“您千万要小心一点……”

第112节：大玩家(112)

黄立德微微一笑："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用担心。"

刘闯下车默默打开车门，黄立德从车里出来凝视着张老的欧式大别墅。夜幕降临，整栋别墅此刻就像一只贪婪的巨兽张开血盆大口，气氛阴森恐怖。

黄立德静立片刻，信步走进别墅大门。

跟班将黄立德到到书房，说："黄先生，您先坐一会儿，张老在吃饭，我去叫他。"

过了一会儿，书房的门悄无声息地缓缓推开。张老出现在门口，黄立德似乎没有听到，毫无反应。张老站在门口审视着黄立德的背影，黄立德纹丝不动。张老推门走进书房，叫了声："立德……"

黄立德扭头站起身来。

"不好意思，叫你久等了。"

黄立德歉然道："来得真不是时候，叫你连顿饭都吃不安稳。"

"没关系的。坐。"张老请黄立德落座。

张老的书案上有一整套雪茄专用烟具：保湿箱、雪茄剪、穿刺器、特制烟灰缸、长支无硫火柴……他从保湿箱里取出一支上等雪茄，拿眼望着黄立德说："来一根？"

黄立德摇头："谢谢，我不抽烟。"

"抽雪茄和抽烟可是两码事儿，饭后一支雪茄是我多年的习惯了。立德，我建议你可以试试，抽烟是恶习，可雪茄是一种境界，绝对是非同一般的享受。他能让你心平气和，祛除烦躁，进入一种忘我的境界，我觉得雪茄很适合你。"

黄立德淡然道："我以前还真试着抽过，没什么感觉，我可能还是比较传统守旧，对这些洋玩意儿不怎么上道儿。我喜欢喝茶不爱喝咖啡，喝点酒也只喜欢咱们的白酒，对红酒不怎么感兴趣……"

张老笑了，说：“呵呵，你不喜欢的正好是我最爱的，茶太清淡，白酒太烈，我都不喜欢，我还是习惯咖啡和红酒……”

“咱们的口味是不大一样，您喜欢的都是绅士贵族的品味。”

“是呀，我准备去欧洲买一座城堡，建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大酒庄，过一种轻松闲适的生活。”

“到时候我一定去做客。”

“一言为定哦。”张老用雪茄剪将雪茄的密封口剪出一个切口，擦着一根长棒火柴点火，缓慢旋转雪茄进行预热……黄立德静静地注视着张老一丝不苟地完成繁琐的抽雪茄的程序，脸上丝毫没有不耐烦的表情。

雪茄点着以后，浓郁的香气飘散开来。张老美美地吸了几口，显得很满足。说：“好东西本该跟朋友分享，可惜你不好这一口。”

“没关系，好在可以分享的东西很多，不仅仅是雪茄嘛……”

张老神色一动，笑道：“说得好呀，立德，可以分享的东西的确很多，呵呵。”说着，把雪茄架在特制的专用烟灰缸上，问道：“说了这么多不相干的，还没问你，今天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“直说吧，我想请你再帮个忙。”黄立德直视张老缓缓说：“我手上有一批瓷器，成色还不错，都是官窑精品，跟昨天那个天球瓶的档次差不多，您要感兴趣，我们可以合作……”

张老急急地道：“好啊！什么时候让我看看货呀？明天？后天？”

“别那么着急嘛，最近这段时间恐怕都不行……现在货没在我手上，怎么给您看嘛。上次我从您这儿借了一笔钱，就是为了那批货……”黄立德笑笑：“说实在话，我那批货虽然都是官窑器，可有点儿来历不明，这您是很清楚的，再好的东西，卖不了好价钱。所以，我前一阵子把它们都送出去。”

张老恍然：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

“您别着急，我先在您这儿挂个号，等那批货一回来，我就给您送来。”

张老微笑点头："好好……价钱嘛——好商量，我不会亏待你的……"

黄立德说："这我不担心，我要信不过您，就没人能信了。"

张老开怀大笑道："哈哈，立德呀，我喜欢和你打交道，因为你是个明白人，够爽快！希望我们合作愉快！"

二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张老倒了两杯红酒，两人碰杯，一饮而尽。

回到办公室，黄立德倒了满满一杯白酒，一口气干了，非常过瘾地长长出了口气。面露不屑道："什么雪茄洋酒，我这辈子都不喜欢那些洋玩意儿！"

第113节：大玩家(113)

刘闯问：“您真的要把那批货全都给他？”

“门儿都没有！”黄立德断然道。

刘闯疑惑道：“可你不是已经答应他了吗？”

“我是答应了他了，但货还在我手上……”

“您这是缓兵之计？”

“对，他已经盯上我了，我要不答应，他是不会放过我的；我要不答应，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朱伯勤了！”

“他答应让你见朱伯勤了？”

“我根本就没提。”

刘闯不解道：“你不提他怎么知道？”

黄立德笑笑，说：“我要主动提出来，肯定见不着，我不提他反而会提！等着瞧吧！”

刘闯想了想，说：“如果那批货早就出手了，也不会有这些麻烦了。”

黄立德看着他，问：“你知道我为什么迟迟不肯出手，苦等了这么多年吗？”

刘闯有些不确信地道：“因为不缺钱？”

黄立德扫了他一眼：“我都快穷疯了，还说不缺钱？！”

“那是为什么？”

“当市面上几乎见不到真正的官窑精品时，这批朱仿就会变成硬通货！因为这批货是高仿中的高仿，无限接近真品。当市场如饥似渴的时候，就可以拿出来卖个好价钱了，我熬了这么久，终于等到了这一天，谁要敢碰它，想从我的碗里抢肉吃，我就把谁的牙敲掉！”黄立德眼中光采连连闪动。

刘闯担心道：“张老能量巨大，不好对付。”

“现在有句话不大提了——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！样子吓人，可实际上没什么好怕的！”黄立德淡淡说道。

郑岩开车到公司，找到黄亿江说：“我想请黄先生帮个忙，带我去见一下张老。”

“见他干吗？”黄亿江问。

“我想打听一下那个瓶子的来历。我跟张老毕竟只见过一次，如果黄先生一起去，可能更方便一些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得了，不用通过我老爸，我带你去就行了。在张老那里，我的面子也够大了。”

二人来到张家庄园。保安打开自动门，黄忆江开车和郑岩进入庄园，张老热情地迎上来，笑呵呵地说：“忆江，你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，别客气。”

黄忆江开门见山道：“张伯伯，我们对那天拍卖的那个赏瓶挺感兴趣，想打听一下它的货主是谁。”

张老有些意外，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要打听这件事儿？能告诉我真正的原因吗？”

“张伯伯，您也不是外人，我就直说了吧，郑岩觉得那件赏瓶是件高仿……”

“哦？！”张老脸上露出惊讶神色。

黄忆江说：“朱伯勤的朱仿您应该听说过，说不定都见过，郑岩认为那件赏瓶就是一件朱仿！”

张老以犀利的目光审视着郑岩，缓缓说道：“郑先生真的这么认为？你的意思是——从我这里走了一件假货？！现场有那么多专家，包括忆江的父亲，他们都没看出来，就你看出来了？你不觉得有点狂妄吗？经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得请教一下了，你有什么证据说那是一件朱仿？”

郑岩定了定神，整理了一下思路，说：“朱仿的水平很高，让好多专家上当打眼，不少人吃过它的亏，最近一段时间，我决定好好研究

一下朱仿，希望有一天能把所有的朱仿都找出来，彻底清除这颗毒瘤。昨天晚上拍出的那件赏瓶，很可能就是一件朱仿，我想知道货主是谁，好顺藤摸瓜查明朱仿的来源。”

张老心中一动，深深看了一眼郑岩，说：“年轻人，你的理想和热情我非常赞同。尤其是你们做拍卖这一行的，讲诚信是很有必要的。不过，你还年轻，对古玩的认知也许还远远不够，古玩的魅力和价值其实就在真真假假、虚虚实实之间。古玩行的买卖，吃的就是眼力饭，就算上当，也只能自认倒霉不是。随便一件东西，如果大家都没看穿，假的也是真的。除了故宫里的藏品，谁敢保证市场上的古玩都是真的呢？就说你们拍卖公司走的货，到底真的多还是假的多呢？谁能说的清楚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张伯伯，其实这件事儿跟你没多大关系，你跟我们公司也差不多，只是提供一个平台，做个中介，你告诉我们货主是谁，我们绝对不会出卖你就是了。”

第114节：大玩家(114)

张老脸带微笑，目光中却透着一股锐利，说："呵呵，这我倒并不担心。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规矩，绝对乱来不得。行里的朋友能瞧得起我张某人，愿意给我几分面子，不为别的，就因为我懂规矩，也讲规矩。我要是明面上讲规矩，背地里坏了规矩，也就混不到今天这个份儿上。"

见张老的态度坚决，黄忆江也没了主意，茫然道："我真没想到问题会这么复杂。"

郑岩想了想，见不是办法，只得拉了拉黄亿江准备告辞。

张老拦住他，说："郑老弟年轻有为，前途无量，张某人就倚老卖老，送你一句话：想在这一行里混，就要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睁一只眼说的是眼力，要学会识真辨假的功夫，才能混口饭吃；至于闭一只眼嘛，指的就规矩，只有学会了守规矩，才能活得长久。"张老静静地盯着郑岩，眼神中渐渐露出一丝狞厉。

郑岩淡淡地道："多谢指教。"

"我还有点事儿，恕不远送了。"

二人扫兴离开，黄亿江不以为然地摇着头，说："本来就是小事一桩嘛，没想到老先生怕成这样儿，瞎扯了这么多歪理邪说，江湖越老，胆子越小，真是一点都没错。"

书房窗口露出张老的面孔，他看着郑岩和黄忆江上车离去，目光像毒蛇一样冰冷无情。突然回身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，厉声道："立德！有些事情我搞不太明白，需要你解释一下！"

二人离开张家不久，黄亿江突然接到黄立德的电话，让他们立刻过去。二人便掉转车头，驱车赶往黄立德的公司。

一见面，黄立德便大发雷霆道："忆江！你们是怎么回事？！"

黄忆江吓了一跳，嘟囔道："怎么了？你冲谁发这么火呢？"

"还问冲谁！就冲你们俩！"黄立德瞪红了眼。

黄忆江和郑岩面面相觑，他们从未见过黄立德发那么大的火。

“你们去找张老，为什么事先不跟我说一声！”黄立德高声道。

黄忆江撅着嘴说：“就为这点小事儿，你犯得着发火吗？”

黄立德眼珠又瞪起来，说：“小事儿，还说是小事儿？！”

“不就是打听一下货主谁是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！大不了不说就是了，事实上他就是没说嘛。”

黄立德气结，恼怒道：“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有多凶险！”

黄忆江一愣，突然笑起来：“凶险？你也太夸张了吧？”

“几百万的东西，你们跑去跟人说是假的！搞不好会闹出人命的！”黄立德脸色沉重，全然没有了平日的和善神情。

“你在说什么呀？张老先生还能为这点事儿吃了我们不成？”

“张老是什么样的人？你们根本就不清楚！”

“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他老人家整天笑呵呵的，对谁都很和气，一个慈善长者，有错吗？”

黄立德口气变得缓和，尽量压抑怒气说：“忆江，说起来也都怪我，为了能让你快乐的成长，我尽量不让你看到生活中的一些阴暗面，结果就养成了你现在这样的性格，天不怕地不怕，口无遮拦，我现在真的很担心，这样下去会出问题！”

“爸爸，你是不是想得太多了……”黄亿江还想再说，黄立德摆摆手，忧心忡忡，显得非常疲倦。

郑岩说：“黄先生，这件事情的责任都在我，跟忆江没关系，是我提出来要去见张老的，您还是怪我吧。”

黄立德叹息一声，说：“我是真的有些后怕，才忍不住发了这通火。你们还年轻，不知深浅，怪不着你们。古玩行里的水很深，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内幕。因为古玩有暴利可图，所以也充满血腥。为了一件古玩，有人会莫名其妙的销声匿迹，人间蒸发，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发生过。别看张老表面上很和气，通情达理，也许他这种人正是古玩行里最危险的人物！”

黄亿江说：“那你还跟他交往？”

“我跟他交往是有分寸的！像张老这一类人，我永远都不会跟他有利益上的往来，只是君子之交，就不会有危险。而你们俩倒好，傻乎乎地跑去跟人家说，从他手上走了一件假货！我一听说这件事儿，当时就冒了一头冷汗！”

第115节：大玩家(115)

黄忆江不服气道：“这就叫江湖越老，胆子越小，能把绿豆看成西瓜！”

黄立德气急道：“你还嘴硬！我要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呢！你说我什么时候冲你发过火？这次要不是真急了，我能这样对你吗？！”

“好好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小心点就是了，你别生气了……”黄亿江举手投降。

二人走后，刘闯走进黄立德的办公室，脸上有些不自然，忧虑道：“郑岩能认出朱仿，早晚也是个麻烦。”

黄立德沉默不语。

“只要郑岩在安蒂克，就不能从哪里出货了。要不让陈汉书活动一下，把他赶出安蒂克，也不是做不到。”刘闯献策道。

黄立德摇头否决，说：“这是个笨办法！”

刘闯问：“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”

“如果跟对手硬碰硬，很可能是两败俱伤。能把对手变成自己人，才是斗争的上策。”黄立德思索着说道。

刘闯顿了顿，说：“我看这个郑岩有点认死理，不大好改变。”

“是人就会有弱点，郑岩也不例外。只要你抓能对方的弱点，就能立于不败之地！”

“您是想花大价钱收买他？”

黄立德摇头：“你理解错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世界上，多数人都能用钱收买，可还有一些人，花多少钱都没用！郑岩恰恰就是这一类人。”

“不用钱还能用什么？”

“感情！有时候感情比钱更有效。”

郑岩开车来到舅舅的汽修店，郑万春不在，伙计小许告诉他郑万春跑古玩市场去了。郑岩心中有些不安，知道舅舅近来常往那儿走，

店里的生意都荒废了。

郑岩打了个电话给郑万春，没想到电话里舅舅心急火燎地让他立刻回家。

郑岩一进门，就看到舅舅正和舅妈吵架。

舅妈手执一把鸡毛掸子，不停的敲打着茶几，大声咆哮。郑万春抱着膀子龟缩在另一张沙发上，负隅顽抗。

郑岩连忙劝阻，问起缘故，原来是郑万春私自去了家里的存折，到古玩市场收了一张唐伯虎的画。

郑岩问："画儿在那儿？"郑万春进卧室，拿了一卷画出来给他。

郑岩展开看了看，心里立刻有了定论，并没有马上说破，问起舅舅买画的经历。

原来郑万春近来逐渐迷上淘宝，今日一早去早市晃悠，想看看能不能淘点东西。一个外地农民不知从那里钻出来，叫住了他，说有件好东西要给他。郑万春起初倒也并未打算真买，不过心里挺好奇，便跟着去了。

那人把他带到一个茶座的包间里，从包里摸出一张旧画儿来。他先拿言语挑逗郑万春，装作怀疑他眼力的样子，故意掖着不让他看。郑万春哪受得了这刺激，他虽然对古玩一窍不通，但一向喜欢以行家自居。大咧咧地从那人手里取过画来，一口咬定便是唐伯虎的真迹。

反倒是那人作出一副半信半疑的样子，郑万春还指着画上的题字大大给那人发挥了一通，不但说得那人深信不疑，感激万分，也说得自己心痒难搔，不能自已。

最后那人要将画卖给郑万春，郑万春先是说买不起，但架不住那人一再打折，自已又要硬充行家，几乎是半抢着用两万块从那人手里把画买了下来。

郑岩听了几句便全然明白了，自己的舅舅郑万春简直就是一个大棒槌，不但被人下套给骗了，还懵然不觉，自以为得计，给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

当然，郑万春自己说起来可完全不是这样，而是大加渲染，直夸自己的眼力非凡，硬是捡了一个大漏回来。郑岩心里暗暗叹息，见到婶婶的神情更是左右为难，不知该如何处理。

郑万春得意洋洋的讲完，看着郑岩道："郑岩，我是不是捡了个大漏？"

郑岩哼了声，不置可否。

郑万春追问："是不是能值几十万？"郑婶也凑上前，等待郑岩的回答。

郑岩看看两人的表情，只能撒谎，说："差不多吧……"

郑万春立刻神气活现起来，冲着郑婶大声道："听见没？！听见没？！郑岩的话你总该相信吧？"

第116节：大玩家(116)

郑岩拿话支走郑婶，把舅舅引出门外。

二人下了楼，一离开郑婶的视线，郑岩便把那幅画儿扯个稀巴烂，扔进垃圾桶。

郑万春大惊失色道："郑岩，你疯了！几十万的画儿，你怎么给扯了？"

郑岩埋怨道："舅，这幅画是唐伯虎的不假，可一文不值，它是印上去的，不是画的！你说的那个故事，在古玩街每天都有，利用不懂装懂的心理，专门对付你们这种门外汉。"

郑万春颓丧不已，却又自我安慰道："没关系，就当交一次学费，两万也不算贵。吃一堑，长一智，下回肯定不会打眼了。"

郑岩哭笑不得，说："舅，古玩这一行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。这碗饭不是谁都能吃的，到处是陷阱，真正能发财的只有极少数的人。你要当成一种业余爱好，每次花个百八十块，我会全力支持。要指着捡大漏发大财，根本不现实。"

郑万春说："我是不大懂行，可我有个懂行的外甥，还愁发不了财？！"

郑岩诚恳地说："舅，你听我一声劝，好好开你的修车店，别走这条道，你真敢不了这个！"

"我都修了二十几年车了，真是修够了，我现在闻到机油味就想吐，可一闻到土腥味，连胃口都好了。走这条道的人那么多，我凭什么就不能走。想当初，你姥爷还不让我学修车呢，我就学了！怎么样？我不照样成了个修车高手？倒腾古玩，我现在是不大懂，可以后未必不懂嘛，再说，我还有你这个懂行的外甥，别人有这条件吗？"郑万春深陷其中，执迷不悟，说："郑岩，你要不让我玩，我这心里就会憋着老大的不痛快，肯定要得病，没准一得就是场大病，搞不好呀，咱爷俩就来世再见喽……"

郑岩闻言十分无奈，犹豫不决。想了想，说："好好，舅，你打住吧！我服你了！你要真想玩，得慢慢来，千万不能着急。"

"我不急，不急。"

"首先不能花太多钱买东西，要量力而行；其次，不能买卖出土的东西，犯法；还有就是别听故事，卖假货的都靠编故事来骗人；再就是，心态要端正，不要老想着捡大漏，发大财，一夜暴富；最后一条，以后不管收什么东西，一定要先跟我说，让我看。我说行，你再收。"

郑万春笑道："呵呵，郑岩，我就等你这句话了！"

自从孙丽飞带海生参加晚会后，介绍他认识了很多上流社会的大腕。海生自是收益不浅，细细回味孙丽飞对自己的情意，更是暗自得意不已。而且，那晚的效果也很快显现出来。没两天，当晚拍得朱仿天球瓶的陆董便找到他，委托他代为拍卖那晚的拍品。

海生激动不已，把从陆董那里带回青花天球瓶的照片资料带回公司。唐景明仔细看到照片，赞不绝口，但对陆董七百五十万的报价稍稍疑虑。

海生说："像这样的官窑极品市面上根本就见不到，我怕给低了就拿不到了。"

唐景明征询陈汉书的意见。

陈汉书心中焦虑，担心指标被唐景明轻松完成，自己的总经理位子可就没着落了。却又不好明说，只得用言语暗暗下压拍价。

海生很是不快，和陈汉书争论起来。

恰好黄亿江回来，见到天球瓶的照片不觉心中暗惊，立刻给给郑岩打了电话。

二人在咖啡厅商议，郑岩对是否要拆穿这个瓶子的真相犹豫不决，想到黄立德的警告，又有些担忧黄亿江的安危，郑岩一时委决不下。

陈汉书匆匆跑来向黄立德问计，黄立德看着他带来的天球瓶照片，久久没有说话。

陈汉书忧虑道：“海生最近收货的势头真是有点猛，也不知道他傍上那个大佬了，大单一个接一个，有点搂不住火的意思。”

黄立德问：“货主要什么底价？”

“七百五十万，稍稍高了一点，不过像这样的官窑精品，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。老唐是有些犹豫，但肯定不会放手，百分之百能走掉。”

第117节：大玩家(117)

黄立德只是点点头，心中却在想另外一个问题。

陈汉书说着急道："你倒说说看，怎么才能插一杠子，把这单生意搅黄算了？"

黄立德安慰他不要急躁，静观事态发展，另外筹思对策。

陈汉书无奈，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，只得起身告辞。

等他走后，刘闯走进来，问："安蒂克又出事儿？"

黄立德叹道："是呀，树欲静风不止啊。陆董打算从安蒂克出手这件个赏瓶。"随手将照片递给刘闯。

刘闯看了看照片，说："郑岩知道这是朱仿，他会说出来吗？"

黄立德心中正是担心这个，肯定地说："一定会的！"

"他要是给捅破，陆董就会去找张老退货，张老一生气，郑岩的麻烦就大了！这对我们反倒有利了，正好借张老之手除掉郑岩！"刘闯分析道。

黄立德默然不语。

刘闯说："您最好关照一下忆江，叫她离郑岩远点儿。本来没她什么事儿，就怕她自己非要往里搅和。"

黄立德沉吟不决。

这时黄亿江突然回来，见面便提及天球瓶拍卖的事情。

黄立德故作不知，含糊道："给你们带来业绩有什么不好了？"

黄忆江苦恼道："什么呀？那个赏瓶是朱仿，郑岩肯定会揭穿，说不定就会得罪张老！你又把张老说得那么恐怖，我真的有点担心！"

黄立德说："那你干吗不劝劝他，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"

"你不了解他的为人，他就认死理，认准的事儿，八匹马也拉不回来。"

黄立德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样子，说："你劝都没用，我就更没戏了，我有什么办法呀？！"

黄忆江皱眉道："要是郑岩真得罪了张老，他会怎么对付郑岩？"

黄立德正色道："具体怎么样我也说不准，不过，后果肯定相当严重！你还是再劝劝他吧，你不是挺有办法的吗？"

"我劝他还不如去劝张老放明白点儿，理亏的是他又不是郑岩！"

黄立德担心道："忆江，你可别再胡来！"

黄忆江愤然道："郑岩要是有个闪失，我就去跟张老拼命！我保证说到做到！"

黄立德愕然，继而生气道："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！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！还有点女孩儿的样子吗？"

"您最好跟张老通通气，让他有个心理准备！"

黄立德气结，说："你！"

"我走了。"黄忆江大摇大摆离开办公室。

刘闯走来，黄立德还在生闷气。

刘闯问："忆江说什么了？"

"一物降一物，我真是拿她一点辙儿都没有！"黄立德叹口气，说："走吧，去张老那儿！"

张老与黄立德在书房面谈，张老冷峻地逼视着黄立德，说："立德，你怎么给了我一件朱仿呀？"

黄立德说："张老，您要这么说，那好，我向您老赔个不是，都怪我打了眼，看错了。我可以原价收回，二百万，实在不成，五百零八万，我把瓶子拿回来，行不行？"

张老颇有些不自在，干笑了一声。说："立德，你别误会嘛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……"

黄立德说："把话说清楚就好。"

张老问："那个郑岩到底怎么回事？他怎么能认出朱仿？"

"这事儿还得从他的老师说起……"

张老疑惑道："他老师是谁？"

黄立德别有用意的扫了张老一眼，说："佟自清啊。"

张老一惊，有些心虚道：“佟自清……市博的佟自清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他被一件朱仿害死了，这事儿您应该听说过吧？”

张老尴尬道：“啊……我，我知道这件事儿……”

“郑岩对他老师的感情很深，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在关注朱仿，搜集与朱仿有关的一切信息。人呀，就怕用心去做一件事儿，他现在能看出来，我一点都不奇怪！”

“我还以为除了你之外，没人能认出朱仿。这事儿有点麻烦。”张老缓缓点头。

“更麻烦的还在后面呢——陆董要把那个赏瓶拿到安蒂克上拍！”

第118节：大玩家(118)

张老紧张的站了起来："什么？！"

"明天就把东西送过去。"

张老来回踱步，紧张地直搓手。黄立德冷眼旁观。

"这可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？"

黄立德说："是呀，这件事儿要捅出去，您老的信誉可就……"

"哼！上回我已经点过他一次，如果他执迷不悟，非要跟我作对，我也有办法让他闭嘴。"

黄立德顿了顿，突然转过话题，说："哦，还有件事儿，我听说警方正在调查祁三爷的死因，据说是他杀不是自杀……"

张老心惊道："你这话什么意思？"

黄立德微笑地看着他，说："郑岩要是突然出点什么意外，别说警察了，就是我都能把案子给破了！"

张老盯着黄立德看了几秒钟，突然笑了。

"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怎么能干那种事儿？我只是想敲打敲打他，不该说的话少说，别说！"

"郑岩跟忆江是同事，我还比较了解他，他有点一根筋，属于油盐不进的那种人，恐怕没什么用。这次不过是一个瓶子的买卖，后面还有一堆瓶子的买卖呢。要是把事情搞僵了，很可能会因小失大，得不偿失。"

张老问："那你说怎么办？"

"以退为进！"

郑岩和黄亿江二人思虑再三，决定还是将天球瓶的事情捅出来，二人来到唐景明办公室，毫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

唐景明大吃一惊，立刻叫来海生。

海生疑惑不解，问道："是不是底价敲定了？"

陈汉书似笑非笑地说："底价的问题已经不重要了，郑岩发现这可能又是一件朱仿。"

海生震惊不已，瞬间便认定是郑岩在暗中搞鬼，顿时发作起来。

二人争执不下，海生气愤难平，忍不住恶语相向，讥讽郑岩脑子出了问题。

唐景明说："海生，我们要对买家负责。郑岩的这种精神是值得肯定的。你也不要再争了，就让事实来说话！如果郑岩是错的，东西不是朱仿，我们再来讨论底价的问题，你把这个意思向陆董转达一下吧。"

郑岩三人回到大办公室，海生依旧忿忿不平，把一摞材料狠狠地摔在桌子上。叫道："郑岩！你干吗老跟我过不去？！"

郑岩平静地说："我没跟你过不去。"

海生恼火道："这是我拉来的大单子，你非要搅黄了才算完，还说不是？"

"这件东西确实有问题吗！"

"有什么问题呀？黄先生都没看出有问题，难道你比黄先生的还厉害！"

黄忆江说："不是我爸厉害，是朱仿厉害。不少专家都打了眼，也是事实。"

海生嚷道："事实是郑岩要出风头！不想让我在公司出头！"

郑岩说："海生，你别胡说。"

海生怨恨道："最近你跟我作对的次数还少吗？"

黄忆江止住二人，说："你们别吵了，有什么话等鉴定完了再说吧。"

"如果做完鉴定，不是朱仿怎么办？"

郑岩说："那我负全责。"

"负全责？全责是什么？"

郑岩认真地说："如果不是朱仿，我卷铺盖走人！"

“行！我这就给陆董打电话，叫他把东西送过来！”海生走到一旁打电话给陆董。

黄忆江调侃郑岩：“你最近要小心一点哦，开车注意安全，最好别跟陌生人说话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别怪我没提醒你……”

郑岩淡然道：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由它去吧，我也没什么好后悔的。”

海生挂断电话，阴沉着脸走过来，愤然道：“真是见了鬼了！”

黄忆江问：“咋回事儿？”

“陆董他撤拍了！”

黄忆江笑道：“呵呵，果然不出所料！”

海生瞪着她：“你什么意思？不出谁的所料？”

“当然是我的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黄亿江故作神秘，说：“我夜观天象算出来的。”

海生审视郑岩，沉声问：“你肯定在背后捣鬼了？”

郑岩说：“我希望陆董能把东西送过来呢，根本就没想到他会撤拍。”

第119节：大玩家(119)

“你不用强词夺理！现在好了，人家把东西收回去了。行，你就这么胡闹吧，再这么搞下去，我倒想看看两个亿指标怎么完成！”

“我们的指标要货真价实，否则没什么意义！”

海生鄙夷地道：“少来这一套，反正歪理永远在你这边！”

“我说的不对吗？”

“是对是错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，等春拍结束后，唐总走人了，你想后悔也来不及了！”海生愤然离开。

张老和黄立德看着桌上摆着的天球瓶。

“立德，这次我听你的，要再有下次，我不会客气的，这还不光是钱的问题，我在圈里混了这么多年，还是头一回吃这种哑巴亏！”张老神色冷然，语声中透着一股寒意。

黄立德说：“这笔账记在我名下，回头咱们一起算。”

“这不过是一笔小账，不用放在心上。郑岩才是最大的问题，必须想办法解决！我们不能叫他坏了大事儿！”

黄立德说：“郑岩你别插手了，我来解决。”

“你怎么解决？”

“我自有办法，你只管信我就是了。”

“好，我相信你。”

黄立德拱手道：“没别的事儿，那我告辞了……”

“立德，你难道不想见见你的老朋友吗？”张老突然转过话题。

黄立德疑惑道：“你指的是谁？”

“朱伯勤呀，还能有谁？”

黄立德笑了笑，摇头说：“见了也没什么话说，还是不见的好。”

“咱们那批货出手以后，再也没了，如果朱伯勤能康复，就还会有下一批……”

“可惜他病得太重了，想治好怕不大可能了。”

张老哼了声，说：“我看他根本就是在装病！”

“为什么要装？”

“他不光会装病，还会装死！你难道已经忘了吗？”

黄立德点头：“我记得很清楚……他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？”

“大夫说他精神出了问题，那个疗养院也是个精神康复中心。不过我不太相信，我觉得他是在装！”

黄立德缓缓摇头，说：“因为你不了解他，才会这么想，我相信他不是装的，他的精神的确出了些问题。”

张老抬起眼皮，眼神一闪而过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真正的艺术天才，精神都不太正常，怀素狂癫，朱耷疯癫，梵高精神错乱，连自己的耳朵都割了，这叫常人怎么理解啊？他们这些人，脑子里到底怎么想的，像咱们这些俗人永远都搞不清楚。朱伯勤也是一个这样的天才，当年我就有种预感，早晚有一天，他会发疯的，现在果然应验了，所以我并不感到奇怪……”

张老默默地听着，突然道：“也许你是对的。你既然能找到病因，自然也有办法救他，大夫做不到的事情，也许你能做得到！”

黄立德稍加沉默，说：“您抬举我了，我真做不到。”

黄忆江一个人在办公室整理资料，海生从外面进来，神色已经没有了先前的愤怒。脸上笑嘻嘻地说：“下周二的娱乐项目我都安排好了，到时候一定能给你个意外惊喜……”

黄忆江茫然道：“什么下周二？”

“十四号呀，你忘了？”海生希冀地看着她。

“哦……没忘……”黄亿江这才恍然。

海生兴奋地说：“绝对不会让你失望！”

“好啊，那我从现在就开始期待了……”黄亿江笑笑。

“我要去见个客户，是个大块头，又能收一件大货回来，先走了。”

黄忆江叹道：“你现在不是一般的猛呀。”

海生匆匆离开。过一会儿，郑岩来上班。黄忆江招手叫他过来，说："我打探到朱伯勤下落了，他离开虹光陶瓷厂以后的下落……"

郑岩一震，说："真的？他在什么地方？"

"瓷都一个小镇……"

"你怎么知道的？"

黄忆江笑了笑，脸上露出诡异的神情，说"我昨晚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白胡子老神仙，是他告诉我的……"

郑岩气闷，但又拿她没辙，审视着黄忆江，无奈地说："你果然是妖女，一点都没错！"

第120节：大玩家(120)

“信则灵，不信则无，你可以信，也可以不信，谁逼你了？”黄亿江漠然地望着他。

郑岩说：“我信！”

十二

黄立德一个人静境地坐在廊下喝茶。不知何时，黄亿江悄然进来，走到他的茶桌前。黄立德扫了她一眼，脸一沉，哼了一声，没理她。

黄忆江大惊小怪地说：“哟……给我脸色看呢？”

黄立德瞪了她一眼，说：“你说你哪一点像我的女儿，整天疯疯癫癫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”

黄忆江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，说：“您要不放心，咱们去查一下DNA？搞不好还真是弄错了。”

黄立德呵斥道：“又来了！又来了！你都二十好几的人了，说话办事儿就不能稳重一点儿？”

黄忆江看了看父亲的脸，说：“您还真生气了？”

黄立德板着脸说：“你净给我惹事儿，我能不生气吗？”

黄亿江说：“明天我要去瓷都找朱伯勤，您又可以消停几天了。”

黄立德心里一动，问：“上次不是去过了吗？瓷都那么大，你们去哪儿找？”

“梅塘镇！”

黄立德一愣，说：“梅塘镇？”

“朱伯勤离开虹光陶瓷厂以后就是去了梅塘镇！他在那儿建了一个窑，烧了好几年，好多朱仿应该就是那时候烧的……”黄亿江说。

黄立德心中暗惊，说：“是吗？郑岩怎么打听到的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是我打听到的！从一个监狱管理局的朋友那儿。”

黄立德愣了一下，喃喃道：“朱伯勤的事儿，你怎么这么上心呀！”

“你不是也在找他吗，我这么上心也是在帮你呀！”黄亿江说。

黄立德有些担心地说：“你就别跟着去了！梅塘镇那么偏僻，不安全！”

“没事儿，万一真能找到朱伯勤，先睹为快嘛，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珍稀动物！”

黄立德还想说什么，黄忆江叫停：“好了好了，我还约了人，不听你说教了，我走了。”说完起身匆匆离去。

黄立德眉头紧蹙，面色凝重，口中喃喃自语道：“梅塘镇！”

当晚，郑岩久久无法入眠，很多心事涌上心来。他想了很多，想到自己从未见过面的父亲，想到师傅佟自清，又想到丽音和黄亿江，这一切似乎都被朱仿紧紧联系起来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由自主捧起两本秘籍，久久凝视着……

第二天，郑岩来到黄立德的公司，把两本高仿秘籍放到桌上。

黄立德诧异地拿起秘籍翻看，看着看着突然愣住了，慢慢抬起头，久久凝视着郑岩，还带着满脸的错愕之情。

郑岩说：“黄先生，就是这两本书，或者说是两本秘籍，朱仿的所有秘密都在这里面……”

黄立德说：“我看到了……这套秘籍非同小可，真没想到你会拿给我看……”

“其实我早就想给您看，只是这其中有些难言之隐……”

黄立德：“你是说这套秘籍的来历？”

“对，容我以后再跟您解释吧，现在我还不能说。”

黄立德点头表示理解，停顿片刻，他又问道：“你和忆江今天要去瓷都？”

“对，她打听到了朱伯勤的下落，我们再去看看。”

黄立德嘱咐道："朱伯勤的身上有太多的秘密，又这么多年没露面，潜在的危险性很大，你们要多加小心，也拜托你多照顾一点忆江。"

黄立德把郑岩一直送到大门口，真心诚意地向郑岩表谢意，目送郑岩上车开走，他似乎感受颇深，站在门口久久没有进去。

刘闯从院子里出来，叫了他一声，黄立德这才回过神来。

刘闯说："没想到郑岩还真给您送来了。"

"是呀，我也没想到会这么容易。郑岩真的很不错，守信用，有胆量，能干大事儿！"黄立德衷心感叹道。

"他们去梅塘镇，您就不担心？"刘闯问。

"担心有什么用，我还能挡着不让去？"黄立德看了他一眼。

二人回到办公室，黄立德捧着两本秘籍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。

刘闯说："这就是朱仿秘籍？"

"是呀，我找了它十几年，今天终于得到了！"黄立德眼睛一瞬不瞬，认真阅读。

第121节：大玩家(121)

“朱仿您都认识，还要它干吗？”

“有了它我就能干成一件大事儿！”黄立德平静地说道。

郑岩和黄忆江做好一切准备，刚到机场，郑万春在古玩市场打电话过来，让他去帮忙看货。郑岩告诉他要出差，让他等自己回来。郑万春很着急，说还是找海生算了。郑岩犹豫了一下，没好说什么。

挂断电话后，黄忆江问：“谁呀？”

“我舅舅，最近他迷上古玩了，天天逛地摊，做梦都想捡漏儿。”

黄忆江揶揄道：“又一个走火入魔的。”

郑岩无奈地说：“像他这样的，八匹马都拉不回来。我是彻底没辙了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你得学学大禹治水，堵是堵不住的，要正确疏导。”

“说得容易……”郑岩嘟囔了一句。

黄忆江接道：“做起来也不难！”

郑岩和黄忆江在候机大厅等待登机。黄忆江从包里取出一封发黄的旧信递给郑岩，“地址在这上面。”

郑岩看看信皮，是从瓷都梅塘镇竹浦路76号发出的一封信，收信人是某监狱的杨管教。

“朱伯勤离开虹光陶瓷厂以后，去了梅塘镇，这是他给一位姓杨的管教写信”。黄亿江说。

郑岩问：“你怎么得到的？”

“这位杨管教正好是我朋友的父亲，他现在已经是监狱长了。”

信的内容不长，只有半页纸，郑岩很快就看完了，他默默思索着，又看了一遍信，面对父亲的笔迹，心情复杂。

黄忆江说：“走吧，开始登机了。”

几小时后，二人下了飞机并搭乘一辆长途客车到达了梅塘镇外，他们穿过一片碧茵茵的水田进入小镇。这是一座风情古朴的小镇，青

瓦白墙，曲水通幽，长满青苔的石桥，富有江南水乡的韵味。

两人来到镇上，满街都是瓷器，琳琅满目，多姿多彩，看得出这是一个盛产瓷器的地方。

两人沿街走着，来到一家小吃店驻足吃饭。等待上菜地间隙，郑岩出去打了个电话给当地的朋友。

二人吃了一顿当地特色小吃，黄亿江从未吃过这样的东西，觉得十分满意。

过了一会儿，一个本地中年男人走进小吃店，来到郑岩二人桌旁，问："你是郑岩吧？"

郑岩忙站起来说："我是，你是老邢？"

"是我是我。"

郑岩为老邢和黄忆江相互介绍，说："老邢来给我们当向导，他是瓷都一个朋友介绍的。"

三人走出小吃店，在老邢的引领下一路走去，大约走了半个多小时，老邢停下脚步，指着路边不远处的一座窑场，说："就是那儿。"

三人来到窑场近前，郑岩看见场院内有一座老式瓷窑和几间作坊，瓷窑旁边整齐地码放一堆堆木柴。

老邢带郑岩二人走进最大的一间作坊。一个中年工匠正在拉坯制胎，旁边的格架上摆放着已经成型的素胎，有大瓶，大罐，杯盘碗碟，造型各异，大小不一，但无一例外都是仿古的传统器型。五六个小画工一字排开坐在工作台前，正往素胎上画纹饰。

中年工匠看到他们进来，搓了一下手上的胎泥，起身迎上来。那人说："老邢来了？"

老邢说："老晋，我带两个朋友过来，参观参观，顺便打听点事儿。"

"欢迎欢迎。"老晋脸上露出笑容，举手投足间露出一股憨厚质朴的劲头。

老邢说：“这是老晋，你们想打听十多年前的事儿，问他就行了。”

郑岩向他问了声好。老晋请他们三人在一张小茶桌旁坐下，然后去洗了手才过来坐下，烧水泡功夫茶请他们喝。

老晋问：“你们想问什么事情？”

“我们想打听个人——朱伯勤，你听说过吗？”郑岩开门见山道

老晋惊愕道：“朱伯勤哦，你们怎么会知道这个人的？”

郑岩说：“我们见过他做的东西，所以想了解一点他的情况。”

老晋点头，说“哦……他做的东西现在应该很值钱呢！”

郑岩问：“您见过他吗？”

“我当然见过他啦，我还帮他烧过窑呢。”

第122节：大玩家(122)

郑岩一阵激动，问：“我听说他死于一场大火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怎么不是呀，就是这个地方……”

“就是这儿？”郑岩打量着宽敞的作坊。

老晋说：“原来的房子烧掉了，这是后来又翻新重盖的房子。”

郑岩心底瞬间涌上一阵悲痛，朱伯勤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亲，郑岩禁不住掩面悲戚，难以自持。

黄忆江低声道：“你怎么回事儿？”

郑岩摇摇头，站起身，说：“我到外面待一会儿。”起身走到作坊外。

老晋疑惑道：“他，他怎么了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可能是他听说朱伯勤真的死了，有点失落吧……”

郑岩来到屋外，他看着周围的景物，房屋，瓷窑，水塘，这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曾经生活过的地方，同时也是他的葬身之地，他的脑海里想象着火光冲天的场景，一想到这些，郑岩禁不住泪流满面……

过了会儿，郑岩平静下来，默默回到作坊里，他的眼泪已经擦干，看起来象没发生什么。

“刚才老晋说，朱伯勤在这里待了三年多，烧了几十件瓷器……”黄亿江有点差异地看了他一眼，说。

老晋补充道：“其实不止几十件，足足有几百件，不过，大部分都砸了，只挑出来几十件。“

郑岩问：“烧成的那些瓷器都去了哪儿，你知道吗？”

老晋说：“被一个姓王的人拿走了……王先生跟老朱是朋友，那段时间经常来看他，关系不错。”

“王先生在什么地方，你知道吗？”

老晋摇摇头，说：“不知道，他不是本地人，像是个生意人。老朱在这里开窑，好像就是他操持的。出事儿的那天，他还来过，后来就

再没见过那个人。”

郑岩点头，嘴里喃喃念叨着：“……王先生，王老板……”

黄忆江问：“老晋，姓王的长什么样？他有照片吗？”

“没有，他个头挺高，不大爱笑，整天黑着个脸，我们当时都有点怕他。”

郑岩问：“朱伯勤是个什么样的人呢？”

“老朱挺和蔼，整天笑呵呵的，对我们也很好，他爱喝酒，要是不干活，一大早就开始喝，一整天都晕糊糊的……”

郑岩点点头，说：“谢谢你老晋。”

老晋说：“老朱的瓷片儿还有好多，你们想要，可以挑一些。”

“是吗？太好了。”

老晋带郑岩三人来到库房，角落里有几大箩筐瓷片儿。

虽然只是碎片，而且年代久远，上面积了一层灰尘。但瓷片地品相很高，无论是胎质，釉子，画工，丝毫不亚于官窑，黄亿江不禁叹服不已。

二人精心挑选了几十块瓷片儿，青花，斗彩，粉彩，五彩，单色釉都有。郑岩捏着缠枝莲纹的素胎残片，心情沉重无比。

当晚，郑岩在酒店里难以入眠，他把几十块瓷片儿一片片摆在桌上，静静地欣赏、摩挲，眼角泪光盈盈。

当晚，黄立德也难以入睡，他坐在桌案旁翻阅那两本高仿秘籍。郑岩和黄亿江的梅塘镇之行，不觉勾起他的回忆，他的耳中莫名响起马连良的经典唱腔，京剧《四郎探母》，悠扬清越的曲子缓缓侵入他的心扉，脑海中不知不觉浮现当年自己和朱伯勤的一次对话。

一个简陋的作坊中，亮着一盏昏暗的灯，木桌上和工作台上各点着一盏油灯，工作台上摆着几个已经绘好纹饰的瓷胎，精美的瓷胎与简陋的环境有些不太搭调，各种颜料和一堆画笔在旁边堆满。

桌上一个旧的半导体收音机，正播放着马连良的经典唱段《四郎探母》。屋子中间有一个炉子，炭火正旺。

朱伯勤坐在工作台前，手执画笔在一个大瓶素胎上精心描绘缠枝莲纹，他一边画一边喝着小酒听着京戏，不时还跟着哼两句。

作坊的门突然被推开，一个戴帽子的人裹着嗖嗖的冷风撞进来，油灯被风吹得忽明忽暗，那人赶紧回身把门关上，等他再转过身，露出一张精明、世故的脸。这人正是黄立德。他解开鼓鼓囊囊的大衣，从怀里掏出两瓶酒和几包熟食、罐头放到木桌上，然后脱下帽子围巾，站在炉子旁烤火。

第123节：大玩家(123)

“大冷的天儿，你还来干吗？”朱伯勤问道。

黄立德面露兴奋之色，说：“有好事儿！”

朱伯勤并未在意，继续画他的缠枝莲纹。

黄立德烤了一会儿暖和过来，走到朱伯勤旁边，说：“今天别干了，喝酒，喝酒！今天喝个大酒！喝醉了为止！”

朱伯勤放下画笔慢吞吞地站起来，喝掉酒杯中的残酒，说：“看来真有好事儿。”

黄立德把熟食和罐头打开摆了一桌，倒酒和朱伯勤先干了一杯。

“伯勤，你不是有一套高仿秘籍吗？拿出来吧！”黄立德说。

朱伯勤问：“干什么？”

“有了你的秘籍，我们就可以干一件大事儿！现在咱们有钱了！有好多钱！”

朱伯勤惊讶道：“哪来的好多钱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我卖了一个瓶子，你猜卖了多少钱？！”

朱伯勤冷淡地摇头，说：“不猜！”

“十万！”

朱伯勤一惊：“十万？”

“美金！十万美金啊！”黄立德得意地微笑道。

“什么瓶子能卖这么多钱？”

“就是你仿得那个永乐青花！我找一个朋友拿到了国外，在一个拍卖会上拍出了十万美金的高价！”

朱伯勤愣住了，审视着黄立德。

“花那么多钱买个高仿？吃饱了撑的！”

黄立德说：“买主不知道那是个高仿，他以为真的是官窑器，所有的鉴定专家也都没看出来！”

朱伯勤眼中露出质疑神色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不告诉人家，那是仿的？！”

“我要说了实话，拍卖行就不接受委托了，他们只拍古董，不拍仿品。”

朱伯勤喝了一杯闷酒。

黄立德说：“这也说明了你的造诣有多高！”

朱伯勤只是一杯一杯的喝闷酒，默然不语。

“只要再多卖几个瓶子，就会有足够多的资金，建一个规模空前的大官窑，永乐，宣德，成化，康熙，雍正，乾隆，明清官窑，想怎么仿就怎么仿，你可以放开手脚，烧制更多属于你自己的朱仿！”

朱伯勤把酒杯重重的往桌上一拍，“够了！！你还要接着卖！我是拿你当朋友，才送给你那批东西，你却拿去卖钱！”

“我这也是为了我们的计划！有你，有我，有秘籍，有钱，我们就能干成一件大事儿！”

“是你的计划，跟我没关系！我现在终于明白了！你认识我那一天起，就已经有这个念头了！”朱伯勤脸上露出愤怒神色。

黄立德慨然道：“是的！伯勤，你是个百年不遇的天才，而我就是发现千里马的伯乐，我能成就你，让你名垂青史，比历史上任何一代瓷中巨匠都毫不逊色！如果你的作品会被世界各大博物馆收藏，流传千古，也不能让你动心吗？”

朱伯勤冷冷的看着他说：“你说了这么多，可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想得到什么？！”

黄立德沉吟道：“我……”

“你，你只想发大财！”

“不！我的目标不仅仅是钱，这是我的一生的事业！需要我们两个人共同去完成的的一项伟业！”

黄立德和朱伯勤隔着木桌目光对峙。

半晌，黄立德突然悠悠一叹，拿起酒瓶倒了两杯酒，端起一杯递给朱伯勤。

朱伯勤一瞪血红的眼睛，一掌打掉黄立德端过来的酒杯，接着把桌上的酒、菜全都打翻，站起身开始疯狂地砸东西，工作台上的几个属于自己风格的瓷胎被一一抱起摔碎！黄立德心疼坏了，马上跑过去拦住他，推开。

黄立德叫道："你干什么？别砸！这些都是你的心血啊。"

朱伯勤不理黄立德说什么，往黄立德脸上就是一拳，黄立德被打倒在地上，朱伯勤抱起最后那个刚画好缠枝莲纹的瓷胎，高高举起，摔个粉碎！一块巴掌大的残片儿飞溅出去……

第二天，郑岩和黄忆江走出酒店门口，准备乘飞机返航。等出租车的间隙，郑岩给佟丽音打了个电话，"丽音，我现在就往机场去了，我没忘记今天是情人节，晚上就能回去……"

说完后，郑岩匆匆挂断电话。看见黄忆江正仰头望天，口中喃喃自语着："但愿航班不要延误。"

第124节：大玩家(124)

郑岩说：“天气这么好，怎么可能延误。”

黄忆江认真地说：“还真保不齐。”

郑岩不解地扫了黄忆江一眼。

黄忆江笑道：“我是怕你赶不回去嘛。”

出租车来了，二人上车直奔机场而去。

机场的广播开始提醒乘客检票登机，郑岩和黄亿江上前排队检票。轮到他们时，郑岩交上两人的电子机票，却被拦了回来。

检票员说：“对不起，您的机票是明天的。”

郑岩愕然道：“什么？明天？”

黄忆江拿过机票，故作惊讶状：“怎么会是明天的呢！我明明是定的今天的嘛，怎么可能搞错吗？”

检票员说：“没错的，确实是2月15号的，明天！”

黄忆江嚷道：“怎么没搞错？我订的是14号今天的，现在变成了15号明天的，还说没错？”

检票员无话可说。

郑岩问：“今天还有别航班吗？”

“没了，今天只有一班。”

郑岩扫了黄忆江，已经明白了几分。

黄忆江佯怒道：“真耽误事！我要投诉！”

检票员说：“可能是您说错了，也可能是出票的听错了。”

“只可能是听错了，我不可能说错！郑岩，走，回去找他们算帐！”

郑岩盯着黄忆江，一言不发。

二人走出机场，径直来到一家宾馆的前台办理入住手续。

黄忆江说：“你真不让我去他们算帐？！”

郑岩冷冷地说：“就这样吧。”

黄忆江小心翼翼地说：“你该不会觉得是我故意的吧？”

郑岩没吱声，拿着钥匙走到旁边去打电话。

“丽音，对不起，航班出了问题，今天可能回不去了，明天我们再补过情人节吧……”

这时，黄忆江的手机也响了响了，她拿起来一看，原来是是海生的电话。

“你们几点到啊？”电话里海生问。

黄忆江大声道：“今天怕是回不去了，航班延误……”

“因为天气不好吗？”

“是呀，外面下大暴雨呢，电闪雷鸣……”

房间安排妥当后，黄亿江放下行李，将衣服铺满了床铺，拿起电话打到郑岩房里。

“待会去吃晚饭吧？”

“我太累了，你自己去吧！”

黄忆江嗲声道：“你就陪陪我吧，既留之则安之，你不要闹情绪嘛！这地方我头一次来，一个人晚上不敢出去。说好了啊，半个小时后大厅见！”

黄亿江不容他发言，赶紧挂上电话，满心欢喜地开始挑选衣服。

好不容易换好衣服，黄亿江出了房间来到大厅，郑岩已经在大厅坐着，边看杂志边等她。

黄忆江走过去致歉道：“不好意思，叫你久等了吧？”

郑岩的目光停留在黄忆江的身上，今晚她的打扮很性感，很张扬，但衣服很少，很不保温。

郑岩不禁提醒说：“你不怕冷啊？”

“冷吗？我心里热得很！”黄亿江满脸笑容。

郑岩无语。

两人走进一家充满情人节浪漫气氛的西餐厅。里面坐的都是一对一对的情侣，郑岩忽然觉得有点不自在，说：“还是换个地方吧？我不

喜欢吃西餐！”

黄忆江说：“不就随便吃个晚饭，还挑三拣四的，凑合一下吧。”

郑岩无话可说。

服务生带两人入座，介绍道：“今天我们有情侣套餐，两位要不要试试。”

郑岩正要拒绝，黄亿江已抢着说：“好呀，就来一份情侣套餐。”

郑岩说：“我吃不惯套餐，我要一份意粉！”

服务生问：“那情侣套餐还要吗？”

黄忆江点头道：“要！”

服务生走开。黄忆江看出郑岩有点窘迫。说：“有便宜不占，不是我黄忆江的风格！”

郑岩没吱声，拿起一份杂志看了起来。黄忆江并不在意，玩弄着刀叉，乐呵呵地环顾四周。

黄忆江说：“瞧见没，全是成双成对的，就咱们俩显得很特别。”

郑岩淡淡地说：“怎么特别？”

“本来也没没什么特别的，你一看杂志就很特别了。”

郑岩扫了她一眼，不予理会，低头继续看杂志。

第125节：大玩家(125)

黄忆江悻悻地地“哼”了一下。

套餐上来了，意大利面也上来了。

黄忆江一个人吃着豪华套餐，郑岩安然地吃着一盘面。

“你不想来点吗？这水果太好了，香肠也不错！”黄忆江给郑岩夹了很多。

郑岩却只吃自己的面条。

黄忆江说：“你有没有觉得，你特像个人质而我就是绑匪？”

郑岩冷淡地说：“有点儿。”

“你听说一种现象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斯特哥尔摩综合症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人质会对绑匪产生某种依赖心理，直至爱上绑匪为止！”黄忆江眼睛扑闪扑闪，露出诡谲的笑容。

用完晚餐，二人走出餐厅，黄忆江忽然停住，说：“我有点冷。”

郑岩瞪了她一眼，说：“谁让你穿得那么少！”说着要脱下外套给黄忆江却被她拦住了。

黄忆江说：“没用，穿上还是冷！我们去蹦迪吧，活动一下就不冷了。”

郑岩意外道：“蹦迪？”

“你不会让我一个人去吧？我不认得路，一个人可回不去。”

郑岩无奈陪黄亿江来到迪厅，里面重金属音乐鼎沸，人头蹿动。黄忆江拉郑岩一起蹦迪，郑岩勉力推托，大吼着说：“你自己去吧！”

“好，那你看我跳！别忘了要啤酒！”黄忆江把外套脱掉扔给郑岩，加入到狂舞的人群中。

郑岩坐在角落里，看黄忆江劲歌劲舞。侍者送来一打啤酒，郑岩打开一瓶，一口气喝掉。

黄忆江一边狂舞一边挤眉弄眼，招手让郑岩上来，郑岩只顾喝酒，对她的挑逗不予理会。

跳完一曲，黄忆江兴奋地跑到郑岩身边，使劲拉他说："你干吗这么冷静？起来疯狂一下！"

郑岩说："我不会跳舞！"

黄忆江坚持道："不会跳没关系，宣泄一下！"

郑岩摇头说："你去跳吧，我喝酒挺好的。"

"那我陪你喝酒！"黄忆江打开一瓶啤酒和郑岩碰了一下，一口气干掉，看着郑岩说："你也干了！"

郑岩喝干杯中的啤酒，说："你不用陪我，你还是去跳舞吧！"

"不，现在我更想喝酒！"

音乐再次响起，全场再次沸腾！黄忆江尖声高叫，频频和郑岩碰瓶。

从迪厅出来，时间已经很晚了，黄亿江摇摇摆摆，早已不辨东西。郑岩搀扶着醉醺醺的黄忆江走到一个主题广场，广场上还有不少情侣。

黄忆江："来，干！你怎么不干啊？"

郑岩想要打车，黄忆江却拦着他，手上的劲力大得出奇，面红耳赤地说："干什么啊？我不回去，我还要喝……再找个别地方接着喝！"

郑岩说："你喝太多了，回去睡觉！"

黄亿江毫不理会，放开郑岩的手径自向前走去。忽然，黄忆江脚下一软，差点摔倒，郑岩赶紧扶住她。

黄忆江偎依在郑岩怀里，趁势吻了郑岩一下，郑岩愣住，两人四目相对。

黄忆江嗤嗤笑着：“上次……你借着酒劲亲了我一次，现在我还回来了，1:1——”

突然，广场上烟花绽放，照亮了天幕，映得两人脸上流光溢彩。

黄忆江兴奋道：“快看，放烟花了！多漂亮啊！”

一朵朵烟花绽放，一对对情侣惊喜欢呼。郑岩注视着黄忆江，火光映照着她的脸庞，分外妖娆。黄忆江扭头看着他，眼中满是爱的火花。郑岩突然把黄忆江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两人深情拥吻。

烟花满天绽放，夜空绚丽多彩。火红的烟花在瞬间释放了全部的美丽，夜空归于平静。

飞机终于降落了，从机场出来，黄忆江开着车，郑岩坐在她旁边一直心神不定，一路上两人都默默无语。

车行到一条人流拥挤的路上，郑岩突然让黄忆江停车，进了一家花店。半晌，郑岩抱着一束红玫瑰走了出来，走到车窗前说：“你不用送我了。我打车走吧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上来吧，我知道你要去哪儿，给你送过去。”

郑岩无言上车，黄忆江开车继续前行，一路上二人又恢复了沉默。

第126节：大玩家(126)

黄忆江把车停在佟家门外，郑岩要下车。黄忆江忽然淡淡地对他说了句话。

“不好意思，让你过了两个情人节！”

郑岩看了一眼黄忆江，默然无语。慢慢打开车门，向佟家门口走去。

片刻后，佟丽音出来开门，郑岩微笑着将玫瑰送到她面前。车窗内的黄忆江看着眼前的这一幕，表情十分落寞，内心升起一股说不出的难受。

夜已深，餐厅里已没了其他顾客，灯也灭了大半，服务员正在准备打佯。郑岩已经醉了，却仍在继续喝。佟丽音从未见过郑岩喝这么多，有点担心。

“别喝了，你已经醉了。”佟丽音想拿开郑岩的酒杯，却被郑岩挡住，抓着酒杯一饮而尽。

郑岩想要再倒酒，佟丽音却把酒瓶紧紧拿在手里。她勉力扶着郑岩，郑岩头晕得厉害，不住地左摇右晃，佟丽音差点扶不住他。

佟丽音心疼道：“小心点。你的酒量，自己又不是不清楚，不能喝就别喝……”

郑岩想说话，却一阵眩晕，差点摔倒，不禁站在原地，低头半天不语。

佟丽音问：“你怎么喝这么多？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”

郑岩摇头。

“是工作？这次收货不顺利？”

郑岩依然不说话。

“你怎么回事吗？为什么不说话呀？”佟丽音十分疑惑。

郑岩忽然激动地抱住佟丽音，喃喃道：郑岩：“丽音，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你要相信我……”

佟丽音心中一沉，问：“到底出了什么事儿？你为什么突然这样说？”

“什么都没发生……”郑岩默默摇头，神色痛苦不堪。

佟丽音呆了呆，说：“我先送你回去吧。”

她架着郑岩，出了酒馆，拦下一辆出租车，把郑岩塞进车里，然后上车坐在他旁边。

出租车启动，郑岩还在喃喃低语。佟丽音注视着郑岩，眼神中满是隐忧。

黄忆江回到家时，已经喝得微醺。黄立德急忙迎上前，问：“你怎么不接电话？”

黄忆江不答，从包里掏出一个布包塞给黄立德，说：“给你的！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朱仿的瓷片儿。”

黄立德展开包裹，看到几十块瓷片儿，不禁拿起瓷片儿仔细端详着。

黄忆江说：“朱伯勤真算得上是个大师级人物！死了太可惜了！”

“是呀……”

“只要找到这个姓王的，就能查清朱仿的下落。”

黄立德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姓王的？”

“窑场的人说，当年朱伯琴的那些瓷器全都叫一个姓王的收走了。”

黄立德缓缓点头，说：“你们也算不虚此行，找到了这么重要的线索！”

“我们打算过段时间再去一趟，多找人问问，也许就能知道那个姓王的倒底是谁！”

黄立德“嗯”了一声，皱眉沉思起来。

“我累了，先去睡了，你慢慢看吧。”黄忆江神色漠然，起身回自己房间去了。

黄立德看着女儿的背影，心中颇有些惴惴不安。再打量包裹里的那些瓷片儿，看到那块素胎缠枝莲纹残片，心中怦然一跳，不禁拿在手中细细端详，往事似乎再次浮现在眼前。

上班时，海生问起昨天的事，黄亿江随口敷衍了几句。过了一会儿，郑岩走了进来，脸上神色没精打采。黄忆江忙迎上前，问："你怎么来这么晚？"

郑岩只是点点头，坐到自己位置上。

黄忆江走过去仔细一瞧，见他双眼通红，浑身酒气，不禁吓了一跳，说："你哪来的一身酒气？"

海生一旁淡然道："这是昨晚喝醉了，还没醒呢。"

黄忆江暗暗心疼，赶紧去倒了一杯水给郑岩，又从包了拿出眼药水，说："瞧你眼睛红的，滴点眼药水……"

郑岩却有点本能地挡了挡，冷淡地说："不用了，待会儿就好了"。

黄忆江殷切地说："滴一点眼睛不发涩，你别动，我给你滴。"

"我自己来吧。"郑岩接过眼药水，自己滴了几滴，仍旧感到头疼，不觉皱了一下眉。

见黄亿江这样紧张的样子，海生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不禁冷冷地问道："你跟谁喝酒了？怎么喝成这样？以前我和你喝酒，也没见你这么爽快！"

第127节：大玩家(127)

郑岩强笑着："没什么，我没事。"从抽屉拿出一桶茶，递给海生，说："这是瓷都特产名茶。"

海生淡淡地道了声谢。

郑岩起身去倒水，黄忆江想接过杯子，郑岩却微笑着挡开，自己倒水去了。办公室里电话响了，黄忆江去接电话。

"喂，"转头看了一眼郑岩，"他在忙，你有什么事？我知道了……"

郑岩回来端着水杯回来，黄亿江说："你舅舅找你，说要去淘一个老宅子，怕自己打眼，想叫你一块去！"

郑岩起身要走，黄亿江连忙跟上，顺带说了一句："海生，你也一起去吧！"

海生赶紧摇头："不去了，我还有事要忙！"

黄忆江硬拉着郑岩往外走，海生看着他们的背影，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等二人的车开走后，海生的脸色突然变得十分难看，随手把茶桶从窗口扔了出去！

黄忆江和郑岩找到电话中郑万春说的地点，走进一座院子，院子不大，是个破败的老宅子。院内，郑万春正和一个中年汉子煞有其事地对着一个石墩子聊天。

看到郑岩二人走进来，郑万春急忙起身迎上去，低声道："哎呀，你怎么才来？快快快，听说这个宅子有不少好东西，我一着急就先来了。你们帮我看看，说不定能捡到大漏。"

郑岩打量了一下这个老院子，周围的情形落在他眼中，脑中立刻有了一个判断。他说："这宅子有些年头了。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里住过一个前清的吏部尚书，姓刘，因为是山西人，所以挑了个离山西会馆近的地方盖了宅子……"

主人老刘矍然一惊，说："失敬失敬，你道行够深的呀。你说的刘尚书就是我家先祖！"

郑万春激动道："当然是高人了，我外甥可是安蒂克拍卖公司的专家啊，知道吗，安蒂克，专门拍卖古玩的，上千万的东西都从他手上过，从没打过眼！你可别在关公面前耍大刀，骗我们啊！"

老刘说："碰到真人，不说假话。我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敢啊！这儿太冷，屋里说话！"

三人进屋，老刘招呼大家道："你们先坐一下，我去拿东西出来。"

老刘进了里屋，三人在屋里四处打量。屋里有几件老家具，只是每件都开口裂缝了。墙上挂着几张老画儿，桌上摆着一个香炉。

郑岩的视线落在墙上的一幅徐渭的《墨葡萄图》上，郑万春跟在他身边，观察郑岩的表情，两眼冒着精光。

"这幅画是大漏吗？我刚才看过了，好象是真迹！"郑万春紧张地说。

黄忆江嘻嘻笑道："这是徐渭的《墨葡萄图》，真迹收在故宫里，这幅要是真的，故宫里的那幅就是假的。"

郑岩看了一圈，说："这屋里的，没一件是对的。"

郑万春指着桌上的香炉问："那香炉也不对？"

黄忆江说："这样的香炉，工艺品店里有的是，想要我送你几个！"

"谢了，我对香炉不感兴趣。这些家具怎么样？是不是黄花梨紫檀的？"郑万春的眼神又落到那些旧桌子上。

黄忆江说："大叔，您沉住气，别净往大漏上想，没那么便宜的好事儿。"

"嗯嗯，也不知道咋回事儿，就是眼皮跳得厉害。"

黄忆江笑着问："左眼跳灾，右眼跳财，您是左眼右眼？"

郑万春摸摸脸，说："换着跳，忽左忽右的。"

郑岩走到一个带格子门的木橱前，端详着。

郑万春说："瞧郑岩看的多仔细，八成有漏！"

黄忆江扫了那个木橱一眼，笑了："那是三合板的橱子。"

"三合板是什么木料？也是红木吗？"

"大叔，三合板您不知道？"

"哦哦——你是说三合板？我知道，知道——"郑万春恍然大悟。

郑岩打开木橱的门，回头向他们招手，说："这儿还真有好东西！"

黄忆江愣住，郑万春大喜。

十三

郑岩打开木橱的门，回头向他们招手。只见木橱内有一座色如蜜，光如蜡的莲藕俏色摆件。

郑万春张大了嘴："哇！这么大一块田黄石？！"

第128节：大玩家(128)

“大叔，拜托了，世上找不出这么大个的田黄。”黄亿江忍俊不禁，扑哧笑道：“大叔，您别再露怯了，这是一块蜜蜡摆件。”

郑万春疑惑道：“蜜蜡是什么东西？”

“蜜蜡就是我们常说的琥珀。”郑岩说：“是4000万至6000万年前的针叶树木所分泌出来的树脂，经过地壳的变动深埋在地下，逐渐演化而成的一种天然树脂化石。颜色似蜜，具有蜡状的光泽和质感，所以也叫蜜蜡。自古就被视为是珍贵的宝物。历来都是达官贵人竞相收藏把玩的宝物。中医认为蜜蜡具有安定心神，帮助睡眠的作用。它还是佛教中的七宝之一，被佛家视为吉祥之物……”

听着郑岩的解说，郑万春不断点头，脸上激动神色难掩，连连说：“大漏！大漏！这蜜蜡能值大钱，对不对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这件东西材质上乘，雕工一流，还是老的，很可能是宫里的旧藏。”

郑万春不太明白，问：“怎么能看出是老的？”

“有皮壳呀。”

“啥叫皮壳？”

“传世的古玩因为时间久远，外部轮廓会形成一层自然陈旧的光泽，就像蒙了一层油皮儿，也叫包浆。”黄亿江解释道。

“懂了！懂了……”郑万春恍然大悟。

黄忆江看着他说：“大叔，要想买好东西，得悠着点，不能太激动。看到好东西，也要沉住气。”

“明白明白，我听行里人说过，买东西要说反话，好的说成差的，贵的说成一文不值！”

老刘带着东西走了进来，说：“我们家的好东西都在这儿了。实不相瞒，我们家以前也是大户人家，都怪我们这些后辈不争气，把家都败光了，就剩下这点玩意了。你们先看看，看得中就收了去，看不中

也没关系。”说着，把东西摆在桌子上，有扇子、鼻烟壶之类的小玩意儿，还有一杆超长的烟袋锅和一个老式千里眼。

郑岩和黄忆江只是扫了一眼，毫无兴趣，郑万春却迫不及待地凑上前去。

郑万春拣起一把扇子反复地看。

“这把扇子上有和绅的题字，你瞧——清风明月，心无旁骛。这八个字写得多漂亮呀。和绅的字可是有名的，要不是他写得一手好字，乾隆爷也不会提拔他当大官！”老刘指着扇子上的题字说。

郑万春嘟囔道：“这个大贓官，还敢写——两袖清风！真不要脸！”

“要不要脸是另一回事，这可是真迹啊！”

郑万春询问地看了看郑岩和黄忆江，黄忆江淡然说：“只要价钱合适，就当它是真迹吧，和绅的字也没啥了不起的。”

老刘瞅了她一眼，说：“哟，这位姑娘说话挺深呀。”

郑万春放下扇子，又拿起那杆烟袋锅，疑惑道：“这烟袋锅子这么老长，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呀？”

老刘说：“您还真有点眼力，眼熟就对了，这是纪晓岚的心爱之物啊，用了多少年呢！”

郑万春啐了一声，说：“呸！你们家既有和绅的扇子，又有纪晓岚的烟斗，你不知道这两个人是大冤家吗？你们祖宗到底是站在哪一边的，谁的东西都收，墙头草啊？”突然看见桌上还有一个料器鼻烟壶，立刻拿起来说：“这一定是刘罗锅用过的鼻烟壶？！”

老刘一愣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和绅、纪晓岚都出场了，也该轮到刘罗锅了。”

黄忆江看着不耐，说：“我说你累不累呀？就这堆玩意儿，一脚踢，三千块！”

老刘叫道：“哪有你们这么杀价的？！太狠了点吧？”

郑万春悄悄问郑岩：“什么叫一脚踢？”

“这是一句行话，就是指一批货不论好坏一起买卖——论堆搓！”郑岩解释道。

“哦，好好，一脚踢！”郑万春直着脖子叫道。

老刘迟疑道：“给四千行不？”

郑万春接口道：“三千五！”

“就三千，多一分都没有。”黄亿江断然道。

老刘问：“你们谁说了算？”

郑万春赶紧一指黄忆江，说：“她！她说了算！”

老刘琢磨了一下，终于狠下决心，无奈地说：“谁叫我急等着用钱，反正家也败到这个份了，得，就这样吧！”

第129节：大玩家(129)

郑万春眼珠转了转，一指木橱中的蜜蜡摆件，说："老刘，那块破石头也卖我们吧。"

老刘扬声道："什么叫破石头？那叫蜜蜡！别以为我不知道！"

郑万春不好意思地笑起来说："嘿嘿，原来你知道啊……我们想要，你也出个价儿？"

老刘稍稍犹豫，摇头说："那件不行！别人要了，过两天就来拿，定钱都付了。"

"付了多少？"

老刘面露难色，说："这个嘛……"

郑万春热切地说："说说看，说不定我们出得更多呢。"

老刘迟疑说："这不合适，我答应人家了，怎么能反悔。"

"舅，你就别为难人家了，行里有行里的规矩，下了定就不能反悔。"郑岩从旁解围。

老刘松了口气，说："谢谢理解，您是明白人！"

三人拿了东西走出院门，来到郑万春的面包车前。

郑岩看了看黄亿江说："你杀价真够狠的！"

黄忆江笑道："谁叫他满嘴跑火车，净胡说八道。"

郑万春立刻紧张起来，忙问："什么意思？难道东西都不对吗？"

"要是按他说的那样，没一件是对的。跟和绅纪晓岚根本扯不上边，不过，东西都是老的，有一定收藏价值。"郑岩说。

黄忆江不屑一顾，说："那人整个一个大忽悠！古玩行就是这个风气，想出货就要编故事，不过他编的故事也太寒碜了点，哄小孩都不信。"

郑万春连连点头："是是，我也觉得有点悬乎！"

黄忆江看着他，说："大叔，你要想在这一行里混，千万要记住一点——不要轻信任何故事。越是编得天花乱坠，上当的可能越大！"

“明白明白——这批货到底能值多少钱？”

“拿到古玩街出手，少说也有三五万吧。”

郑万春惊喜道：“乖乖！三五万的东西，才花三千就给收了。哈哈，这个老刘，整个一大棒槌！比我还晕！”

郑岩思忖道：“没想到，他这里还有几件真东西。”

郑万春叹息：“老刘的家世不像是编的——唉！可惜了，那块蜜蜡没收到！那玩意儿能值多少钱？”

郑岩看他一眼，说：“您就别再惦记了，那东西已经有主了。”

“我不惦记，只是想问问，长长见识。”郑万春辩白道。

黄忆江蹦出一句：“一百万！”

郑万春吓了一跳，惊讶道“一百万？！”

郑岩说：“舅，您明白了吧，那不是您能玩的，咱们没那个经济实力。”

“是是——老刘是个大棒槌，说不定他根本就不知道。”郑万春酸溜溜地说：“唉，大漏叫别人捡走喽！”

在古玩街一角的一家古玩店里，海生选中了三样古玩，一对民国粉彩小碗，标价八千；一只清仿哥窑瓷香炉，标价两万八；一只青花釉里红盘子，标价三万五。

海生花了两万，带着三件古玩，开车来到一家老宅院里，正是郑岩三人刚刚来过的老刘家。

海生径直进去，老刘出来迎他，二人走进里屋。

海生拉开橱柜，用一块软布擦拭着里面蜜蜡摆件，老刘站在旁边，恭敬地说：“他们看到这件宝贝，就像馋猫闻到腥，肯定还要回来。”

海生问：“他们拿走几件东西？”

“对的都拿走了。”

“你要了多少钱？”

“两千——多一分他们都不给！”

海生扫了老刘一眼，微微一笑，说："两千就两千吧……我又拿来几件。"

老刘从他带来的白布兜里拿出那三件古玩，说："这三件成色很不错嘛，你也打算给他们？"

"对，还是老价钱，别超过三千！"

老刘说："郑万春是个大棒槌，弄点假货就能糊弄他，干吗这么便宜他？"

海生说："糊弄郑万春小意思，可他那个外甥可不好糊弄！"

老刘点头："嗯——说得也是，不光他外甥，他外甥的女朋友也厉害！"

海生怔了怔，说："别瞎扯，他们就是一般同事，什么女朋友！"

老刘说："瞧他们那个热乎劲，可不像一般同事。"

第130节：大玩家(130)

海生不快地道："老刘，你怎么跟个事儿妈似的？他们怎么样跟你有关系吗？"

老刘一呆，说："我怎么事儿妈了？我说什么了我？"

电话突然响了，海生不再理睬老刘，掏出电话接听。

"丽飞，有事吗？——好好，我马上过去！"

海生离开老刘家，来到一个高档会所的茶座里。孙丽飞和一个气度不凡的中年人坐在一起。孙丽飞今天打扮得特别时尚，一改平素常穿的旗袍，穿了条黑色的竖领连衣裙。胸口处闪闪烁烁地开了个口子，又性感又耐看。海生会心地笑了笑，孙丽飞起身介绍两人认识。

"海生，方先生的大名，你应该听说过吧？"

海生说："听说过听说过，方先生是著名的收藏家，大古董商，我对方先生仰慕已久，只是一直没有机会谋面，今天能认识方先生，是我的荣幸……"

方先生点头说："不敢当，我听葛太太说，夏先生年轻有为，人品出众，像你这样正派的年轻人，现在很少见啊……"

海生谦虚道："方先生过奖了，以后还望方先生多多指教提携……"

孙丽飞笑着说："海生，方哥是咱们自己人，你要这么客气了，反倒见外了。我听说方哥最近又要出一批货，就把他给拽过来了。方哥对你们公司也挺感兴趣，希望你们有合作的机会。"

海生高兴道："太好了，能得到方先生的垂青，是我们公司的荣幸。"

"安蒂克的口碑不错，信誉良好，我早有耳闻，我也希望能跟贵公司合作一次。"方先生面露微笑，拿出一本私人家藏品图册交给海生。说："这是我准备出手的东西，标价都做好了，请过目。"

海生翻看着图册，又惊又喜，赞叹不已："每一件都是精品啊！"

“这是近几年我从国外征购的流失文物，本来想给另一家公司，既然葛太太开了口，我不能不给面子，就全都撤了回来了。如果你们感兴趣，就委托给贵公司吧。”

海生感激地说：“谢谢，谢谢方先生，谢谢葛太太……”

孙丽飞淡淡一笑，说：“海生，我能做的也就是牵个线搭个桥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”

“没问题，我们一定会给方先生最优厚的待遇，希望以后能长期合作。”海生一口答应。

方先生说：“如果这次合作愉快，我还有更好的东西给你。”

海声点头：“一定会让您满意的！”

送走方先生，两人又坐下。海生说：“丽飞，谢谢你。”

“跟我还这么客气？你为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帮你一点小忙不算什么——”

“方先生这批货，至少有两千多万，可不是一个小忙。”

孙丽飞深深地看着海生，说：“只要你高兴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“我是也一样……”海生动情地看着孙丽飞。

露天温泉浴池，海生泡在水里闭目养神。

孙丽飞披着浴巾走出更衣室，下水来到海生旁边，偎依在他身旁，轻声问：“你睡着了？”

海生长出一口气，说：“好舒服啊……”

孙丽飞怜惜说：“我看你好累。”

“工作太忙了。”海生扭头望着她：“只有跟你在一起才觉得轻松一些。”

“是吗？那就天天跟我在一起。”

“我巴不得呢。”

孙丽飞娇嗔道：“骗人……”

她突然看到旁边浅水处有一片晶莹的绿光，问：“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海生瞥了一眼，不经意地说：“好像谁丢了东西。”

孙丽飞过去，竟然从水里摸出一串翡翠项链，不觉惊讶道：“一串翡翠项链！真的假的？是谁丢的？”

海生接过项链看了一下，说：“你的运气真不错，捡了超级大漏！”

孙丽飞说：“我才不要拣别人的东西呢……”

“你再仔细看看……”海生把项链送到孙丽飞的眼前。

孙丽飞仔细端详，越看越像当初她从夏开林手中换的那一串，不觉惊讶道：我好像见过这串项链！”

海生微笑道：“这本来就是你的。你这叫失而复得呀。”

第131节：大玩家(131)

孙丽飞惊喜道："这真的是我那一串？！可怎么会在这儿？"

"我放的……今天是我们认识三个月的纪念日，我想送你一件小礼物……"

孙丽飞不解道："哪有这样的纪念日？"

海生认真地说："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。"

孙丽飞呆了呆，问："你怎么拿到的？"

"我用东西换的！我知道你喜欢。"

孙丽飞感动道："你对我真是太好了……"

"来，我给你戴上。"海生解开项链，帮孙丽飞戴上，细细打量着说："瞧，你的肤色这么白，项链这么绿，真是绝配，太漂亮了！"

孙丽飞娇嗔道："你真会哄女人开心……"

"我说的是心里话。"

"我知道——"孙丽飞动情地抱住海生，陶醉在无尽的幸福之中。

郑万春再次来到老刘家，老刘把他堵在门口，态度显得很冷淡。

郑万春呵呵笑道："我找你聊聊天，顺便看看东西。"

老刘不客气地说："聊天没空，看东西没有。"

郑万春说："你咋跟吃了枪药一样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准是跟弟媳妇闹别扭了？我来的正好，帮你们说和说和。"

郑万春抬脚跨进屋内，反客为主，连声招呼老刘进屋。

老刘故作无奈，顺势进了屋。在郑万春的连连催促下，老刘进里屋去取海生留下的那三件古玩。

趁老刘进屋的瞬间，郑万春赶紧来到木橱旁，看到那块蜜蜡摆件还在，不由得一阵狂喜。口中喃喃道："一百万，一百万啊……"

老刘出来把三样古玩放到桌上，郑万春连忙回头上前，假装矜持地看了看，说："东西还行，不过没上回的好……"

老刘呸了一声，郑万春吓了一跳说："干吗呸我呀？我说错了？"

“你到底懂不懂呀？你这不是睁着眼说瞎话吗？”

“啊——我的意思是说没上回多，不是没上回的好，好了好了，你开个价儿？”

“这是最后三样了，你给一万吧！”

郑万春说：“太高了，还是老价钱——两千！”

老刘说：“呸！你这人占便宜没够！”

“再加一千。”

“最少五千，要不您走人！”老刘板着脸说。

郑万春犹豫再三，一拍大腿说：“好好，五千就五千，谁叫咱们是朋友呢！”说着数了五千块钱交给老刘，把三样古玩装到兜里，接着又坐下了，似乎并不急着走人。

老刘问：“你干吗又坐下了？”

“不着急，喝杯茶再走。也不用泡好茶，来壶高末就行。”

“想喝茶？没烧开水！”老刘毫不客气地说。

郑万春叫道：“你这是赶我走呀。”

老刘无奈，冷冷地看着他说：“你到底还想怎么样？”

郑万春笑眯眯地说：“老刘，那个蜜蜡摆件还没拿走呀？”

老刘生气道：“关你什么事？”

郑万春试探道：“没准那买主他不来了，也说不定？”

“买主刚刚给我打了电话，说他临时有点事，耽搁一两天，你就别惦记了！”

“老刘，你到底多少钱卖的？咱哥俩也不是外人，我帮你参谋参谋，我是怕你上当吃亏！”

老刘瞪着眼珠子说：“你帮我参谋？”

“啊！你小瞧我？”

老刘赌气道：“行！那我告诉你——三十万！怎么样？划算吗？”

郑万春愣住，在脑子里盘算着。

“你咋不吭声了？”

“啊——还行，还行，价格挺公道，你没吃亏——”

郑万春离开老刘家，心里老惦记着那个蜜蜡摆件，怎么也放不下。他左思右想，跑到一家熟食店买了几包下酒菜，又到旁边小店买了两瓶二锅头，想了想，又加了一瓶，再次折回老刘家。

刚敲开门，老刘见到是他，赶紧要关门。郑万春急忙把一只脚挤进门缝，说：“干吗关门呀？！”

老刘叫道：“我都把箱子底倒给你了，你还不死心呀？”

郑万春眉开眼笑道：“我不是来看东西的，瞧见没？”他将手里的酒菜举起来，说：“我是来找你喝酒的！

第132节：大玩家(132)

老刘将信将疑道：“真的？”

郑万春挤开大门走进来，说：“你咋跟防贼似的？”

老刘委屈道：“我剩下那点家底儿，都叫你淘空了，能不怕你吗？”

“说得也是，我这心里也有点过意不去，才找你来喝酒嘛……”

老刘怀疑道：“你还挺厚道？”

郑万春笑了，说：“走走，咱们喝它个一醉方休！”

二人摆开桌子喝酒，天色渐暗，老刘也喝得有点醉了。

郑万春偷眼瞥了一下蜜蜡摆件，深吸一口气，看了看四周。

脑中转着主意说：“老刘啊，这么大屋子，就你一个人住啊？”

老刘一听这话，长叹一口气。

“老郑啊，你算是说到我心里去了啊……是，这么大的屋子，就我一个人住！我今年五十有六，到现在还是孤家寡人，你说我这日子……”

“是呀，一个人生活难呀，来，喝，喝！”

老刘和郑万春碰杯，又灌了一杯。

郑万春问：“你咋就不成个家呢？”

老刘叹息道：“我有过一个家，后来散了——我这一辈子，真是苦啊！上山下乡去了青海了！回来已经一大把年纪，浑身是病，老婆嫌我穷，硬是打掉了肚子里的孩子，跟人跑了……”

郑万春说：“咱们是同病相连啊！”

老刘讶然道：“您老婆也跑了？”

“老婆跑倒是没跑……”

“那怎么叫同病相怜？”

“啊——我的意思是我们这些去过青海的人，命都不大好啊！”

老刘恍然道：“哦，原来你也去过青海？”

郑万春点头，说："是呀，那时候真苦呀……"

两人又连干数杯，感慨万千。

郑万春顺着老刘的话头，长吁短叹，刻意迎合，终于将话头渐渐引到那件蜜蜡摆件上。只是言语之中破绽百出，自己却丝毫不觉。

老刘心中明白，慨然道："老哥，我知道你还惦记那块蜜蜡——可谁叫你来晚了一步，你早来一天，就是你的啦！"

郑万春借机发挥道："老弟，说实话，我刚入这一行没几天，不懂那些个臭规矩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多给五万，你让我得了！"

老刘已经喝高了，醉醺醺地伸出只手张开五指，斜着眼说："你给五十万？！真够朋友！"

郑万春急忙攥住老刘的手指，说："我说的是五万……"

"五万！你耍我呢？！"老刘不快地推开他的手。

郑万春赶紧说："我是说——再加五万！"按下老刘的拇指和食指，五变成了三……

老刘说："三个指头三十万，再加这半个，一共三十五万？"

"对对，让你多挣五万！够意思吧？"

老刘呵呵笑起来，说："够意思，五万块钱能干多少事呀！"

郑万春欣喜万分，赶紧拿出早已准备好的一份协议。

"这是转让协议，你受累签个字！"

老刘眯着眼说："你早就准备好了？"正要签字，郑万春连忙改口："得了，还是按个手印更保险。"

老刘说："那我去找印泥！"

"找什么印泥啊，咬破指头就成了！"

郑万春抓过老刘的手，咬破拇指，老刘疼得大叫。

郑万春假意道："哎哟，我咬了你的手指？！我还当是我的呢，瞧瞧，真是喝多了！"

老刘呲牙咧嘴，疼得说不出话来。

郑万春说："实在对不住了，忍一忍吧！"死死抓着老刘的手，在协议上按了一个血手印，又蘸着他的血，按上自己的手印。

当晚，郑万春躺在床上辗转反侧，兴奋得难以入睡，口中念念有词。

"三十五万，三十五万，一转手就是一百万，能赚六十五万……可这三十五万哪去找……"

他从床上爬起来，走出卧室。在客厅来回转悠着，忽然想起什么，走到柜子前，拿起柜子上的一个花瓶，用手一动刚才放花瓶的地方，就像推拉门一样，打开了一个小抽屉。里面放着一个存折。郑万春欣喜万分，拿起存折，仔细一看，里面写着几个字："别找了，没钱！"

第133节：大玩家(133)

郑万春忿忿地道："这老巫婆！"不禁枯坐在沙发上犯愁，寻思着该到哪儿去弄那三十五万呀。

第二天早上，郑婶上班，郑万春送到门口。

郑婶一走，郑万春马上又在家里翻腾起来，几乎把家里翻个底朝天，还是一无所获。

郑万春头上冒汗道："老巫婆可真行，藏得这么严实！"

不觉沮丧地坐在沙发上发愁，忽然想起了什么，犹豫了一下，一拳擂在大腿上，说："就这么得了！"

郑万春下定了决心，抄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。

"老吴啊，你对我那个车行还有兴趣吗？——我盘给你怎么样？一口价，三十五万，还得马上给钱！"

郑万春背着一个挎包匆匆赶往老刘家，老刘出来开门，一见是他，紧着要关门，郑万春赶紧挤进去，满脸堆笑说："我是来拿蜜蜡的！"

"谁说给你了？！"

"哎，老刘，你可不能翻脸不认账呀！你说让给我的，还有字据呢！你忘了，你还按了手印！看看，你手上还缠着纱布，这你都想赖！"郑万春掏出那张合同。

老刘说："我喝醉了不算数！"

"老刘，甭废话，这是三十五万，拿着！东西我自己去拿，不劳您大驾了！"郑万春把挎包往老刘怀里一塞，径直奔向堂屋。

郑万春抱起那座蜜蜡摆件，眉开眼笑，不停用袖子擦拭。老刘抱着挎包进来，说："老郑！不带这样的！你这不跟打劫的一样了？！"

郑万春护住手里的东西，说："赶紧点钱吧！"

老刘把钱倒在桌上，十万一捆的三捆，另有五万。简单清点了一下，说："老郑，这回你是真把我给掏空了！"

“老刘，我先走一步，回头再请你喝酒啊！”郑万春也不多说，抱着蜜腊摆件匆匆跑出门去。

郑万春一走，海生就从里屋现身出来，从桌上的钱堆中取出五万给老刘，把剩下的三十万装进包里，扬长而去。

郑岩和黄忆江出神地盯着蜜腊摆件，郑万春站在一旁，心情激动不已。

二人抬起头，不觉面面相觑，郑万春心里有点发毛，问：“郑岩，你们咋不说话呀？”

郑岩说：“舅，这不是那个……”

郑万春颤声道：“咋会不是呢？我从老刘那儿拿出来，直接就来这儿了，中间没去别的地方，你们别吓唬我！”

郑岩说：“这是假的，是用玉石粉合成的。”

郑万春问：“能值多少钱？”

“一文不值！”黄忆江接口道：“大叔，你被老刘给骗了！”

郑万春瞬间就懵了，愣愣着说不出话来。好半天才醒悟过来，赶紧带着郑岩和黄亿江去找老刘理论。

三人来到刘家，发现院门大开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从堂屋走出来倒垃圾。

黄忆江着急往堂屋里闯，女人赶紧拦住她，说：“哎哎，去那儿呀？”

“我来找老刘。”

“我就是老刘。”

三人糊涂了，打量着女人。

郑万春说：“你怎么也姓刘啊？！”

女人不快地说：“你这人怎么说话呀？我怎么不能姓刘，我都姓了三十多年了！”郑岩歉然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请别误会，我们是来找住这屋的老刘，五十多岁，瘦瘦的……”

女人道：“你说他呀，你们是找他？我也在找他呢！他租了我房子一个月，这才过了半个月，人就不见了，还把屋里搞得乱七八糟……”说着，扯下墙上挂的画儿，嘴里嘟囔道：“……杯里的茶叶都不给倒，还得我收拾！”

郑万春一听就傻了，一屁股坐在椅子上，脸若死灰，喃喃道：“这下我死定了！”

郑岩安慰说：“舅，你别着急……”

“我能不急吗？三十五万没了，车行也没了，我会被你郑婶整死的！”

郑岩和黄忆江一下子愣住了。

张老庄园内，黄立德和张老漫步在林荫道上。

“立德，那批货怎么样了？”张老问道。

“您别着急嘛，你还怕我反悔不成？”黄立德微笑道。

“这我倒不担心。今天来有什么事儿？”

“我是为朱伯勤来的……“

第134节：大玩家(134)

张老停下脚步，脸露兴奋："你有办法了？什么时候去见他？"

"我暂时还不能见他，先送件东西给他。"

疗养院疗养院依山傍水，风景秀美。一道铁栅栏将病区与外界隔离。

刘闯来到病区的铁栅栏门外，门卫打开铁门放刘闯进去。病区内绿树掩映，环境优美，处处花香鸟语。

朱伯勤住一个单间病房，里面东西不多，除了一张床，还有一张桌子，一些物品整齐地放在上面，房间里显得很是干净整洁。

刘闯径直走进去，朱伯勤正坐在桌前发呆。刘闯来到桌子旁坐下，朱伯勤这才慢慢抬起头，麻木地看了一眼刘闯，又低下头。

刘闯从兜里掏出那块素胎缠枝莲纹残片，推倒朱伯勤面前。朱伯勤看到素胎残片，眼睛亮了一下，紧盯着刘闯。

刘闯说："有人让我来看看你……"

朱伯勤拿起素胎残片端详着，但沉默不语。

刘闯说："他听说你在这里，很想亲自来，又怕你误会，才叫我来的。他让我转告你，当年你送他东西，他都一直保存着，连这些瓷片儿都没舍得扔……"

朱伯勤握着残片默默地点头。

"他让我转告你，等你身体好一点了，他会想办法把你接走。"

朱伯勤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"他终于出现了……"

刘闯说："你什么都不用说，心里有数就行。"

朱伯勤无言的注视着刘闯。

病房外，张老带黄立德来找医生了解朱伯勤的病情，医生给他看了一些相关的病例资料。

"朱伯勤的情况不是很理想，我们更换了好几种治疗方案，效果都不是很明显……他好像得了失忆症，什么都记不得了，精神有些错

乱，还有严重的自闭症，拒绝跟人交流！”

张老转向黄立德，说：“你听到了？”

“嗯……”黄立德戴上眼镜仔细翻阅朱伯勤的病历资料。

张老问：“你叫人送什么东西给他？”

“一块瓷片儿。”

“什么瓷片儿？”

“能勾起他回忆的瓷片儿。”

黄立德和张老看完朱伯勤的医疗记录，走到外面的辆豪华轿车旁。过了一会儿，刘闯从隔离病区方向走过来。

张老问：“他说话了吗？”

刘闯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“一句话都没说？”

“一个字都没说。”

张老看着黄立德，有些狐疑。

黄立德说：“不着急，他已经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需要给他时间慢慢回忆。”

三人上车，豪华轿车驶出疗养院。

黄立德和刘闯回到办公室后，刘闯说：“朱伯勤好像知道您会来，我听他的意思，像是一直在等您。”

黄立德笑道：“呵呵，他果然是装的。我现在大概理清楚了——张老找到了他，逼他做朱仿，他不肯做，就装病。张老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就把他圈了起来。可能他想来想去，能指望的只有我了，于是，他给张老那两件朱仿，其实是向我发出一个信号，告诉我他并没有死。后来他又透露还有一批东西在我手上，让张老来找我，就是想让我知道，他被圈在这里，希望我能把他救出来……”

刘闯恍然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朱伯勤还真不傻。”

“他要是傻子，这世上就没有聪明人了！”黄立德淡淡地说。

傍晚，郑万春回到家，天色已黑，屋里没开灯。

郑万春嘟囔道：“怎么回事？老巫婆还没回来？”顺手打开灯，猛然看到老婆就坐在沙发上，死盯着自己，郑万春不禁吓得魂飞魄散。

郑婶冰冷地问：“你干吗去了？”

“刚从店里回来。做饭了吗？我快饿死了……”郑万春东张西望，却不敢正视郑婶。

郑婶哼了一声，问：“店里生意怎么样？”

“忙！太忙了！最近来修车的特别多！快把我累死了，你得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我……”郑万春脸色明显发白。

郑婶不动声色地说：“累就别干了！”

“不干咱吃什么呀？累点苦点不算什么，我能顶得住！”

郑婶终于爆发，搬起身旁一个花瓶摔在地上，花瓶应声而碎！

第135节：大玩家(135)

“编编编！不要脸！”

郑万春吓得一哆嗦，说：“我，我怎么了？”

“你怎么了？还有脸问？！我就打你个怎么了！”郑婶更火了，抄起早已预备好的鸡毛掸子一边猛打一边叫道：“你把车行卖了！还敢蒙我！”

郑万春被揭了老底，一下子愣住了。

“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！”

郑婶抬手又要打，郑万春赶紧拦住说：“车行卖了是不假，可卖得划算呀！卖了整整三十五万呢！至少多卖了五万块！你说值不值？”

郑婶虎着脸，厉声道：“钱呢？！把钱给我拿出来！”

郑万春念头转得飞快，急急道：“我收了一件古玩，那可不是一般的古玩，那是一件稀世珍宝！能值大钱！”

“东西在哪儿？给我看看！”

“你能看出什么来，你又不懂——东西我给郑岩了，叫他拿到公司去上拍，他亲口跟我说的，至少能卖一百万！三十五万变一百万，你说这买卖值不值得做？”

郑婶半信半疑：“真的？”

“不信你去问郑岩嘛，唉，真是的！”

“啥时候才能拿到一百万？”

“最多几个月吧！”

郑婶口气缓和下来，说：“你怎么不商量一下就把车行给卖了！”

“我不是急等着用钱嘛。”

“那你也该早点告诉我，要不是我今早去车行，还不知哪天才知道呢！”郑婶责怪道。

郑万春赔笑道：“我不是没来得及嘛，对不起，老婆子……”

郑婶瞪了他一眼，说：“老婆就老婆，还加个子，我有那么老吗？！”

“你一点都不老，好看得像一朵花儿！快去做饭吧！”

郑婶在厨房做饭，郑万春溜到客厅给郑岩打电话，却没打通，郑万春焦急万分。郑婶从厨房探出头来说：“给谁打电话呢？快过来帮忙！”

郑万春只好放下电话去，正要去厨房，郑岩推门走了进来。

“舅，你打电话给我了？刚才停车没听到。”

郑万春压低声音道：“你郑婶知道那事儿了，待会儿别说漏了！”
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
郑万春看看里面说：“来不及了，看我眼色行事……”

郑万春走进厨房，一会儿端着饭菜出来，又向郑岩使个眼色，做了个保持镇定的手势。

郑婶端着一碗汤从厨房出来，三人坐定吃饭。郑岩察言观色，只见郑婶满面春风。

郑万春说：“郑岩，今天高兴，陪我喝几杯？”说着讨好地看了看郑婶：“老婆，你不反对吧？”

郑婶大度地说：“喝吧喝吧……”

郑万春拿来一瓶酒，郑岩急忙接过来，给郑万春满上，自己也倒了一杯。

郑婶问：“郑岩，你舅舅把车行卖了，以后你修车可就不方便了……”

“没关系，我到别处修一样……”

郑岩看看郑万春，郑万春一边吃鸡爪，一边点头说：“对对，就是多花几个钱……”

郑婶说：“我听你舅说，他收了一件很值钱的古玩，拿到你们公司去拍卖，是不是真的？”

郑岩稍稍犹豫，点头说：“是……”

“大概能卖多少钱？”

郑岩支吾着，郑万春用一个鸡爪暗示郑岩。

五十万……”

郑婶扭头审视着郑万春，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郑万春急忙道：“郑岩还没说完呢！”

郑婶扭头又看着郑岩，郑万春急忙伸出一个手指暗示是一百万，郑岩领会。

“哦……起拍价定了五十万，可能会拍到一百万！”

郑婶不放心道：“不会卖不出去吧？”

郑岩说：“不会的，那件东西挺不错，应该没问题。”

郑婶宽慰道：“好好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放心了。”

郑万春向郑岩伸出大拇指表示赞许，郑婶扭头看到，他急忙把大拇指放到嘴里吮吸了一下，又向郑婶竖起大拇指。

“老婆，你烧的鸡爪，最好吃不过了！”

吃过晚饭，郑万春悄悄走进郑岩的房间。问：“你叫我干什么？”

郑岩说：“舅舅，你把车行再盘回来吧，我这儿正好有笔钱。”

第136节：大玩家(136)

郑万春摇头说：“车行的事儿就算了，这次我又骗了你舅妈，再加上次的唐伯虎，我欠了你舅妈一百多万。我干车行能挣捞来吗？没什么好说的，现在只能一条路走到黑了。你要心疼我，就借几万块给我当本钱！”

郑岩说：“你还敢再收东西？”

“我不收？那一百多万怎么捞回来？春拍之后，你舅妈见不着钱，我和你至少得死一个！你死还是我死？”

郑岩无话可说。

第二天一整天，郑岩都满腹心事，上班也没有心思。傍晚下班时，海生收拾东西先行离去。

海生一走，黄忆江就起身来到郑岩桌旁，说：“有件事找你帮忙，向你借点钱……不是零花钱！”

郑岩问：“你要多少？”

“三十万！”

郑岩惊讶道：“你要干吗？”

“我要开店！古玩店！”

郑岩不解道：“搞什么名堂？你开古玩店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朋友有个店要转让，作价六十万，我想盘下来，可自己钱不够，又不想靠我老爸，所以才找你借呀。”

郑岩点点头，说：“行，回头给你。”

“那我这个店就有你一半的股份了。”

郑岩说：“我不当股东，等你有了钱还我就行了。”

“那不行！你不光是股东，还得管业务。”

郑岩奇怪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我想请你舅舅当二掌柜，叫他打理这个店！”

郑岩认真地看着她说：“你到底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就是我替你想的招儿——妥善处理你舅舅的老大难问题！你感觉如何？是不是一高招儿？”黄亿江微笑着说。

郑岩盯着黄忆江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我舅的事儿，你比我还上心……”

黄忆江说：“有了这个店，就像孙悟空划了一个金光圈！把你老舅锁在这个圈子里，你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我们抽空替他收点东西，至少比车行挣得多……”

郑岩点头，说：“这个办法是挺不错的……”

“字号就叫‘广通轩’怎么样？”

郑岩思索片刻，说：“挺好。”

黄忆江从自己座位上拿来一条书法横幅，上书——“广通轩”三个墨字，说：“写得还凑合吧？”

郑岩惊讶道：“这是你的字？”

黄忆江呵呵一笑，说““我再练八辈子也写不出来，这是我爸写的，你觉得行就用。”

郑岩衷心赞叹道：“真是大手笔！”

十四

鞭炮声中，“广通轩”古玩店开张营业，门口摆满了花篮。郑万春满面春风地和郑岩站在门口迎接宾客，黄忆江在店里打点收拾。

黄立德和刘闯来到门口，郑岩忙带郑万春上前介绍，刘闯送上一个花篮。

郑万春赶紧跟黄立德握手，敬若神明地道：“黄先生，您好您好，久仰黄先生大名，这次算是见到真神了。您能亲自来捧场，真是太给面子了……”

黄立德微笑道：“郑先生太客气了。”

郑万春受宠若惊，问：“您认识我呀？”

“我听忆江提起过。”

郑万春非常开心，说：“呵呵，忆江是个好姑娘，热心肠，帮了我好多忙，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”

“忆江这孩子脾气不好，任性的很，都是我疏于管教之过，还请你们多担待……”

“黄先生说哪里话，她的脾气是我见过最好的，也从来不任性，好得很，好得很呐……”郑万春一说起来就有些收不住话头，郑岩暗自摇头，觉得郑万春有点话多。

郑岩和郑万春请黄立德到店内，郑万春对黄立德十分殷勤，哈着腰不离左右。

黄立德莅临，众人都为之侧目。黄忆江看到爸爸进来，上前打招呼，“爸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黄立德笑道：“我怎么不能来？”

黄忆江盯着他说：“来就对了，不来就是一场麻烦……”

郑万春异常恭敬地说：“请黄先生指导一下，多提宝贵意见。”

大家都笑了，黄忆江说：“大叔，我爸又不是什么领导，不用来这个……”

店里摆的古玩都是些大路货，黄立德四下看了看，连连点头，说：“不错不错。我也不能白来一趟，就买件东西，也算帮你们开个张。”双手捧起一尊木雕佛像，说：“我就请一尊佛像回去吧。”

第137节：大玩家(137)

刘闯从包里取出一个大红包递给郑万春。

郑万春连连推辞："使不得使不得，怎么能要您的钱……"

"大叔，您就别客气了，快收起来吧。"黄亿江笑道。

郑万春望向郑岩："郑岩，这合适吗？"

"这是黄先生的一点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"郑岩微微点头。

郑万春这才收下红包，连连称谢。

黄立德说："我还有点别的事儿，先走一步。"

郑万春挽留："您吃了饭再走吗？"

"谢谢，我就不打搅了。"黄立德和刘闯告辞离开，郑万春和郑岩将二人送到门外。

郑岩回到店里，郑万春打开黄立德给的红包一看，里面是一叠两万元的大钞。

郑万春问："郑岩，那个佛像的成本是多少？"

"两百……"

郑万春失声道："才两百？！糟了，忆江，你爸爸肯定是打了眼，看错了！你把钱还给他吧，咱们可不能让他吃了亏。"

黄忆江说："我爸难得打一回眼，您就收着吧。"

"那可不行，我给他送回去。"

"舅，黄先生怎么可能打眼？这笔钱是他送的礼金，买一件东西只是个说头，这是古玩行的老规矩。"郑岩解释道。

"哦，原来是这样……"郑万春恍然。

郑婶把郑岩拉到旁边说话："郑岩，丽音怎么没来？"

"我叫她了，她不来，她最讨厌古玩。"

郑婶低声道："你跟这个黄小姐到底什么关系？"

"同事关系。"

"光是同事关系？"

郑岩有些不自然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郑婶说：“我得提醒你一句，你可不能脚踏两只船，做对不起丽音的事情！”

“怎么会呢……”

广通轩内黄忆江指点着郑万春布置店面，陈设古玩。郑岩在角落里坐下，看到黄忆江忙碌的身影，心情十分矛盾。

“好了好了，差不多了，该吃饭了。走走，我在万丰楼顶了席口，大家都去啊……”郑万春说。

郑岩说：“我不去了……我要去找丽音，我跟她约好了。”

郑万春说：“你咋能不去？叫她过来不就行了吗，一块儿凑个热闹！”

郑岩说：“算了，她不喜欢热闹。”

郑婶插话道：“你就别再啰嗦了，让郑岩去吧！”

“好好……”郑万春转向黄亿江说：“忆江可不能走！”

“好，我奉陪到底！”黄亿江爽快答应

郑岩对黄忆江说：“那我先走了。”

“这儿有我呢，你去吧。”

佟丽音约海生在咖啡厅见面。

海生奇怪地问：“郑岩舅舅开张，你怎么不去热闹一下？”

“我不想去，我讨厌古玩，再就是……那个店其实是郑岩和黄忆江合伙开的，郑叔叔只是帮他们看门店……”

海生一怔，道：“啊？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？”

佟丽音问：“你不知道吗？”

海生摇头说：“他们的事儿我不大清楚。自从黄忆江来了公司，我跟郑岩的关系都有点疏远了。以前出差都是我跟他去，现在都是黄忆江跟他去。”

佟丽音说：“我约你出来，就是想问问，郑岩到底怎么想的。”

海生看看她，说：“丽音，郑岩怎么想是他的事儿，你要主动一点才行。”

“我怎么主动？”

“赶紧催郑岩结婚啊！”

佟丽音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他跟我说的是等春拍结束以后。”

海生嗤笑道：“春拍完了，他又会说秋拍，工作忙根本不是理由，是借口。”

“他可能也有难处吧。”佟丽音的话语中明显透着些不自信。

海生说：“你就是太软弱了。郑岩对你的感情肯定没变，这一点我敢保证，郑岩对黄忆江，也谈不上有什么感情……”

“那为什么还老在一起？”

“你别忘了，黄忆江的爸爸是我们圈里有名的大腕儿！不能忽略了这个因素。现在的人都很实际，郑岩恐怕也不能免俗。你总这么忍着，早晚要出事儿。”

佟丽音默然点头。

海生说：“你信我的，马上提出结婚，郑岩肯定会答应。”

第138节：大玩家(138)

佟丽音坐在沙发上沉思，表情沉郁。

门铃响了好一阵，佟丽音方才发觉，心里感到很烦，呆坐着不想起身。门铃继续响着，越发急促起来。

佟丽音站起来走到门边，从猫眼里向外看，郑岩焦急的站在门外，掏出电话，正准备拨号。佟丽音打开门，脸色一下子显得更加憔悴落寞。

郑岩问："丽音，你在家呀，你怎么了，不舒服吗？"

佟丽音慢慢转身，回到沙发上坐下来。

"你说话呀，是不是心口又疼了？"郑岩问。

佟丽音没有回答，眼泪慢慢滑出了眼眶，郑岩焦急起来，坐在她身边抓住她的手，说："都怪我，这几天又忙舅舅的事儿，没有好好陪你……"

佟丽音轻轻的摇摇头，说："我害怕……"

郑岩诧异道："害怕？你怕什么？"

"刚才我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做了个梦……"

"梦里怎么了？"

"我一个人走到一个地方，四周好黑啊，我听到你叫我，就向你跑过去，可是你又不见了，我很着急，心口就开始疼，疼得我什么都看不到了，明明感觉你就在身边，可是怎么也抓不到……"佟丽音说着，身体微微颤抖。郑岩安抚的拍着她的背，说："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就在你身边，一直在，永远都会在的。"

佟丽音突然仰头看着他，说："郑岩，我真的很害怕，有一天我会没有力气去抓住你的手。"

"你不用花力气，我会用力抓住你的手的。"

佟丽音从郑岩怀里坐正身子，整理了一下自己，擦干脸上的泪水。用试探的语气问郑岩："要是有一天，我不能陪在你身边了，你会

想我吗？”

郑岩不在意地说：“你怎么会不能陪在我身边呢？”

“我是说如果？”

郑岩看着佟丽音，发现她的表情似乎很认真，忽然惊觉到了点什么，紧张地问：“丽音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，难道你的病……”

“没有没有，我只是随便说说的。”佟丽音若无其事的打断郑岩，转移话题。郑岩疑惑未消。

佟丽音问：“你吃饭了吗？我还没吃呢！”

“我也没有，我就是来找你吃饭的。”

“要不我们自己做吧，在我家吃饭！”

郑岩说：“好的，我去做。”

“我们一起做。”佟丽音起身和郑岩一起去厨房做饭。

二人在厨房准备晚饭，佟丽音心情似乎好了许多。

幽然道：“好久没一起做饭吃了。”

郑岩说：“你要喜欢，以后我们天天在家做饭吃。”

佟丽音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有这种可能性吗？”

“为什么没有？”

佟丽音突然又变得忧郁起来，低低地说：“我真不敢想会有这么一天。”

郑岩担心的望着她，说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，难道你的病真有什么不好吗？”

佟丽音笑了笑，故作潇洒，说：“别去管它了，随它去吧！”

“不行，你一定要告诉我。”

“是有了点变化，不过不要紧。”

郑岩紧张道：“变化？那你有什么感觉吗？”

“没什么感觉，就是如果发作的话，可能会更急一点。”

“更急一点？”

“就是可以用来抢救的时间更短一点。”

这时。郑岩的手机突然在客厅响了，佟丽音跑到外面帮郑岩把手机拿进来：“是黄忆江的电话。”

郑岩愣了一下，说：“不用接了，你帮我关机算了。”

“干吗不接？我来炒菜，你接电话，别又是什么急事儿！”佟丽音把手机交给郑岩，拿过炒勺炒菜。

郑岩接过电话，“喂……哦，我在丽音这里，有什么事儿吗？——好，那就明天再说吧。”郑岩挂断电话，顺便关了机。

佟丽音说：“你要有急事就去吧，我没关系。”

“是公司的事儿，没什么要紧的。”

“哦……”佟丽音心有旁骛，不小心被溅起的热油烫了手，“哎哟”一声叫了出来。

郑岩忙说：“怎么了？把手烫了？”

“没关系的……”

“快用凉水冲冲……”郑岩拉佟丽音去冲凉水，佟丽音的流眼泪瞬间流了下来。

第139节：大玩家(139)

“郑岩，我们分手吧！”

郑岩大惊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我知道你喜欢黄忆江，我也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，我讨厌古玩，跟你没有共同语言，不要勉强了……”

郑岩稍加沉默：“本来我想等春拍完了就结婚，你要这样说，咱们马上就结！”

“不，我不能跟你结婚，我不能连累你！你不用负责任，我也从来没这么想过，也没有任何要求！”

郑岩坚持说：“不用说了，就这么定了！”

佟丽音不住地摇头，表情痛苦。郑岩抱住佟丽音，说：“丽音，你别想多了，我从来没有改变过！”

唐景明等人正在鉴定一幅古代书法作品——宋代大书法家蔡襄的《虚堂诗札》手迹。这幅作品为纸本，楷书，共二十八字，有十几处名家收藏印章，尤其是盖有乾隆和嘉庆两代皇帝的御用收藏印章，更显得弥足珍贵。他们手头有一册名家印章集成，作为鉴定印章真伪的对照。

唐景明等人用放大镜仔细鉴别，从大家的表情可以看出，一致认为是真迹无疑。

老魏说：“这枚‘太上皇帝’的大方印和‘古希天子’的小圆印，是乾隆爷的御用印章，真实无误，足以说明问题了，这肯定是真迹。”

老纪插话道：“蔡襄的《虚堂诗札》一直不知所踪，原来在方先生手上。”

唐景明边看边点头道：“蔡襄的真迹，怕是要引起轰动了。”

陈汉书暗怀深意地看着海生，说：“海生，你小子可以呀，像方先生这样的大客户，多少公司在抢，我们争取了好几年都没成功，没想到叫你一下子就给拉过来了。”

海生说："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人家根本就瞧不上我。我也没别的本事，就是脸皮厚点，天天往他那儿跑，软磨硬泡，我都快成了他家的保姆了。方先生终于还是被我感动了。这件东西他本来已经给了别的公司，是临时撤回来的……"

"海生，不错不错，'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'，精神可嘉，进步很大。"唐景明夸赞道。

海生说："方先生说了，要是合作得好，他别的好东西给我们。"

"没问题，我们可少收他几个点的佣金。"

"太好了。"

唐景明问："郑岩还没来吗？"

海生不怀好意地说："他好像开了个古玩店，这几天都没来上班。"

陈汉书说："古玩店？这是怎么回事儿呀？"

"那个店是郑岩帮他舅舅开的，这事儿我知道，打电话叫他回来看看。"唐景明说道。

一大早，郑岩和黄忆江从早市进货回到古玩店，两人各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白布兜。小许正在店里擦桌子，见两人进来，忙迎上前。

郑岩诧异道："小许，怎么是你？"

"郑师傅把我叫过来了，还叫我跟他干。"

郑岩点头道："好呀，不过你得从头学起了。"

小许说："郑师傅也是这么说的，他说古玩的学问比修车大。"

郑岩介绍黄忆江认识小许，郑万春从里屋出来，叫道："哟，你们回来了，淘了这么多？快让我看看！"

郑岩和黄忆江把布兜里的古玩一件件拿出来，有瓷器，漆器，竹雕，玉器，旧书，种类挺多，但个头都不大，满满摆了一桌子。

郑万春看得眼花缭乱，激动地直搓手，"这么多宝贝？！一共花了多少钱？"

"三千多……"

“不贵不贵——这都怎么标价？”

郑岩说：“我说，你记一下。”

“好好，小许，快拿帐本来。”

小许把帐本拿给郑万春。郑岩指着一个青花瓷罐。

“这是清末民窑的青花盖罐，两千……”

郑万春急忙把名称和标价记下来。

郑岩又指着两个鸟食罐。

“这是一对鸟食罐，道光的，一千五……”

郑万春开心道：“呵呵！光卖这两样本儿就收回来了？好买卖！”

黄忆江说：“要不怎么说，粮食布匹十分利，中药当铺百分利，古董字画千分利呢！”

郑万春感叹不已，说：“要是早两年改行，早发大财了！”

第140节：大玩家(140)

郑岩说：“舅，你先别想着发大财，古玩生意不好做，兴许三年都不开张呢。”

“三年不开张，开张吃三年，对不对？”

“对对……这个漆盒，民国的，三千……”

郑万春诧异道：“民国的比道光的还贵？”

黄忆江解释道：“大叔，古玩不光看年代，还要看它的艺术价值，并不是年代越早就越贵。”

郑万春连连点头：“哦哦……”

郑岩又拿起那本家谱。

郑万春问：“这不会是宋版书吧？”

“不是，这也是清版的家谱，比较罕见，有一定收藏价值——两千。”

“多少钱收得？”

“两百！”

郑万春吃惊道：“老天爷！你们可真会捡漏！这本事得教给我！”

黄忆江说：“没问题，我教你！我给你买了几本书，你先学着……”

“好好，我一定好好学。”

黄忆江交给郑万春几本古玩收藏的入门书籍，郑万春如获至宝。郑万春把帐本交给小许，让他接着记录。自己则迫不及待的翻看着那几本书。

黄忆江说：“大叔，你先学习一下，收货的事情就别操心了。遇到什么问题可以随时问我们。”

郑万春欣喜万分，说：“哎呀，太谢谢了！你放心，我一定刻苦用功，铁杵磨成针，争取样样精通，这广通轩以后就改名叫通吃轩，无论什么，只要是古玩，我全都通吃！”

黄忆江说：“您还是先从头开始吧！”

郑万春恭敬地说：“以后我就叫您黄老师了！”

黄忆江笑道：“那我可不敢当。”

郑万春望向郑岩说：“你看人家黄老师想得多周到，还鼓励我看书学习，哪像你？！”

郑岩无奈说：“舅，我错了……”

“你不关心我没关系，以后要多关心黄老师才行！”

郑岩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黄忆江在一旁偷着乐。

“大叔，以后郑岩要欺负了，你得替我撑腰啊！”黄忆江说。

郑万春眼睛一瞪：“他敢！”

这时郑岩的手机响了，他拿起电话听完，对黄亿江说：“唐总叫咱们回去，海生刚收了一件大货。”

唐景明和郑岩、黄忆江来到鉴定室。郑岩一看到这幅书法作品，顿时愣住了。

郑岩和黄忆江用放大镜仔细鉴别着，海生和陈汉书，魏、纪二专家也走进鉴定室。

黄忆江说：“乾隆父子俩的御用藏印是对的，这是清宫旧藏，没问题。”

郑岩也看完了，但没有急于发表看法，而是拿着放大镜思忖，许久，皱起眉头，说：“我有点吃不准……”

海生的表情透出几分反感。

唐景明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也没看出有什么问题……不过，同样的东西我在一个朋友家里见过，他那件的印章数没这么多，只有五个，都是清代以前的……除了收藏印章数量不同，字迹完全一样。”

海生说：“那还用说嘛，这是真迹，那是后仿。”

郑岩迟疑道：“这件肯定是清宫旧藏无疑，但我朋友收藏的那件，我也觉得对，所以有点吃不准。”

海生说："乾隆嘉庆父子的藏印还不能说明问题，那就没有个标准了！"

郑岩思虑再三，说："为保险起见，还是做一下测纸鉴定吧。"

海生冷冷的说："你想找碴儿就明说，何必拐弯抹角？"

黄忆江说："测纸又不费功夫，做就做呗。"

海生激动起来，说："这根本就不是测纸的问题！这是成心跟我过不去！唐总，你看呢？"

唐景明不禁沉吟不决，海生情绪激动地说："唐总，你要是相信郑岩的话，也别测纸了，我就直接给人家方先生送回去得了，我开不了这个口，更丢不起这个脸！"

陈汉书不怀好意的安慰海生："海生，别冲动，不光你为难，我们也一样为难，如果确实发现有问题，情况就简单了。关键是郑岩提供的佐证，并不是很有说服力，就有点麻烦。我想，方先生应该不会担心测纸鉴定，东西毕竟是对的，就是面子上不好看，人家的身份摆那儿呢。"

第141节：大玩家(141)

“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我们公司的经营宗旨是诚信为本，实行一票否决，只要有人提出任何疑点，就必须证实澄清。现在郑岩有疑问，也不能不考虑，所以就有点难办……”陈汉书其实是在拿话挤兑唐景明，逼他同意测纸，好趁机搅黄这桩买卖。

众人都看着唐景明，等他决断，唐景明来回踱步思忖再三，突然停下看着大家，坚定而有些无奈地说：“汉书说得对，我们还是要坚决执行一票否决制……测纸吧！”

海生气得浑身发抖，强忍着说：“我千辛万苦，费了这么大劲儿，还抵不上郑岩一句话！我想方设法把方先生拉过来，你们非要往外推，没问题，我可以去做这个恶人，我个人不算什么，最后完不成指标，我倒要看看谁来负这个责任！我现在就给方先生打电话！如果测纸鉴定没有问题，我看你们还有什么话说！”海生扫视了大家一眼，愤然离去。

大家守着《虚堂诗札》等待海生消息，唐景明心怀忐忑。

海生推门进来，大家都急切地看着他。

陈汉书问：“怎样样？”

海生冷冷地扫视众人，说：“方先生同意测纸鉴定……”

唐景明喜形于色：“好好，我亲自去，现在就去！”

郑岩三人回到大办公室，海生板着脸，郑岩想跟海生解释一下。

海生便毫不客气地说：“有话你先留着，等鉴定结果出来再说，好吗？！”

郑岩碰了钉子，无奈走出大办公室，到吸烟室抽烟。

黄忆江看不顺眼，走过来教训海生说：“海生，为这么点事儿，不至于吧？”

海生没好气地说：“我烦着呢！别理我！”

黄忆江生气道：“你给谁脸色看呢？”

海生道："谁叫你招我了？！"

黄忆江一瞪眼，蛮横地说："我就招了你，怎么了？！"

海生语气一软，说："你干吗处处向着他？"

"我乐意！"

海生说："他都快结婚了，你还不死心？"

黄立江脸一沉："你说什么？"

"你当我眼瞎呀，看不来？你对他好，可他心里根本就没有你，最后受伤害的还是你！你快醒醒吧！"

海生话音未落，就吃了黄忆江一记清脆的耳光。海生被打懵了，捂着脸，叫道："哎！你！你干吗呀？！啊？！"

"都是你自找的！"黄忆江恨恨地哼了一声，愤然离去。

郑岩从吸烟室出来。黄忆江气冲冲地从他面前走过。

郑岩奇怪地问："哎，你怎么了？"黄忆江没有理会郑岩，一阵风似的离开公司。

海生坐在那里生闷气，郑岩走过来，说："怎么回事？！黄忆江怎么了？"

海生怒吼道："都是你惹的祸！还问！"

郑岩疑惑道："我？！"

海生狠狠瞪着郑岩，恨不能一口吃了他。

"你别再装模作样了好不好？！阳奉阴违！"

"我干什么了？"

"你就没干好事儿！"海生也愤然离去，郑岩十分迷惘，全然摸不着头脑。

鉴定接过终于出来，墨卷的年代是明中期的，根本不是宋代。唐景明等人十分惋惜，却还是让海生将墨卷退回方先生处。

海生恨得牙根痒痒，恨不能将郑岩生吞活剥了。连带着对唐景明也怨恨不已。陈汉书却是喜不自胜，他早已向黄立德通报了海生获得蔡襄手卷的消息，此时立刻给黄立德打电话告诉他最新情况。

“测纸鉴定出来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不是真迹，是明中期的仿品……”

黄立德也觉得愕然。陈汉书说：“看来乾隆皇帝也有打眼的时候呀。”

黄立德感叹道：“乾隆打眼倒没啥稀奇，也不单这一回。不过，必须得承认，仿的水平太高了，要是没有高科技，恐怕还会一直当成真迹的。这回又长了不少见识。”

陈汉书说：“海生把东西给老方送回去了，这事儿到此为止，不往外传。”

黄立德点点头：“嗯……这么办好。”

“海生对老唐意见很大……”

“可想而知。”黄立德挂断电话，思忖片刻。

第142节：大玩家(142)

他面前放着那套高仿秘籍，另外还有一套影印本，黄立德翻看着秘籍原件，颇有些不舍。

刘闯看出几分，说："您打算还给郑岩？"

黄立德说："过几天还他，我还要再用一下。"

黄忆江回到家，失魂落魄地坐到沙发上发呆。保姆过来嘘寒问暖，黄亿江已经托辞有点累，摇摇晃晃着上楼回房间去了。

保姆犹豫了一下，敲开黄立德的书房门，说："黄先生，忆江回来了，好像病了，你去看看吧。"

黄立德闻言立刻心里一慌，急忙上楼去看。

黄立德在房门口敲门，里面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他推开门，房间并没有开灯，黑乎乎的，房间里有一股很浓烈的烟味。黄立德把灯打开，看到黄忆江在躺在床上，烟雾从她的嘴里喷出来，不由得眉头一皱。见父亲进来，黄忆江却毫无反应。

黄立德上前把烟抢过来在烟灰缸里掐灭，心疼地呵斥道："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了？！啊？！"

黄忆江没好气地说："别烦我！"拿起烟盒抽出一支准备再点上，黄立德有点怒了，劈手夺过香烟打火机，打开窗户，把香烟和打火机扔了出去。

黄忆江沮丧地搓着头发，说："让我烦一会儿都不行啊？！"

黄立德柔声道："你有什么烦心事儿跟我说吗！"

黄忆江吼道："你以为你是谁呀？"

黄立德愣了一下，冒火道："我是谁！我是你爸爸！"

"对呀！你是我爸爸，可有些事儿是不能跟爸爸说的！你知不知道呀？！

黄立德顿时愣住了。

“我已经长大了，我现在是个成年人，知道自己的在干什么，你别再像个影子一样跟着我行不行？”黄亿江激动地说。

黄立德心里恍若受了重重一击，默默地点点头，黯然神伤地说：“如果你妈在，我就不用这么操心了……”

黄忆江注视着父亲，眼角有些湿润。

黄立德沮丧地说：“我总觉得对你照顾的太少，很多时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……”

“不！爸爸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好得不能再好了……”黄忆江的眼泪充盈在眼眶中，再也难以抑制，她突然站起来把父亲往门外推：“爸，我很好，很快乐，也很幸福，就算有点烦心事儿，自己也能解决，您真的不用这么担心，ＯＫ！”

“就这样，拜拜……”黄忆江用力把父亲推到门外，眯着眼扮可爱状，“啪”一声房门又关上了。

黄立德呆呆地站了一会儿，心情十分复杂，半晌才转身离去。

黄忆江把门关上后，顺势又倒在床上，出神地望着天花板。

郑岩开车停在一家婚纱影楼外，橱窗里陈列着一对对新婚广告照片，洋溢着新婚的浪漫幸福美满。

佟丽音说：“郑岩，你真的不后悔吗？”

“丽音，从现在起，你要开心一点，不要有那么多心事儿。”郑岩指着橱窗里的照片广告说：“你看他们，多幸福啊……”

佟丽音注视着橱窗广告，似乎也被感染了，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笑容。

佟丽音换上婚纱，郑岩西装笔挺，两人在摄影师的调动下，不停地变换姿势表情拍照。佟丽音始终面带甜蜜而幸福的微笑。在摄影师的指导下，他们摆好一个新造型，摄影师被工作人员叫到一旁说事儿，就在这短暂的空隙中，郑岩突然间想到了黄忆江，脑海中浮现出黄忆江的音容笑貌，回想起在瓷都的的那次接吻……

郑岩走神，佟丽音并未察觉，摄影师回来准备拍摄，从取景框看得一清二楚。

摄影师说：“新郎怎么回事儿呀？发什么呆呀，高兴一点呀……”佟丽音扭头看了他一眼。

郑岩紧张地点点头：“好好……”忙挤出一个笑脸，却很勉强。

佟丽音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有点紧张，好了，没事儿了。”郑岩尽量放松，恢复自然的表情。

摄影师连续拍了几张，突然停下了。

“新娘子怎么哭了？”

郑岩低头看到佟丽音的眼角噙着泪花。

佟丽音抹了抹眼泪，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有点激动……”

第143节：大玩家(143)

“没关系的，这叫幸福的眼泪，可以理解。”摄影师说。

佟丽音破涕为笑，不住地点头。

化妆师过来给佟丽音补了一下妆。摄影师连连按下快门，拍下一幅幅造型各异的新婚靓照。镜头里的郑岩和丽音，看上去很幸福很美满。

拍完照片，郑岩开车带着佟丽音来到一个居民小区里，佟丽音感到奇怪，问：“你这是要去哪儿？”

郑岩微笑着问：“你觉得这儿环境怎么样？”

佟丽音四下看了看，说：“不错，闹中取静。”

“只要你满意就好，咱们去看看房子。”

郑岩拿钥匙打房门，带佟丽音走进房间，这是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空房。

郑岩说：“这是我们结婚的新房，你看看怎么装修，听你的，你喜欢什么风格就怎么装。”

“我听你的，你决定吧，我对装修没什么兴趣……”

“好，那就交给我吧。”

佟丽音从房间走到阳台上，向外面眺望着，似乎又有心事涌上心头。

海生突然接到黄立德的电话邀请他过去谈一谈，海生十分疑惑，但也感到莫名惊喜。能有机会接近黄立德这样的大人物，一直是他心中的梦想，更何况他还是黄亿江的父亲。

海生到了黄立德的公司，黄立德很客气的亲自为他倒水泡茶，海生不禁感到受宠若惊。

二人随便闲聊几句，黄立德说：“海生，我今天专门请你来，是想问问忆江的情况……”

“哦，您想知道什么？”

黄立德思索了一下，问："忆江和郑岩到底怎么回事儿？"

海生低头思忖，说："忆江和郑岩的关系确实不大一般，我觉得忆江挺喜欢郑岩的，郑岩的为人很正派，能力也很强，各方面都很不错。可是有一点，他现在有女朋友，他女朋友叫佟丽音，佟丽音的父亲叫佟自清，前一阵子出了事儿，您应该知道的？"

"我知道……"

"郑岩是佟自清的徒弟，他对师傅的感情很深，再加上他跟佟丽音从小一起长大，青梅竹马，感情也不一般。我想，郑岩也一定很喜欢忆江，但他又不大可能离开佟丽音，所以形成了现在这样的局面……"

黄立德默默地听着。

海生说："忆江开朗活泼，比较感性，可能没想这么多。我真的挺担心有一天她会受到伤害。"

黄立德默默点头："我明白了……"

黄立德亲自送海生到大门口，海生不禁受宠若惊，说："黄先生，您快请回吧。"

"好，海生，我跟你挺聊得来，有空了就过来坐，别客气。"黄立德很客气地道。

"一定一定。黄先生再见。"海生和黄立德握手道别。

海生走出胡同，满面兴奋之情难以抑制。

两辆豪华轿车驶入疗养院大门，黄立德和张老分别下车。

张老说："立德，自从你上次给了那块瓷片儿，他的情况还真有好转，还是你有办法！现在，我可把宝全压你身上了，你可不能叫我失望……"

黄立德说："我还是那句话，慢慢来，心急吃不到热豆腐。"

张老说："我有耐心，但也不会太多。"

"我当然会尽力而为。"

十五

餐厅最好的一间包房，已经摆好一桌高档酒席。朱伯勤坐在桌旁，表情依然麻木呆滞，一个西装领班站在旁边。

黄立德走进房间，在朱伯勤身边坐下。朱伯勤慢慢抬起头，看到黄立德，两人久久对视。

“伯勤，你还记得我吗？”

朱伯勤木然地点点头，说：“你是黄立德！”

黄立德拿起酒壶，领班急忙上来要帮着倒酒，黄立德示意不必。

黄立德亲自倒满两杯酒，说：“记得就好，来，我们喝一杯。”

朱伯勤哆哆嗦嗦地端起酒杯。

“干了！”黄立德举杯一仰而尽。朱伯勤只喝了一口就呛得直咳嗽。

黄立德说：“哎……你怎么连酒都喝不了了？！”

朱伯勤连连摇头。

“快吃点菜。”黄立德拿起筷子往他的盘子里夹了好多菜。

朱伯勤哆哆嗦嗦地拿起筷子，木然地吃了几口，一副索然无味的样子。

第144节：大玩家(144)

黄立德认真地观察着他，说：“你的胃口怎么这么差？你又瘦了好多，不吃饭哪成啊？！”

朱伯勤对黄立德的话置若罔闻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彩瓷小酒杯上，饶有兴趣的把玩着。

黄立德说：“酒杯给我，再喝一杯。”

“不，不给……”朱伯勤紧紧握住酒杯缩到怀里，害怕被他夺走一般。

黄立德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可是成化本朝的器物！”朱伯勤苦思冥想道：“神宗时尚食，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对，价值十万……我没记错吧？”

黄立德无奈地摇摇头：“一个字都没说错……”

朱伯勤说：“我就是喜欢斗彩，你看这个杯子，胎薄如纸，釉质温润，世间少有，真是稀世珍品啊……”

“你要是喜欢，你就拿去吧……”

“你真舍得送我？”

“你收着吧。”

朱伯勤摇摇头，把酒杯放下，说：“我不能要，太贵重，你会心疼的……”

眼光突然注视到桌上的餐具，用手颤巍巍地指着问：“立德，这都是你的东西吗？万历五彩大盘，雍正粉彩小盘，宣德青花碗，还有个秘色釉的罐子，你从哪儿淘换来的？这么多好东西，你混阔了……”

黄立德摇头：“伯勤，没想到你病得这么厉害！”

“我很好，我没有病啊……”

领班走到隔壁房间，张老就在里面。领班一五一十的向张老汇报黄立德和朱伯勤的见面过程，并把一只录音笔交给张老。

“黄先生带着朱伯勤出去散步了。”

张老说：“你去跟着他们。”

领班走出房间，张老打开录音笔听着黄立德和朱伯勤的谈话录音。

黄立德和朱伯勤散步来到湖边开阔地。领班在后面跟踪，不便走得太近，只好远远的跟着。

黄立德和朱伯勤对视一眼，朱伯勤的眼睛瞬间变得明亮，说话的语气也变得生动活泼，跟刚才那个麻木呆滞的朱伯勤判若两人。

“你怎么才来？！让我等了这么久？！”

黄立德说：“你他娘的不是死了吗？怎么又在这里冒出来了？！”

朱伯勤嘿嘿一笑：“你还真相信我变成鬼了？我没那么容易就死了！”

“粉彩大瓶和五彩大罐是你给张老的吧？”

“那是我给你发的信号弹！叫你赶紧来捞我出去！”

黄立德立住脚步，说：“我捞你出去可以，但是有个条件。”

“你说。”

“我们继续合作，就像十年前一样……”

朱伯勤摇头：“不可能了……”

黄立德冷然道：“那你就接着在这儿享清福吧！”

朱伯勤骂道：“你跟姓张的一个德行！”

“不！我跟他不是一路人，他逼你做朱仿是为了钱，我不是，我就是喜欢你的东西！当初你送我的那些瓷器我都留着呢，一件都没卖！”

朱伯勤将信将疑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都在我家里搁着呢，不信你去看！”

“可当初你背着我卖朱仿也确有其事，我没冤枉你吧？！”

黄立德叫屈道：“我冤枉大了！我是背着你卖了一件朱仿，可那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，当时咱们真的是弹尽粮绝了，穷得饭都快吃不上了……”

“太夸张了吧？天天有酒有肉，好吃好喝，也能叫穷得吃不上饭？”

“你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，你除了烧瓷什么都不操心，哪知道办一个窑场的开销有多大！你能每天喝酒吃肉，那都是我背得债！我但凡还有处弄钱，也不至于去卖朱仿啊！”

朱伯勤看了他一眼说：“这么说是我误会你了？”

“我要真为了图钱，那批东西我早卖了，还能等到现在？”黄立德顿了顿，说：“说实话，这些年我过得也不错，可我最怀念的还是当年我们合作的那段时光，真的是很开心很快活……”

“我现在又开不了工，还合作个屁！”

“只要你肯答应，我自会有办法捞你出去！”

朱伯勤说：“你光捞我出去也没用，照样开不了工！”

黄立德一怔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第145节：大玩家(145)

“我那个工具箱在他手上！”

黄立德吃了一惊，喃喃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？怪不得呢……我懂了……你沉住气，我会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……”

黄立德从湖边走来，张老迎上前去问：“跟他谈得怎么样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他现在脑子不清楚，说话颠三倒四，需要花点时间帮他慢慢理清思路。”

“你不觉得他是在装？”

黄立德摇摇头：“他本来就不是个正常人，脾气又臭又怪，不可理喻。”

张老思忖道：“你花点时间多跟他聊聊，但愿他能回心转意。”

几人离开疗养院，刘闯开着车跟在张老的豪华轿车后面，行驶在郊区公路上。

刘闯问：“一个工具箱真有那么重要吗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与其说是个工具箱，不如说是个百宝箱！那里面有历代官窑的瓷片样本，调配胎土釉质的秘方，还有各种上色的秘料，做旧的秘药……离开那个箱子，朱伯勤就不能开工，做不了朱仿！这才是他受制于张老的真正原因！”

“哦，原来张老攥着他的要害！不过想捞朱伯勤，怕是没那么容易……”刘闯有些担心地道。

黄立德平静地说：“我有办法对付张老！”

郑万春带着黄忆江来到家里，表情显得很激动，大声道：“快请进，快请进，黄老师能来我家做客，热烈欢迎，热烈欢迎。家里有点小，等发了财就换大房子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大叔，您别老这么客气。”走到郑岩屋门口，往里望了望，问：“郑岩睡这屋？”

“没错！好东西都在这屋里。不如，我们在这屋讲吧，东西又挺多，可以拿着东西一样一样教给我，我要重头学起。”

郑万春去烧水沏茶，黄忆江进屋，打量着屋里的摆设。在桌子上，摆着那个石刻头像，黄忆江拿在手上，瞧了瞧，露出笑容，又将它放回原处。

黄忆江对郑岩收藏的古玩颇感兴趣，一件件欣赏着。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喧闹。郑婶带着两个工人走了进来，工人手上搬着郑岩的结婚照。郑婶十分兴奋，说：“就搁那里。谢谢！”

工人离开，黄忆江走出屋，正好和郑婶打个照面。

“来得正好，帮我看看，这照片照得怎么样？”郑婶说着打开大相框的包装纸，是郑岩和佟丽音的婚纱照。黄忆江一下子就傻了。

郑婶笑着说：“照得不错吧？这孩子，要结婚了都不告诉我一声，要不是在门口碰到送照片的，我还蒙在鼓里呢！不光有大的，这儿还有小的！”

郑婶把手里的相册本递给黄忆江。黄忆江已经傻在那里，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郑婶又递给她一份请柬，说：“这俩孩子，请柬都印好了，日子也都定了，估计是要给我们个惊喜！你来得真巧，这第一份请柬就给你吧！不过，这名字还没写上去，我写字太难看了，你自己把名字填上吧。”

黄忆江接过请柬，看了看上面的日期，喃喃道：“五天之后？”

郑婶说：“太快了，太快了！这叫我怎么准备了！郑岩这孩子，真是个急脾气！”

郑万春走过来，说：“又在背后说我？”

“谁说你了，我是说郑岩，他要和丽音结婚，都不跟我们说一声！”

郑万春吃惊道：“他们要结婚了？！这也太突然了吧？！”

黄忆江突然醒悟过来，说：“大叔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！”扭头往外走去。刚到门口，迎面碰上郑岩和佟丽音，双方都愣住了。

郑岩说：“忆江？你怎么来了？”

黄忆江没好气地道：“走错门了！”

郑万春叫她：“你看，郑岩也回来了，你就别走了！一起吃个饭！饭后咱们再上课。”

“我还有事儿，改天吧……”黄忆江不等郑岩再说什么，赶紧出了门。

郑岩问：“舅，忆江怎么来了？”

“她来给我上课的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说走就走了！”

“郑岩，你说这结婚照往哪里挂好？”郑婶手里拿着结婚照走出来，郑岩立即明白了怎么回事。说：“不用挂了。我要搬出去。”

第146节：大玩家(146)

郑万春诧异道：“搬出去？搬哪儿去！”

郑岩说：“我们在外面租了间房……”

郑万春说：“那多不方便呀……”

“你懂什么呀！小两口结婚当然要搬出去单住了！照片我就先搁起来了。哎呀，丽音，你快来看看，你照得好漂亮啊！”郑婶拉着佟丽音去看照片，郑岩心事不定。

佟丽音看到照片十分兴奋，但当他看到郑岩的表情时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

已经深夜，黄忆江还没回家。黄立德打了无数次电话她也不接，急得黄立德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。

保姆和刘闯也陪着干着急。

刘闯说：“您别着急，我出去找找吧。”

黄立德着急道：“深更半夜的，你上哪儿找，我问问郑岩吧。”

黄立德拿起手机打通郑岩的电话：“郑岩嘛，是我呀，你今天见到忆江了吗？她到现在还没回家，打电话也不接……”

郑岩放下电话，着急忙慌地下楼，紧赶几步，上车开走。很快车子便行驶在午夜的街头，路上车辆稀少，车窗玻璃映衬着霓虹灯的流光溢彩。

车子路过一个酒吧，郑岩看到黄忆江的车停在外面，赶紧把车开过去停下，刚下车，黄立德的电话就追过来了。

郑岩说：“我看到忆江的车了，在一个酒吧外面……”将具体的地址告诉了黄立德。

郑岩放下电话走进酒吧，虽然已是午夜，酒吧里还有不少人在喝酒聊天戏耍。

郑岩在一个角落看到黄忆江，三个街头阿飞围坐在她身旁正跟她起腻，黄忆江明显已经喝多了。

一人说："妹妹酒量可以啊，一杯接一杯，一点儿都不含糊，哥哥我陪你喝怎么样？"

黄忆江说："少跟我来哥哥妹妹的这一套，恶心！"

"那怎么称呼呀？"

"叫我姐！"

"好好，叫你姐，来，姐，我陪你喝一杯啊。"

黄忆江无所谓地说："你们不就是想泡我吗？算你们运气好，陪我喝的高兴了，就让你们泡！"

"这还不容易，不就是喝酒嘛，来，干了这杯！"

黄忆江和那个阿飞干杯，一饮而尽。

郑岩看在眼里，心中一紧，走过来说："忆江……"

黄忆江眯起眼冷冷地看了郑岩一会儿，扭头询问三个阿飞，"他是谁？"

郑岩伸手把酒杯夺了下来，说："别喝了，跟我走！"

阿飞一把将郑岩的抓住，手臂上露出醒目的刺青。他把烟卷在烟灰缸里掐灭，恶狠狠地说："你干吗？你是谁呀？没听我姐说，她不认识你吗。"

郑岩厌恶地扫了他一眼，怒喝道："松开！"

阿飞甲把抽了一半的香烟狠狠在掐灭在烟灰缸里，紧盯着郑岩："不松，怎么了？"

郑岩逼视着对方，一场冲突一触即发。

黄忆江突然站起身，说："干吗呀，烦不烦呀，我们走了，换个地方接着喝！"

阿飞放开郑岩，谀笑道："好好，我知道一个好地方，带你去，包你玩得爽。"

黄忆江推了一下郑岩："滚开，别挡道儿！"摇晃着向酒吧外面走去，三个阿飞跟随在她左右。

黄忆江和三个阿飞走出酒吧，郑岩快步上前挡在他们面前，说："忆江，跟我走，我送你回家。"

黄忆江死盯着郑岩看了一会儿，冒出一句狠话："你是谁呀？滚一边去！"

先前的阿飞乘机搂住黄忆江，怪笑着说："姐，别理这傻×！咱们走。"

郑岩指着阿飞甲的鼻子喝道："把你的脏手拿开！"

阿飞说："你耳朵聋啊？我姐叫你滚一边去，没听到啊，那我再说一遍！滚一边去！傻×！"

另外两个阿飞推搡郑岩，郑岩怒火中烧，突然拨开二人飞起一脚，狠狠地踹在对面阿飞的肚子上，那个阿飞当即被踹翻在地。

郑岩一动手，另外两个阿飞也马上出手，郑岩脸上挨了一拳，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一脚踢翻。他急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拉开架势和两个阿飞打了起来，郑岩的身手还不错，一对二竟然还能不落下风。

黄忆江冷冷的袖手旁观，见郑岩吃了亏，她反而大声叫好。

第147节：大玩家(147)

被踹倒的阿飞从地上爬起来，扑上去围殴郑岩。三人你来我往，拳打脚踢，郑岩终于抵挡不住被打翻在地，抱着头蜷缩成一团，三人围着他一通狂踹。

黄忆江叫道：“够了！”三个阿飞岂肯作罢。黄忆江扑上来阻挡，混乱中被先前的阿飞推开。

“别打了！快住手！”黄忆江发疯一样撕扯他们，乱打乱踢。

“他妈的，你干吗？”一个阿飞恶狠狠地揪住黄忆江的头发，说：“你闪一边去，要不连你一块打！”黄忆江被一把推倒在地上。

随着一声急煞车，一两宾利停在路边，车门开了，刘闯从车上扑下，大喝一声，冲过来一脚踹翻了一个阿飞，又挥手给了另两人狠狠一拳。刘闯的伸手很是不错，出手又狠又准，情势顿时大为改观。

黄立德也下了车，神色愤怒之极，冲上去抓住一个阿飞的头发，一拳就把脸给打花了，动作干净利索，看来年轻的时候也很能打。

黄立德和刘闯对付三个阿飞，显得绰绰有余，刘闯以一敌二，很快就把两个都打趴下了。黄立德虽然上了年纪，但老当益壮，加上怒火中烧，几下就把对方打倒在地。

黄忆江急忙去抱起郑岩，带着哭声问：“郑岩！你怎么样？”

郑岩嘴角挂着一丝血迹，鼻青脸肿，说：“我没事儿。”

三个阿飞被打得人仰马翻，连滚带爬，仓皇逃窜。

黄立德凶巴巴的瞪了黄忆江一眼，呵斥道：“忆江，你太过分了！这么晚不回家，你看看郑岩被打得！”

黄忆江梗着脖子狠狠地哼了一声，一脸不服气。

“忆江，回家吧。”郑岩擦掉脸上的血迹，望着黄亿江说。

黄忆江愤怒地扭过头：“别跟我说话！”

黄立德怒道：“忆江！你怎么回事？！”

“我不用你们管！”黄忆江扭头就走，黄立德一把将她抓住。

“你还去哪儿！给我回家！”黄立德把黄忆江扭到车旁，打开车门把她塞到车里，重重的关上车门。

转头对郑岩道：“郑岩，最好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”

“黄先生，我真没事儿，您别管我，快走吧。”

黄立德歉然道：“真不好意思，麻烦你了，你开车小心点。”他和刘闯上车，黄忆江坐在后面捂着脸一声不吭。黄立德看了女儿一眼，没再说什么。

刘闯发动汽车，渐渐离去。郑岩目送轿车消失在夜幕中。

回到黄家，保姆出来开门，见到黄亿江的样子不禁吓了一跳。黄立德扶着绵软无力的黄忆江走进客厅，把她放到沙发上。

众人一阵忙乱，黄亿江接连喝了两杯开水，黄立德让保姆和刘闯出去休息，自己坐到沙发上，默默地盯着女儿。

黄忆江靠在沙发上一声不吭，眼神仍旧充满愤恨。

黄立德坐了一会儿站起身，说：“忆江，你去洗把脸，早点睡，没事儿了。”

黄忆江看了看父亲，无声的站起身。

黄立德担心地问：“你能行吗？”

黄忆江点点头，这时，一阵强烈的的委屈瞬间涌上心头，突然哽咽起来，扑到父亲怀里，说：“爸爸，还是你对我最好……”

黄立德抱着女儿，轻轻抚慰着她：“忆江，好孩子，有爸爸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怕……”

黄忆江抽泣着不停地点头，说：“郑岩……郑岩他要结婚了……”

黄立德愣了一下，看着女儿不停抽泣的样子，不由咬紧牙关，目光中渐渐充满愤怒。

第二天早上，黄立德父女坐在桌旁吃早饭，彼此无语。

黄忆江默默地吃饭，边吃边打着什么主意。黄立德不时瞟她一眼，但也只是在观察并没有说话。黄忆江胃口居然不错，把一份早餐

全都吃光了。她又倒了一杯豆浆，咕嘟咕嘟一口气喝光，抹抹嘴站起身。

黄立德劝慰道：“今天就别去上班了，休息一天吧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还有事儿。”

“忆江，别在安蒂克干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黄立德看看她说：“你不知道为什么？”

“爸，你女儿可不是个弱女子，受了欺负只会忍气吞声，以泪洗面，那不是我！”黄亿江断然道。

第148节：大玩家(148)

“刚才我就看到了，吃饭也不安稳，又想打什么主意？”

黄忆江目光异常坚定，咬牙切齿道：“以牙还牙！以血还血！”

黄立德皱眉道：“你听听，你都说了些什么？像什么话？！”

“大实话！”

黄忆江开车驶入一个居民小区停在一栋楼下。下车四下看看了，走进楼门。

郑岩正在指挥几个工人装修房间，他的脸上还带着瘀伤，青一块紫一块。黄忆江出现在门口。郑岩看到她愣了一下，问：“你怎么来了？”

黄亿江不答，郑岩支走工人，有些忐忑地说：“咱们出去，这儿乱七八糟的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

“没关系，就几句话，一会儿就说完。我正好也参观一下你的新房。”

郑岩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得默不作声，等着黄亿江开腔。黄忆江却并不着急说事儿，先在房间里晃悠了一圈，目光四下扫视着，大加点评道：“这儿环境不错，闹中取静，生活也挺方便，房间虽说有点小，好好收拾一下，也还挺温馨的。你还挺会挑地方，眼光不错嘛……”

郑岩不敢胡乱开口，只是默默听着。

黄忆江道：“你怎么不说话呀？没听到我在夸你吗？”

“谢谢。”郑岩只得应了一声。

“不客气。我还以为你怎么着也得躺几天呢，没想到一大早就来开工了，身子骨不错嘛。”

“我也是硬撑着，现在还浑身疼。”

“以前没少打群架吧？”

“很少。”

“是为了佟丽音吗？”

“从来没有，没人欺负她。”

黄忆江撇撇嘴说：“真够乖的。”

郑岩波澜不惊地说：“嗯，她从小就很乖，讨人喜欢。”

“即便如此，你也不能跟她结婚！”

郑岩一惊，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根本就不爱她，为什么还要跟她结婚？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不爱她？”

黄忆江说：“你只是在尽义务，尽一份责任！”

郑岩沉默片刻，平静地说：“你只看了一部份，并不是全部。”

黄忆江神色激动，大声道：“不要自欺欺人了！你不但欺骗自己，还欺骗了佟丽音。你们根本就没有爱情，你不会给她幸福！”

郑岩心头烦躁，叫道：“你别说了，我的事情跟你没关系！”

“谁说跟我没关系！因为你爱的是我！”

郑岩愣住：“你……”

黄忆江眼中已有泪光闪动，大声道：“你敢不承认吗？你敢说你不爱我？敢说我的话全是疯话傻话？你干吗不说话？！”

郑岩哑口无言，半晌，才呐呐道：“我在想……”

“好好想想吧，没有爱情的婚姻多么悲惨——简直是惨不忍睹，惨无人道，惨绝人寰！”黄亿江咬着嘴唇，冷冷地看着他。

郑岩呆了呆，喃喃道：“试试看吧，未必有你形容得这么惨！”

“情人节那一天，就是我故意搞的鬼，你才没有及时赶回来，因为我想跟你过一个情人节，我就是要试探一下，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，如果答案是没有，第二天我就会彻底放弃，我不会干一厢情愿的事情！但是，那天发生了什么，不用再说，我们都很清楚……”

郑岩脸上露出痛苦神色，激动地说：“忆江！别说了——不管你怎么说，我必须要和佟丽音结婚！”

黄忆江被气得昏头转向，在房间里来回打转。

“好好好！我都把道理说的这么清楚了，你还这么死硬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我要让你把这个婚结了，我把名字倒过来写！”

郑岩紧张地说：“你不要乱来！”

黄忆江突然哈哈一笑：“我不会乱来，我只是开开玩笑而已！因为我最爱开玩笑嘛！”说着，突然脸色一沉，转身就走。

郑岩急忙拉住她，问：“你到底想怎么样？”

“你说呢？”

“你不能乱来！”

黄忆江用力甩开郑岩的手，冷笑道：“我有分寸，没把握！”

黄忆江一脸怒气地走进办公室，海生急忙站起来，赔笑道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气成这样？”

第149节：大玩家(149)

黄忆江没好气地说："不用你管！"一屁股在座位上坐下，气得浑身发抖！

海生来到她身旁，小心翼翼的把请柬亮给她看。

"郑岩要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"

黄忆江一把抢过请柬撕了个粉碎。

海生叫道："哎！你怎么给撕了？！"

"我就撕了！怎么样？"

"好好，撕了就撕了……"

黄忆江骂道："真是太过分了！"

海生说："他的一些做法真的挺过份的，不过，你犯不着这样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？"

黄忆江斜眼着他道："我发火的时候，你最好闪我远点，否则会很危险！"

"好好，我闪……下班请你吃饭，算是赔个不是……"海生转过身，激动地紧握双拳，好心情全都写在脸上。

海生和黄忆江面对面坐着。黄忆江一直郁闷得不说话。

海生说："其实你也没必要这样。何苦呢？月有阴晴圆缺，人有悲欢离合，人生不如意者，十之八九，大团圆，那只是电影戏曲里才有的事情。生活里那有那么多美好幸福啊！为难自己又有什么用，他哪里知道啊，他才不管呢！还不是一样潇洒快活，做他的新郎！"

黄忆江心中更加郁闷了，不快道："别净说这些没用的！"

"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消沉下去？还有一句俗话说的好，天涯无处不芳草，过了这个村，还有无数个店嘛！"

黄忆江看着海生，说："你是不是很高兴地看到——你的机会来了？"

海生愣了一下，嘿嘿笑了，说："被你看出来了？"

“你以为我傻啊？”

“是，我是喜欢你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得到真正的幸福，你幸福我才会觉得幸福，如果你不幸福，我也高兴不起来！”

黄忆江默默地看着他，突然笑道：“你比郑岩更会讨女人欢心。哪个女人跟了你，她一定很幸福。”

海生一脸认真，说：“如果我不爱一个人，我也不可能给她幸福！”

黄忆江觉得很有道理，点了点头。

“你说的对！”

“想通了就好——如果你真的爱他，就衷心祝福他吧！”

黄忆江板起脸孔：“有什么好祝福的？！”

“这是现实，你不得不接受啊！”

黄忆江定了定，突然叫道：“绝不！”

海生吓了一跳，说：“怎么了？刚才不还同意我说的话吗？”

“你的确说的很对，如果不爱一个人，就不可能给她幸福！”黄忆江说着拿起电话拨号，“喂，是丽音吗？我是黄忆江啊，晚上有空吗？一起出去逛逛……好好，我现在就过去找你……”黄忆江挂断电话，海生十分吃惊，问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你听得很清楚！”

“你别干傻事儿！”

“我干傻事儿？是他们在干傻事儿！”

华灯初上，繁华的商业街，店铺林立，行人如织。黄忆江和佟丽音各怀心事在街上游逛。佟丽音在一个婚纱店的橱窗前停下，打量着婚纱样品。

黄忆江说：“都要结婚了，还看婚纱？”

“他那个人，粗心大意，到现在还没给我订婚纱，我得自己解决了……”佟丽音答道。

“是吗？他工作可从不粗心。”

“生活中正相反，常常会忘记一些很重要的事情。”

黄忆江开始挑衅，说：“比如——情人节？”

佟丽音愣了一下，说：“是呀，情人节……今年就是，情人节那天他还在外地。不过，也是为了工作，可以理解！”

黄忆江步步进逼：“不只是工作！那天他跟我在一起！”

佟丽音冷静地说：“我听他说了……”

“她说的够详细吗？如果不够详细，我可以再补充一下……”

佟丽音故作轻松的一笑：“好啊。”

黄忆江摊牌道：“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跟你说，我们一起吃了情人套餐，一起去舞厅喝酒狂嗨，一起看烟花，还有……”

佟丽音逼视黄忆江道：“还有什么？”

黄忆江拖长声音道：“不用再说了吧？”

佟丽音脸色阴沉，愣在那里，半晌没说话。黄忆江默默地看着她。佟丽音突然向前走去，黄忆江追上她说：“我说的你都听到了吧？什么意思你应该也很清楚！”

第150节：大玩家(150)

佟丽音走到一个相对僻静的拐角，突然停住，回头看着黄忆江，表情十分冷漠。

“你的意思我很清楚，你就是不希望我和他结婚！我还知道你接下来想说什么……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你想说——郑岩对我的爱，都是我的错觉，他根本不爱我，他只是可怜我，只是照顾我，对我只是要负责任尽义务，对不对？”

黄忆江有点发蒙，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。

佟丽音激动地说：“没错！他照顾我，的确是因为习惯，因为责任！也许他并不爱我，这些我都明白，但是我还是要和他结婚，因为我不能没有他，我已经习惯这种依赖！除了他我没有别的选择！”

黄忆江无言以对。

佟丽音接着说：“我们的婚姻也许有缺憾，但可以通过努力来弥补，我会让郑岩得到幸福，我会成为一个好妻子！”

黄忆江还想再争辩，却找不到任何说辞。

“今天你虽然说了很多过分的话，我不怪你，但也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心情，我的感受……”佟丽音深深地看了她一眼，走了。

黄忆江久久伫立在街角，内心一阵茫然，感觉十分无助。

佟丽音坐在沙发上发呆，敲门声响起，她走过去开了门，是郑岩。佟丽音无声地返回到沙发上坐下，也不理睬郑岩。郑岩诧异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你走吧！我们还是不要结婚了！”佟丽音冷冷地说。

郑岩吃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佟丽音轻轻的抽泣起来。

郑岩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呀？”

佟丽音只是抽泣，并不理睬郑岩。

郑岩掏出一个戒指盒，打开取出一枚婚介，说：“我把戒指拿回来了，你戴上试试？”

郑岩要给佟丽音戴戒指，佟丽音却把手缩回去，坚定地说：“不——我再说一遍，我不能和你结婚！”

郑岩想了一下，问：“是不是黄忆江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佟丽音沉默。

“你跟她见面了？她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佟丽音突然道：“你走吧，我不需要你来照顾！”

郑岩问：“这是黄忆江说的？”

“是我自己的主意，跟她没关系。我很累，你快走吧！”佟丽音慢慢蜷缩在沙发上，脸色苍白，缓缓说道：“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，有一个健康的妻子，她能在事业帮你，在生活中照顾你，就像黄忆江那样女孩儿……”

“胡扯！”

“我没胡说，我太累了，从没这么累过……”

“你跟我说，她到底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我困了——我想睡一会儿……”佟丽音轻轻摇了摇头，不再看他。

郑岩离开佟丽音家，认真想了想，决定去找黄亿江。他站在黄家的别墅外打电话给黄亿江，过了一会儿，黄亿江慢慢走了出来。

郑岩问：“你跟丽音说什么了？！”

黄忆江诧异道：“出什么事儿了？”

“为什么她突然不想跟我结婚了？！”

黄忆江听到感觉非常吃惊，以为自己听错了，惊讶道：“不想结了，怎么会呢？”

“怎么不会，你到底和她说了些什么？”

黄忆江看到郑岩生气的样子，突然之间不愿详细解释，淡然道：“女人是很善变的，一会想嫁，一会又不想嫁，很正常！”

“你们昨天见过面？”

“我是见过她，那又怎么样？是！我是想告诉她，你不喜欢她，你跟她结婚只是责任和习惯，可是还没等我开口，她就把我想说的全说了。原来她什么都知道，什么都想得很透彻。”

郑岩想了想，问：“她自己说的？”

“是！但她没说不和你结婚，反而是一定要和你结婚。谁知道她现在又是怎么了！”黄忆江冲动地说完之后感觉很委屈，郑岩短暂地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忆江，你知道吗，我不能不爱她！我不爱她就是伤害她！”

黄忆江冷冷地说：“你不能伤害她，就可以伤害别人？”

郑岩沉默了一会儿，说：“你不是很想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？我现在告诉你……”

黄忆江不耐烦地说：“我才懒得听。”

第151节：大玩家(151)

“其实你很想听，不然你早走了！”

黄忆江急了，转身就走，“谁爱听啊？问你那么多遍你不说，大半夜跑到这儿来，黑灯瞎火要说给我听，以为我是你的佣人，随叫随到啊！我还不伺候了！”没走几步，郑岩就开始说起来，声音十分从容。

“丽音从小就得了一种先天性的心脏病，医生曾经下过定论，说她活不过25岁，后来她做过一次手术，虽然有一定效果，但是那种手术在世界上完全成功的也没有几例，她现在随时还都有生命危险……”

黄忆江惊住了，缓缓地看着郑岩，惊愕地看着郑岩。

“你以前见过她发病。她发病的时候，就像睡着了一样，也许某一天，就会永远睡下去。小的时候，一起上学，她对我很好。那时候不懂什么是爱情，只是知道，她对我好，我就对她好。虽然我知道我对她的好并不是爱，只是一种习惯和责任，但是我怎么能离开她？她能接受这个打击吗？如果换成你，你能做得出来吗？！”

黄忆江愣住了。

“她最大心愿就是披上婚纱，和我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，我不能让她失望。我一定要跟她结婚，谁都不能阻挡……我走了！夜里凉，你当心一点……”郑岩慢慢说完，默默地看着她定了一会儿，转身离去。

黄忆江看着郑岩的背影，一个人在黑夜中孤独伫立……

郑岩走后，黄忆江一个人静静地想了许久，她终于暗暗决定了一件事。第二天一早，她便飞往青岛。赶到了她和佟丽音当日去过的那家婚纱店。

黄忆江坐在婚纱店里翻阅婚纱的样品影集，终于找到了佟丽音当时看中的那一套！

“我就要这套。”

服务员说：“这套没现货，订做要三天。”

黄忆江说：“我等不了那么久，明天就要！”

“怕是来不及。”

“我给你们加急费，无论如何明天要给我做一套！”

门铃响了，佟丽音去开门，是快递公司上门送包裹。

递送员将一个航空包裹交到佟丽音手中让她签收。佟丽音看发件地，是从青岛来的，打开包裹，竟是一套婚纱，这让她非常惊讶。

她展开婚纱，看到一张粉色的贺卡，上面写着：“祝你们新婚快乐，幸福安康——黄忆江。”

佟丽音愣住了，这个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她稍显慌乱地接听电话。

“你好，是佟小姐吗？”电话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。

“是我。”

“我是婚纱店的，请问你想要定制一套婚纱是吗？”

佟丽音稍稍犹豫：“是的……”

“您什么时间有空？过来量一下尺寸好吗？”

佟丽音思忖着……

“喂……喂，您听到我说的话吗？”

佟丽音回过神来，说：“听到了，我现在就可以过去……”她挂断电话，拿起黄忆江的贺卡默默地看了一会儿，扔到那套婚纱上，胡乱卷起来塞回到包装盒放到壁橱里，很显然她对黄忆江的好意并不领情。

郑万春交给郑岩一个城市快递包裹，说：“黄老师叫人送来一个包裹，也不知道是啥东西，我赶紧给你拿过来了。”

郑岩问：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刚才。”

郑岩打开包裹，看到石刻像的身体，一下子愣住。

“这是个啥？”郑万春问。

“这是个汉代石刻像……”

“她干吗送你这件东西？咋光身子没脑袋？”

“有……”郑岩把石刻像的头拿过来，拼接在一起，石刻像合二为一，恢复了原貌。

郑万春叫道：“原来脑袋在你这儿？这是咋回事？”

郑岩没有回答舅舅的问话，默默地欣赏着精美绝伦的石刻雕像，思绪万千。

刘闯开着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，黄立德和黄忆江坐在后面。

黄忆江的手机响了，她拿出手机看了一眼，是郑岩的电话，她犹豫再三，直到铃声停止，她也没接听。

黄立德猜到几分，说：“谁？郑岩？”生气道：“他还有脸打电话？！”

不一会儿，铃声再次想起，黄忆江仍旧在犹豫。

第152节：大玩家(152)

黄立德愤怒地夺过手机，按下接听键，黄忆江猝不及防。

“你要干吗？！”黄立德口气冷淡强硬地问：“你有什么事儿！”

郑岩一时没听出是黄立德，问道：“你是谁呀？”

“我是黄立德……”

“哦——是黄先生，我想找一下忆江，她在吗？”

“她在，不过她不想跟你说话！你以后不要再打电话了，她要出国了！”黄立德冷冷地说。

郑岩呆了呆，说：“她要出国？什么时候？”

“就现在，我们已经快到机场……”黄立德板着脸挂断电话，黄忆江抢过手机，责怪道：“真讨厌！关你什么事儿呀？！”

“怎么不关我的事儿！把话说清楚了有什么不好的？”

那边，郑岩挂上电话，看着石刻雕像发呆。

机场大厅内，黄忆江等人在等待过安检，她心里不安，不时回头向人群中张望着。

黄立德冷冷地说：“你要舍不得，就跟我回去算了！”

黄忆江嘟囔道：“没什么舍不得！”

黄立德有些痛心又有些无奈，说：“反正我管不了你，也不敢管，你自己多保重。拜托你经常打个电话，你不想我，可我每天都惦记着你……”

黄忆江动情地道：“爸爸，你是对我最好的，最疼我的，我永远都爱你！”

黄立德点点头，眼睛有些细润。

时间已经差不多了，机场的提示音已经响起。黄忆江过了安检，又一次回头张望，依旧没有郑岩的身影。失落的心情让黄忆江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来。她自言自语暗自发狠道：“哼！好吧！我对天发誓！这辈子我都不会再见那个人！”

黄立德看着黄忆江的表情，问：“你嘀咕什么呢？”

“没什么，我走了……”黄忆江即将转身的一瞬间，脸色一变，瞬间换成了开心的笑容。黄立德怔了怔，回过头一看，见郑岩正穿过人群向这边奔来。

片刻之后，郑岩气喘吁吁地赶到黄立德身边。

黄立德冷冷地问：“你来干什么？！”

“黄先生——忆江已经走了吗？”

黄立德只是哼了一声没有回答，转身向安检通道看去，发觉黄忆江已经不见了。

郑岩没看到黄忆江，失望地看着安检通道……

“黄先生……”

“我不想再见到你！”黄立德瞪了郑岩一眼，愤怒地转身离去。

郑岩呆呆地站在那儿，一脸绝望的表情。

郑岩沮丧地回到家里。客厅挂着一件漂亮的婚纱，但这并不是黄忆江送给佟丽音的那件婚纱，而是佟丽音自己订制的一件。郑岩看到婚纱愣了一下，佟丽音听到声音从里屋走出来，郑岩更加惊讶，呐呐道：“丽音？”

佟丽音微微一笑说：“郑岩，我想通了，就过来了……”

郑岩欣喜地说：“好好，太好了，你喜欢我们的新家吗？”

“喜欢！”

顿了顿，佟丽音突然问：“这件婚纱好看吗？”

“好看，很好看……”

佟丽音上前抱住郑岩，靠在他的肩头上，说：“郑岩，原谅我——我什么都不想了，也顾不上那么多了！我就是爱你！我就是想穿上婚纱嫁给你！只要我的生命还没停止，我就要跟你在一起！哪怕是一天，一个小时，一分钟，一秒钟，我都会好好珍惜……”

郑岩和佟丽音的婚礼如期举行，婚礼大厅布置的五彩缤纷，到处洋溢着喜庆气氛。新郎新娘站在大厅门口迎接宾客，佟丽音神采奕

奕，郑岩却总是担心累到她。

“你累吗？”

“没事儿，就是鞋跟有点高！”

“你站那么久，肯定累了，进去歇会吧，这儿有我招呼着。”

佟丽音说：“我是不是脸色不好看？”

“有一点。”

“那我去补补妆，马上回来。”佟丽音翩然转身回到休息室。

海生出现在大厅门口，满面春风。

“恭喜恭喜！”

郑岩说：“你怎么才来？”

“堵车堵了一个多小时。”海生掏出两个红包交给郑岩。

“这是我们的红包……”

郑岩问：“还有谁的？”

第153节：大玩家(153)

“黄忆江的！昨天我跟她通了电话，告诉她你今天结婚，问她有没有表示，没想到还惹她生气了。我想大家毕竟同事一场，虽然有些误会，也不该这么无情，于是我就自作主张替她准备了一个红包……”

郑岩有些尴尬，说：“哦——她在那边怎么样？”

“照她说挺美的，天天逛街购物，吃法式大餐，抽空还能去看看博物馆，心情好极了。巴黎是什么地方？那就是女人的天堂啊！”

郑岩默然。

海生说：“过段时间可能我也去巴黎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前天陈总跟我谈了一下，准备调我到国际部，长驻欧洲分部，正好就在巴黎。到时候，忆江就不会太寂寞了。”

郑岩问：“你最近的业绩这么好，这边又缺人手，干吗派你去欧洲？”

“那边老打不开局面，唐总他们着急嘛。”

郑岩想想，说：“最好是春拍过后再去。”

海生点头：“唐总是这个意思。反正我无所谓，怎么着都行。”海生说了几句，离开郑岩走进大厅，郑岩的心情有些低落。

佟丽音补了妆出来，看到郑岩在发呆，便问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郑岩笑笑：“没什么，咱们进去吧，典礼马上就开始了！”

喜乐奏响。佟丽音和郑岩在亲朋好友的注目下，缓缓走进婚礼大厅……

佟丽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，紧紧地挽着郑岩的手臂……

婚礼司仪宣布两人结为夫妻，交换戒指，众人鼓掌。郑万春夫妇兴高采烈。唐景明兴高采烈，时时感慨。酒席上，佟丽音和郑岩时刻不离。

新婚夫妇劝酒时，海生和其他客人拉住郑岩灌酒，他一概来者不拒，佟丽音有些担心。

“郑岩，你不用喝这么多……”

“只有今天，我喝多少都不会醉！”郑岩一杯接一杯的喝过去，越喝豪气越盛，少说也有几十杯，但他真的没有醉！

一辆豪华婚车行驶在马路上。车内，郑岩和佟丽音偎依在一起。

佟丽音说：“你还好吗？”

“我很好呀。”

“你的酒量可真大，都数不清你喝了多少杯。”

“我的酒量其实并不大，以前就经常喝醉，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”

“我听说喝酒跟心情有关系。”

“对，心情好的时候不容易喝醉，心情不好一喝就醉。”

佟丽音闭上眼睛幸福地靠在郑岩肩头。

郑岩担心地问：“丽音，丽音，你是不是累了？”

佟丽音微微睁开了眼，笑了笑，“让我睡会儿吧，到家再叫醒我！”

“好，你睡吧，到了家我抱你上去……”

“谢谢，郑岩，抱着我啊……”佟丽音轻轻闭上眼睛。

郑岩紧紧抱着佟丽音，她偎依在郑岩怀里，脸上带着甜蜜的微笑。

郑岩看着怀里的佟丽音，慢慢的把眼睛转向车窗外面，他又走神了，想起了远在异乡的黄忆江。

十六

朝阳初升，阳光透过窗帘，洒到郑岩的脸上。他看了一眼还在沉睡的佟丽音，轻轻地下床。

郑岩坐在书案前，看着那个已经合二为一的汉代石刻乐伎像，静静的出神。

佟丽音在晨光中睁开眼睛，从床上坐起来，郑岩丝毫没有发觉。她看到郑岩手中的乐伎像，以及他超然物外的样子，惬意的表情从她脸上悄然褪去。

郑岩从卧室出来，佟丽音已经准备好了早餐。

郑岩问："你起的这么早？"

佟丽音一笑，道："对呀，我要给你准备早餐嘛。"

"不用这么麻烦，上班路上吃就行了，你别太累。"

"没事，我喜欢，以后我会天天给你做饭吃。"

郑岩坐下跟佟丽音一起吃早餐。

佟丽音问："最近有黄忆江的消息吗？"

郑岩愣了一下，说"没有……"

佟丽音说："她可能真就不会回来了。"

郑岩问："为什么？"

"她那种性格脾气，更适合在法国生活。"

郑岩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，低头加快了吃早餐的速度。

海生来到黄立德的公司，黄立德热情相迎。

第154节：大玩家(154)

海生说："黄先生，我来看看您。忆江走之前交待过我，让我经常过来看看您，陪您聊聊天，家里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忙的，尽管吩咐别客气。"

黄立德说："谢谢，谢谢，忆江在安蒂克，你没少照顾她，现在她走了，你还能有这份心意，我很感激。"

海生说："这是我应该做的。"

黄立德邀请海生坐下喝茶，说："忆江在安蒂克有两个要好的朋友，一个是你，还有一个是郑岩，说到郑岩，我以前还觉得他不错，没想到，他做事儿……唉……"黄立德连连摇头，不满之情溢于言表。海生察言观色，全都了然在胸。

"是呀，我以前也没看出郑岩是这种人，这么虚伪，表面一套，背后一套。"

黄立德感叹道："我现在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光看东西能打眼，看人也一样有打眼的时候，鉴宝易，识人难呀……"

海生连连点头称是。黄立德说："走，请你看看我的东西，你给我提点意见。"

海生忙说不敢当。黄立德看他一眼，说："我也看出来了，你虽然很年轻，但见多识广，眼力也好，前程无量呀。"

"我还差得远呢，以后还请黄先生多多指教提携。"

"谈不上，谈不上。"黄立德温和地微笑摇头。他带海生来到厢房收藏室看东西。房间里摆满了各种藏品，瓷器，书画，玉器，青铜器，一应俱全。

海生满怀敬仰，说："我知道您是收藏大家，已经有心理准备，这一见之下，还是觉得相当震撼。我看您这些收藏，办个博物馆都绰绰有余……"

黄立德说："还真让你说着了，我也正有此意，很想办一个私人博物馆……"

"好想法呀，那您就赶紧着手操办吧，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，您尽管开口。"

"想要办个私人博物馆，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，我这儿缺的东西还很多……你看，就拿瓷器来说，大多是明清瓷，宋元的高古瓷器，虽然也有几件，都不是精品，不能不说是遗憾啊！"

"是是，宋元的精品瓷器存世量太少，确实不好找。"

"做你们这一行，消息灵通，渠道也多，帮我留意着点，要是碰到宋元的精品瓷器，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啊。"黄立德别有深意地看了他一眼。

海生一口答应："你放心，这件事儿我一定放在心上！"

黄立德悠然道："我现在的观念也在转变，收藏的乐趣不应该一个人独享，应该与更多的人共享。"

海生点头表示同意："您说得太对了，我爸也喜欢搞收藏，东西收了不少，可就是观念太落后，他要是能明白共享的道理，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了。"

黄立德突然问道："你父亲就是夏开林对吧？我见过他，他很了不起啊，也算是收藏界的一个传奇人物了。"

海生感到意外，说："您见过我爸？"

"对，还是郑岩介绍我们认识的。"黄立德说："我很钦佩你父亲，我还送了他一套仇英十二册页……"

海生惊讶道："啊？那可是他梦寐以求的东西啊，而且那么贵重，他肯定高兴坏了！"

"对我来说那只是件普通的藏品，对他意义就不一样了，人尽其才，物尽其用嘛。"黄立德淡然道。

海生呆呆地想了想，说："我都不知道还有这件事儿。"

"你要多理解他才行，想让他改变观念，不能急，要慢慢来。"

唐景明带着沉重的心情给大家开会，他居中而坐，陈汉书坐在他左手，郑岩和海生坐在他右手，另外一批员工坐在会议桌两侧。

郑岩显得心事重重。

唐景明说："我们的时间不多了，只剩下一个多月，但情况很不乐观，还有几千万的额度没完成，任务艰巨啊。最近大家很努力，尤其是海生，一个人就拿下了几千万的合同，进步不小！但是还要更努力，要多向郑岩学习。"

海生本是很得意，一听最后一句话，脸色又阴沉下来，忍不住大声说："您放心，我现在正在谈几个客户，都是大单子！"

陈汉书说："所有人都像你和郑岩这样努力就好了。"

第155节：大玩家(155)

唐景明说："话也不能这么说，大家都很努力，不光他们两个。"

"努力归努力，没有成绩还是要批评。你看看，才几万，几十万，这个成绩怎么能行，只剩下一个月了，就算每天都有这样的成绩，也完不成两亿的指标啊！"陈汉书抱怨道。

唐景明愣了一下，没说话。

"不过老唐，你也没必要这么紧张，两亿的指标定得高了点，去年也才一亿多，现在的情况已经达到去年的水平，很不错了！就算没到两亿，董事会也不会真的就让你辞职。你们说呢？"

众员工互相望望，没人敢说话。

唐景明冷静地说："我答应的事，就一定要做到，我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帮我完成。不仅仅是帮我，也是帮安蒂克！营业额翻一番，对于你们是一个挑战，也是一个机会！"

散会后，大家都纷纷离去。唐景明把郑岩叫住，问："黄忆江是咋回事？怎么突然就辞职了？"

"他去法国——读书去了。"郑岩回答。

"哦……唉，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，她又干得不错，真是可惜了。"唐景明惋惜地说。

郑岩安慰道："您别担心，任务一定能完成！"

"除非是奇迹出现！"唐景明沮丧地摇摇头，走了。

郑岩也感到压力巨大，神情凝重。

海生走进陈汉书办公室，说："老陈，你找我？"

陈汉书指指沙发，说："对，坐吧。最近你手上的客户怎么样？"

"还在谈，他们拿东西出来，只是时间问题。"

"好的，继续跟进。前两天有个姓梁的客户想要出货，联系了咱们公司，以前没跟他合作过，也不知道东西怎么样，本来我想叫郑岩

去，可又觉得他最近有点不在状态，你看今天开会，他有气无力的，是不是刚结完婚太累了？”

海生说：“有可能吧。”

“我看还是你去吧，你现在可是公司第一骨干呀，要多承担一点责任嘛。”

海生酸溜溜的说：“第一骨干那轮得上我呀，郑岩就是吃白饭，那也是唐总眼里的第一红人。”

陈汉书说：“这不是我封的你，这是全公司公认的！谁干多干少，大家都看在眼里嘛！”

海生昂然道：“陈总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知足了。”

“好好干吧，你的出头之日很快就到了。”

海生来到酒店找到梁先生说明来意，梁先生向海生展示自己的藏品。大大小小的藏品都小心地用古玩专用包装盒包好，梁先生一件件的解说：“这是明代青花傲雪梅花碗，看，梅花点点红，据说是这是制造者自己的鲜血滴注而成……说实话，这些东西全都是我精心收藏的，要不是生意失败急需周转，我哪里舍得出手啊！你们拍卖了这些东西之后，记得要告诉我是谁买了去，等我资金回笼了，我再一件一件买回来……”

海生看出这些东西都是仿品，全然没有兴趣，说：“这些东西都不好出手啊，恐怕暂时帮不了你……”

忽然，他看到一件瓷器，仔细一看，竟是一件宋汝窑的笔洗，心中一阵狂喜，表面上去不露声色地说：“这个笔洗……”

梁先生说：“您真有眼力，这可是件宋汝窑的东西！是我二十年前收的东西，要不是落到这步田地，说什么我都不会出手的……”

海生问：“这个笔洗你想要多少？”

“最少一千万！”

海生掏出放大镜经过仔细鉴定，确认这的确是一件宋汝窑无误。放下放大镜，慢悠悠地说：“不瞒你说，现在的拍卖公司都不愿意拍高

古瓷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假的太多，都臭了街了！”

梁先生着急道：“可我这件绝对是真的！我敢拿脑袋担保！”

海生面无表情地说：“你跟我赌咒发誓没用，市场不认有什么办法？就算你是真的，也很难走，最近高古瓷的行情太差，你要一千万，根本不可能走掉！你还是再留个几年，等行情回暖了再说吧……”

梁先生忙说：“可我等不及呀——实话跟您说吧，我也到过别的几家公司，要么就不认，要么就不收，大概情况跟您说的差不多。”

第156节：大玩家(156)

海生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。梁先生说："要不这样——就算您帮我个忙，把它收了吧？"

海生欲擒故纵，说："我不要！我哪来这么多钱？！"

梁先生哀求道："还能再商量一下……"

海生思索了一会儿，伸出三个手指，说："最多这个数！"

梁先生心疼道："你也太坑了吧！"

"那你就再找去下一家吧！看看谁会要！"海生故意转过头，不再看他。

梁先生左右为难了一阵子，终于松了口，"好吧，就三百万！"

"明天见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！"海生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

刚出酒店，海生就给黄立德打电话。

"黄先生，上回您不是说过想找几个精品宋瓷吗？我今天碰到个宋汝窑的笔洗……"

黄立德坐在茶桌旁接电话，心中早已有数，故作惊喜地道："是吗？好啊，那你带货主过来看看呀，东西对我一定会收！"

海生支吾道："这个嘛……"

"有什么难处吗？"

"是这样，货主是我们陈总的一个老关系，非要把东西送到我们公司上拍，我要带他去您那儿，怕是不合适，让陈总知道了不好交待呀……"

黄立德迟疑了一下，说："那怎么办呀？"

"我想还是先以公司的名义收下来，稳住货主，回头我再给你送去。神不知鬼不觉，就把事儿给办了。"

黄立德说："我不太懂你们这些门道，你看着办好了，只要东西好，我舍得花钱！"

“明白明白，您等我消息吧……”海生收起电话，激动异常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黄立德挥金如土，如此大方，好歹也得让我沾一点光吧？！”

这边，黄立德放下电话，对面一人微微笑起来，正是陈汉书。黄立德给陈汉书倒了茶，悠然道：“这一泡正是火候，趁热喝！”

陈汉书说：“我说得没错吧，他不会带人过来的。肯定是他自已先收了，再拿你这儿卖个高价。”

黄立德点头道：“嗯，你都成了他的挡箭牌了。”

“我一猜就是。”

黄立德叹道：“这小子是挺黑的！”

“那个笔洗你多少钱收的？”

“两万。”

“市价至少上千万呢？”

“上亿又能怎么样？反正也走不掉。”

海生放下电话，立刻约孙丽飞在咖啡馆见面。孙丽飞如约赶到，海生说：“我还怕你今天没空呢。”

孙丽飞含情脉脉地看着他说：“我天天有空！老葛又飞走了。”

海生说：“这不很好吗？少一个人看着管着，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多自由！”

“太自由了也不好，自由的尽头就是寂寞。”

“偶尔寂寞也不错啊，这个世界太吵，寂寞一下也是难得的清净。”

“我没你那么想得开，我害怕寂寞……”

海生说：“你要不是寂寞，也没我什么事儿了。”

“是呀，你不光消除了我的寂寞，还带给我那么多快乐！但我不知道能延续多久，我总是担心，突然有一天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……”

海生说：“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——就是你无情的抛弃了我！”

孙丽飞娇嗔道：“你又在哄我开心！”

海生一本正经地说：“上帝保佑，希望这一天永远不要到来……”孙丽飞开心地笑了。

二人闲聊了几句，海生开口道：“我想找你借点钱。”

“多少？”

“三百万！”

孙丽飞愣了一下：“这么多？！”

“所以我才向你开口，我要收一件东西，需要周转一下，一周之内保证能还你！”

孙丽飞说：“我给你没问题——只是我想多问一句——会不会有风险？你别误会，我是觉得你太单纯，心地又善良，这世道太险恶，我怕你上当受骗。”

海生说：“古玩行里最大的风险就是打了眼收了假货，可这次东西是对的，绝对没问题，所以也不会有任何风险！”

孙丽飞点头：“你心里有数就行！”写好了一张支票交给海生。

海生拿过孙丽飞的笔，写了一张借条，并注明借款期限为一周。

第157节：大玩家(157)

孙丽飞说：“你写什么？”

“我打借条给你。”

孙丽飞不快地说：“给我我就撕了。”

海生并不理会，写完后把借条推倒孙丽飞面前，说：“你要撕了我就把支票还给你！”

孙丽飞摇头道：“我真拿你没办法！”

海生回到酒店，拿出放大镜再次详细鉴别笔洗，确认无误后取出现金支票放在桌上推到梁先生面前。

没多久，刘闯便把海生的现金支票放倒黄立德面前。

黄立德从抽屉里拿出两万块现金，说：“这是给老梁的辛苦费，你给他拿去吧。”

刘闯接过钱，离开办公室。黄立德拿起支票扫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放到抽屉里。

海生来给黄立德送货，他从包装盒里取出汝窑笔洗，恭恭敬敬地摆到黄立德面前。黄立德拿起笔洗看了一会儿，不住地点头：“不错不错，东西绝对没问题，窑口也是对的……”

海生说：“这次运气真是特别好，很少能碰到这样的精品。”

“是呀，绝对是难得一见的精品。你是怎么做的？不会给你添麻烦吧？”

海生肯定地说：“不会的。拍卖公司有一种通行的做法，公司如果收了一件特别好的东西，往往会请一些关系户提前来看货，要是有人看中了想要，而且出价不低于合同底价，就可以拿走。一般来说，货主也愿意这么干，一是保证能走掉，二是不必等到上拍就可以拿到钱，并不吃亏……”

“我懂了，你是利用规则打了个擦边球。”

“对。这么做天衣无缝，没人会知道。我交钱给货主的时候，顺便点他几句话，他拿了钱自然不会说出去，这单生意就算做成了。”

黄立德问：“合同底价是多少呢？”

海生稍稍犹豫，说：“八百万……”他说完钱数，略显紧张地看着黄立德。

黄立德微微点头，却不置可否，思忖着。海生担心黄立德不满意，急忙辩解：“那个货主挺难缠的，这八百万是我说破了嘴皮子，他才答应得，依我的经验，这件东西要拿去上拍，还能翻一个跟头……”

黄立德笑了笑，说：“海生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嫌高了，我是觉得怎么会这么便宜？”

海生松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哦……也许是，货主可能急着用钱吧？总之您满意就好。”

“海生，你的眼力真是没的说！一千万都算捡漏了！实话我都给你说了，你现在后悔也来得及，你可以不给我，自己收了。”

“黄先生这么说，就是瞧不起我了！”

黄立德夸赞道：“嗯……年轻人淡泊名利，难能可贵呀！我也不能亏待你，送你几件东西当辛苦费吧，规矩我还是懂得。西厢的东西你都看过，随便挑几件吧。”

海生推辞道：“您要这样就真见外了，我什么都不求，能替黄先生办成一点事儿，是我最大的荣幸！”

“你太客气了！等一下，我先去给你拿支票，回头再你挑东西！”黄立德走出办公室，海生心花怒放。

黄立德再次回到办公室，他拿来的不是支票而是一本剪报册。海生起身笑脸相迎，却没想到黄立德突然变脸，把剪报册重重地摔在桌上，吓了海生一跳，问：“黄先生，您这是怎么了？”

黄立德冷然问道：“海生，这个笔洗你是从哪儿收的？”

“一位姓梁的富商……”

“你没骗我？”

海生纳闷道：“我怎么敢骗您呀？到底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来看……”黄立德打开剪报册，里面收集的全是关于古玩的资料。

“你看这篇报道，这是我从文物报上剪下来的——两年前的8月份，临江市博物馆被盗了一批文物，其中就有这件笔洗！你看这照片！笔洗的特征也完全相符！”

海生急忙仔细查看照片和文字，果真就是自己收的这个笔洗，顿时傻了眼。

黄立德说：“我刚才就看着有点眼熟，但又实在想不起在哪里见过，我出去找来剪报册一看，才想起来了！”

海生急忙辩解道：“黄先生，我真不知道是这样！”

“海生，这件东西是赃物，应该赶紧去报案！”

第158节：大玩家(158)

“黄先生，我知道了，报案的事儿先放一放，我先去找到那个姓梁的再说！”

海生匆匆来到梁先生房间，只有一位服务员正在打扫房间。

海生问：“住在这里的梁先生呢？”

“一大早就退房了。”

海生赶紧打电话，但是手机里显示号码是空号。海生傻了。

海生立刻打电话向朋友求助，满脸焦灼：“喂，帮我打听个人，梁春发，知道这个人吗……没麻烦……还有，能帮我出点货吗……我急需用钱……要不，你帮我打听一下，看有谁愿意收这件东西……”

海生焦灼不安，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一根接一根的抽烟。桌上放着那个汝窑笔洗。有人敲门，海生急忙去开门，是一个古玩商朋友。

海生责怪道：“你怎么才来呀，我都快急死了。”

古玩商诧异道：“你到底要出什么货这么急？”

海生故作神秘地说：“让你捡个大漏！”拉古玩商来到桌旁，一指汝窑笔洗，说：“自己看！吓死你！”

古玩商一见笔洗果然一愣。

海生说：“好好看看，是不是宋汝窑？！八百万，你拿走！”

古玩商轻轻放下笔洗，盯着海生，生气地说：“夏海生！你他妈想害死我呀？！有你这么玩的吗？”

海生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“怎么了？”古玩商从包里取出一份报纸摔在海生怀里，气冲冲地说：“自己看！”

海生预感不妙，慌乱地翻看报纸。只见在报纸副刊“收藏天地”版面，有一篇介绍失窃文物追踪的报道，配发的照片正是那个宋汝窑笔洗。海生当场差点晕过去！

古玩商把笔洗放回桌上，说："夏海生，你他妈别再给我打电话，我不认识你！还他妈捡大漏儿呢？！你是想让我下大狱！"说完拎上包气咻咻地摔门而去。

海生绝望地抓起笔洗，恨不能当场摔碎，但又实在没这个勇气。他愤怒地把笔洗重重的拍在桌上，点上一根烟拼命的抽着！海生无力地倒在床上，像是一条离开了水的鱼，随时都会窒息。傍晚时分，房间里渐渐变得昏暗，海生还是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。这个时候，他的手机响了。

海生这才起来接电话，一看号码，如遇大赦一般，惊喜万分。

"黄先生！您好！你好！"

"你看了今天的报纸吗？我看到一片失踪文物的报告，提到了那个笔洗……"

"我看了……我真的没辙儿了。"海生哀求道："黄先生，你得帮帮我，你救救我呀……"

电话里黄立德顿了顿，说："要不你过来吧，我们一起想想办法……"

"好好！谢谢您，谢谢，我马上就过去！"

海生气喘吁吁地赶到黄立德办公室，黄立德正好整以暇的坐着等他。

海生脸若死灰，绝望地说："黄先生你要救我呀！我被人骗了！"

黄立德问："怎么回事？"

"是这样——姓梁的收了我三百万的定金，才让我把东西拿走，我再回去找他，他已经跑了！"

黄立德吃惊道："是个骗子？！"

"是是——都是我一时糊涂才上了他的当！"

黄立德故作为难地思忖道："这可怎么办？三百万也不是个小数目呀！"

“是呀，那还是我借的钱！明天就到期了！黄先生，你在圈子里德高望重，人脉多，路子广，现在，只有您能救我了！”

黄立德问：“你要我怎么帮你？”

“能不能帮我找个下家，把东西走掉？我知道这有点不近情理，可我真的没办法了……”

黄立德深深地看着他说：“别的东西还好商量，可这是一件赃物呀，报纸一登，圈子里还有谁不知道呀？这性质就变成买赃销赃了！”

海生沮丧地点点头，抱着脑袋低头不语。

黄立德叹了口气，说：“这件事儿毕竟因我而起，你坐了蜡，我不能袖手旁观。算了！这件东西我收了吧！”

海生猛地抬起头，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：“您说什么？”

黄立德说：“我收下来，给人家送回去呀！”

“给谁送回去？”

第159节：大玩家(159)

“临江市博物馆呀！这是国家的宝贵文物，既然我们遇到了，就不能让它再流失了。”

海生愕然。

黄立德说：“不过，三百万也太多了，我是真有点吃不消……”

海生忙说：“你能帮我一下，我已经感恩不尽了，也不敢让您出那么多。”

“我出两百五十万可以吗？”

海生长出一口气，道：“谢谢，谢谢，您这已经是救了我的命了！”

黄立德语重心长地说：“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要牢记这个教训，这种错误可不能再犯了！”

海生把一张支票推倒孙丽飞面前。孙丽飞拿起支票扫了一眼，抬头看着海生，说：“不用着急还，我不等钱用。”

海生说：“我说了一星期，一天都不能拖。”

孙丽飞说：“回头我把借条找到再还你。”

“你帮我撕了吧。”

孙丽飞一笑：“赚钱了，请我吃饭吧？”

海生似乎没听到孙丽飞的话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整整五十万啊！”

“一把就净赚了五十万？你可以啊！”

“什么净赚！是净赔！净赔五十万！”海生心疼不已。

海生把汝窑笔洗送到黄立德办公室。黄立德把玩着，爱不释手，赞叹不绝道：“汝窑珍品，真是难得一见呀！”

海生说：“黄先生，您真舍得送回去？”

黄立德扫了一眼海生，微微一笑，说：“我是真舍不得……”

“那您就留下算了，反正也没人知道……”

黄立德放下笔洗，摘下眼镜看着海生，认真地说："最起码你知我知，怎么能说没人知道？"

海生说："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肯定不会说出去，你不用担心！"

刘闯拿着一张报纸进来，交给黄立德，"黄先生，您快看，这事儿报上都登了。"

黄立德拿过报纸扫了一眼，微微一笑，交给海生，悠然道："现在的媒体真是快！"

海生看到报纸上有一条黄立德捐献国家珍贵文物的报道。

"我昨天给临江博物馆打了电话，没想到今天就见报了！可东西我还没拿到呢！你要是不给我送来了，叫我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哟！"

海生毫无愧色，说："怎么会呢！黄先生，我真服了您了！您帮我这么大的忙，我也无以回报，以后有什么事儿能用得着我，您尽管吩咐！赴汤蹈火，在所不惜！"

"没那么严重！我倒是很喜欢你们这些年轻人，都是些人才。我正在筹备一个拍卖公司，到时候以你们可以帮我做点事儿，我不会亏待你们！"

"只要您说一句话，我马上到您这儿干！说实话，我对安蒂克也不抱什么希望了，忆江走了以后，我也不想干了！"

黄立德故作诧异道："安蒂克不是挺不错吗？唐总为人正直！口碑很好呀。"

"什么正直？！那是死板！固执！假清高！业务上不怎么样，全靠假仁假义笼络人心。哪像黄先生，不光大仁大义，还富有人情味！"海生愤愤不平。

黄立德笑起来，说："看来安蒂克确实有一点儿问题啊。"

"可不止一点，问题很多。"

"做公司既要坚持原则，也要懂变通之道。不能真搞得清汤寡水，谁都没赚头。长期发展下去，迟早要垮掉的。"

海生怨恨道：“老唐早该退休了，他还是老脑筋，跟不上时代的发展……”

黄立德摇摇头，说：“我们这些老家伙是落伍了。”

“不不，您跟老唐不一样。如果您是安蒂克的老板，我们大家的日子肯定好过得多。”海生连忙说道。

黄立德笑道：“呵呵，你这么看得起我？”

“既然您也想做拍卖公司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干脆把安蒂克吃下来算了，您财大气粗，绝对有这个实力！”海生近乎谀媚地说道。

黄立德脸上露出不屑神色，说：“吃下安蒂克，我是有实力没胆量，跟老唐合作，那还不是个净赔不赚？何况还有个郑岩！我最不想看见的一个人！”

海生说：“老唐和郑岩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，只要老唐走人，郑岩也别想再待了！”

第160节：大玩家(160)

黄立德看他一眼说："你是安蒂克的董事长呀？你叫老唐走她就走呀？"

"这有什么难的？！老唐是走是留，全攥在我手里呢！"

黄立德故作不解，问："为什么？"

海生得意的说："我要不想帮他，他还能完成两个亿的指标，纯属做梦！"

黄立德感慨道："真没想到，你还有这么大的能量？！"

海生主动请缨，说："黄先生，你就行行好，做好入主安蒂克的准备吧，别的我不敢说，春拍一过，让老唐和郑岩一起打包走人，我绝对敢打保票！"

黄立德说："我可没有……"

海生摆手阻止黄立德，说："黄先生！您现在不用马上决定，等我先把事儿干完再说！"

刘闯送海生出门后回来，愤然道："这个夏海生够狠的！"

黄立德骂道："简直就是个畜生！"

黄立德回到家中，赫然发现黄亿江正端坐在沙发上。黄立德吃了一惊，问："你怎么回来了？"

黄亿江微笑着说："怎么，不欢迎啊？我想你了呗！"

黄立德问："这才几天？你不在法国多呆些日子回来干么？"

"回来上班啊！"

"去哪上班？"

"安蒂克公司！"

黄立德愕然地看着黄忆江，有些生气地说："你这是干什么？拉抽屉呢！还回安蒂克干嘛？"

黄忆江说："嗯……老唐对我不错，现在是关键时候，我不能闪了他嘛，做人要讲良心嘛，这可是你教我的！"

黄立德不快道："我不同意你再回安蒂克？"

"我同意你保留意见。"

黄立德冷冷地看着她，说："郑岩都结婚了，你还回去干吗？找不自在吗？"

"你看我像是找不自在的人吗？谁怕谁还不一定呢！"

黄立德见忆江一意孤行，再也忍耐不住爆发出来，大声呵斥道："我不准你再回去，不准再跟那个有妇之夫混在一起！"

黄忆江梗着脖子道："干吗这么大声！？"

"郑岩背叛了你！还有什么好说的？！"

"这也算不上背叛……"

黄立德又气又急，柔声道："你就听我这一回行不行？"心里如同打翻了五味瓶，焦急、失望、心痛、愤怒一起挂在脸上，黄忆江噘着嘴默不作声。

黄立德郁闷地来回踱步。

"好吧！"黄忆江突然从嘴里蹦出两个字，仿佛下定了决心，说："那就做个二选一吧！回安蒂克还是回法国，你选吧！"

黄立德赌气道："那还是回法国去吧！"

"什么时候的机票，到时候我去送您。"

黄立德一下子愣住了，呐呐道："你送我干吗？"

黄忆江恢复了惯常的玩世不恭，调皮地说："谁选的谁去嘛！你选了去法国，我选择去睡觉，拜拜！"

黄忆江扬长而去，黄立德看着忆江的背影一脸无奈。

黄立德回到书房，仍旧生着闷气。刘闯走了进来，说："黄先生，您消消气，也早点休息吧？"

黄立德狠狠说道："我一定要让他付出代价！我对他已经不再抱任何幻想了！谁也别想欺负我女儿，谁敢对不起她，我就叫谁好看！"

"你想怎么处理？"

"忆江非要回安蒂克，我也没辙儿，那就让郑岩提前滚蛋吧！"

黄忆江找唐景明报到，唐景明又惊又喜。

问："你怎么突然就跑法国读书去了？连个招呼都不打？"

"我哪有闲情读什么书呀，我是去逛了一趟，顺便也替公司开拓一下海外市场。"

"开拓海外市场？"

"是呀，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原来流失文物的情况这么严重，八国联军可真是抢了我们不少好东西呢！咱们得想办法弄一批回来，这既是咱们公司的业务也是中国人的义务，您说对吗？"

唐景明点头说："对对，你还真是有眼光呢！嗯……流失文物是个大市场，将来大有可为！"

"是呀，我也有同感。不过，那都是以后的事，眼下最紧迫的还是春拍，公司缺认手，我就赶紧回来了。"

唐景明欣喜地说："回来就对了。"

黄忆江从唐办公室出来，正好碰到海生进办公室，海生又惊又喜，问道："你真回来上班了？"

"你请我回来，我能不回来吗？"黄亿江笑道。

"是不是真的？我有这么大魅力吗？"

"别低估自己！你魅力无穷！"

海生笑着说："这话我爱听！"

两人一起说说笑笑走进大办公室，郑岩看到黄忆江，顿时愣住了。黄忆江也收起了笑容。

郑岩搭讪道："你回来了？"

黄忆江假装不认识郑岩，扭头看着海生，"这位是谁呀？我怎么?着眼熟呢？"

海生积极配合道："你也太无情了吧？才走几天呀，就目中无人了？这不是咱们瓷杂部的主管郑岩先生吗？"

"嗨！瞧我这眼神！顶头上司都不认得了，郑主管您好，刚才看走眼了，您千万别介意啊。"

海生说：“郑主管一向宽宏大量，不会跟你一般见识的！”

“我可最怕别人给我穿小鞋。”

“别怕，不是还有我嘛。”

两人一唱一和，讽刺挖苦郑岩。

郑岩说：“忆江，欢迎你回来。”

“郑主管，以后您最好换个称呼，听您这么叫，我浑身不舒服。”黄亿江冷眼看着他。

郑岩无话可说，只好沉沉默地坐到自己位置上。黄忆江瞥了郑岩一眼，回到自己座位上，整理桌子。

海生说：“点到为止就行了，没必要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。”

“过去的就过去了？想得美！这事儿且没完呢！”

“你还想怎么样？”

黄忆江咬牙切齿道：“血债要用血来还！”

郑岩回到家，佟丽音开门，笑脸相迎。郑岩进屋换鞋，佟丽音接过他的手包，说：“洗手吃饭吧，我都做好了。”

晚饭已经摆在桌上，房间收拾得干净整洁。

郑岩脸色茫然，佟丽音问：“你怎么了，心情不好。”

郑岩勉强地笑了一下，说：“没有。”他去洗手间洗了手出来，两人坐下吃饭，郑岩的心绪仍旧有些低沉。

佟丽音细细打量着他，说：“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，不能跟我说吗？”

郑岩沉闷地说：“黄忆江回来了……”

佟丽音愣了一下，说：“她这么快就回来了？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她今天到公司上班了。”

佟丽音心中一紧，说：“到公司上班？她不是已经辞职了吗？”

“又回来了……”

佟丽音默然不语。

郑岩看了看她，宽慰说：“回来就回来嘛，有什么关系，快吃饭吧。”

佟丽音却仍旧无动于衷。

郑岩说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
佟丽音喃喃道：“她为什么还要回来？”

郑岩迟疑道：“我也不清楚……”

佟丽音起身离开饭桌，沉着脸坐到沙发上。

郑岩说：“你又想什么呢？”

佟丽音突然道：“郑岩，你离开公司吧？”

郑岩一怔，说：“就因为她回来了？”

“对！她肯定还是不想放弃！”

“我们都结婚了，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”

“本来我是没有了，可现在她又回来了！”

郑岩犹豫道：“可我要走了，怎么对得起唐总？他的日子很不好过，我走了等于拆他的台。”

佟丽音大声道：“其实在你心里，谁都比我更重要！”

郑岩沉默片刻说：“好吧，我可以离开公司，不过，要等春拍完了。”

佟丽音将信将疑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”

佟丽音心情顿时开朗了许多，起身回到饭桌旁，说：“明天我轮休，想去商场逛逛，给你买几件衣服，你陪我一起去吧？”

“明天？……好吧，明天我请个假。”郑岩迟疑了一下，答应了。

“哦，对了，还有件事儿，舅妈下午来过。”

“有什么事儿吗？”

“她让我提醒你，过几天就是你妈妈的忌日了，别忘了去给她扫墓。”

郑岩点头：“我记着呢。”